

薄扶林村社區檔案整合與分享

日期時間：2020年4月3日 下午1時00分

受訪者：歐永楷

訪談員：蘇麗安

觀察員：高永康

文字記錄員：關家淇

被訪者資料：

(130043)

(/)

(131153)

問：請歐先生先介紹自己的背景。請介紹自己年齡，在薄扶林村中住了多久和為何會在村中居住？

答：你好。我叫歐永楷，四十多歲。我一出生便居住在薄扶林村中，已經居住在這裏很久。

問：請問你在薄扶林村中認識甚麼人？曾經參加甚麼活動？而你最喜歡的活動是甚麼？

答：我曾經參加很多活動。我最喜歡的活動是舞火龍，大家也認識這項活動，已經維持很久的時間。

問：請問你對舞火龍的印象如何？從中有甚麼體會？

答：可以在這項活動中見到很多人，例如已經搬離村中的人，從而得悉他們的狀況。大家可以從中談天，知道大家生活的近況。

問：請問你參與舞火龍有多久的時間？

答：二十多年。

問：即是從小已經參與舞火龍。請問你還記得有沒有長輩帶領你參與舞火龍？

答：其實大家也是“圍威喂”的形式參與，沒有誰帶領參與舞火龍誰的說法。很多人是從小認識，一起遊玩，喜歡的話便會玩。我認識紮火龍的那位朱老闆。

問：請問你對薄扶林村將來發展的期望是甚麼？可否稍作分享？

答：薄扶林村可舉辦更多的群體活動，可以增加大家的凝聚力，更加多人可以參與。

問：請問你何專長？例如你有甚麼可以替村中出一分力？

答：我比較多做園藝相關的東西，我可以替村中多做園藝相關的東西。

問：我從其他朋友口中得悉你年輕時曾住在七層大廈。請問你可否介紹七層大廈是甚麼，在大廈中的生活是怎樣，可否與大家稍作分享？

答：我在七層大廈的生活融洽，大家也互相幫助。大家也會分享很多實際的東西，例如煮了的食物。當中的人情味頗好。

問：七層大廈是甚麼？為何會叫作七層大廈？

答：那裏是牛奶公司的宿舍，那裏很多牛奶公司的職員，家屬居住。牛奶公司允許工人在那裏居住。

問：請問你是否牛奶公司職員的家人？

答：是。我父親在牛奶公司工作。

問：在七層大廈居住了多少年？

答：我從出生便居住，直至搬走。

(133308)

(/)

日期時間：2020年4月3日 下午1時30分

受訪者：歐永楷

訪談員：蘇麗安

觀察員：高永康

文字記錄員：關家淇

被訪者資料：

(133315)

問：請歐先生介紹自己的背景，例如年紀，在薄扶林村居住了多久？

答：我叫歐永楷。我從小便居住在薄扶林村，住了大概三十多年。

問：請問你居住在村中那處？

答：牛奶公司宿舍。

問：你在牛奶公司宿舍居住多年，你覺得在生活上與薄扶林村有何關係？

答：出入時也會經過薄扶林村，生活上吃和買東西也會透過薄扶林村。

問：請問你在薄扶林村中認識甚麼人？曾經參加甚麼活動？

答：舞火龍，最廣為人知的也是舞火龍。

問：請問你對舞火龍的印象如何，為甚麼你會參與舞火龍？

答：從小玩到大，可以認識很多的朋友，很久不見的舊朋友和新朋友也可以在活動中見到。

問：請問你為何會參與舞火龍？村中很多的人也是上班和下班，有甚麼推動你每年也參與舞火龍這項節慶活動？

答：為了興趣，一個很多人參與的活動，大家也開心，大家整夜也可以跑來跑去。

問：那一年的舞火龍對你有最深刻的印象或體會？

答：有一年偷偷燒鞭炮，可以放大約2層高的鞭炮，過往多年也從未試過。

問：在那裏燒鞭炮？

答：馬路，大家在馬路上開心地玩了整夜。

問：大約甚麼年代？在你讀書時或工作時？

答：工作時。

問：即是你不是居住在這裏？

答：那段時間應該在這裏居住。

問：請問你對薄扶林村將來有甚麼期望？

答：舉辦更多活動，村內的衛生，設施做得更好。

問：請問你甚麼專長？會否為薄扶林村出一分力？

答：園藝方面。可以的話，我會幫忙。

問：剛才你說你從小便住在七層大廈，你第幾代人在七層大廈居住？為何會在七層大廈居住？ 你家鄉在何處？

答：我母親，公公已在七層大廈居住，我住了三十多年，我不知道我母親和公公住了多久，我想我公公大概住了五十多至六十多年。

問：你公公在牛奶公司工作？

答：是

(134501)

問：剛才得悉你甫出生便居住在薄扶林村，住在七層大廈，可否說明七層大廈是甚麼？你祖籍何方？從那一代開始起居住？

答：我屬於第三代。我公公，母親和我也是在七層大廈中居住。

(訪談員提供資料予受訪者、說由頭再錄此段)

(134731)

問：剛才得悉你甫出生便居住在薄扶林村，住在七層大廈，可否說明七層大廈是甚麼？你祖籍何方？從那一代開始起居住？

答：我屬於第三代。我公公，母親和我也是在七層大廈中居住。我公公在牛奶公司工作，負責搬運牛奶，在牧場餵牛。我母親也曾在牛奶公司的輔屬公司工作，我父親則後來才在牛奶公司工作，後來他們結婚，他們也不是立即可以居住在牛奶公司宿舍，需要等候一會才有宿舍。後來他們得到宿舍，我也在那裏出生。

問：即是你公公一伙，你父母一伙，還是他們一起居住？

答：我們分開，我公公住一間，我們另外住一間。

問：你有多少兄弟姐妹，是否從小便一起居住？

答：三兄弟，連同父母總共五人，我是三兄弟中年紀最小。

問：得悉你以前曾經搬走，後來則搬回薄扶林村居住，為何會這樣？

答：環境問題，外面租屋昂貴。碰巧從朋友口中得知村中有屋出租，便在村中租屋，住了十多年。

問：除了經濟問題，薄扶林村有甚麼吸引之處，與外面相比，你會繼續居住在這裏？

答：環境好，村中有山，有水塘，到那裏閒逛對人也是不錯。

問：鄰里關係方面，你有否認識到經常一起聚會的朋友？有沒有特別之處可稍作分享？

答：朋友大多也是從小玩到大，大家可以容易談天，喝東西。

問：你以往住七層大廈時有否與薄扶林村的村童一起玩耍？有沒有出現甚麼趣事？

答：我們小時候讀書認識到村中的同學，很多也相約一起踢足球，喝東西，談天。

問：小時候有否在七層大廈發生難忘的趣事？

答：在山上遊玩，在溪間，山邊四處亂跑，遊玩，捉昆蟲。在外面看不到昆蟲，雀鳥的東西。在這裏可以看到很多外面的人未看過的東西，例如草龍。

問：是甚麼東西？

答：類似檐蛇類的生物。

(135343)

問：草龍是如何玩的？可否再作詳細分享？

答：草龍用作餵雀，人們叫我捉一些草龍給他們餵雀，有時或者約朋友偷偷地捉蜻蜓，捉青蛙，蛤蟆。許多生物，例如蛤蟆在水邊產卵，蝌蚪如何演變。你往外邊無法看到，你在溪邊可以看到蝌蚪如何變成青蛙，這件事頗為有趣，捉了它們後可以研究一下。例如螳螂的巢穴是怎樣，螳螂是如何生育的。我們當初也未看過，碰巧在山上找了出來，十分有趣。

問：你小時候是否剛放學便去玩？你父母在何處？你需要做功課？你和甚麼人遊玩？

答：做完功課便出去。父母需要工作，在家中無人照顧。通常是街坊或鄰里照

顧，母親叫他們看顧我，不過我們也是偷偷出去玩，可是不能去遠處。因為很多人也會知道我們去了那裏，周邊的村民也認識我母親，我母親只要詢問他們，便得悉我們去了何處。我們大多在宿舍附近玩。

問：除了昆蟲方面有草龍玩之外，你有沒有上山在溪間玩水，遊水？

答：在溪間走，夏天時在氹仔浸水，浸下，活動下當作遊水，因為不允許去水塘。小時候不允許去水塘，一去則會被打，因為那裏危險。

問：即是父親回來後知道會打你？

答：一定知道，因為村中很多人，而且我父母也認識村中很多人。若村中的人見到在水塘，便會告訴父母，無法辯駁。

問：請問你對牛奶公司的牛有何看法？你與牠們有何兒時的時光？

答：小時候有人會帶領我去看牛，裏邊有拍廣告的牛，他們會告訴我那隻是拍廣告的牛，帶我餵草，看一下擠牛奶的罐是怎樣的。現在用科技，當時是用手。他們會告訴是如何擠牛奶，不過當時我年紀太小，不敢擠牛奶。他們也不會允許我們擠牛奶，只會讓我們經過和看一下。

問：請問有沒有牛奶喝？需要付費的嗎？

答：我們這些住牛奶公司的，家家戶戶也會買牛奶回家喝，購買的價錢較便宜，較市面便宜，所以家家戶戶都會有，雪糕方面等奶製品都有。

問：有沒有印象牛奶大概多少錢？或者幾公升有沒有印象？

答：當時年紀小，我不懂價錢多少，有牛奶便喝，也沒有想過價錢這東西。

(140312)

問：知道你曾搬離薄扶林村，又搬回村並居住了十多年，村中有何生活吸引你，使你繼續在這裏居住？

答：有活動舉行，例如種蘿蔔節也很有趣，可以與街坊聯繫，玩一日。

問：你在薄扶林村中結婚，你太太對村中環境有何看法？

答：她對這裏沒有太大的問題，睡覺方面較差，晚上比較多蚊子，若環境方面改善得到也可以，不過現在我們也是封蚊帳。

問：會不會考慮再搬走？或者有沒有打算將來一直在這裏居住。

答：看看有沒有機會，何處租金較便宜便住在那裏，始終外面的物價很高。

(140529)

答：宿舍其實轉變了很多次，由開放式廚房廁所到獨立式的廚房廁所都用了幾年時間發展。可能當時多人住便沒問題，後來在居住的過程中發現屋的房間丟空，牛奶公司便想裝修，裝修並改變成不是開放式，每家每戶改變，使某段時間多了人居住，但後來也是少了人居住。後來人們退休和離開，於是居住人數也減少。

問：請問你有沒有經歷過倒夜香的那個年代？

答：有

問：可否說明你們小時候倒夜香的印象是甚麼？是如何去洗手間和洗澡？

答：洗手間是開放式，每一次也有，大小二便一格格地排泄，排泄在桶裏，晚上有人會來收夜香。那段時間便會嗅到有一大陣氣味，便知道有人來收夜香。

問：大概甚麼年代？小學還是中學？

答：小學，大概 7，8 歲。當我認識這類東西時，當時我大概 7，8 歲，那時仍然有倒夜香的事。

問：你還記得那一年有獨立廁所？全家也因此很開心？

答：那一年就不太清楚，獨立屋，即廚房廁所很好，對每一家每一戶也很開心。起碼大家減少麻煩，洗澡和去廁所也更方便。公共廚房和廁所的衛生情況有所欠奉。

薄扶林村社區檔案整合與分享

日期時間：2020年4月3日 下午9時18分

受訪者：劉德傑

訪談員：蘇麗安

觀察員：高永康

文字記錄員：鄧博源

被訪者資料：

(211544)

問：今天是二零二零年四月三日，現時是晚上九時十八分，我是負責做訪問的蘇麗安。今天很高興邀請到劉德傑先生接受訪問，現在想劉先生說說你的背景，在那出生，在薄扶林村住了多久，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答：我在薄扶林村出生，住了四十八年，可是算是薄扶林村土生土長的居民。住到這一刻，已經到我女兒，已是第四代人。覺得這條村很舒服，好寧靜，好像世外桃源一樣。

問：我想問你說你女兒是第四代在這裏住，那第一代是你那一個家人？

答：在這裏第一代住的是我公公婆婆，然後到我媽媽，再到我，之後到我小朋友。我們四代都是在薄扶林村長大的。

問：那你的公公婆婆之前在薄扶林村是做些什麼？

答：我公公婆婆在薄扶林村是做食物，以前這裏有茶樓，他們會在那裏煮東西和賣東西。我們很小的時候就已經在這長大，周圍走。在茶樓走來走去，又幫下忙。

問：那你的公公婆婆以前在這裏開食店，有沒有一些事情令你最難忘？

答：最難忘就是每天都要清晨起床去預備食物。很難忘，因為常常都要起床幫忙。

問：有沒有一些食物是比較多村民喜歡吃？做那些食物比較多呢？

答：以前做的食物多數是點心如蝦餃，燒賣，包，糯米雞。最出名一定是我婆婆煲的白粥。因為她每天都三點多起身去煲粥，所以整條村都知道白粥是這裏最出名。個個都爭住來吃，但只限一煲。因為不能煲太多。

問：那你家人就做食物，你自己會不會又識做下點心，煲白粥？

答：只是小時候幫公公手，因為看見做食物實在太辛苦了，所以我沒有選擇到做這一行去繼承衣鉢。

問：我想問你公公是怎樣來到薄扶林村的？

答：我公公來薄扶林村就應該是搬進來的，但仔細的我便不知道。因為我媽媽都是說在其他地方搬進來，剛進來是很多空地，沒有太多屋或其他東西。就算我現在住的地方都只不過是一個爛地那樣，都是屋要自己起的。當初這地都是和地主去租，之後自己起屋再住，以我所知的是這樣。

問：那我想問你知不知道你公公婆婆是那裏鄉下呢？

答：我公公應該是順德人，以我所知的。

問：那爸爸呢？

答：好像是鶴山。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問：那現在說一下你在薄扶林村的生活，你薄扶林村認識了什麼人，而又參加過什麼活動呢？

答：我在薄扶林村認識的人就是身邊很多一起大，差不多年紀的村友，由細玩到大。至於活動就一定是舞火龍。由小時候開始觀看，一直希望有機會參與其中，這是一個印象比較深刻的活動。

(212217)

問：剛才都提及過你公公在薄扶林村做飲食，但其實是否一般一進入這村就自己開檔做飲食呢？

答：他本身應該以我記憶就是未進入薄扶林村之前都已經是做飲食的，做廚房這行。搬到入來後，村內有坤記酒樓，應該是，他便在這幫手了。他幫手煮食，而婆婆就幫手做企堂。後來我記憶中有段時間頂手了坤記自己做，我記憶中大概是這樣。

問：想補充一下，坤記到後期都是丙輝自己做，那知不知道他們頂手了多久？

答：做了一排之後，好像太辛苦，加上公公身體有毛病。他當時好像是胃出血，所以身體不好之後就沒有再做坤記，然後就直情在自己這裏賣粥，自己弄點心賣，因為那時坤記都已經開始沒有做了。因此變了在自己家，自己煲粥賣，弄點心賣。

問：剛才你都提及過參加村的活動有舞火龍，除了舞火龍外，有沒有參加其他活動？有沒有最喜歡那一個活動？

答：其他的活動如參加導賞團，參加村內舉辦的活動各樣。我自己最喜歡踢足球，所以我都有參加村南區足球比賽，代表村踢不同的比賽。

問：你們代表村去比賽，那你們有沒有一個隊名？

答：薄扶林村足球隊，我們就是用這個隊名參加比賽。其實在南區都參加了很多屆，都有不少人知道的紫荊盃都拿了很多冠軍。獎杯都差不多於不下。

問：除了踢足球和舞火龍，還有沒有其他活動很吸引你？

答：最吸引我都是舞火龍，這裏最吸引我就是能周圍走。這裏有很多自由活動可以周圍走。

問：我想問問近年你很活躍於舞火龍的活動，其實你擔當了什麼角色呢？

答：其實以前小時候看到舞火龍就已經很希望去參與，但因為那時太細了。到可以接觸到舞火龍的時候，當然很開心，很興奮。後期人大了，有力，就可以擔當舞龍頭的角色，覺得很開心亦很榮幸能做到這工作。其實近年很活躍的意思是因我不想舞火龍會失傳，希望可以傳到後生的一代去繼續傳承去做這個多麼有意義的活動。

問：我想問問你有沒有感覺和當期時的感想第一次舞火龍的感覺是怎樣？我意思是指舞火龍頭。

答：我覺得是一個使命，好像可以代表條村或者可以做一樣東西去令到村民們都平平安安，開開心心，從而覺得很有意義，好榮幸可以做到這樣東西。

(212837)

問：我想問為什麼由第一次開始是由你舞龍頭呢？是你舉手自薦，或是由村民推舉呢？這件事是怎樣發生呢？

答：其實舞火龍這活動，正如之前提及，由小時候已經很盼望參與，因為是每年最大的一個節目。當初只能在旁觀看，到後來有機會幫手所謂的舞龍身，其實一直都希望可以舞龍頭。因為一來覺得舞龍頭非常厲害，很搶鏡，吸引眾人目光，二來覺得一直希望能夠像以往村的老前輩舞龍頭一樣威風帥氣，所以一直希望舞龍頭，難得因為近年隨著村住下來，越來越多人搬走，以前一起長大的村友都搬走了，一來人少了，二來並非每個人都有能力去到舞龍頭的位置。有次村友建議我去嘗試舞龍頭，亦沒有人舞，眼見我身體壯實，應該能夠勝任。亦可能從小開始看舞龍頭的緣故，知道舞龍頭的竅門，有人教導，故鼓起勇氣去舞龍頭。結果一舞便一發不可收拾，每年都爭著舞龍頭的位置，所以自此就由我舞龍頭。

問：可否講一講當中（嘗試舞龍頭）的技巧？你想像中同你真正舞龍的技巧和難處在那？以及現在怎樣做好這件事？

答：其實當初嘗試都只是因為得個勇字，到初初試都真的很辛苦，因為未知道

竅門，因為龍頭每年師傅去紮，但都不能年年一樣。有時或者會大些，有時或者會細些，有些是重些，有些是輕小小，但普遍來說龍頭都是很重的。去到舞龍頭的時候都只是膽子大，不怕死去試下。到舉完之後，因為那些師傅都上一些年紀，還教到一些竅門，就是拿個平衡，龍頭今年會是前面還是後面重，就是要自己去捉摸，看看龍頭的重心在那。所以除了力之外，都要去捉那個竅門，技巧在於如何平那個龍頭，舞龍頭一個人是不能的，要有很多個，起碼三四個人去負責接力，去幫手才能舞到龍頭。因為我們舞龍一共兩晚，每晚都幾小時，所以體力上都幾吃力，因此要幾個人來幫忙。

問：那想問舞龍頭那位健兒是否需要甄選，會不會有幾個人都想舞龍頭而要甄選？

答：其實當初舞火龍全都是我們本身的村民，很多都是在這長大，一直都有舞火龍。之前都提及到很多同村的朋友或是搬走了的，其實以前舞火龍全部都是我們本村的人。但後期因為人數愈來愈小，年輕的又不多，因此後來有些幫手，如大學生各樣，但主力舞龍頭的通常都是在薄扶林村長大的人。

(213620)

問：你對將來有什麼期望？希望村日後發展與何？

答：期望呀？對條村的期望當然是可以一直保留，希望就算我的下一代都可以繼續在這裏生活在這裏住。如果你對村...希望它的生活，環境方面可以改變，例如我們這裏的排污，或者一些路是否可以修葺一下，又或者其他有沒有一些設施可以比以前更加好，希望居住環境會好些。

問：如果日後有機會，你會不會想搬出去，還是繼續留在這裏住？

答：我從來沒有想過搬走薄扶林村，因為我由到大都在這長大，生活去到我小朋友這一代，離不開薄扶林村的生活模式。因為就算你比我上樓，日日面對著四面牆，我想我沒法生活。因為這裏的鄰居，朋友，這裏的關係很親切，不想改變這種生活，亦未必接受到不在這住。

問：我想問問因為你這位置都算是低窪的地方，聽說你這裏是受水災影響最大，可否說說自己的經歷，最嚴重的水災，你自己你家人的感受是怎樣？如果這樣下去，會不會搬去其他地方不會再在薄扶林村，還是怎麼？

答：關於水災其實應說我這裏是薄扶林村低窪之中最低的一間屋子，我印象中最嚴重的水災是可以高過一個人的水浸，但近這幾年來，經過這裏渠的改善，情況比以前好了，但都會有水浸的情況。但就是因為住得太久了都習以為常，亦沒有打算因為這原因而搬走，這亦不是我會搬走的原因之一。

問：我沒有東西問，你有沒有東西問？你有沒有什麼想補充？

答：補充就是...世世代代都可以在薄扶林村住。

問：我想問你小朋友對你兩個父母，對你們現在做的事情的看法，而你對他們的看法有什麼感想呢？

答：在我小朋友眼中，這裏就像個大花園，因為他們可以無拘無束地周圍走。因為我們薄扶林村後面就是薄扶林水塘，他們又可以去水塘走走，又可以行一下山。我們這裏亦有很多地方讓他們玩，有田，可以無拘無束，自由自在。他們都很享受現在的生活，亦相比起自己身邊有很多小朋友有分別。因為他們比外面的小朋友更多姿多彩。

問：我聽其他村民說，你們小時候都會怕比人說鄉下仔，鄉下妹，住徙置區。而到你小朋友這一代會不會有這情況出現？

答：我們以前的一代真的會，因為覺得你是住好像些寮屋，好像徙置區。但是往後都愈來愈小這感覺，小朋友就更加沒有這感覺。

(214629)

問：你可否介紹一下自己，你叫什麼名字，年紀，以及你鄉下在那裏。

答：我叫劉德傑，今年四十八歲，我鄉下在鶴山。我是在薄扶林村出生，一直住到現在。

問：那你便在薄扶林村住了四十多年，之前有沒有搬過到外面住？

答：沒有搬過，出生到現在都是住在薄扶林村。

問：剛才聽到你說你有兩個小朋友，他們分別是多大？

答：我有兩個女兒，大的是十歲，細的是七歲。她們都是在這裏長大。

問：我想問你和你的小朋友都在這裏出生，你們兩者之間在這裏生活是怎樣？有沒有一些相同之處或是很不同的地方？

答：相同之處便是大家都是同一個地方長大，而不同的地方則是她們現在幸福得多，因為村內常常有很多活動。現在有菜園地，有很多活動，如畫畫，做勞作，或是弄東西吃。而在我小時候就沒有那麼多活動，可以做的事便是周圍走，因為村後面就是薄扶林水塘。我們會到水塘游泳，喜歡踢足球的會去配水庫，而配水庫那邊有大草地，就像去到大球場那樣，很開心。踢足球，游泳，周圍走，採摘完東西便拿來吃，又捉不同東西來玩，日日如是，便能消磨了所有時間。

問：那如果將來你兩個女兒她們說想搬走，不想在薄扶林村，你會有什麼看

法？會否不喜歡？

答：如果你問我的話，我一定會說不喜歡。因為我們在這裏長大，在這裏土生土長，為什麼要搬走呢？這裏在什麼不值得留下來？我一定很反對，不過可能到時也輪不到我話事，如果到時她們要走的話，或者留下我自己一個在這裏。

薄扶林村社區檔案整合與分享

日期時間：2020年4月4日 下午6時15分

受訪者：曾志偉

訪談員：蘇麗安

觀察員：高永康

文字記錄員：賴子威

被訪者資料：(66歲已退休的廚師)

(181257)

問：我們現在有請曾先生介紹一下自己。例如你叫什麼名字？多少歲？在薄扶林村居住了多久？

答：我本人叫曾志偉，不是做戲的那個。我是做廚師的，今年退休了，66歲，現在過著退休的生活，這種生活也挺寫意。我在搬進這條村前，覺得這條村很特別。我很喜歡這條村，而且這條村有很多東西是意想不到的。但搬進來以後，漸漸就認為融入在這條村。我搬到這裏已經十多年，回想起搬進來的時候，我的女兒剛升讀中三。那時候為什麼要搬進這條村是因為當時的經濟不好，出現金融風暴。我未搬進來以前是居住在置富，金融風暴不好的時候又要「供樓」，生活又不穩定，有很多時家裏也需要開支。搬進來的時候，我的女兒應該是中四、中五。這樣就有一段時間認為找地方居住十分麻煩。我的太太十分喜歡行山，在行山的時候認識到這裏的老村民—高貴福先生。他很好人，機緣巧合下知道這條村有一個空置的單位可以租借。如是者我和家人商量的，我們一家三口剛搬進來時也覺得這裏的環境很好、很漂亮，於是在這裏定居了。不之不覺間，我們就在這住了十幾年了。你問我這十幾年有何感覺，剛剛來時覺得人生路不熟，只認識高貴福先生，我們稱呼他為「福伯」。他一家人都十分好，在他們的介紹下，漸漸認識了其他人，但認識後依然感到十分陌生。過了幾年，然後我的女兒到了外國讀書。接著剩下我和太太在這條村，我還要上班，當時尚未退休。我一路上班，太太也要上班，因此變得很少和村民接觸。對上一次和村民接觸是因為參加了村裏的明愛中心。在明愛中心裏認識了很多義工，例如冼先生、黃姑娘、陳姑娘。那時候開始接觸了這條村的社群，又會幫忙做下工作，略盡綿力，有需要我的我都會幫忙，我本來是做廚師的，例如有食物需要煮的，有需要幫的，如果我有空的話，我必定義不容辭，一定會幫忙的。所以就認識到很多朋友，愈來愈認識多了。

(182010)

問：那麼剛才你提及在村裏參加了很多活動，我想請問村裏這麼多活動，你最喜歡那個？以及那個活動是你印象最深刻的？

答：提到村裏的活動，當然是以我的專長，例如一家菜、煮食、聚落節、幫下忙、煮下東西，都是我的專長。如果你吩咐我做文書的工作，或其他東西，例如搬運，我年紀大了，不夠力氣；如果是文書的話，我看到也頭痛，我的專長

是拿着刀子，用來切東西，煮下食物，最多就是這樣。說到最難忘的是，我記起第一次，明愛黃姑娘和冼先生問我：「志偉呀，可否幫忙第一屆蘿蔔節，幫忙豐收節，幫忙教導其他人製作蘿蔔糕呢？」過了幾天，第一屆，我就參與了蘿蔔糕，教導其村民製作蘿蔔糕，學懂了以後，他們開始陸續自己煮了。如是者，我便沒有參與日後的那個蘿蔔糕活動了。因為村民的製作方法各有不同，雖然都是大同小異，大家互相幫忙，然後很感恩這個蘿蔔活動規模愈做愈大。第一屆不是很多人參與。因為愈做愈大，因此愈來愈多外來的人，嘉賓和社團人士參與，包括香港大學生、有些義工、記者、甚至電視台都來訪問我們村。在村裏也認識了很多義工，例如Ann、高永康先生、祥哥、劉先生。劉先生他們一家人也是很好的，我們是一起參與的，還有很多數之不盡。有些是我們大家相識的，例如艦長等朋友，那樣就太多了。這樣就有了凝聚力，總之大家就好像可以一家人一樣，大家都覺得很開心。大家做完那件辛苦的事後，就會有慶功宴。坐左一起慰問大家辛不辛苦，都認為是十分開心的。這值得可以參與聚落節範圍。然後有一段時間，大家都變得熟悉了。有甚麼事起來，例如，一家一菜，八月十五，有凝聚力，大家開開心心，帶小朋友出來玩耍，煮一點食物，大家都很高興。我的印象中最深刻的是有一次，我不知道有沒有印象，那次是台灣有一批人，那些廚師在廚藝學會參加一個美食節，與村民一同合辦的，並邀請一些外國嘉賓出席。黃姑娘和冼先生就問我，有一隊來賓跟我到家中煮飯，然後到我家中探訪是否方便？當時我說沒有問題。到時候他們會到我家裏跟我們煮飯。我意想不到當晚我們煮完飯後，他們說到我們家裏拜訪。當時我的小貓很可愛，他們的女兒很喜歡。我們很融洽招待了那個來賓。他們在晚上的時候參與了我們的「一家菜」。我煮了一碟蘿蔔肉丸。

(182603)

答：我們當晚煮了一碟蘿蔔肉丸，並與那家人一起拿了去菜園地，當晚我一去到「嘩！」，去到的時候已差不多黃昏，接近夜晚，當時燈火通明，

「嘩！」，場地佈置得很漂亮，台灣的廚師全都穿上制服，飲品也很漂亮。可能我是做這一個行業的，因此我很欣賞別人的東西。別人也很欣賞我們村裏人煮的餸菜。因為各有千秋，各有品味，即是園村村民的風味。那些台灣人的氣勢排場很厲害。當然與大家比較起來也是各有千秋的。如果說到人情味，當然是我們村數一數二，可以說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不能與我們相比。如果說到擺設和裝飾，簡直是怎樣也追不上的，各有千秋，各有互相。在晚上大家互相交流，我們認為是很有價值的。因為我們這條村雖然沒有很多人認識，但我們在當晚能夠讓其他人認識我們村，甚至當時有人提議列入文化遺產。我的記憶沒有錯的話，當時是仍未成立的。自此以後，我們變成文化遺產的機會也就給別人認同了。

(182836)

答：接著就認同了。然後在這條村，我是一個微不足道的人，但是真正為村出

力的是那些無名英雄，數量不少。有些主要的幹部，工作辛苦的那些，出力的那些，我也拍手掌說他們很厲害。他們帶領我們村經歷了很多艱難辛苦才能夠爭取到這個文化遺產的。祥哥、高永康先生、劉先生、黃姑娘和冼先生、明愛中心一班義工，我也很感激他們。

問：我想請問，你剛才說到住在對面的屋苑，然後搬來薄扶林村，如果再有機會的話，你會不會想搬來薄扶林道村呢，因為你住過了兩種屋苑？

答：我記得有一次，我搬進來薄扶林道村的時候，我也需要裝修一下，然後才可以搬進來住。我認識得村裏的一個裝修師傅，那他就問了我一句，「曾先生，你覺得置富花園好，還是薄扶林道村比較好呢？」我當時幾乎不懂得如何回應他。我說，沒有分別呢。這裏有天台，可以讓我種花。但置富花園，當時我居住在五百多尺，就覺得又要交管理費，又要「供樓」，那時要付八千多元。這裏最低限度慳掉了管理費。他就笑笑說，「曾先生，這裏的天台你可以燒烤，但你在置富的那個單位只可以燒炭，你說那裏好呢？」理所當然說，當然是薄扶林道村好呢！即是空氣又比較好，自由度會比較高。這裏的最低限度不用和別人搶爐。政府的地方搶爐燒烤，天光了就去霸爐，非常辛苦。你喜歡什麼時候燒烤也可以。置富花園就沒有可能燒烤的，好像你說的燒炭那樣，即是覺得很特別。他這樣問我，我便這樣答他吧，他又回答很好笑的樣子。我覺得是呀，這裏很好呢。我來到這裏的時候，覺得這裏真是不錯，這裏很好。剛來到這個環境時，初初是感到十分陌生的，突然間感到完全不陌生，不知不覺間已經住了十多年。

問：我想請問你剛才提及以往是做廚師煮東西的，那你做了多少年呢？

答：我做了很多年了，看一看先，我由17歲開始入行，做點心部，接著又做了十七年點心部，然後轉去廚師，做中菜的廚師，不知不覺間已做到退休了。

問：你認同煮食是你的專長嗎？

答：可以這樣說。

薄扶林村社區檔案整合與分享

日期時間：2020年4月4日 下午6時30分

受訪者：曾志偉

訪談員：蘇麗安

觀察員：高永康

文字記錄員：賴子威

被訪者資料: (66歲已退休的廚師)

(183446)

問：我們現在有請曾先生介紹一下自己。介紹一下自己的背景，叫什麼名字？

今年多少歲？在薄扶林村居住了多久？

答：我叫曾志偉，今年66歲，在薄扶林村居住了14年左右，很快就到十五年了。

問：你是否在香港出生的呢？

答：我不是在香港出生的。我記得在搜捕的時候，我媽媽告訴我，我是由中山到來香港的，那時候應該是1955年左右。

問：你當初為何搬進薄扶林村居住？

答：我在搬進薄扶林村前是居住在西環華明中心，因為薄扶林道村的校網較好，我喜歡始南小學，這類型的學校是Band1的，因此便和太太從西環搬了進來置富花園。因為有一個朋友也是住在置富花園，因此大家可能會比較熟悉。所以就搬進這裏了。

(183912)

(/)

(183924)

問：剛才你提及你的專長是煮食，請問你會否願意為村出一分力？你打算會做什麼呢？

答：我的專長是煮食，有時候也會參與的，他們叫到我的時候，我也會略盡綿力，無所謂的，他們叫我參與，我一定會參與的。

問：你的拿手小菜是什麼呢？

答：我每樣都能做到的。不過村民一致認同我熬粥很好吃。我記得他們連粥底也嘢得乾乾淨淨，都很好的。

問：你對這條村有什麼期望呢？

答：我對這條村的期望是很高的，因為有一種不捨的感覺。因為我們曾經參與

過很多的活動，就是為了保留這條村，因為這條村值得人們留念，紀念這條村由上一代留傳至今，我不是這條村土生土長的人。我認為這條村帶給我們村民很多回憶，為什麼呢？因為這條村有文化遺產，而且這條村是香港唯一一條市內的村落，這是十分難得的。因為現在香港政府要開發土地，把昔日的舊村落都拆卸掉，有很多已經不存在了，只剩下唯一一條薄扶林村是值得我們欣賞的。因為我們這裏有山有水，有水塘，可說是一個人潔地靈的地方。而我們的村民與村裏的代表，以及一些熱心為村效力的人，可說是勞苦功高。因為他們能夠為這條村奔波、奔走，因此申請了很多福利，而且現在有很多向政府申請重整污水渠道等，他們都很出力奔波，維持村內的衛生，以及這條村的保留。保留村落，希望這條村落不會被拆卸。同時也欣賞到他們的毅力，這群年輕人是十分有魄力的。我們搬進來的可以算是一個過客。他們土生土長住在這條村的，需要維持村裏一代傳一代，所以他們經常都在家裏門口貼上「留住」，「留住」是包括很多東西的，包括人情味，這是很難可以找得到的，以及在昔日的光輝，這是給歷史的一個見證。我可以說，現在很多地方也沒有了。所以人們給予這條村世界文化遺產的稱號，我認為是相當好的。因為這個聲譽可說是人們辛苦得回來的，是當之無愧的。

薄扶林村社區檔案整合與分享

日期時間：2020年4月5日 上午11時45分

受訪者：陳文邦

訪談員：蘇麗安

觀察員：高永康

文字記錄員：范上敏

被訪者資料：

(114218)

(/)

(114301)

問：很高興邀請到陳文邦先生接受訪問，陳先生請你介紹一下自己的背景、名字、年齡、在薄扶林村住了多久？

答：我叫陳文邦，我今年49歲，我祖上三代已經在薄扶林村居住。

問：那你的祖先當初為何會在薄扶林村居住？

答：我祖父當時從鄉下來，因為以前在薄扶林村居住的人大多都是群居，群居的意思是他們大部分來自同一個鄉下。以前薄扶林村有很多都是清遠人，所以我祖父順理成章在這裡買了一間屋子，在這裡落地生根。而我也順理成章到現在這個年紀還在這裡住，我的女兒們也在這裡住。

問：那你是清遠人嗎？

答：我是清遠人。

問：那你現在一家有多少人在薄扶林村居住？

答：一家四口。

問：兩位是？

答：兩個女兒和我太太。

問：那你在薄扶林村認識什麼人？參加過什麼活動？

答：因為我在這裡長大，所以基本認識很多人。我們的活動最主要是中秋節晚上舞火龍，我是薄扶林村火龍籌委會的委員，負責音樂部跟雜項。

問：那音樂部負責什麼？

答：音樂部訓練打鑼鼓和演奏鈸的人，就是配合龍的舞動所演奏的樂器。

問：能否深入說明一下如何培訓和招募人員去籌備呢？

答：其實培訓就是每個星期六晚上我們都會在福利會免費讓小朋友學舞火龍，當然人數不會太多。我有一群師兄弟，他們會在中秋節來幫忙，為數十至二十人左右，足夠讓部門運作。

問：那這個培訓是由何時開始的？它的理念是？

答：其實是我們想培訓多一些本村的小朋友去傳承這個傳統，是由去年中秋節後開始的，大約到現在為期一年。現在的小朋友比較注重讀書，較少小朋友會接觸這些。

(114743)

問：那你小時候如何認識舞火龍？還有你是如何看待大人舞火龍呢？

答：其實我們小時侯薄扶林村有很多條火龍，大概有最少五到六條火龍。但我們當時太小了，不能舞火龍，頂多是跟隨一下火龍隊伍，營造一下氣氛。我六歲開始拜師學武術和舞獅，從那時開始就年年都參與舞火龍活動。因為我們薄扶林村有許多人都是拜梁輝師傅為師，我們先學舞獅，再大一些就舞龍身、打鑼鼓；到有一定的力量的時候，就開始舞龍頭；到現在年紀大了，再也舞不動龍頭了，便進了火龍籌委會負責籌辦，每年去籌辦火龍會的活動，商議由活動一開始到結束該怎麼做，再到不同崗位的工作分配。

問：那你對第一次舞火龍有何印象？還記得當時的感受嗎？

答：記得！我從一開始的時候從頭哭到尾，因為太大煙了，有時侯中秋節被大雨淋至全身濕透，經常被香燙傷身體和頭。我們真的什麼經歷都嘗過。

問：聽說以前是有送火龍這個儀式，你小時侯有沒有跟哥哥姐姐一起去送火龍？

答：其實我們以前小時侯送火龍並非送到瀑布灣，而是送到外面垃圾站隔壁的斜路和草廠中間的山坡裡丟下去，以前我們真的從未送到瀑布灣。

問：那你有沒有參與紮火龍這個環節呢？

答：有！以前我們還未有火龍會之前，其中有一條火龍是我們自己紮和舞動的。其實在薄扶林村長大的小朋友、跟我年紀差不多的，基本上很多都有紮火龍的概念，只是紮的美觀與否的分別，不過當然沒有吳剛乾師傅那麼天馬行空的想法。

問：那我想問每年中秋節你們音樂部會和舞火龍的健兒一起綵排或著配合一下程序嗎？

答：我們會在舞火龍相互配合一下程序。基本上，一開始負責舞龍頭的人都是我們的師兄弟，所以我們會知道他們的路徑和步法。還有我們很早就跟他們簡介了舞火龍的指引、步驟和要衝出馬路去打龍餅的時機，之後就讓他們自由發揮，但我們的鑼鼓是一定能跟上他們的。

問：你會比較喜歡參與音響組還是舞火龍呢？

答：那當然是舞火龍！因為想當初自己有氣有力自然可以舞火龍，如今有心無力便不能再舞了。

問：正如你剛才所說，你們小時候會紮火龍，可以詳細說一下是如何學會紮火龍呢？

答：都是跟隨師傅學習。小時候學如何去水塘砍竹、如何燒竹、如何掰彎竹子等。主要就是傳承二字，會這門技藝的就去教不會的人，我們就從旁學習，他紮了標準的火龍形狀，我們就依樣畫葫蘆紮一模一樣的。其實沒有人會正式教，就是靠自己天馬行空和藝術細胞去決定紮的像不像。

(115337)

問：可以說一下你跟梁輝師傅相處的故事和當時的生活模式嗎？

答：其實當初是吳剛乾師傅的哥哥吳剛楠先生帶我去拜梁輝師傅為師的，我們是在瑪麗醫院拜師的，是因為梁輝師傅當年在瑪麗醫院上班的，他在如今K座的位置開了一間茶餐廳，所以以前的學藝拜師都會在那裡。那為何梁輝師傅會在薄扶林村呢？他以前在華昌酒樓那裡開酒樓的，他住在太古樓的。太古樓是瑪麗醫院的宿舍，他們就在那裡住，在薄扶林村開酒樓。當時大部分在薄扶林村要學藝的年輕人都是跟隨梁輝師傅的，一跟便是四十多年，然後就去了西環。

問：梁輝師傅是那個門派的？

答：洪聖蔡李佛。

問：可以大概說一下嗎？

答：蔡李佛拳是硬橋硬馬的，拋捶、掛捶都是實實在在地打，很少像詠春那樣會一直黏著手，主要就是大橋大馬的。

問：那你拜師之後一開始學藝的時候的訓練是像影視作品裡面的畫面一樣還是有另外自己的一個模式呢？

答：模式是自發性的。大家晚上沒事做，要麼看電視，要麼出去踢足球，要麼學藝。如果是出去學藝的，當時我們薄扶林村同期的師兄弟不少，大概有五到六個人一起去瑪麗醫院練，練完一起回來。

問：拜師的程序是怎麼樣的？

答：基本程序是敬茶和敬香給關公，喊了他師父，他一輩子都是自己的師父。

問：那需要拜門利是嗎？每個月要交學費嗎？

答：我們不需要。我們不夠錢會向師傅拿的。

問：那有多少個師兄弟呢？

答：我們同期的話有五六個，全部都是薄扶林村的。其實我師父有很多徒弟的，遍佈香港仔、西環、石塘咀和西營盤，很多階段的徒弟都是跟隨他的。

問：他好像後期搬了去西環。那他為什麼要搬到西環呢？

答：其實是自從瑪院要擴建之後，他就搬到西環去了。其實早段已經搬了去西環了，已經在石塘咀的二樓了，然後再搬到石塘咀的天台，其實都是圍繞石塘咀一帶。

問：我從舊照片上看到師傅的地方有在馬路邊插旗，但聽說他也曾住在高貴福先生附近。那你們學師是去哪裡學呢？

答：我們學師都是在瑪麗醫院。有關住在高貴福先生附近我們不清楚，我們只知道他住太古樓，太古樓被收回之後就去了黃竹坑。我們差不多是最後一期，即便不是最後也是倒數第二，之後的徒弟都是跟吳剛楠師傅的。

(120136)

問：請問你現在是從事什麼職業呢？

答：司機，負責駕車。

問：一直以來都是司機？

答：有轉換過的。我早期是從事飲食的，讀完書出來又讀不上再高的課程便出來從事飲食行業，做了十多年了。之後做回司機，一直做到現在。

問：請問你有否曾經搬離過薄扶林村呢？

答：有，搬離過幾年吧。但最後因為住不慣大廈，還是搬了回來。還有住大廈是沒有朋友的，很孤獨。

(121237)

問：那你覺得住高樓大廈跟村屋的最大分別是什麼？

答：住村屋會比較自在一些，住大廈的話回家後只是吃跟睡。我始終不習慣，所以便搬了回來。住村屋的好處是附近的人我都認識，我打開家門會有人跟我打招呼，聊一下天；住大廈並不會有這些事情發生。

問：那你的兩個女兒都在這裡住，你想她們日後還在這裡住還是有機會就搬走呢？

答：當然想她們住在薄扶林村！你也知道現在的樓價那麼貴，她們出去買樓是一個負擔。但到最後她們若要搬出去我也沒辦法啊。我跟我太太是不會搬的，一定會在這裡終老。

問：你對薄扶林村有何期望？你想村子日後的發展是什麼樣的？

答：薄扶林村的硬件是沒什麼可以發展的空間了，只是軟件的話可能地方再乾淨一些、其他組織再做好一些鄰舍關係、街坊在節日有更多活動可以參與，讓我們聯絡一下感情。我覺得已經是一個很好的居所了。

問：那你有其他專長想去為村子出一分力呢？去改善一下村子呢？

答：我沒什麼專長。讀書不好，只得蠻力。我會有時候去菜園地幫忙煮菜，自己會多少便做多少。

薄扶林村社區檔案整合與分享

日期時間：2020年4月5日 下午4時45分

受訪者：謝兆蓮

訪談員：蘇麗安

觀察員：高永康

文字記錄員：楊凱瑩

被訪者資料：

(1059)

問：謝小姐，請你介紹一下你的背景，例如：你的全名、今年多少歲、住在薄扶林村多久了等等。

答：我叫謝兆蓮，今年66歲，92年嫁入薄扶林村，我老爺、奶奶在薄扶林村開了一間雜貨店，賣缸瓦和雜貨等。我先生有三兄弟都在這裏出生，現在我們的居所是前舖後居，而我的老爺、奶奶都已經過世，這裏一切都是留給我們，現在我們比較少營業。

問：你們知不知道當時老爺、奶奶會選擇居住在薄扶林村？

答：聽我老爺說過以前是從內地逃避戰火來到香港，他們是潮州人，從鄉里介紹就頂手薄扶林村這間店舖，原本都是雜貨店，頂手後繼續經營。

問：你們這間缸瓦舖最主要是賣什麼的？

答：主要當然是買缸瓦、米、柴、油、日常用品等都有售。聽他們說牛奶公司的農場是在附近，牛奶公司每逢三號、十八號給工人薪酬，在當天，這大街就會有很多東西買賣，人們就會買一些所需用品，而這店舖對象大多是牛奶公司的工人。

問：除了牛奶公司的工人外，這裏村民有沒有買東西及買什麼東西多？

答：村民及工人都有，買的都是日常用品：柴、米、油、鹽、火水等。

問：貨源從那裏來？

答：貨是從外面叫回來的，其實與商號有聯絡的，以前都會有行街(即售貨員)，貨都是從售貨員入的。

問：現在還有沒有主力賣什麼東西？

答：現在沒有主力會賣的東西，都是賣以前遺留下來的貨品。

(1060)

問：你是嫁入這條村的，你當初知道你先生是開缸瓦店的，你對缸瓦店有什麼印象和對薄扶林村有什麼印象呢？

答：我認識我丈夫都很久和我也很少進來薄扶林村，我是住在灣仔的唐樓，環境不是很好，和劏房環境一樣，即一個單位有多個家庭。當初我進來這個店舖時，我感到特

別不同，就是環境骯髒和想像中不同。當我嫁入來的時候是和老爺、奶奶同住，倆老都非常節儉，他們的房間非常小，雙層床擺放雜物，想像不到房間燈泡的瓦數，居然是用5瓦數的燈泡作照明，就像是用神枱的燈泡一樣，非常離譜。還有，以前的人真是非常節儉，為什麼會說他們的房間骯髒呢？因為地上是泥地，不知道是他們工作忙碌還是辛苦，節儉得連地上只用米袋再放一張膠蓆，但是地上是泥來的，所以非常污糟。因有一次發現有蛇，打電話報警，警察到場後，就把店內的米搬到門外，然後把鋪在地上的麻布袋取出，因潮濕關係，發現袋底都是蟑螂，全部湧出來，即時嚇怕警察走出門外，這個印象非常深刻，環境非常骯髒，還有很多老鼠走來走去。

(1061)

問：你什麼時候開始正式接手這間缸瓦店？嫁入時幫忙還是等老爺和奶奶退休時才接手營運？

答：沒有正式接手的。本來嫁入來的時候，他們已經在賣東西，當然，空閒時就會幫忙，直至13年奶奶去世後就當是接手做。

問：你原本有沒有工作做，還是嫁入來就做缸瓦店呢？

答：我都有工作做直到現在。

問：你丈夫有沒有兄弟姐妹，還是獨生的？

答：我老爺、奶奶有四個孩子，三男一女。他們都是居住在其他地區，只有我丈夫和老爺、奶奶住。

問：你現在有多少人在這裏居住？

答：我四人、我丈夫同一仔一女住。

問：如果現在有人叩門想買東西，你的孩子會否懂得貨品放在那兒和貨品的價格呢？

答：不懂，只會高聲呼叫有人買東西，如我不在就會電話聯絡問價。

問：這裏是大街，有不同店鋪，你和其他店鋪的人相處有什麼特別？會否衡量別人賣些什麼不賣什麼？

答：沒有，這條大街也有幾間雜貨店，但因這裏居民的睦鄰關係良好，曾經我奶奶入了大量油，她會和其他店鋪商量，希望能夠讓一些給他們銷售。

問：有沒有貨品是你才有得買呢？

答：獨市就是燒烤炭同紗煲類等。

問：炭多少錢斤？

答：現在都是10斤一盒裝，港幣六十六元。

問：因賣炭是你們店鋪獨家的，有沒有深刻印象的事情或一些趣事？

答：有，因為以前來貨和現在是不同，以前的炭是一大袋散裝自己量度重量的，一包5公斤或10公斤一盒，後來轉了五公斤一袋，有些買的人會問是否足稱，這讓我十分憤怒，唯有默不作聲。

問：你認為客人為什麼會和你購買呢？

答：其實都有一個很大的原因的，一來是近，第二個最大原因與超級市場有分別就是乾濕問題，因為超市市場是冷氣地方，譬如白日有冷氣，夜晚關門關了冷氣，因此水氣會全部入了那些炭，所以一拿去燒，你會發覺那些火星特別厲害，噼嘰啪啦，飛得很要緊，因為我們這些不是說拿回來就入盒而已，所以比較沒有那麼潮濕，所以比較好燒，這也是一個原因。

(1062)

答：人們不知道，澆一些電油下去，想著可以快一點，一點，一個大火球就燒上來，差點連棵樹也燒掉，所以有時這些很難說。

問：那麼便沒有益了吧？那些東西燒出來，如果你正在燒雞翼。

答：不是的，他／她是燒著那些炭的那個時候。

問：但是那些炭一路滲，然後便會再散出來？

答：不是，因為那些電油、火水揮發性強。

問：哦，即是他／她會先燒完？

答：是，但是，尤其是電油真的很危險，你一澆下去，一點，一著，它就一個火球升上來的。

(1063)

(/)

(1064)

問：你在薄扶林村裏參與過什麼活動和第一次為什麼會參與這些活動？

答：明愛有一些姑娘在家訪時會介紹不同的活動，還會詢問我去不去幫忙，附近的鄰居也有叫我的，所以我們會一起去參與活動。

問：有沒有印象第一個參與的活動是什麼？

答：都是幫忙種植物和澆水和種田。

問：你有沒在係村裏參與什麼組織？

答：保育組和導賞團。原來和鄰居相處時間久了得知我們這條村有二百年歷史，有需要保育，自己也不知道住了這條古老的村，就希望幫忙推廣。

問：剛才你說有幫忙在村裏種植，有沒有一個組織的名稱，或是和你一起參與這個組織的是什麼人？

答：樂根園，意思是歡樂的傳越，很多也是長者，種植蔬菜，一起去玩逛街。其實有好多也是長者來的，一起去幫忙。我自己也是老人，也有人和自己玩，所以就一起去，其實無論你是參與什麼團體，我覺認為對自己也有幫助，其實在他人身上學到很多東西，我也很開心。

問：你們種植的地方是在那裏？為何會有這個地方給你們種植？種植後會怎樣處理呢？

答：給我們種植的地方是菜園地。是保育組以前同地主商量，將地方改變為活動空間。每一季，看看不同季節種植東西各有不同，例如：蔬菜和蕃薯或其他東西，除左種植外，最重要就是分享。在收成時，我們會分享作配菜或煮來吃，有時候，如果不是太多，就會分配給鄰居。

問：你們會不會把農作物當作村裏的節慶活動，有沒有特別的名稱？

答：有的。例如：每年也有豐收節，這個節日是種植蘿蔔，在差不多年尾的時候，在新年前三個月開始種植蘿蔔，種植蘿蔔也要三個多月才有收成的，也會種一些蘿蔔留待豐收節用。

問：豐收節是什麼人會參與的？當中你扮演的角色是什麼呢？

答：其實這個豐收節，屬於村裏一個節慶日子。居民也很歡迎外來人士到場參與，一起玩。在這個時代，真的很少人，由其是年輕人會接觸到田園和烹調，那時候有些人會懂得製作蘿蔔糕，他們會教大家一起製作。另外，種植蘿蔔後，要學習怎樣拔和手勢應該是怎樣，或是拔蘿蔔的時候不會爛，或是怎樣刨和切，加什麼材料去製作蘿蔔糕才好吃。在菜園地有一個很大的灶，用作蒸食物，會在那裏燒柴和葉來蒸，完成後會和大家分享。有剩下的蘿蔔會製作特別的小食，例如：有一款食物名稱是賴鑊邊，這是聽村裏老人家說，在以前生活環境貧窮，沒有太多零食，以前很多小孩在家裏，有幾個孩子下午回來後，居民會用剩下的咸菜和蘿蔔醃製東西，還會煮湯放一些肉在裏面，再用米磨成米漿煮成湯，當鑊邊還很熱的時候，將米漿倒在鑊邊，就會變成米粉，就像腸粉邊，然後剷到鑊上煮成一鑊粉粉麵麵吃。這例子代表以前的生活環境不好，依靠這些食物也有飽足感。

(1065)

問：剛才所說的豐收節，你們製作的蘿蔔糕大約每一年蘿蔔的收成是多少？可以做到多少蘿蔔糕呢？

答：在大約前幾年，是豐收的。蘿蔔糕大約有二百多斤，在二零一九年時比較少，因為雨量多，只有百多斤蘿蔔。

問：你參與這些活動中，有什麼感受和在其他人身學到什麼呢？

答：有，我認為有很多人都是臥虎藏龍。你想不到的東西，有時候可以這樣做。即是有時想象不到蘿蔔葉可以醃鹹菜，剩餘的蘿蔔可以把它醃酸或者製作菜圍。你根本想象不到蘿蔔可以這樣做，在他們身上學到的東西有很多。

問：你在種植蘿蔔過程中，會不會和一般人相同，會擔心，在放了種子後，你想到的什麼？

答：一般吧！放了種子後不知道它會不會生長，也不知道有沒有人幫忙和澆水，不知道會不會生枝，在接近豐收節的時候，突然有人說生枝，要在不同地方尋求解決辦法。大家也很辛勞希望能夠完成，等有一些人希望能來到學習製作，如果不能都會有一些失望和壓力。等待的時候也是浪漫的，種植成功也會很開心。有時候看到小孩幫忙澆水也會很開心的。

問：剛才你說到種植蘿蔔也有壓力，這樣，每一年是什麼推動你會繼續做下去呢？

答：自己也會有一些責任，希望能夠把這項活動繼續傳承下去。能夠幫忙和給下一代知道。

問：你會不會希望你的子女能夠參與這些活動？承傳製作蘿蔔糕呢？

答：在個人方面，當然想。但是，不代表你想就能夠實現，要子女自願才行。大家的思想不同，要他們有興趣才行的。

問：你也參與了很多活動，那麼你的子女怎樣看待你參與的活動呢？

答：他們也沒什麼意見，有時只會說又去參與了。我認為只要是空閒時就去幫忙，大家也很開心。

(1066)

問：剛才你也說過來到薄扶林村時第一印象是很骯髒的，現在你對這條村的感覺是什麼？將來對村有什麼期望呢？

答：我住在這裏二十多年，睦鄰關係良好，人與人之間沒有階級觀念，這是最好的。有什麼事鄰居也會幫忙，有一次，我奶奶跌倒，也有鄰居告訴和詢問我要不要去望一望，如果有人知道，鄰居會立刻告訴你的。在生病時，有鄰居會幫忙扶你到外面。如有鄰居需要車，可扶出到救護車也可以帶人進村內。如果時搬到外面居住，是沒有可能的，招呼也不會打，但這裏十分好的，會打招呼。展望的話，這條村有多年歷史，希望能夠繼續保存在香港，自己也會出一分力，需要幫忙的地方也會去幫。當然希望越來越好的，無論是生活還是環境方面，越來越好是最好的。

問：除了人的相處有分別，環境方面有沒有改變和以前很不同？

答：現在生活環境不同了，以前老人家的子女也出來工作，累積了一些金錢，把屋家中變得更好，我們會在地下鋪些磚，把自己居住的地方製作得更好。

問：當你有機會搬走時，你希望住在高樓大廈還是繼續在這條村居住？

答：這個問題是個人意願，而我希望在這裏終老，不用搬到外面居住。但是，有一些人會希望搬到外面居住。但我認為居住在這裏空氣很好，有時候也可以和鄰居談天說地。

(1067)

(/)

薄扶林村社區檔案整合與分享

日期時間：2020年4月5日 下午2時20分

受訪者：劉國雄

訪談員：蘇麗安

觀察員：高永康

文字記錄員：陳詩迪

被訪者資料：

(141644)

問：我們今天很高興邀請到劉國雄先生接受訪問。劉國雄先生叫*Spencer*。你可以介紹一下自己的背景，例如：你全名是什麼，多少歲，住在薄扶林村多久。

答：首先很感謝今天來訪問本人。我本人是劉國雄，今天是4月5日。我是薄扶林村的原居民。我1964年在本村出生。當然了，我不是指真的在本村出生，而是在瑪麗醫院，但我自己真的是一個很地道的本村人。我從小到大.....所謂「從小到大」是指由出生到二十多歲，大概二十五六歲，都在本村住。之後搬了出去，是因為我結婚了，所以搬了出去。我自己本人來說，我搬出去大概有二十多年了，對，是二十多年。其實我在前年，即2018年搬了回來，將房子稍稍裝飾一下，一家三口就搬回了薄扶林村住。搬回來住的時候，我自己本人在這裡出生，我一定可以適應和習慣，但我挺擔心我太太和女兒未必適應，我都有點懷疑。現在回來住了兩年，一家人在這裡住，都開始陸續、慢慢適應。主要我自己本身的家庭狀況，暫時來說都是一家三口，居住還算可以。

問：你說你之前在這裡出生和居住，以你的理解，你那時的家庭狀況、爸爸、鄉下是怎樣的呢？

答：我祖籍，即是我爸爸的祖籍，是廣東的肇慶。其實我一家八口在這裡住，都已經幾十年前的事了，當然是說我小的時候了。再加上我外婆，也有十一個人在這裡住。房屋的大小仍然是一樣的，那時很熱鬧的。那時的情況是，基本上除了睡覺的那八小時，（其餘的）十六個小時都已經全部打開門了。而且我家門前有一個水井，很開心的。加上我們的鄰居，大部分都是六個、八個、甚至十個小朋友，一家十.....算上爸爸媽媽，一家多達十二口。

(142234)

問：我聽你說，你有一個大家庭，那你印象中或小時候聽到你最早那代——就是你外公或者爺爺那代——是怎樣來到薄扶林村的？

答：其實是這樣的，最早那代，聽我外婆說，是我的外公和外婆首先來到薄扶林村。他們因為是牛奶公司——牛奶公司這所公司，我外公在牛奶公司做一個木匠。為什麼牛奶公司

要這麼多木匠呢？養牛的地方當然要很多牛欄，製作很多（牛）棚之類的東西。當時，木匠就是他們主要的工種。

問：你剛剛說你爸爸那邊是肇慶的，那你外公或者你媽媽那邊是來自哪裏的？

答：我外公和我媽媽是惠州那邊的人，而我爸爸是肇慶人。為什麼肇慶人會來到薄扶林村呢？其實我爸爸當時是逃難過來的。那是國共內戰的時候，當時在打仗，那他就從肇慶那邊逃到香港謀生、生活，後來和我媽媽結了婚，我爸爸就在薄扶林村居住了。

問：你之前說你一家十二口住在薄扶林村，那所房子是否就是你現在住的那一所？

答：現在我住的這所，一向都是我們住的，是八、九十年前由我們自己建的。當然，八九十年前所建的房子很簡陋，真的，整所房子都是木頭，甚至是一些很簡陋的材料，甚至會用泥土這些去建，當中有兩三次慢慢地去改建或鞏固它。而你所提及的一家十二口，是有的，應該在圍仔，我現在說不出是什麼編號，因為薄扶林村的號碼、編號是比較雜亂的，但我知道是在圍仔附近，一家十二口，有十兄弟姐妹，加上爸爸媽媽共一家十二口，是會有的。

問：即是由圍仔搬到現在近上海街這邊？

答：你在說我們？

問：對。

答：我們一向都是住這房子，我外婆、我外公，在最早八、九十年前建了一所很簡陋的房子住。我媽有兩姐妹，都是住這屋子，就是這樣。

問：那圍仔那裡是什麼地方？

答：其實我們現在住的這一帶都叫圍仔，我所說的「圍仔」是指我們現在住的這一個區域。因為現在薄扶林村主要有兩大區域，我們現在住的或者在（這所）房子附近的這個範圍都叫「圍仔」。另外那邊就是「菜園地」。菜園那邊都是種田、養豬或者養雞那方面的用途，這邊來說主要都是住人的，從開村的時候都是這樣做。

(142938)

問：你家裡有多少個家庭成員？你排行第幾？

答：基本來說我家裡有八兄弟姐妹，再加上爸爸媽媽和我外婆，總共有十一位家庭成員。而我在八兄弟姐妹之中，我排行第五。而八兄弟姐妹之中——再說多一點——只有我一個是男丁。在我之前，我有四個姐姐，（之後）有三個妹妹。當然了，她們很多都嫁出去了。而本身來說，我也搬了出去住，由二十六七歲起搬出去住，因為我結婚。由二十六七歲起搬出去住之後，大概有二十多、三十年了。最近這兩年，2018年7月份的時候我搬回

來，把房子收拾、裝修一下，然後搬回來。就此來說，現在這所房子由我一家三口搬回來住。

問：當時你結婚搬出去，那個考慮因素和心態是怎樣的呢？是什麼家庭情況令你下這個決定？

答：沒錯。老實說，現在薄扶林村的房子不會很大，還有我剛剛提及了，一家十一口其實沒什麼空間。如果在結婚的情況下，就不是很夠地方。既然一家十一口，還要加多一個（指太太），如果以後再生一個孩子，肯定不夠地方，所以這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

問：我想再了解下你搬出去之後，可以簡單說下你的生活是怎樣的嗎？什麼時候會回來？會聚會嗎？是什麼心路歷程讓你思索要回來？為什麼你會有這個決定？

答：其實是這樣的，我搬出去也有二十、近三十年時間。很坦白說，兩者的分別，在外面市區住的是（高）樓——當然這裡（薄扶林村）也是市區——如果住（高）樓的話，大家的鄰里關係會疏離一點，一關了門，大家就互不相識了。而我搬出去這麼多年，每逢過時過節都會回來薄扶林村做節，因為我爸爸媽媽還在的情況就一定回來做節。有時星期六、星期天放假，有時間的話都會回來薄扶林村，或者到置富喝茶，大家聊聊天，聚聚會，或者回來看看老人家。如果我回來薄扶林村住，在我本人立場來說當然很開心，可以見到很多老街坊，以前小時候一起玩的（朋友）。現在大家都年紀大了，也有自己的家庭。也有一些（人）仍然在薄扶林村裡住，也有一些搬了出去。那些搬了出去的也可以在薄扶林村裡再見面。他們偶爾回來做節，放假也會回來，也有在路口、馬路外面，或者在附近重新碰面，都挺開心的。

(143454)

問：Spencer，你剛剛說了出去住的情況，我們想了解你和家人考慮搬回來薄扶林村住的決定，最主要的心路歷程是怎樣的？

答：其實在外面住了很多年，覺得外面住了這麼多年，也OK（還行）。很坦白地說，住（高）樓也有住（高）樓的好處，因為（那）確實有很好的管理，有其他不同屋苑的人去幫忙。雖然鄰里關係可能沒有本村那麼好，但是反過來，如果住本村的話，大家的鄰里關係是好的。但為什麼會引申（致）到我搬回來住呢？其實我在搬出去二十多年的時間裡，這個地方留給我……就是我有個姐姐還在這裡住。她當時在申請政府的房屋，幸好她在兩年多前申請成功。因為這裏面對一個頗嚴重的問題，就是水浸的問題，大家住在薄扶林村都曾經面對。如果只有我姐姐在這裡住，當她遇到水浸很害怕，不知所措——雖然面對了這麼多年——老實說，這麼大的房子，如果一個人住——如果十多個人住（房子）就變很小——房子就很大，導致她沒什麼能力打理。另一方面，我也很擔心如果我姐姐搬走了，

這所房子丟空了的話，也會引申（致）很大的問題，比如說一些維修、衛生的問題，我也不想影響到我附近的鄰居。大家相識幾十年，我也不想如果因為丟空這所房子，而滋擾到其他鄰居有什麼不便或投訴。所以，我最終決定搬回來，不如裝修一下這房子，自己住，希望可以保存這所房子。我也不想這房子沒人住，被政府收回。很坦白，在今天來說，如果你想找個舒服的地方住，是不容易的，絕對不容易的。既然我也是本村的人，我覺得住在本村的話也應該適合，我也希望我一家三口可以在這裡住得開心。

問：你姐姐一個人住的時候，當時你爸爸媽媽已經不在這裡住了嗎？

答：不在這裡住了。

問：是搬到其他地方去還是？

答：當時我爸爸已經不在了，剩下我媽媽。而我媽媽一向都住在華富邨，和爸爸一起住在華富邨。大概七八年前，我爸爸已經不在了，只剩下我媽媽一個人住。

問：和姐姐？

答：很短時間，之後就各有各處了。

(144021)

問：Spencer，你決定搬進來之前，你偶然回來也會觀察到村裡的情況，（當時）有人在舉辦活動。到你搬了進來之後、參與（活動）之後的觀察和感想可不可以和我們分享一下？

答：或者說回以前吧，我小的時候，薄扶林村很多人住的，很多戶的，很多人、很多人的，特別多小朋友，多貓、多狗，滿街走。當時的環境很髒，滿街的貓屎、狗屎，當時的人也很喜歡隨地扔垃圾，總之很髒，你可以見到周圍都是垃圾。當然也有人清潔，但實在太多人扔垃圾了，怎麼可能來得及撿垃圾？怎麼撿也撿不來。但是近兩年，我回來住、觀察過，非常乾淨，衛生情況很好，也看見了很多村民很自覺、很自發性，不會隨地扔垃圾，也不會有貓貓狗狗滿街走，周圍便溺，很少見。當然偶爾也會發生一次半次，但與以前不同了。在我搬回來第一年，2018年7月，也就是剛剛搬回來的時候，鄰近中秋節，因為薄扶林村每年都有火龍。中秋節的時候——我們在本村出生，當然知道（有火龍）了——搬回來住，那時已經在住了，恰好有中秋節，就出去趁下火龍（熱鬧）。我發現（舞火龍）辦得越來越（興）旺，看見有許多新的面孔——也不是新的，是本村的人。我聽見有很多保育小組、街坊福利會，還有其他不同的團體，都會很賣力地參與。我在想，為什麼和薄扶林村以前的人——可以這樣說以前都是一盤散沙——完全不同。在這裡我自己也想過，相對地，以前的本村無論是人還是環境，為什麼會有那麼有趣（的變化）？為什麼和我以前相識的薄扶林村改變那麼大？我就在觀察，發現區別真的很大。所以我也很主動去

參加了薄扶林村一個小組，他們就叫保育小組——「薄扶林村保育小組」。其實（我）參與了這個保育小組之後，發現大家的凝聚力很強。而且我發現，原來這個保育小組是我們自己本村的村民自發地建立的。同時，（我們）每年也統籌數個大型的活動，好像聚落節、花燈會，我們也有豐收節，即我們所說的蘿蔔糕節，也會邀請外界的朋友以及不同的團體一起去參與。其實那個作用在哪裏呢？希望將這個文化傳承出去，以及讓外面的人知道、多些人知道薄扶林村是一條什麼樣的村子，不是說一條簡簡單單、隨便有人住、過百年（歷史）的村，不是這樣，我們有很多文化需要傳承。

(144652)

答（續上）：而且，我也希望想參與這個保育小組之後，可以將自己所認識的東西，（趁）自己還有心力的時候，看看可否貢獻薄扶林村，令本村可以延續下去。其實目的只有一個，我希望我和我下一代，仍然可以在薄扶林村生活，不想因為某些原因而影響了這條村的現在和將來。

問：另外我想你說說你小時候的生活，（我）聽說不同圍仔地方都有年輕人，即所謂的朋黨，你可否講解下當時你們這邊與梧桐、龍眼頭那些生活？因為不是很多人提及這些事情，但是你正好在那個年代，可以目睹這些事情發生。你可以說說有哪幾群這些「朋友」嗎？因為有五、六條「龍」嘛，反映了起碼有五、六群這些「朋友」，又有不同地方來的人，可不可以說說當時.....

答：這個話題.....我不太熟悉，因為.....

問：你們這群與龍眼頭、龍車房、菜園都不同的，我想知道你們上學前、上學後去玩是怎樣的？你可以說說你的朋友圈有多大？

答：都可以的。

問：阿蕭、大蕭那邊是（村）尾，你會不會去到.....

答：菜園？

問：菜園，或者是.....

答：七層大廈？

問：七層大廈，還有大王公，可不可以說說你小時候去哪裏玩？和什麼人去？

答：我可以提及一下。我記得我小時候，在薄扶林村生活，在本村周圍玩。我小時候兄弟姐妹多，媽媽照顧不來，父親出外工作，所以家門口永遠打開，自出自入，在哪裡玩都可以，非常開心。我們以前上學沒什麼功課做，不像現在的小朋友隨便都有十份、八份功課要做。好了，很多時候，我們出去玩都是和同學、認識的朋友一起。而我本人，多數會在

附近玩，附近這一區叫圍仔。另外，我有挺多的同學，小學同學住在七層大廈那裡，很多時候都會上去玩、踢球，還有上去養草山上玩。我們上面也有薄扶林水塘，也有一群同學到水塘游泳。

問：除了游泳，還有什麼東西做？

答：去游泳，另外還會摘很多山捻、很多野果，是摘來吃，不是摘來玩的。

問：聽說還有捉魚、燒烤之類的，會是怎樣的呢？

答：其實這樣的，我們不會有這麼多工具，因為要花錢，（我們）不會買魚竿之類的，沒有這麼多功夫的。我們會用很原始的方法，用玻璃瓶，特別是酒瓶，酒瓶底是凹的，我們就鑿穿瓶底，放一些麵包在酒瓶裡，引魚進來的。

問：這個就是浸籠？

答：對，最原始的浸籠就是浸玻璃籠，哈哈。

(145134)

答（續上）：除了玩水、去捉魚、玩浸籠之外，也有一種很傳統的玩意，也是自製玩具。山上有很多竹樹，我們就用那些竹樹去做噼啪筒。不要小看噼啪筒，如果我們做了那個噼啪筒之後，就會在很多榕樹（的地方）——有一種榕樹生長的樹籽很小顆、很硬的，就塞進那個噼啪筒裡，看看哪個（人）不走運。如果向屁股一射，我想整個（人）會彈起，很痛的。當然這不會流血的，很有趣的，因為一射中了，那顆籽會爆開的，不會導致你皮開肉爛，只會痛。另外再加上一些類似蒲公英的植物，它會有一些黑色的刺，我們在山上摘很多（這些），裝滿了一雙手，然後玩遊戲向其他人身上扔，看看誰身上沾的刺最多，他就輸了。這些是最原始、最原始的遊戲。沒辦法了，沒這麼多錢，只是玩這些遊戲為主，但是那時候很開心的，一放學就是自己的時間，沒什麼功課要做，玩到吃飯的時候就自覺回家。

問：村民說你們放紙鳶，有很多技巧，又有玻璃線之類的東西，其實是什麼東西來的？

答：其實我也想繼續說（這些事）的。如果說放紙鳶，我們用一些光管、壞掉的光管，把它們砸碎，砸碎之後再加一些鷹粟粉，把粉煮成糊，與玻璃碎粘在一起。然後用一整卷線，慢慢在那些漿糊上滾過。線滾過之後，那卷乾了的線就是「玻璃線」。而這些「玻璃線」，當我們去水塘或配水庫放紙鳶的時候，看見別人的紙鳶就會（用玻璃線）把他們的紙鳶切斷，很好玩的。當然了，我們（的紙鳶）被別人切斷不少，但我們也切斷別人不少的紙鳶，挺刺激的。當然了，玻璃線在今天來說是很危險的，但是以前自己這樣做的時候很有滿足感、很開心的，因為幾個小朋友一起，要用火煮開鷹粟粉，又要砸碎玻璃，全部都是自己動手做的，就好像特別加工、加強線圈，整個遊戲都很刺激、很好玩。

問：小時候資源比較貧乏，那你們有沒有想怎樣去賺錢？（因為）買玩具、騎自行車、照相、買糖果、雪條吃之類的都需要錢，你們通常會舉辦什麼活動去賺多些錢？

答：老實說，我沒想過這些，沒特別去賺什麼錢、買什麼東西吃，只是玩已經足夠。家裡只有兩餐提供，自己要求也不能要求太多，所以在這方面我感覺還行。至於你說我是否需要很多物質上的東西，例如有空要吃幾顆巧克力、喝幾杯奶茶之類的，這方面我是沒有的。

(145743)

問：說回小朋友的時候吧，你們說本村人有很多人很聰明，思維比較跳脫，請說說你們大家怎樣聚在一起賺些外快或者玩一下之類的？

答：如果你說要賺外快，都是傳統要過年的時間，舞獅賺錢什麼的。如果要舞獅賺錢的話，你起碼都要有基本的行當，大家就集資去買一個獅子頭、鑼鼓。每逢過年的時候，會有六七條獅子，你說哪個獅子是什麼人舞（獅）的，我也不記得了，老實說，因為實在太多了。每個人都是賺一點，不會很多。我們大多是逐家逐戶去舞（獅），有的家庭給了太多（紅包）、已經有太多舞獅經過，就不給紅包了，我們也不會計較。不過也有一些家庭很慷慨。一般來說每年都有一些幫補，但不多，這是事實。

問：「不多」是多少？每人可以分到多少？

答：每年不同的。景氣的時候有一兩百塊，不景氣的時候可能每人只有幾十塊。

問：這個年代是你讀書的時候？

答：對，起碼三十多年前了。

問：在那個年代已經很不錯了。

答：景氣的時候就不錯，不景氣的時候就只有幾十塊錢。

問：你之前搬了出去住，現在你回來了，再見小時候認識的朋友，你們會不會聚在一起聊聊小時候的事？或者還有沒有繼續聯絡？

答：之前搬出去這麼多年，搬了回來會再見兒時的朋友，從小到大一起玩的朋友，但是很少，因為他們大多都搬了出去住。不過會看見他們回來薄扶林村吃飯，和媽媽、老人家一起吃飯，就開始重新聯絡，寒暄幾句。我也有在本村住的中學同學，他們全家還在這裡住。我覺得怎樣？我覺得挺高興的，起碼還有部分人留在本村住。

問：那你有沒有一些仇家長大回來，變回朋友？

答：仇家當然很多，小時候成天打架，怎麼可能沒有仇家，沒有就是騙你的。那當然現在大家都一把年紀、幾十歲了，以前的事都一笑置之了，大家嘻嘻哈哈地說回從前的事已經很開心了。

問：現在還有一分鐘的時間，我們想你再說說對將來的看法，你期望什麼？

問：對這條村子有什麼期望？

答：其實搬了回來住，我發現本村的情形是好的，很多東西改善了，但也發現了一個問題，我也很想，或者說本村的人都很想留在本村住。其實，我們都希望現在、甚至日後，可以為本村做多一點東西，讓這條村子得到延續，不想因為某某或某些發展的因素和問題，而改動或改變這條村子。我的理念很簡單：我想這條村子永續，不想某些人甚至整條村子被完全改變甚至消失，我希望盡自己一點點的力量，貢獻這條村子，做得更好。

(150608)

問：你小時候在薄扶林村哪所學校讀書？長大後又上什麼學校？現在的職業是什麼？

答：我小時候就在薄扶林村的聖華小學讀書，即以前的太古樓。聖華小學畢業後——那時是派位的——被派去香港仔聖伯多祿中學讀書，讀完書之後就出來工作，在英資機構工作。這英資機構叫太平洋行。後來我轉了一間日本公司工作，直到現在。而我公司本身是一間日本的global company（全球性的公司），它最主要是科技性的行業，或者做一些打印、掃描的產品。除了我自己幫助製作這方面的產品之外，也要負責幫助同事處理某些產品的問題。工作了這麼多年，希望我在外面工作學到的經驗，可以幫助或參與薄扶林村的日常和保育事項，也希望可以自己貢獻一點力量，幫助薄扶林村，可以做到更多的事情，又或者幫助日後的發展，令本村做得更加好。

問：你現在村裡面擔當什麼義工職務？

答：我現在參加了保育小組一年半，在保育小組其中一個叫community member（社區成員）（的職位）。在這一年半的時間，（我）也有與保育小組開會，也加入保育小組某些活動，（例如）每個月的導賞活動，或一些camp（營地活動），（我）會帶領這些camp，也會為想了解薄扶林村文化或生活的外界團體提供協助。另外，我參加了一個衛奕信基金的委員，希望參與多些他們內部的事項，使提供給我們的資金發揮更大的作用。例如，剪輯一些歷史檔案、建立和記錄我們的文化檔案，可以讓外面、公眾人士對薄扶林村有更深的了解，主要是這樣。我參與薄扶林村的活動，我還是那句話：希望可以得到傳承，以及不想看見薄扶林村有一天有很大的改變——當然是不好的改變，我真的不想看見。我希望薄扶林村可以永續，不只是我，還有我的下一代，都可以非常安樂、開開心心那樣住在薄扶林村，這已經很滿足了。我的要求很簡單，最主要就是這樣。

薄扶林村社區檔案整合與分享

日期時間: 2020年4月5日 下午8時48分

受訪者: 王玲玲

訪談員: 蘇麗安

觀察員: 高永康

文字記錄員: 潘駿賢

被訪者資料:

(1073)

問: 請王玲玲小姐先介紹一下自己的背景。

答: 我叫王玲玲, 住在村子接近35年了。我是1985年結婚的, 結婚時就住進來。

問: 你搬進來的時候, 這間房子是租的、買的或是你先生擁有的?

答: 我們1985年1月結婚, 這間房子大概是我們結婚前的 11月左右買的。以前的房子也頗破舊, 以前的屋子是尖頂的, 所以比較舊式一點。起初, 我們一看到這裏的屋子被認為它很漂亮, 雖然很舊, 但已經心滿意足, 有一個自己的地方。我老爺奶奶住在這條村, 他們在村口的位置有一間藥材店, 現在已經沒有營業了, 那家藥材店叫「永生堂」。結婚當然不會跟爸爸媽媽一起住, 所以在這裏, 剛巧又有一間屋因為原屋主要搬走而要賣。我們一見到, 當時奶奶還在笑, 叫我們不要讓人知道我們這麼喜歡那間屋子, 要不然就不能減價。後來, 事很容易便談好了。屋子是我們自己裝修的, 我先生和朋友自己髹油和買二手傢俬進來。

問: 請問你在香港出生嗎?

答: 我不是在香港出生的, 我在台灣出生。爸爸媽媽一早移民到香港工作, 於是擺了我在台灣居住, 後來大概六歲跟親戚來到香港。當時住在觀塘。我在香港讀書, 大概在中學的時候認識我老公, 然後拍拖, 之後住到這裏。我在台灣住的環境跟現在這裏差不多。讀書的時候我就住在調景嶺, 感覺上又跟這條村非常相近, 因為都不是高樓大廈, 而都是石屋、木屋、鐵皮屋之類的環境。

問: 你先生是不是由小到大都在薄扶林村長大?

答: 我聽聞他是搬進來的, 他應該不是在這條村出生。他應該在其他地方出生, 然後父母在這裏開藥材店, 所以他在這裏長大。

問: 你嫁進來的時候, 你先生那家藥材店是否已經結業了?

答: 未。藥材店那裏十分聚腳, 在村口, 旁邊一排都是店舖, 什麼店舖也有。它應該是唯一一家藥材店, 不少街坊會到我奶奶那裏執茶, 他們不像中醫一般, 不會跟人治病, 但他們通常會執茶。他們對執茶很有一套, 雖然不會把脈, 但我老爺年輕的時候就是做藥材店, 而且家族都是。

問: 可否多談一些你的家庭狀況，兄弟姐妹？

答: 除了父母，我有一個哥哥，但現在沒有來往，因為他們住在內地，在我哥哥四歲左右的時候，我父母便來了香港，一直都沒有見面。我父母到過台灣工作，然後又到了香港，而我就在台灣出生，後來搬到香港，回父母身邊。

問: 你會如何形容你的家鄉？

答: 如果跟我的父母，我的家鄉是江蘇。你可以當我有一半是台灣籍，因為我在台灣出生。

問: 你在薄扶林村參與過什麼活動？有什麼深刻的印象？

答: 自從有了導賞活動和保育小組後，我才加深了對村子的認識，因為平時都要工作。祥哥經常到保育小組幫忙，十分繁忙。我過去通常都是在他回來時聽他講。自從有了活動後，便需要人手，例如義工。我懂得製作什麼，便參與什麼。我嘗試過參與導賞，但記不到年份。要我好像背書般做導賞，我自認為做得不太好。畢竟我嫁進來，因為有了導賞，我才對村子多了認識。我認為是有點可惜，你現在聽我說話，我也不會很流利，因為我要一直思考怎樣講才是最好，所以我都會有點害怕。如果是我能夠做到的活動，例如做手工、佈置，或叫我畫畫，我便會容易點參加。

問: 你是在什麼時候喜歡上藝術、手工這類的工作？

答: 我認為我是從小開始便喜歡這類工作，從小培養。年輕時，父母不是十分富裕，我喜歡攝影，父母不會支持，因為花費很多。我最多是找一些日曆，逐日撕下的那款，把它反轉，然後在它的背面畫畫。搬一張椅子，便在那裏畫。年輕時唯一可以做的就是這些。有時我會想弄一些手藝，但又沒有錢，所以父母不會安排很多東西給我們玩。我們當時的環境不算好，自從結婚後，我們有機會便開了一間手工藝的店舖。開一間店子也30年了，剛開始的時候，是一面學，一面做，慢慢把經驗累積。學生時代，最多是玩一些畫筆。一方面我自己又做得到，而老師又讚我做得不錯，鼓勵我令我認為自己這方面也不錯。然後自己慢慢培養這方面的興趣，多了一點接觸，我便喜歡多一點。我在村子裏參與最多的，應該就是中秋晚會。有時候我們會有一些燈謎，我便會負責寫東西。加上，我在村子裏又認識了一班婦女，跟她們相處十分開心。我們組起來建立了一個「村姑工房」，其實只得幾個人，但十分好玩。當中又有有心人士當我們的老師，帶領我們學染布，讓我們集合在一起。我們久不久便會「開壇」，組合起來學習，然後下一次又有新的功課去做，我們認為這也不錯。染布不但有藍染、還有黃薑染、蘇木染，這不但為村提供了活動給導賞的參加者，大人小朋友也會開心，而且這是村落舊時的一些手藝。

問: 祥哥是哪一位？他在村子裏有什麼角色？

答: 祥哥是我的先生。他是藥材店的太子爺，他在村子裏有為保育小組作一些工作，他希望令村子做得更好。保育小組會花一些時間為這條村子延續下去，亦希望留住我們這條村子，讓我們在這裏住得開心一點。

問: 村子不同活動中，有哪一個你是最喜歡的？當中有沒有什麼印象深刻的事發生過？

答: 我最喜歡「聚樂節」。籌辦的經驗是我們一直累積下來的。一開始是十多個小組員，大家合作而且相處融洽，會經常為村子謀福利。因為背後有很多事要做，要讓村裏的人都投入，又希望能夠提供很多活動給村民，讓村民知道我們的村子不是如他人口中般破舊，而要讓村民知道我們村子的價值，教村民意識到我們村子是多麼的寶貴。我很欣賞他們，而「聚樂節」讓村子能夠留下來。為了讓村子不被遷拆，當中建立一個基金，監察這個地方，避免政府這麼容易把這個地方拆走。他們申請了一筆基金，所以便有了「聚樂節」，由2013年開始。一年一年下來，在做餐桌那年便覺得很有特色，讓香港不少關注薄扶林村的人，他們知道「聚樂節」有餐桌的時候便報名參觀，參與這一次的活動。我認為這過程中很忙，但整條村子也願意參與，這個活動非常特別。除了這一個，我也喜歡燈謎晚會，是一個很熱鬧的晚上。我們義工會在當晚一起出動，馬路上有舞火龍，菜園地有燈謎晚會，會有一些燈謎讓人猜，亦有贊助的食物，大家在當中也非常開心，甚至有外籍人士來參與。

問: 在什麼節日會有燈謎晚會和舞火龍？

答: 燈謎晚會是在八月十五正日當天舉行，而舞火龍也是當天晚上，不過兩個活動會分開兩邊，舞火龍在馬路上。舞火龍一段時間後，參觀者便會到菜園地參加燈謎晚會，當晚會有很多燈謎，讓市民參加。不但有中文，還有英文，過程十分開心。

(1074)

問: 可否分享一下你現在的家庭成員？有多少人住在薄扶林村？

答: 我有三個子女，兩個女已經嫁了，她們都住得很近。一個已經嫁了，但搬回村子裏住，在另外一個單位。兒子出了門讀書，短期都不在這裏住。現在只有我和先生，及工人姐姐在這裏。女兒有時候會回來吃飯。

問: 妳的女兒為什麼又會想搬回薄扶林村居住？

答: 在村子裏住屋租沒有那麼昂貴，外面的屋租很昂貴。而且她又喜歡養寵物，所以住在這條村最方便和開心。

問: 有什麼驅使妳參加「聚樂節」的佈置工作？

答: 我很想對村子有些貢獻。因為我要工作，所以只能有時抽時間。我想最開心的是有一班合適的人相處在一起，大家志同道合，也想為村子做些事，所以驅使有一班人願意為村子工作。我認為最重要的是有一班人願意為村子付出，促使了這件事，要不然只有一個人做就會很悶。大家一起做，比較開心。而且從其他義工身上，我看到他們也願意付出，我認為這樣很好。有時我會認為自己不及他們，所以也應該一起付出。在村子付出，大家盡一分力，這樣便會很好。

問: 你的子女如何看你們為村子付出的工作？

答: 他們的參與不多。我們現在雖然在這裏居住，但過去有一段時間搬了出去置富居住。他們在小學的時候沒有參與村子的活動，但當他們知道我們經常為村子作不同付出後，他們不一定直接來幫忙，但暗地裏也會知道我們有些什麼活動，然後間中主動過來幫忙，例如聚樂節，他們會願意花時間負責烹飪，或者做一些抄抄寫寫的工作。他們都支持我們，因為他們都覺得我們都快退休了，可以找些義工來做，非常不錯，避免日後退休後覺得悶。

問: 你曾經居住在置富花園，為什麼後來又搬到薄扶林村居住？

答: 當我們初搬到這裏時，心裏也會有些不是味兒，渴望自己有能力置業，大家也有這個期望。後來不幸，真的可以置業，但在九七那年，樓價不跌，我們等了很久也等不到樓價下跌，但終歸要嘗試。但嘗試過後，我們也認為其實也不外如是，反而把薄扶林邨的屋子丟空了，好像很浪費。後來子女長大了，又慢慢認為住在薄扶林村比較好。因為打開門，鄰居會打招呼，十分親切。反而我們搬上樓的時候，連鄰居姓什麼也不知道。所以我們認為，當我們住過後，就發現了當中的差別。有時我們會想，根本不用理會他人的看法。當我嫁進來的時候，我也當過幼稚園老師，當時是兼職形式，因為有一個老師要離開。學生經過薄扶林村往置富的那條石壩，會認為住在下面薄扶林村的是窮人。當時聽到後心裏會有些不舒服，可能當時比較年輕，聽起來會不是味兒。會認為告訴他人自己住在薄扶林村，會有點不好意思，怕別人不知以什麼目光看我們。後來，人大了，便認為原來一切也都不外如是，一切都只是自己的心理作用，太介意別人的目光。現在搬到薄扶林村，我有天台可以讓我晾衣服，晚上又可以看星星，又可以看看月光，有朋友來又可以上去燒烤，着實會令人羨慕。幸好我有搬到薄扶林村。我已經忘記搬回來多少年了，已經很久遠了，搬進來覺得很開心。

問: 妳本身是做什麼職業？

答: 我現在是半退休狀態，我仍然有一間店舖，做手工藝的材料。以前，子女還小的時候，我也有教過班，但當時要教到很晚才回家，所以老公不是太贊成。後來沒有教班，只是純粹賣材料。當有人問我，我也會向他們分享一些手工藝

的技巧。現在在youtube也有很多教學，不需要我去教班，所以現在比較好。但生意上，當然現在沒有那麼好，因為大家都已經可以上網學習，而且在淘寶上買材料，所以生意有一定影響。但我仍然會堅持，因為始終認為客人可能要摸一摸材料，或者會有交流。我是老一輩，我認為生意應該要這樣。我不太習慣在網上做交易和網購。買東西，我習慣要接觸一下貨品才好。

問: 假設你退休後，你會願意為村子做什麼工作？

答: 如果我退休了，現實又容許，如果我可以籌組一些手工藝小組也不錯。我未必知道我的手藝，村民是否喜歡學，例如弄一些繩結、繡花之類，現代人好像也不太有興趣。現代人經常要求要「快靚正」，而我做的手工藝工作就比較慢。其實沒有所謂，退休後有很多事也很可以貢獻，希望有人找我參與。

問: 你對村子將來有什麼期望？

答: 我認為村子活動的參與人數不是很多。有時我們開了一些班，但不知道是否因為現在的年輕人在外面有太多活動，他們總認為村子裏免費的活動感覺上比較一般。他們寧願在外面交錢，報讀一些興趣班。有時我也想不通為什麼，可能他們認為要交錢的就會比較好。我記得我們在星期日早上也有一些興趣班，在村子裏有一些活動，都比較少人參與，只是一班固有的參加者。希望村子能夠多推廣一些，希望父母願意讓小朋友出席活動。

問: 退休後，如果有機會，你會再搬離薄扶林村嗎？

答: 不會了，住在村子實在比較好。最開心的是有時會遇到一些相處融合的朋友，久不久便在村子裏辦一些大食會，或去其他人家有活動，我覺得這個感覺很親切。如果上樓的話，我認為感情很難維繫，住在村子比較簡單。

問: 你有想過移民回台灣嗎？

答: 我認為移民就不會了。但如果許可，也許會回台灣住一個月，可能會考慮，但暫時也不會去想這個。住在這裏有相處融洽、志同道合的朋友，十分難得，也不容易。所以住在這條村，很美好。

問: 如果要把這條村子的元素加入你們「村姑工房」的創作工作上，你有什麼想法？

答: 這方面我也沒有想過。我們曾經有想過去染一些柱樑，以前好像有人做過。我們現在染布，很多時要用夾、用縫等現代手藝。但染布來說，在以前則會整塊布地去染，沒有花紋。我認為我們村子沒有什麼傳統手藝可以展露出來。我們的村子以文化作招徠，例如牛奶公司和印刷，但好像也甚少文化與手藝工作有關。食物文化反而有，食物可能比較現實一點，例如菜茶和茶果，這都是村子一直傳承下來的食物。手藝方面，我反而認為沒有，可能賺錢比較重要，

甚少有時間讓村民有閑情逸致去做手藝。我們會設計一些傳統創作，但都並非源自村子。我們希望有一些傳統的手藝，可以推廣出去。

問: 以前有人提過，在染布方面，可以從薄扶林村種植的植物提取汁液去做染布材料，或利用薄扶林村的山水和井水去染布，你認為這個方向可以代表到薄扶林村的手藝嗎？

答: 我們都有想過利用藍草，但要找種植的耕地並非容易。因為藍染要有水源，把水源引到村子可能會構成污染，同時又會浪費食水。而薄扶林村上面的溪流又被截住，我們必須要用到自來水。我們可以有這個項目，但要大肆投資實在不可行，因為要找一塊地，而那塊地又要有一定的地勢，土壤又要有質素和肥沃，又要有足夠的陽光，再要有足夠的水作沖洗工作，我想這個項目在我們的村子還未成氣候。日後若要推展這個工作，必須重新去作設計和規劃，要找一個合適的地方，暫時卻未有這個可能。

問: 其實村子裏有一個手藝，而且非常聞名，就是紮火龍。

答: 沒錯。

問: 你認為有沒有什麼形式可以把這個工藝融入你的手工藝工作？

答: 以紮火龍來說，我都有另一個看法。當時朱老闆有想過用紙去紮火龍，曾經有過這個概念，但實在需要時間。可能要用紙去摺三角形，然後再砌出一條火龍。上年中秋節有提過這件事，但後來卻不了了之。

問: 你有什麼事想分享或補充嗎？

答: 都沒有了。

問: 謝謝你。

薄扶林村社區檔案整合與分享

日期時間：2020年4月8日 下午3時20分

受訪者：劉美儀

訪談員：蘇麗安

觀察員：高永康

文字記錄員：李子豐、袁國鳴

被訪者資料：(曾擔任二十多年明愛薄扶林社區發展計畫的文職工作)

(151459)

問：請劉小姐介紹自己

答：我是劉美儀，村民一般叫我劉姑娘，我之前在明愛薄扶林社區發展計畫的文職工作，我在二十多年前，二十多歲的時候工作，大約二十二歲時候工作，現在沒有從事這份工作。

問：劉小姐本來的居住地方？

答：住在華貴邨，就是這附近。

問：劉小姐在明愛薄扶林社區發展計畫的職位？

答：文職。

問：劉小姐在明愛薄扶林社區發展計畫的文職工作範圍？

答：我在明愛主要負責文職的工作，主要負責文書和打字，接待村民的查詢和會計的工作，幫村民約見社工，和社工同事轉達村民的意見，幫助處理活動的籌備工作。

問：劉小姐在明愛的工作時間？

答：在明愛做了二十二年，以前在置富商場的辦公室做了十年，之後從2006年開始到薄扶林村內87號，之前是快樂冰室，現在是明愛辦公室。

(152104)

問：劉小姐在明愛的工作原因？

答：因為是轉工，做過不同明愛的工作，之前在荃灣的明愛社區中心做了數年，之後轉工在外面其他公司打工，之後再轉工，剛好薄扶林村的明愛正在請人就決定來到這裡工作。

問：明愛的辦公室在村內的位置？

答：在薄扶林村87號，以前是快樂冰室，比較高的一棟樓，兩層高的樓。

問：之前是快樂冰室，現在變了明愛，這間屋是租或是怎樣的？

答：之前是一個村民的，老闆年紀很大，有社工和房屋署，叫他把屋交回，安排他進入老人院，交回該地給政府，產業處接管後該地扔空一段時間，當時辦公室在置富，辦公室很細，地方不夠用。於是和社署交涉，問能否安排在村內有辦公室，社署安排明愛在村內以月租方式在87號開辦公室。辦公室在村內的中心位置，非常方便。租金以每月\$1象徵式收費計算。因為本身是政府物業，租給社福機構。

(152636)

問：明愛的辦公室員工數量？

答：計算我在內，這單位有2個社工，1個文職和1個兼職清潔。

問：明愛和村的關係，還有對村內的服務？

答：明愛社區發展服務臨時房屋區，平房區，木屋，村屋，鄉郊地方，之前在對面的技能訓練學校的空地，有臨時房屋，之前在牛奶公司職員辦公室做工作，服務臨時房屋的村民，該區搬走後，就到置富做辦公室，沒有了臨時房屋後，發現薄扶林村內有木屋有平房和村屋，村內符合社區發展服務計劃的對象，於是他們向社署申請服務薄扶林村。

問：明愛在村內的具體服務？

答：明愛主要和街坊建立組織關係，組織村民和其他村民繼續有互動和互相幫助的活動，幫助組織村內活動，組織村民建立小組的關係。做到大家互相幫助的情況。

問：明愛每年在村內的舉辦活動數目和活動人物有否規限？

答：全村都是服務對象，沒有特別規限，沒有特別要服務誰，但每個活動都有服務對象，比如勞工服務的服務對象就是受雇人士，亦有部分活動是專門辦給婦女和小孩。每種服務都有。

(153534)

問：可以分享一下明愛服務對象的年齡層是甚麼嗎？舉辦過甚麼活動？

答：全村都是服務對象。老人家是婦女，組織了樂根源。農耕，種植。。。他們種了東西出來後，和村民大家分享的時候，有一家一菜的活動，和大家分享耕種得來的成果。

問：「樂根源」的婦女有工作嗎？她們懂得種植嗎？明愛在當中的角色是甚麼？

答：因為現時團隊的主線是落村，按照村民的生活去做適切的服務，讓他們以自己的生活方式在村裡生活。組織的婦女以前都有種植的經驗，幾十年前薄扶林村還有農田的時候她們有種植的。她們現在已經沒有耕種幾十年了，社工同事把她們重新組織起來，回復以前有農村的生活，所以把她們組織起來一起耕田、種植。種了大蘿蔔，她們會在過年前的豐收節製成蘿蔔糕，和其他村民分享。

問：耕種田地來源是甚麼？是村民提供的嗎？

答：田地是村民擁有的。因為他們知道明愛和其他村民都有耕種的需要，而且他們的田地非常適合耕種，所以他們願意借出給樂根源的婦女，種植不同種類的植物。

問：婦女除了樂根源外，村裡老人家有服務嗎？有甚麼活動？

答：除了樂根源，老人家會負責社會入面有關於老人家的政策和福利。他們會和社工一起向政府反映老人家的需要和需要爭取的福利，向相關部門爭取。

問：會不會是有關醫療或生果金之類的申請？

答：有，之前是增加生果金、醫療福利政策方面。他們亦爭取了將薄扶林村通向技能訓練中心之間的斑馬線的時間延長數秒。

(154135)

問：那我想了解一下，除了年紀比較大的村民，中年的村民和婦女有舉辦過甚麼活動嗎？

答：中年婦女方面，社工組織了一個對手工或工藝方面比較有興趣的婦女去在蘿蔔糕節、聚落節、端午節等，一些大型節慶活動的時候，讓她們去負責做一些布置的工作或者飾物的裝飾，之類。他們稱之為「村姑工房」。村姑工房最初是基於聯合這些婦女幫村裡做一些工藝的工作，例如：藍染、手工等，讓她們可以布置一下村子。

問：村姑工房做完藍染之後會怎樣？當初為甚麼村姑會懂得藍染？

答：幾年前一個來到薄扶林村幫忙做文宣工作的藝術家發覺藍染很適合這條村的做法，因為薄扶林村有幾條水，人們常說「三水環村」，尤其適合做藍染的工作。因為染布時需要很多水源，如果在家中開水龍頭，也許會覺得很浪費食水，如果用山水去做漂染的工作會比較方便。藝術家覺得可以用藍染布做很多活動的背景的裝飾。

問：除了藍染之外，村姑工房有沒有做其他手工藝給其他人？

答：現時村姑有幫忙做一些布口罩給村民用，因為始於現在人人都很需要口罩。但是是一次性口罩會消耗得很快，如果是布口罩的話就可以減低消耗。

問：為甚麼現時對口罩的需求這麼大？

答：因為新型冠狀病毒，令香港人人都很需要口罩，外出沒有口罩的話就會令大家都不方便。所以如果製造了布口罩給大家用的話，即使沒有外科口罩，大家亦可以安心外出。

(154622)

問：小朋友方面，明愛有舉辦或協辦過甚麼活動嗎？

答：小朋友方面，為了讓樂根源年紀比較大的組員有繼承人，社工同事就想到不如從小開始。讓小朋友從小接觸如何耕種，如何拿起鋤頭去鋤泥、種植、種種子、淋水。樂根源種種子、種大蘿蔔的時候，小朋友就會幫忙淋水、除雜草，等等。到豐收節的時候，他們就可以幫忙拔蘿蔔，然後一起將蘿蔔製成蘿蔔糕。由樂根源的婦女頒發證書給小農夫去做獎勵。

問：你現時還有在明愛工作嗎？

答：我現在沒有在明愛工作了。我現在是做自由人。

問：你在明愛工作了多少年？

答：我在明愛做了二十二年的文職工作。

問：作為一個在薄扶林村工作的外來人，你怎樣看待這條村的人和他們的活動？

答：我最初來的時候很少接觸村民，始終在置富那邊和這邊有一段距離，來到八十七號這邊，和村民的家比較接近，和村民的接觸就多了。增加了和他們的接觸之後就覺得他們是很喜歡在村裡生活的，很喜歡這個環境，想這輩子都在這裡居住，不用搬出去（對老人家來說），覺得他們很安樂，有一種滿足的感覺。始終在這裡住了幾十年，有些在這裡居住了數代人，即使搬了出去也不知道該去那裡，所以他們想在村裡面繼續居住。

問：你自己呢？你喜歡薄扶林村的生活嗎？你想在薄扶林村居住嗎？

答：我自己是不想在這裡住的。如果我一出生就是在薄扶林村，就沒有問題。但是如果要我現在去薄扶林村住，是很困難的。因為這條村的屋子比較難找，就算有相熟的村民可以租給你，可能他其實也只是租一個房間給你，而不是租一間屋給你，所以空間會比較有限。所以如果我是在薄扶林村出生的話，我就會想繼續在這裡居住。如果是在這裡租屋住的話，我不會考慮。

(155157)

問：村民們甚麼時候會進來？無所事事的時候也會進來嗎？

答：村民們通常會在我們開門的時候進來。有時候我們不開門，他們會「摸門釘」。不過進來的主要是住在辦公室（八十七號）附近的村民會這樣，看見我們開門就會進來談天，閒聊幾句。

問：村民會不會和你們一起吃飯，或走進來說笑、消磨時間？

答：其實村民們真的很熱情，看見我們開門就會進來。他們覺得是明愛是一個聚腳點，並不是很介意我們那裡是不是一個辦公室。有時候約了人，他們會叫朋友在明愛等，在明愛相會後再前往他們的家。因為始終明愛是一個比較容易確認的地方。

問：村民們走進來後會做甚麼？

答：村民們有時候會有一些問題，例如問我們申請公屋需要甚麼資格，要怎樣填表。又或者有些老人家會走進來問我們怎樣申請生果金，需要甚麼資格之類。有時會是一些有關勞工法例的問題，例如：「很多天沒有放假，可否向僱主要求放假？」之類的問題。

問：村民將你視作一個機構的查詢人員還是朋友？你們的相處是很融洽的嗎？

答：他們覺得我們是明愛的職員，會懂得很多東西，最好甚麼都懂得。問到你的時候，你要懂得回答。但是認識久了，他們有時也會和我們有說有笑，也不是很介意我們社工的身份。我其實只是一個文職，很多社工需要知道的事其實我也懂。所以如果他們問到我關於政治或者法例上的問題，我當時不懂得回答的話就會叫他們先等一等，待我搜查資料後再回答他們。其實村民是很熱情的，看見我們在吃飯會帶些東西來給我們吃，或者和我們一起吃。有時候他們煲了湯，也會舀一些讓我們先喝。我常常說笑——這樣好像喝「頭啖湯」。

(155703)

問：你現在已經離開了明愛，沒有在明愛工作，有沒有和之前認識的村民成為朋友？有沒有發生其他故事是延續發生下去的？

答：。。。。

問：你現在有沒有回村？例如不是用明愛文職的身份參與活動？可能是以村民朋友或者外來人的身份？

答：現在我自己是有參加村姑工房的工作的，幫忙做手工、手作，讓村裡面做活動的時候做一些布置範圍的東西。

問：看來你也不是很捨得離開呢，還是會回來的。（笑）

答：但是身份變不同了，現在主要是做一些義工性質的服務。之前是做一些有受薪人工的工作。工作的範圍也不一樣了。

問：其實外面也有很多不同的機構可以做義工，有甚麼驅使你回到薄扶林村再次服務村民？

答：因為這裡比較熟悉（笑），始終在這裡工作了二十二年，其實也有大約一百人我是叫得出他們的名字的。

問：那有沒有不捨得？

答：也沒有。因為近，經常回來。

問：你現在多久回來一次？

答：現在因為疫情關係少了，之前有活動需要人手而我亦有空的話都會抽會過來幫忙。

問：那你有沒有去村民家裡，甚至和他們做了朋友？

答：很少，其實原則上我不是很清楚村民的家在那裡。如果說做朋友的話也很少，因為始終也要留一些空間給村民自己的生活，不需要經常將他們自己的個人生活展露給別人。

問：剛才你說在明愛工作了二十二年，有沒有很難忘的事發生過？

答：很多。

問：例如？最難忘或最劇骨銘心的事是甚麼？

答：最難忙的是二零零八年的大水浸。整條村，一些低窪的地方，例如：菜園，學校。。。小學那邊是浸得最嚴重的。因為我們的辦公室高了一個位置，所以沒有受波及。但是其他低窪的地方，水坑這邊，或者小學那邊，很多地方都已經水浸了。那一次，連續兩星期我和另外兩位社工同事都要上午十時上班，晚上十時下班。平時我們是工作十個小時，但是那個星期之中每日都要上班十二小時，幫村民舒緩水浸的問題。

(160229)

答：水浸的時候主要是幫助村民做一些聯絡的工作，因為要等水退後才可以做一些處理的工作，例如幫村民找回失散的小朋友，要幫他們聯繫、找回親人。因為有一兩位村民在菜園那邊的屋子已經差不多水浸了過半，要替他們去房屋署申請上樓，隔了一個月就搬到了鴨脷洲那邊。以及有和村民一起去一些家裡情況很嚴重的家去做一些清潔，可能有一些泥已經沖了進屋裡面，就幫他們去做一些清潔、運送物資，以及聯絡村外人，例如一些二手家電、二手傢俬，去幫村民做緩急，令他們得以有臨時的傢俬或者居所，有地方去居住。在之前的技能訓練中心，他們有一個位置給予村民做一個臨時的庇護地方。

問：除了這件事很難忘之外，還有沒有其他事？

答：幾年前有些藝術家來了薄扶林村，想在村裡展示一些他們和村民一起合作做的藝術品，例如：在一些村民的屋頂或者天台位置畫一些和村有關係的圖畫、旗。有些藝術家和村裡的小朋友製造小鴨的石膏，在石膏上面填顏色、寫他們自創的街道名稱，造成路牌放在路邊，以及在菜園地，即現在村民借給明愛的地方做一些藝術展覽。

問：你對薄扶林村有甚麼期望？你現時已經離開這裡，沒有再在這裡工作。

答：對薄扶林村有甚麼期望。。。想村民可以繼續在這裡很開心地生活，想他們可以繼續過薄扶林村人方式的生活。

問：你曾經在這裡工作，你覺得薄扶林村有沒有價值可以對外推廣？

答：我覺得薄扶林村的村民可以繼續在這裡好好地生活，可以繼續維持薄扶林村現時的狀態，就可以讓人看見在這裡居住的生活是很好的，還有這裡不是一個。。。。

(160751)

問：村內有甚麼價值對外作出推廣？

答：薄扶林村能展現現在的模樣，村民能繼續開心生活，就是對外展示一個好的證明，其實這地方是一個令人生活得很安活生活得很開心的地方。

問：最後有甚麼特別想說？

答：覺得薄扶林村會變得更好。

問：為甚麼覺得薄扶林村會變得更好？

答：因為若村民繼續用這種，用一種將這地方變得更好，可以將這地方變得更好的時候，這地方就會變得更好。

問：即是你覺得他們有心這樣做？

答：有心向好的方面。

薄扶林村社區檔案整合與分享

日期時間：2020年4月8日 下午 1時15分

受訪者：黃靜嫻

訪談員：蘇麗安

觀察員：高永康

文字記錄員：林逸華

被訪者資料：(在村裡居住六十多年的68歲女士黃靜嫻)
(131255)

問：請您先介紹一下自己的背景，比如你叫什麼名字？今年多少歲？為什麼當初在薄扶林村居住？居住了多長時間？

答：我叫黃靜嫻，今年68歲，在村裡已經住了有六十多年，因為爸爸在薄扶林村的錕記茶室裡面做點心師傅，所以順理成章地就跟著他在薄扶林居住，就住到現在了。

問：那您知道為什麼您的爸爸當初在薄扶林村裡居住？

答：因為他是點心師傅，他就到處去打工，可能因為薄扶林村有錕記（音譯）請他做點心師傅，所以就進來這裡工作了。然後我媽媽就應該和爸爸在錕記工作的時候要照顧他的小朋友，所以我們一家人在五十年代初期就已經在薄扶林村居住。

問：那您當初在薄扶林家的住所是買的還是租的？

答：不是。我記得爸爸說過，一開始我們是住在菜園的，後來才來了薄扶林村199（號）租住。

問：那您在薄扶林199（號）的房子現在還在租住嗎？

答：之後就因為我爸爸要自己做點心販賣，所以就租了一個菜園地，自己起了一棟房子，然後就住到現在了。

問：那你們的鄉下在哪裡？有多少個兄弟姐妹？

答：我爸爸是順德人；（爸爸）只有我一個女兒。

問：那您可以分享一下您小時候在錕記做點心的生活嗎？

答：其實在錕記都沒有什麼特別的，只是因為爸爸是點心師傅就可以經常吃到一些點心之類的。

問：意思就是您小時候爸爸在錕記上班，所以您就能吃到錕記的點心？

答：是呀。

問：那你們自己有沒有賣點心？

答：到後來因為錕記要自己經營，變相我的爸爸在屋子前面的空地就搭了個棚就自己賣東西。就例如白粥，炒麵，做一點叉燒包啊，蘿蔔糕啊，糯米雞啊之類的。然後村民就來光顧他，吃完他做的東西就去上班。

問：那您自己有沒有幫忙做一下點心或者負責收銀，還是做服務員之類的，能分享一下當時的生活嗎？

答：都有的。通常是我們一家三口都會幫忙，媽媽就會起床煲粥，爸爸就搓麵粉做糕點，我就負責給東西別人還有收錢，幫了他一陣子才會去上學上班。

問：當時您幾歲？

答：我讀中學的時候已經在賣點心，直到後期就建起了置富以後，有人投訴說他是無牌經營食肆，之後衛生署就來調查，說我們不合規格做飲食業，之後應該是80年中期，他自己就沒有做東西賣了。然後不能賣的時候就自己出去打工。做點心的工具其實就沒什麼人要的了，只不過他不捨得，就自己留下做個紀念。直至他去世以後，我們就已經把他的那些東西全部扔掉了。

(131819)

問：那您的媽媽還在世嗎？

答：三年之前媽媽已經不在了。

問：爸爸以前做點心，那您小時候自己會不會做點心呢？

答：搓麵粉之類的我就不懂了。但是你說怎樣包一個叉燒包，或者怎樣做一個燒賣和蝦餃，這些我就會做。其他例如怎樣搓粉，下多少糖還有發酵粉我就完全不懂了。

問：那您怎樣看待您小時候爸爸媽媽在家裡開茶餐廳？您喜不喜歡？

答：其實我就無所謂的。不過就看到媽媽很辛苦，好像她要兩三點起來煲白粥，我就也要幫忙。因為他們兩個應付不來那麼多的工作。所以我一定要幫她的忙。但其中也肯定有苦有樂的，沒有說很抗拒，但忙起來的時候，要我一大早起來，我就肯定有點不高興的。但始終這是兩老的生計，也沒辦法了。

問：那您還記得當時的茶餐廳叫什麼名字？還有最出名的點心或者食物是什麼？

答：茶餐廳是沒有名字的。因為我爸爸排行第六，所以每個人都叫他“六叔”，客人要吃東西的時候都會說去“六叔”那裡吃吧。普遍來說，我爸爸做的點心每一樣都是好吃的，不過通常來說，村民好像最喜歡他的蘿蔔糕，糯米卷之類的點心。

問：那當時是不是只做早市？午市和晚市有沒有做？

答：沒有。五點半開始村民就會來吃東西，因為他們也要很早就去上班，通常賣到十一點十二點左右，我們就不賣了。因為始終它（點心）的總類多，要預備的功夫和時間會很長。所以十二點左右就會關門，爸爸就會出去買貨，媽媽就要在家裡預備點心的所需材料，就例如做蘿蔔糕要幫蘿蔔削皮和刨，做糯米卷就要浸泡糯米，有很多瑣碎的功夫要做，所以不可能早午晚都開張做生意。

問：那您爸爸媽媽有留下一些煮菜的食譜或者秘方給您嗎？

答：沒有。因為通常看到我爸爸用言傳教授媽媽，例如一些點心要下多少鹽，多少糖，要蒸多久。其實都是憑靠他自己的經驗去判斷份量。他們也沒有留下一些秘笈給我。

(132954)

問：我想問您有沒有印象當時你們家的茶餐廳大約經營了多少年？

答：應該這樣說，最初我爸爸做點心然後是搬出村口賣的，就好像落石梯朱老闊賣魚的地方，在那裡賣叉燒包，糯米卷之類的。那個時候應該是一毛錢一個包，到後期他才在家裡的空地裡自己做點心，煲白粥，炒粉拿來賣，應該經營了有二十年多一點吧。

問：那您對於以前賣點心，家裡開茶餐廳有沒有特別或者難忘的事情發生？

答：其實也沒有什麼特別的。因為始終都是做回村裡村民的生意，他們也不會說賴帳，不會說吃完東西就走那一種。都沒有什麼特別的。

問：那除了賣點心賣粥，有沒有賣其他東西？

答：其實也是沒什麼特別的。最記得應該在七月十四“草寮”，村裡有很大型的活動，例如燒衣之類的，那他就接做紅包的生意來做。他會找一個賣菜很大的籬筐。就做和裝幾百個客戶預訂的紅包，他們用作拜神。在那個時候我們三個就會忙不可及，從早到晚都不停做包和蒸包。所以每一年的十四我都很怕。因為那個時候我就要做很多東西。

問：那您能介紹一下什麼是“草寮”嗎？這是一個節日還是什麼？

答：“草寮”就是現在的香港仔走前一點，應該是薄扶林花園正門對面有一個大王廟，那個廟的節日。因為那個時候那裡是有人住的，他們在七月十四（盂蘭節）那個時候做燒衣拜神之類的。

問：有沒有印象要做多少個這樣的紅包？

答：我想要做整整兩百多三百個吧。因為他們拜完之後，這些包是拿來分的，分給那些去燒衣的人。

問：除了“大王宮”的“草寮”外，村裡有沒有其他一些慶典或者盛事找你們幫忙做糕點之類的？

答：那就沒有了。除了端午節有人訂粽子，我爸爸就接這個生意來做。過年的時候有人訂蘿蔔糕，他也會接這個生意來做。除了兩樣東西，就沒有什麼其他特別的了。

問：村裡除了你們的茶餐廳，還有沒有其他的茶餐廳？競爭大嗎？

答：其實競爭也不算大。因為村子不算太大，我爸爸賣的是叉燒包，糯米卷之類的。沒有其他競爭（對手）的。除了我們賣叉燒包，盧明記他們賣咖啡奶茶，村裡根本就沒有什麼特別的其他東西吃了。

(133740)

問：請您繼續介紹一下您以前茶餐廳的情況。

答：我們以前小時候如果有一杯紅豆冰菠蘿冰喝已經很開心。為什麼呢？因為他做的是中國式的點心。所以他甚少帶我們去吃西多士，喝咖啡奶茶之類的。偶爾和我們吃這些東西就會很開心。我記得有一間傢俬店，叫作全記。我最記得南院關國強隔壁有間舖專賣屐的，當時我們是穿“屐”的，我們的屐爛了就會去他那裡買。以前小時候就經常在那裡流連和在村裡玩。

問：說起快樂冰室，您是怎樣買東西，買完以後在裡面吃還是外面吃？什麼時候去買？是誰給錢你去買？可以說一下你兒時的記憶嗎？

答：快樂冰室是一個很舊式的茶餐廳，有幾個“卡位”，因為自己喜歡吃冰，所以印象深刻的有他們的紅豆冰，菠蘿冰。至於其他東西，因為自己不是經常去，其實我自己也沒什麼印象。通常都是坐下在裡面吃，沒有試過打包回家吃。

問：您通常是和朋友去還是自己去？

答：都是和一些朋友去，當自己存夠了錢，我們就會說不如一起吃杯紅豆冰吧。通常都是這種情況下才去，因為爸爸媽媽一定不會給錢我去那裡吃這些奢侈的東西。

問：有沒有印象是多少錢一杯？

答：沒有，真的不記得。因為小時候沒有那麼多的零花錢。最記得是在香港仔有兩間電影院。一間叫作香島，另一間叫作雙喜。一間就是做粵語長片的，另一間就是做卡通片和西洋片。我們為了看早場，我們又不夠錢，就從這裡出發走到香港仔去看一齣戲。以前就是你想擁有的東西就要自己存夠錢，你自己才能夠享受。

(134306)

問：我想您能再說多一點有關快樂冰室。例如門口，“卡位”以及廚房的佈置是怎樣的？多人去嗎？什麼時候最多人？還有有紀錄說那裡有個“閻仔”的，那裡會招呼客人嗎？

答：其實冰室的印象我真的不是太清楚。但進去以後左邊有幾個“卡位”，你說有沒有“茶水檔”在前面那我是真的不知道了。因為真的不是經常去，小時候經過的時候就覺得這些是大人們所擁有的高級享受，是不屬於我們小朋友的。我去的次數依稀記得只是一次半次，就不是經常去。

問：但爸爸媽媽不會帶您去，您為什麼有膽子自己去？

答：其實那時候也不是真的很小歲數，那時候我都已經中學了。為什麼我會記得呢，碰巧是因為媽媽生前的時候去了老人院，快樂冰室的老闆娘和她住在同一個老人院。所以我媽媽有一次就和我說，你還記得快樂冰室的老闆娘嗎？我就說看到她應該還會記得吧，然後媽媽說原來她住在我的樓上。所以看到她就記得小時候也見過她，變得是有印象的。

問：那您當時是和朋友還是同學一起去？開心嗎？

答：和村裡的朋友一起去的。當時也很開心。

問：另外大街上有不同的食肆，您有沒有有時候會幫家裡買東西呢？

答：有幫舅父買雲吞麵，因為他當時工作到很晚，所以當他肚子餓的時候都會幫他買一碗雲吞麵。明記之類那些都有的，都會買一下東西吃之類的。

問：那您有沒有去過牛奶工會那裡玩呢？

答：那些我就沒有了。但我知道它的存在。但我自己就很少去那裡玩，因為小時候我記得榕樹那裡有一個“昌記行”，上面有個“六姑”，之後有“發祥”，還有個雜貨店我不記得叫什麼名字了，在家私店對面。其實現在這些店舖都沒有什麼大變化。

(134849)

問：那您讀完書之後有做過什麼工作嗎？去了哪裡住？現在還住在薄扶林村嗎？

答：很記得讀小學的時候，我六七歲的時候在讀小學一年級，學校的位置在薄扶林花園那裡。以前有一間聖路德聖母教堂。然後隔壁有一間聖華小學。我小學就是在那裡讀書，讀完書之後，讀到中學出來工作就七十年代的時間結了婚之後，（從薄扶林村）搬了出去，在九龍住了兩年多。之後就搬回置富。

問：搬去九龍住的時候是與丈夫結婚的那段時間嗎？

答：是的。其實只是住了很短的時間，只有兩年多，因為不習慣。從小到大都不是在九龍居住，還有想與媽媽更親近一些，以及方標照顧她，所以我後來搬

回了置富。其實置富和薄扶林村咁近，其實都無咩分別。

問：您媽媽是被別人怎樣稱呼的？

答：被叫做“六孖”，我的爸爸就被叫做“六叔”。

問：您小學最熟以及還有來往的同學有哪幾個人？

答：就算有都已經不記得哪幾個了。就算有也是一兩個，但他們已經從村裡搬走了，以及像我這個年紀的同學已經不在人世，之後都沒有什麼來往了。看到他們的樣子我應該能知道他是誰，但我不知道他叫什麼名字。以前我們村裡很喜歡給對方起花名，變相他們的正名我是真的不知道。

問：那您的花名是什麼？

答：人們叫我“B女”，因為當時包租婆她有個女兒，就經常叫阿女阿女。我就誤會是她在叫我，就會應和她。所以包租婆就讓年齡比較小的我叫作“B女”，就不會混淆了。所以村裡認識我的，都會叫我“B女姐”了。

問：當時為什麼您不和六叔一起居住？

答：始終結婚以後就有自己的家庭，以及我盡量都希望能住得和他們近一些，照顧到他們。以及九龍我是完全沒有住過的，所以完全不知道東南西北的方向是怎樣的。就很不習慣，就會覺得不如退而求次，搬回置富住，更加近一點。

問：您有小朋友嗎？有多少個？

答：有。一個兒子還有一個女兒。兒子就住在這裡，一來這裡地方夠（大），然後這裡是他由小成長到大的地方，所以順理成章地他會在這裡住。

(135506)

問：請問您現在薄扶林的住處有哪些家人在居住？還有沒有繼續保留？

答：有。現在有兒子媳婦還有孫兒孫女居住。他們都挺喜歡這條村的環境，至少地方空曠些，大一些。小朋友能有更多活動的空間。如果他們喜歡的話，就讓他們一直住下去吧。

問：請問您曾經參加過村裡的活動嗎？

答：其實村裡的活動我很少參加的。一是我要工作，二是因為媽媽的身體不好，然後送她去了老人院，有空閒的時間都會去探望她。所以我甚少參加村裡的活動。

問：請問您對於薄扶林村的將來有何期望？

答：都希望它能夠一直保存下去。大家一起努力把村莊的各項事務做好。

問：請問您有沒有想過搬回薄扶林村裡居住？

答：暫時沒有想過。

問：那您兒子居住在薄扶林村，您知道他有參與村裡的活動嗎？

答：應該有吧！例如“舞火龍”之類的。

問：那您的孫子有參加村裡的活動嗎？

答：有啊。他們有時候都會參與和去玩菜園地裡舉辦的活動。

(7757)

問：見到一些照片周圍都比較空曠，想問是如何賣武？

答：就好像兒時看電影的那樣，在空地那裡，我們小朋友都坐在那裡觀看，就拿起鑼鼓並敲響打，類似於“夥計慢打鑼”那樣。

問：一般一隊有多少人進來？

答：好像是幾個賣武的耍刀槍，還有一些助手在隔壁。有的是耍櫻槍。有的打“查查”。我們小朋友和大人就會衝出來看，然後這些賣武的就會向我們推銷他們的跌打酒。還記得有一次牙痛，媽媽就帶我去賣武的那裡拔牙，他用一條步扯走你的牙齒。其實乳牙都挺容易拔的，只不過媽媽不放心就想讓他們幫忙拔。然後媽媽卻覺得很神奇，但長大以後就知道其實沒有什麼特別的。

問：村裡有醫生嗎？是外國人嗎？

答：村裡有個醫生，現在在裁縫鋪隔壁，那個房子曾經是救護站。至於是不是外國人我也不清楚。

問：上火或者肚子疼怎麼辦？

答：媽媽通常給你沖個“二十四味”喝就算了。肚子痛就倒一個不知道什麼鐵打酒，然後把它搓熱放在肚子上。

薄扶林村社區檔案整合與分享

日期時間: 2020年4月9日 下午3時45分

受訪者: 高紫珊

訪談員: 蘇麗安

觀察員: 高永康

文字記錄員: 馬淑欣、鄭樂宜

被訪者資料:

(1105)

(/)

(1106)

問: 那麼我們請高小姐介紹一下自己的背景, 叫什麼名字, 幾多歲, 住在薄扶林村多久呢?

答: 你好, 我是高紫珊, 那麼很多人在這條村叫我Kelly, 我應該是在這條村出生到現在, 除了我去了美國讀書生活了一共6年之外, 我差不多人生大部分的時間都在村裡。我家裡是三代, 所以因為我爸爸又在這裡長大, 所以我們這裡的歸屬感也很重, 又加上高永康先生就是我弟弟, 所以我們在薄扶林村的很多義工活動我們都一起去參與的, 多虧他不斷推動, 我們全家人一起去支持這條村的。我介紹我自己, 剛才說了我在這裡長大, 也在薄扶林官立小學畢業, 後來出去了美國讀書, 後來回來。我現在大約在人生呢基本上事業上也是在做marketing的事情, 所以我會在這個薄扶林村的義工團體裡我很多時候都是負責marketing的活動, 比如說搞一些活動, 出一些新聞稿, 又或者幫忙想一些噱頭, 很早以前甚至是幫手設立一些在Facebook上面的message, 又或者發邀請給其他人, 有時候跟傳媒都有聯絡, 那這就很簡單的介紹我自己。

問: 那我想問一問剛才你提及你在村裡已經有三代了, 可不可以介紹一下是哪三代, 還有什麼人在薄扶林村裡住呢?

答: 有我爸爸媽媽, 我弟弟, 我自己啦, 那其實我嫲嫲和爺爺就已經在這裡了, 那時候我們在排屋裡面都比較大, 我印象聽姑媽和嫲嫲說, 我們家有分租給其他人, 當時都還有很多不同國籍的人在這裡。我現在就有爸爸媽媽在這裡, 我們都因為生活的很近, 在對面這樣, 弟弟啊, 所以都是一個挺close的family。

問: 那我想問一下你們家鄉在哪裡? 還有當初第一代為什麼來進薄扶林村住呢?

答: 為什麼來薄扶林村住我就知道了, 我們因為我們的爺爺已經在這裡, 那其實可能我弟弟高永康比較研究的清楚了, 我就知道我爺爺在鄉下都好像有地的, 但是他應該再早一代下來了, 那我recall起來都很多很複雜不同的message說, 就是他們當中其中我們有個太

爺是做警察的，不過好像不是在香港的，好像是在馬來西亞還是哪裡。Anyway，來到這裡，以前嫲嫲，我們有三個阿嫲，三個阿嫲當中最小的阿嫲就是現在我爸爸的媽媽，那她那時候就在這裡幫忙打理這裡的田啊，或者帶大我爸爸和我姑媽。那我們的戶籍呢，如無意外，我們去過一次的，就叫做番禺，上番禺楊村。

問：那我想問一下，除了你參與村裡的事務，你家人有沒有參與呢？還有他們的角色是什麼呢？

答：剛才我也提過了，我們參與薄扶林村的保育活動都是因為我弟弟的關係，那他就教我們保育的知識之餘，都可以motivate我們對這條村付出更加多。我爸爸其實很多人都認識他，叫做福伯，他很喜歡在街上到處走，也和村民很熟絡。我媽媽現在有參與村裡婦女的活動，她們好像叫做，啊我忘了叫什麼名字了，她們就會每天幫忙去種田做事情，那我自己就多數參與的活動，有導賞員呢，又或者大型活動的籌備，或者工作人員。

(1107)

問：剛才你提到，你爸爸、媽媽及弟弟都在薄扶林村居住，那麼你們其實是否幾夥人居住在同一間屋子裡的？

答：不是的，我們其實是有分開的。我未嫁之前，就和爸爸媽媽一起居住的當然。現時，我們是有各自不同的屋子，但是都住得很近，就在旁邊而已。所以，很多時候，我們都會回家吃飯又或者我們煮飯都會煮爸爸媽媽的份。

問：你們住得很近，但是又那麼巧合可以有三間屋子連在一起的？

答：基本上，我們現在居住的這個位置，應該是說，基本上這排屋子都是我們的。所以，我很幸運我會覺得，因為我們不用有住屋的煩惱，所以我們就會每個人都會有自己的屋子，雖然不是很大，但都可以的。

問：我想問你的家庭，你結了婚，那你有沒有小朋友啊？

答：我沒有小朋友的。

問：你先生如何看待你和你的家人那麼賣力去主動參與村內的事務呢？

答：我先生其實很支持做很多，總之我們還有氣力或者是有這一顆幫人的善心，其實他一直都很支持。但是，因為他自己工作關係，比較長期，即是工作時間比較長，所以他就不可以在譬如星期六日的時間去幫忙。但是，我自己都很欣賞他，因為他都很贊成，很多時候，譬如我會整天出了去，或者星期六日我都會幫忙去做一些事情的時候，他都會支持的。

問：你在薄扶林村長大，你認識到什麼人以及參加過村內什麼活動呢？

答：基本上，我應該，就算我不是認識所有人的話，這裡比較，在這裡長大的人，我們每一個應該都是挺熟絡的，尤其是很多時候，如果我和我們同輩那些，大家一起讀薄扶林官立小學那個時候，就算不是同年紀，高低班這樣，大家都知道有這個人存在，因為都挺親近，可能就我認識他／她的哥哥或者他／她的弟弟，那大家都會認識的。唯獨就是因為我不在香港幾年，回來的時候都有少少改變，但是很快就重拾，那些人們都記得，尤其是，我是我爸爸的女兒，就是高福的女兒，很多人都知道，所以都很親切基本上。我可以說多少少，因為其實，因為我在外國居住了那麼多年，我回來後，其實我覺得家的感覺是很強烈的，即是雖然我們薄扶林村是沒有一些高樓大廈或者很漂亮的家居的環境，我會這樣說，但是當你在一個外國回來之後，然後再回來這個家，我自己很深深感受，就是什麼叫做家。那些人們的問候以及四周圍的朋友，那個感覺是不同的。即是尤其是，以你所知也知道，我們譬如在一條巷子那裡，每個人都把門打開的，你煲湯，你燒東西吃，你都會與隔離鄰舍去分享的。膽敢說，就算在現時香港那些高樓大廈上面，你連對面那個人姓什麼你也不知道。但是，在這裡的人情味很重，更加上，我在外國生活的時候，就算是所謂大家環境你會覺得很大、很舒服，或者那些人很像很友善，你都沒有這種感覺的，這個就是我对這條村的一份情，我覺得很重的。現時那些人，就算我剛剛回來，我都覺得我很自豪成為，即是我自己覺得很榮幸我是身為薄扶林村的村民的。那又有機會當上導賞員，介紹薄扶林村的時候，我都很投入是作為我自己一個村民的分享，所以這個家的感覺很重。我都很感激我先生，因為我們都有選擇的，他問我偏好跟我媽媽這邊居住還是跟他媽媽那邊居住，那我也有個私心，就是我當然想黏著我媽媽。那他就不厭棄，即是被人說，或者有其他人的感覺不是很良好，他都搬回來跟我一起居住。所以，你問我先生支不支持我們，其實都支持的。

(1108)

問：剛才你提及過你幫村裡做導賞員，帶導賞團的，那你除了帶導賞團，你還有參與村裡的什麼活動，什麼事務嗎？而你最喜歡的又是哪一個呢？

答：其實我除了做導賞員之外，我想我參與的最多而又比較大型的就有薄扶林村火龍，都差不多六七年連續，我都幫忙coordinate，比如說之前舞火龍之前我們有些練習班，或者有些briefing，都有幫忙去做，而當日我就是幫忙做，我是一個副總，我忘記了他們那個term了，總之我就是火龍會裡幫忙，更多的是對傳媒，和對傳媒的enquiry。很多傳媒過來問我在哪個位置拍攝好，有什麼規矩，做briefing，這些都落在我身上。之前我會出新聞稿，我會問火龍會的籌備小組，問他們今年有什麼特色，我們想做些什麼，有沒有什麼特別的message想放出來，就好像平時我在公司做的事情一樣去做這件事情。當中有時候也會和警察方面有一些聯繫，我會在當日做briefing，對所有參加者義工做briefing的其中一個，應該是我負責的了，裡面包括了一些義工，有攝影組的義工，又或者是我們說的傳媒。那其實傳媒比較重要一點，因為他們來的時間不同，或者他們想拿的資料不一樣，甚至他們會早一點來，去訪問一些有關的村民或老人家去了解這個事情的。那這個事情都

連續做了六七年以上，當中看著它的變化，由可能只有一百多人參與，到這兩年甚至我會覺得很多很多人，我想都有幾百人在村裡面，很多人都是從外面來的，他們都說會拿大坑舞龍和我們薄扶林村舞火龍來比較，甚至去查詢會是怎樣。這個活動就是我負責做的事情，但其實我自己最深刻的有一個，我不知道那些人記不記得，但我自己很深刻的，就是一個攝影展覽，它是一個.....我不記得叫什麼名字.....（蘇麗安：是不是水禾田啊？）水禾田先生他來了薄扶林村去拍攝了一輯很好看的照片，用那個很簡單的數碼相機，不是用一些所謂人們說的大機，那你從他拍攝出來的照片，你會看到他怎麼欣賞薄扶林村。而當中為什麼我會這麼深刻印象，是因為他用不同的角度去拍攝一些很特別的薄扶林村一些景點，你沒想過的，比如他會拍一些很特別的郵箱，我們每天走過不覺得有什麼特別的，但對他來說原來是這麼有意思，這麼特別的東西。甚至去安排那個所謂相片展的時候，他有教我們怎麼去掛那些照片，何謂“美”，我覺得對我們這條村來說，沒有人會想過水禾田先生會免費去做這個事情之餘，還會提供很多很多材料物資，甚至他免費去印刷了很多不同的明信片出來，給我們送給別人，甚至可能賣出去當作籌款這樣。而水禾田先生那天甚至有講過，他怎樣拍攝，或者他拿什麼角度去做。他說這條村，沒感情的，但原來他是那麼喜歡薄扶林村，甚至為了拍攝薄扶林村的top shot，他自己走去了對面置富花園19座敲門去叫人讓他拍攝一幅我們薄扶林村的全景。那我覺得作為一個藝術家，他對這條村的欣賞，其實我們作為村民，我自己會覺得我很感激，很感激他這樣看這條村，更從他相機的角度覺得，原來我們的村是這麼美，因為很多人經常覺得會嫌棄條村又舊又沒什麼特別東西，又好像不是很齊整規劃，就說在亂中帶著美，我會覺得是在我這麼多的活動當中，我自己最深刻的。而應該他這個活動是如無意外，是我們很初期成立一些我們村的活動當中比較早期的活動。

問：那我好奇想問一下為什麼當初水禾田會找到來薄扶林村，還有展覽完那批畫又去了哪裡呢？

答：其實呢，為什麼來薄扶林村我真的不知道，但是好像應該有人帶他來逛一下這條村，那他自己，你也知道一個藝術家他喜歡拿著他自己的相機到處拍。例如我們的藍屋，他很欣賞，甚至後來他直接去訪問了那個馮先生。我不知道他為什麼來到，因為那時候我也剛剛參與我們小組的活動，但是當中你可以看到他的熱誠，我自己就會覺得真的很多人為我們薄扶林村付出，而他是其中一個表表者而已，因為他是有名，很多人都有來看，但是你說是不是有名到一個很大的影展？不是的。但是我覺得對我們來說，尤其是我有很深刻印象。其實他做的那批，他是為我們村特別做了一些，我不知道他的真跡他拿去哪裡了，但是他做了一批畫的時候，掛畫的時候有一些用了 foamboard (展畫板) 去做的，是不是留給我們我就知道了。他留了很多明信片給我們，在那個活動當中，都差不多賣光了，只剩下一點，有幸的話大家能見到，如果不是的話，就要去其他人那裡，去拿回這個明信片來看看，這就是我記得的事情了，就是這樣了。

問：哦，那很多謝你分享你最難忘的一個村的活動。那我現在想拉回去剛才那裡，舞火龍那裡，那我想問當初為什麼第一次會由你發新聞稿呢？當時這件事是怎麼發生的呢？

答：我都不記得怎麼發生了，總之就自動舉手的，就籌備當中的小組，比如阿蕭他/她負責做聯繫的，那我自己就問，其實這個活動這麼大，你會不會想發一個新聞稿，其實我自己講的，發一個新聞稿，放在。因為在做這個事情的時候，我們都開始有些人會經常過來訪問一下我們條村，或者已經有些少的傳媒的contact在我手上，在不同人的手上面都有，就攞起來，不如發個新聞稿說我們有這個活動，起碼有些人會知道。開始去做這些事情，多虧有這麼多不同小組的會員大家給意見，比如怎麼寫裡面的東西，或者可以放什麼資料進去啊，我們一個小組裡面大家討論一下，究竟今年是不是這樣寫，這樣寫法好不好，又或者要放什麼message進去。自從那次開始，就每年都會有了，去做這個事情，都是我自己自動自覺去做。那都慣性現在有傳媒都會很關注我們薄扶林村的活動，他們都關注我們Facebook上面的東西，甚至差不多到中秋的時候，他們自動會來找我們，甚至因為我們有做很多導賞團的時候，你們不同的義工也有介紹，很多人都會找我們。因為我們當中也要召集不同的義工，尤其是舞火龍的義工，我們需要很多年輕力壯的人，他們都會很快的回來找我們問可不可以幫忙，諸如此類的事情。傳媒方面，我們是比較可以做的多一點，其實關係，我們很幸運比較好一點的。

(1112)

問：我想問你每年都發新聞稿給傳媒，舞火龍這一方面，那其實是否每年一樣，複製出去發出去就可以了？

答：不是的，其實新聞稿每年都有不同的，那就很著重究竟那一年有什麼事發生。譬如說我們有一年是有一個很長的，多少呎呢，我都不記得了，我們說有多少支棍吧，是我們有史以來最長的一條龍。又或者，那年，有一年，我們是去元朗濕地去拿一些禾稈草回來做，即是，有很多不同的元素放進去裡面的。甚至有時候，譬如說是有什麼周年紀念。或者，譬如在前兩年開始，我們有加回十四晚，十四號晚，我們會有一個自己舞火龍的儀式，那其實以前沒有的。那我們都會，譬如每一次改變的形式，我們都會在裡面提一提的，尤其是譬如說和習俗有關的，我們都想去教育現時現代人譬如說如何看待我們的文化。譬如說為何十四號晚，我們會加插一個，再做回呢？那我們都會把故事說出來在裡面的。這個就是每一次不同，那會提一提的。你在說為何，即是，發完新聞稿會如何呢？很多時候，到到差不多十四、十五號晚，就會有人找我，就問，我們，譬如他/她說我想早些過來去訪問一下有關的人士，可不可以講講，即是他/她會來錄影，或者做一些訪問去了解其實那麼長的歷史可不可以找一些老人家來講講以前他/她怎樣做，那我們會安排的。又或者是有些情況就是說可不可以訪問一下一些義工，類似這些東西。這些東西是要安排的，因為在當日，我們是沒有時間去應酬他們，只是可以講給他們聽流程是怎麼，你們可以做些什麼，那麼所以他們有些人會早些來問這樣東西的，年年都有，不管是不同的傳媒，包括中英文版，甚至外國的都有的，是我負責的。

問：我想問，即是，如果聽你這樣說，其實傳媒都已經是每年都會主動找你，以及有你私人的聯絡方法的？

答：都可以這樣說。但是，我發稿出去的時候，我們是用回我們那個保育小組裡面那個電郵發出的，不是我個人的，不是我自己的。那當然，因為他們要聯繫，那個時候就要打回我的手提電話。而我如果出任何發的稿，都是經過我們所謂「官方」那個電郵出去的。

問：我又想問，每年都，因為薄扶林村，即是舞火龍馬路出面地方有限的，其實每年的傳媒他們想來採訪，有沒有一個限額的？

(1113)

問：我想問，因為薄扶林村，我就知道舞火龍，有一部份是馬路出面的，那其實那個地方就不是很大，那如果每年的傳媒去找你們去採訪，其實有沒有一個限額的？

答：其實限額就沒有的。如果去做新聞稿，或者做傳媒，我們叫PR吧，其實在每一件大型的活動上，我們都不可以估計有多少個傳媒會來。那為什麼呢？要看看當日有沒有其他事情發生，比我們的活動更重要。如果有，很多時候，他們就會跑去另外一邊了。我們也沒有預計有多少的，因為傳媒不到最後一分鐘他們也不會出現的，除非我剛才所說的，他們說我想早些來做，這是有的，曾幾何時，有兩三個報館，即是分開不同年，他們會，會過來說我想由早上當你準備到整個舞龍完畢的，我都要紀錄的，是有的，那他們就會很早來了，有中文及英文的傳媒都做過的。那你問限額上面有沒有，我們盡量是招待所有的，因為即是以我自己職業來說，所有傳媒，我們是不可以去選擇性的，因為我們是在我們的立場上面，是要對所有人都要公平的，甚至在政治上，我們都是的。所以，誰要來，我們都要招待。但是，很有趣的，要分享一下，就是曾幾何時，不知道是兩三年前，因為我們那個封路那個位置改變了，改窄了，以前傳媒就可以入到去中間去拍攝，我們做了一個很難的決定，就是突然之間，在當時，我們將所有傳媒、所有攝影的人士，全部叫出來。當我們做這個決定的時候，我們已經提早跟傳媒說，有機會你們會是這樣，這件事情都是很順利去解決了。但是，有些時候，如果我們不去說清楚或者沒有提前想所謂後備計劃的話，發生一些事情時，傳媒就會覺得為何不讓我，特登來採訪你這樣東西的。很多時候，我們就要有少少經驗去處理這件事。很幸運地，我們覺得我們這條村的活動都得到很多傳媒的支持的，即是很正面的，我暫時都看不到一些負面的報導，那可能真是因為我們這條村做的東西，他們真的會覺得是未曾見過。我都會收到很多不同人跟我分享，未曾見過一條村的人那麼合力去做一些事，又不是商業化，你知道我們是很簡單，他們，有些人見證我們由簡陋去做一件事情，去到現時好像多人去支持我們，不同社團的朋友或者學校會支持我們都好，可能較有規模，但是都見到那一顆心在。所以，傳媒的關係對我們來說是很重要的，即是有時候我們發放一些消息，都是依靠傳媒去做，即是我們會在Facebook做一些

事情，又或者傳媒都很多時候都會來找我們去訪問一些不同的事，那我會覺得現在都算是幾好的一個關係。

問：那我想問現在很像變了慣性每年都會找你出新聞稿，做統籌這樣。你會覺得是享受多還是責任多？又有沒有想過將這個工序交給另一個人，等下一個人去承傳下去呢？

答：會的，會的，我都應該早些會退休的了，是不會做這件事的。其實，應該是去教育很多人的。而其實，現在火龍組，我們有個籌備小組的，那已經開始招募不同的人去做不同的東西，即是不會好像以前做來做去只得四丁人這樣，現時已經由上、前年開始，就開始叫多些人來幫忙，讓他們，幫忙譬如說一起計劃，我們應不應該這樣啊，譬如說路線是否應該這樣走啊，即是不會好像以前只得兩個人作主這樣。或者，是今年不知道做什麼。現在有一批比較年輕些的年輕人，他們開始著手，即將，可能我們可以退後一步了，不用我們做那麼多事情。說回傳媒，剛才我說新聞稿那件事，其實誰做都可以的，只不過就是說，學你說，其實是否可以複製及貼上呢？其實是可以的，只不過當中的內容我們可以改變它，譬如說今年有什麼特別的標題，或者特別的事，是可以找其他人做的。而其實是如果誰有興趣，其實是可以慢慢著手的。那當然，因為我自己的職業是做市場學的，所以我比較容易上手，但是有很多人都未必需要是一個所謂這個專業人士去做，因為我們始終都是一個所謂小社區，或者是一個義工服務，是可以的。

問：分享到這裡，我又想問一下你，你將來對這條村有什麼期望呢？

答：對條村有什麼期望，其實我希望，不是對條村有什麼期望，而是對些村民有什麼期望。希望村民他們會更加投入對這條村的保育或者是環境上面的改善。有時候，你會見到我們比較，一些村民，自己村民反應比較慢些，可能比較被動些，出面很多熱心的人士都來幫忙，其實是可以多用些辦法去引導他們或者令他們的熱誠多呈現出來。不知道怎樣做，但是大家有氣力的，我會相信其實很多人都會是在一個觀察的狀況去看看你們做些什麼呢。其實在這幾年當中，雖然我不是一個創始成員去做這件事，但是你會見到很多人是慢慢加入的，自動加入的，他／她會問要不要幫忙呀這樣。比起以前的人冷眼旁觀，我們已經好了很多。那現在，我自己希望是比較年輕一代，即是年輕一代，可能現在是正在讀小學、中學的那代，慢慢去更加愛這個家庭，去投入多些，這個是我對這條村的一個希望。那我自己，如果對我自己來說，我希望我自己可以再有機會可以再做一些未做過的事為條村，即是不是只是出個力去幫忙，或者可能有沒有一些特別的計劃啊，或者一些特別的東西可以帶進來，讓村民，其實我是更希望村民可以做多些事去學多些或者見多些，甚至看看有沒有一些不同的合作性出現，是我自己想而已。或者可能我再過多十年百載，我自己退休，可不可能在這裡再做其他東西呢，我自己都沒想到，但是如無意外，我都會繼續留在這條村，去繼續幫到手，就幫到我自己有氣有力為止，那這就是我對這條村，我對我自己的期望。

問：那你有沒有其他東西想補充？想說說？

答：應該沒有了。

問：監察員，有沒有東西提出想問啊？

薄扶林村社區檔案整合與分享

日期時間：2020年4月9日 下午5時20分

受訪者：傅凱兒

訪談員：蘇麗安

觀察員：高永康

文字記錄員：盧卓峯、陳柳先

被訪者資料：

(1116)

問：今日很高興邀請到傅凱兒小姐接受訪問。那麼我們有請傅小姐介紹一下自己吧！例如在哪裡住、多少歲，就請你介紹一下。

答：我是傅凱兒，英文名是Alice。我已經三十餘歲，也不年輕了。我本身不是住薄扶林村的，我住在葵涌。因為機緣巧合之下來到薄扶林村幫忙的。

(1117)

問：今天很高興可以邀請到傅凱兒小姐接受訪問，我們先請傅小姐介紹一下自己吧，今年多少歲，住在那裡和介紹一下自己的背景。

答：我是Alice，傅凱兒，三十餘歲，也不年輕了。我本身是住在葵涌區，不是薄扶林村居民，在機緣巧合下，在2013年12月30號第1次來到這條村。那當時為何會來到這條村，是因為我有位朋友說他的另一個朋友就是薄扶林邨明愛的社工。那他們就有舉辦導賞團，想找個人去畫個地圖，而我的朋友亦都知道我喜歡畫畫，那就問我有沒有興趣去村裡觀察一下，幫他們畫地圖。其實本來我對畫地圖是沒有甚麼興趣的。因為我自己不喜歡按比例那樣去畫，我自己的風格是比較超現實和抽象一點。我會覺得畫地圖，那我要跟你A就在那裡，B就在那兒，C就在那處，我覺得沒有甚麼發揮空間，當時我是拒絕我朋友的。我朋友就轉述明愛的社工說不如你先進村看看吧，來參加下一個導賞團。那我就在2013年的12月30號就和我朋友參加了導賞。完成之後深深感動，我還記得那時經過一些村民的村屋，這些村民看見有一班外來的人來這裡，他們不會覺得有甚麼問題之餘，甚至說：『我們剛剛摘了田裡面的菜，不如你們拿回家吃吧。』那時我就覺得為何這裡的村民可以沒有避忌，因為(我們是)村外人。加上我本來是一個在高樓大廈長大的人，其實除了我鄰居會比較親密一點之外，住在大廈的人我都不熟悉，當時我便覺得這條村都蠻有趣，即是好似都沒有甚麼隔膜。當下的時候我已經應承了幫村民畫地圖。

問：我想問一下這幅地圖是用來幹甚麼？

答：當時他們剛剛開始有導賞團，我不記得了是否開始了整年了。但當時其實他都是找另一個義工朋友畫了一個比較簡陋的地圖，的而且確他們真的很需要一張有地標的地圖，給外來人就算不跟導賞團，憑著地圖都可以懂怎樣遊覽。所以他就想找一個比較專業點的人去幫他們重新整理整幅地圖，令到它成為一份指標，用作帶導賞團和帶地圖自由行都可以。

問：那樣我想問你是否學過設計和是否有這方面的經驗？以及你當初畫這一幅地圖的時候有沒有酬金？

答：我先說明自己背景吧，我大學是一個傳理系的學生，同時喜愛畫畫。直到當時(畢業後)我是在市場部工作的員工，但轉了去做藝術藝廊的工作，所以對藝術接觸的層面就多了。加上我本身又喜愛畫畫，當時都給過明愛的社工看這些作品，亦都滿意這種風格，所以就開始跟他們合作，那時是完全沒有想過有沒有酬金，我也沒有去問，那他們亦沒有說會付錢給我。整個合作是很順其自然便會覺得大家有需要幫忙便去幫手吧。那我再說明詳細一點吧，其實當時我以為替這條村畫地圖是等於我替一間公司設計海報這樣簡單，就是你要abcd就給abcd你，再多都是給多個ef給你(即是設計海報只是達到客人羅列的需求便可)。但來到這條村的時候我就發現其實這一套是不適用於這條村。因為他們除了想要一幅地圖標示地標之外，還要考慮很多因素，就是有些地方可能是村民不方便開放給外人，那我就盡量會避免那些地方(畫在地圖)，例如一些小路徑，我就會將它們全部刪減。再者，大多導賞員都是村裡面的村民，我很希望他拿著一幅地圖的時候他是會有歸屬感，這樣都會方便他們去做導賞的。因為他拿著地圖時，會說：『這裡是我的家喔，你們看看我屋前有貓有狗那樣。』那他自己都有歸屬感的時候，我是想做一幅地圖當村民和外來人士都會開心，而且(村民)會覺得是屬於自己的東西。當時我以為用三個月就可以完成，誰不知最後是用了年半時間才畫完地圖，再列印出來。那我亦收集了村民意見，他們都覺得在地圖裡面他們找到他們自己，有兒時的感覺，又或者是他們平時生活看到的東西，這回事是我令自己覺得很開心。

問：那我想問你剛才提及你用了一年半的時間去完成這幅地圖，究竟在這條村走了多少遍才完成到，以及是那位人士或者村民帶領你和認識這個地方？

答：這件事是十分可笑的，開始我也不知道這條村的情況是怎樣的，路又是怎樣的。因為坦白說根據他們(村民)最初畫的地圖是沒有村路的。那樣我很記得我每次進村我都以為自己是懂怎樣走的，通常第一站我便會到明愛去找社工，我每次都以為會記得路線的。但是我記得應該在開頭半年，每次走到一半我就要打電話給社工和他說我不懂怎樣走，我便回村口要他過來帶我。當時明愛社工有阿Ben，他是主管，有Kim，有美兒(音譯)。很多時都是阿Ben會帶我周圍逛。因為阿ben他自己本身都愛影相，以及因職責所在，他可能要每一日去探訪不同的村民，去問候他們，加上他自己又喜愛影相和藝術。他會帶我看這條村裡面有甚麼獨特之處，有甚麼古蹟，有甚麼的傳統。那我變相我跟著他的時候就可以認識很多村裡面的故事以及村民。我第一次參加導賞便是阿康帶領我，他就會說多一點接著村裡面的發展。我還記得他帶我們走了去伯大尼(修院)那裡，介紹那個地方接著來會怎樣發展，所以我覺得他們(村民)的經驗很豐富的，明愛的社工亦都是很資深，他們會很明白村民的要求。所以我覺得跟著村民和社工是學到很多東西的。

(1118)

問：你剛才提及過你用了一年半時間才完成這個導賞地圖，那麼你途中有沒有想過很痛苦，很想放棄，做得太久？因為你當初都只是預計三個月內完成而已。

答：嗯……想不想放棄啊……我當時是會擔心明愛那邊會覺得『你是不是在玩弄我們？你（是不是）都沒有興趣畫的，怎麼這麼久還沒有完成？』。當然他們沒有來催促我啦！他們都很好的，知道我喜歡設計、畫圖、去參加很多不同的活動。或者是一些節日，他們有時需要做宣傳海報，就會問我有沒有空來幫忙做。在這段時間，我除了進村，瞭解這條村以準備這個地圖之外，我還參加了很多村裡的活動。基本上，他們舉辦的活動，我都會去參加。所以在這條村內，這一年半時間，反而加深了我和村民之間的關係，從而他們認得我。認得我的時候，我變相是……我迷路了也會有人帶我回來，亦會有人和我打招呼。我算是半融入了村裡。同時，我就幫他們做很多義工服務。剛剛說過，包括設計海報；當時他們做酵素，我都有去做宣傳海報；有時中秋節，叫我做那些海報，我都會幫忙做的。這個都是我的專長。

問：那麼你在村裡參加這麼多活動，你第一個認識的人是誰呢？

答：嗯……讓我先想一想……明愛那些應該不算吧？

問：嗯。有沒有一些是做了朋友的村民呢？

答：啊！我記得了！第一個認識的人一定是師傅（吳師傅）。是啦！因為在村子，一進來的時候，很快就會知道村裡面其中一個傳統就是舞火龍。而當時我記得，沒過多久，阿Ben就已經叫我：『不如一起去學紮火龍吧！剛剛他們（就說過）不過多久、要在中秋節前幾個月來開個班，學紮火龍，希望可以教年輕人然後承傳下去。』當時我入村子跟師傅學紮火龍。當然亦都聽師傅經常說我：『唉！你什麼時候才學成呢！』但最後我依然未能做好那條龍。即是我開始了，但我未能順利紮下去。但是我就做了一件事。就是因為我跟了師傅一段時間，我很明白他要承傳的困難。而我本身是做市場營銷，當時我在修讀一個文化管理碩士課程，所以我對文化管理、市場推廣都很有興趣。我當時就會反思，其實傳統工藝承傳下去是應該要怎樣做呢。而師傅的出現正正是給了我一個機會，令我思考究竟我可以怎樣在香港做這件事。所以當時我經常跟師傅去不同地方，幫他忙。而且幫他組織Facebook專頁，令他可以將平時的生活習慣、平時做的工藝全部放上網，那麼就聯繫到更多村外的人，讓他們知道原來竹紮文化、薄扶林舞火龍文化是怎樣的。因此師傅除了是一個很好的朋友，也是個很好的老師，教會我很多，例如一些耐性，和一些傳統工藝需要有的價值。

問：那麼你可不可以介紹一下你所提及的『師傅』到底是哪一位呢？

答：師傅是吳江乾師傅。薄扶林村舞火龍這個工藝在——如我沒有記錯，應該是二零一七年的八月十五，因為那天是我的生日——成為了香港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進入了那個名單裡。而它是那十個裡的其中一個，即是第二期十個裡的其中一個，全部二十個裡的其中一個。師傅是負責在村裡每年中秋去紮火龍，給村裡的人去舞的。

問：你剛才就提及啦，『師傅』、『師傅』這樣，其實是人人都叫他師傅，還是他真的正式收你為徒？

答：其實吳江乾師傅，他從來都沒有和我們說過：『我是師傅、我是師傅。』對於他而言，其實就算他在你身上學到東西，他都會覺得你是師傅。他從來不會要求任何跟他學藝的人叫他師傅，因為他常常覺得他有進步空間。他覺得很多人都可能會說（他）：『其實都好厲害啊！』他都不會擺出師傅的樣子和氣勢出來。但在我們心中，他真是一個師傅。因為通過他教我們的東西，你很容易看得出他真是經過很長的訓練。而他的確有師傅的質素，就是他從來不會嫌棄你是女性：拿鉗拿的不好、索竹又索得沒有力氣……總之你肯學，他就肯教。我還記得有一次跟師傅一起舉辦一個工作坊。因為當時我想幫師傅思考有沒有更多的竹藝玩意可以推廣出去，就研究說：『不如做竹燈籠。』而師傅聽完我說做竹燈籠，認為都好，就叫我：『你坐下吧！我教你做。』那一刻，師傅是完全不理（後果的）。他不會覺得：我教了你之後，你可能學完之後就會去其他地方開班，教識徒弟沒師傅……他覺得，只要你想做，我就會全心全意教你。當時是雖然很開心，但還是有一點傷心的，就是你會覺得師傅好像在找一些願意跟他學習工藝、去承傳他的人是困難的，所以他就見到誰想學，就會儘量將他教的全部告訴你聽，起碼教到一個是一個。因此當下我都很希望更加多人知道師傅這個心思、這個心意，那麼就有興趣跟師傅去學更多，讓更多人願意跟他走這條路。

問：那麼除了在村裡認識了吳江乾師傅之外，有沒有認識了其他人、結交了其他朋友呢？

答：之後，應該再多一、兩年左右，我就認識了玲玲姊（音譯）。一開始認識玲玲姊是因為有一年的中秋節，明愛的同事就說：『不如我們一起去開會吧！去祥哥家開會啊！』因為他們要談中秋節花燈晚會想做什麼裝飾。那麼當時一起開會的除了有祥哥和保育小組這些朋友之外，還有玲玲姊在。當時見到玲玲姊很害羞，開會也不怎麼說話。但是一說到要怎樣設計花燈、要怎樣做時，她就會有很多主意，而且很雀躍。那時我就覺得這個太太一定很喜歡手工藝。而當時我的角色只不過是輔助幫大家一起做花燈或者設計海報。那一晚的中秋晚會，我是覺得很漂亮的。做出來的燈籠，不像是很普通、可能是勞作、大家湊熱鬧一起做出來的燈籠，而是看上去很專業、感覺上真的有一個導師在這裡教大家做燈籠。那一刻我就知道玲玲姊應該在這一方面很有能耐、很想發揮所長的。之後，因為我本身很喜歡天然染的工藝，所以我就和明愛的社工阿Tim計畫不如嘗試在村教村裡的婦女去染布。因為染布可以用廚餘染，亦可以用天然的藍染來染。如果婦女們喜歡縫紉、布藝之類的事物，就可能會有興趣。當時很雀躍的其中一個人就是玲玲姊。她甚至借出她家的天台來成就整件事，讓我們這群村婦在上面學紮染。所以當時之後的關係變得很好。因為玲玲姊本身很喜歡染布，又喜歡工藝，她有很多不明的事情都會問我。所以是看著玲玲姊由開初一個很靦腆的太太，之後參與了各樣村裡的活動，發揮自己的所長，你會見她很多時候會想很多主意、會提出主意，想好怎樣做的時候，然後和大家一起分享，而不是像『大家叫我做什麼，

那麼我就幫忙吧』的角色——她變成一個由被動到主動的角色。所以她在村裡的情況對於我來說都很深刻的。

問：你除了畫導賞地圖、教村裡的婦女染布，還有沒有其他事是在村裡正在做的或者正在幫忙的？

答：例如有時籌備將來薄扶林牧場的計畫，我前期有幫忙、一起開會商討到時牧場的設施可以怎樣做、有什麼工作坊之類的；前期的工作、去思考薄扶林牧場有什麼發展，這些我都有一起參與。因為我自己本身是——剛剛說過，我已經畢業了，加上我現在本身的職業就是做藝術管理、管理一個藝術空間，所以我對於到時薄扶林牧場要做什麼計劃，又或者市場營銷上的事情可以幫到忙，因此有時我會一起參與、去給意見。

問：那麼我想問你現在會隔多久去一次薄扶林村？

答：我以前做畫廊的時候，比較空閒，我真的可以一個星期來一至兩日。但是二零一七年開始，我做了一份正職，要管理一個藝術空間，我可以來村都只是大約一個月來兩至三次，來得沒有那麼頻密。但是前一兩年開始教染布的時候，我又會來得頻密了，因為這變相在這裡有一個計畫，有一班婦女想和你一起做一件事。我就會多了來，來和她們開會、一起做一些紮染，所以就來的次數多了。如果一兩年來說，一個月大概來兩至三次。

問：其實我剛剛聽你說，你不算住得近的、距離薄扶林村。你會覺得你現在經常來薄扶林村，有什麼驅使你這樣做？而且你會覺得是責任多一點還是你的興趣多一點？

答：其實是真的不算很近。我來這裡，現在還算好一點，有一個地鐵站開通了，沒有那麼堵車，但來這裡都起碼要一個小時，之前都要個半小時。但這個真的不是一個問題。因為很多人如果認識我，他第一時間想到我的，除了這個人很喜歡藝術之外，就是薄扶林村對於我是很重要的事。即是很多人會問：『你又去薄扶林村啦？』因為我有時……例如有什麼在薄扶林村的活動，我都會推薦他們；可能我平時Facebook、Instagram的相片都經常是薄扶林村的東西。所以我的朋友都會覺得我和村子的關係是很強的。而亦都是因為我都覺得我每一次進來村裡是……你會覺得村民……雖然我不是住在村裡，我很記得祥哥——保育小組主席，說：『我們已經當你是村民了！』這是真的很感動。因為我進到來的時候，很多人會記得我，和我打招呼。甚至他們辦生日會、每三個月辦一次生日會，如果我是八月出生，他都會算上我一起辦。那麼你進來就會覺得這裡是你的另一個家。所以我會覺得只不過是從我現在的家去另一個家，我不會認為一個小時的車程是一件很遙遠的事。

問：那我想問除了舞火龍跟師傅學紮作之外，村人面有沒有其他的組織你是合作過或者參與過其他活動呢？

答：我記得我那陣子去籌備地圖的時候，頭先提及過會去村裡四周逛，當時我經常跟明愛社工去一些村婦的家裡看她們怎樣弄一些傳統的食物，比如炸油角，炸糰？好像是一些果來。明愛社工阿Tim就說他們現在有個組織是叫作樂根源，鼓勵村內很多村婦去復興傳統食品和鼓勵一些耕作。因為村裡有一片菜園地，人面有一小塊田地。樂根源的成員會經常在這裡種蘿蔔以及其他的蔬菜，為了之後在節日可以分享。那時我是多了對樂根源的接觸。樂根源除了鼓勵耕種和製作傳統食物外，他們亦都有製作環保酵素的。他們因為都想鼓勵村民一起學做環保酵素，那我又有幫忙為明愛去設計整張的小冊子，讓村民可以拿回家來學做環保酵素。那個參與都是我去八卦，想著一起去玩，他們又給我參與。但接著到2017年，我當時因為很喜歡天然染，那我就建議明愛不如在端午節的時候舉辦蘇木染的活動。讓村婦可以用蘇木這個材料去做傳統的粽，而我在下半部份可以用蘇木去教大家染一塊紅色的布。當時就一拍即合，上晝便是樂根源教紮粽，下晝就是我教染布。而在染布的部分有數名村婦對染布有濃厚的興趣。所以到2018年的時候因為得到長春社的資助，我便可以進村去教這班村婦去做藍染，做完藍染後亦問過她們想繼續去學做(染布)這回事，所以在2018年的夏天，我們便開始了做藍染工藝的訓練。那我們上了一兩堂之後，大家就動議不如我們改個名字吧。我們在whatsapp開了個群組，開始是叫作藍染小組，後來有位成員說：『這班村姑又有自己的群組，不如改名叫村姑工房吧。』那我們最後便改名了。我們是主張希望村裡面的村婦能夠用自己的手藝和布美化自己的村落以及製作家庭日常的生活品，可以在家裡用到，村民又用到。接著再凝聚這班村婦的力量，希望可以使這條村更漂亮。所以我們之後多個不同的計劃，例如中秋節我們就一起染布去做燈籠；聚落節時，我們便教外來人士做藍染和利用染布去美化聚落節的四周。之後便形成了我們便定時定候大家一起學習不同的紮染方法以及不同的物料染布等等。甚至在現在2020年，基於疫情的影響，我們需要戴口罩，但口罩卻長期都缺貨，因此我們便希望教村民縫製布口罩，使到他們可以安心一點，好像家裡都可以留住一兩個布口罩(的存貨)，老人家亦都不用怕沒有口罩就不敢出外，我們便推廣這件事，甚至我們還去了不同的社區中心去教一些婦女去怎樣去縫製布口罩。所以我覺得村姑工房的發展十分良好，它會繼續去將這些事延續下去，以及它在內的村婦會自發去做去去思考究竟自己有甚麼可以做到。我就覺得其實一個小小的群組力量是很大。

問：我想問你教懂了村姑工房的婦女去染布之後，那她們會教其他村民還是對外推廣？如果是對外推廣又會向甚麼人去推廣呢？

答：其實村姑工房裡面的多位婦女她們都各有所長的，有的縫製很好、有的針黹很好、有的染布很好。因此她們不會說：『你教我，我便學吧，學完只是叫我幫忙好了。』她們每個都很獨當一面。所以他們除了開始的那一年都是維持幫村裡面做不同的裝飾以及縫製日用品給村民用，但直到上年下半旬已經開始了對外推廣這回事。包括出村外教導其他人做藍染，亦會邀請一些小學生來到村裡，先教他們認識植物，再

去教導他們染布；又會走到其他區，好像今早就去了堅尼地城的明愛中心，教導一班婦女去怎樣縫製布口罩。所以現時的发展已經不再局限於村內，而她們會出外推廣。

問：你在薄扶林村參與了這麼多年，有沒有一件事是令到你最難忘？

答：唔.....

問：或者我們(問)下一條都可以，讓你想吧。我想問其實坊間都有很多地方招募義工，但是薄扶林村有甚麼地方吸引你這麼多年也經常替這裡義務去做一些工作呢？

答：這個是一個很好的問題。因為我進村大約兩年的時候，我就思考我應否去其他村落或者其他地方幫忙。因為我覺得就算你們說設計和畫畫，都不想只看見我的畫風嘛。如果我是真的喜愛社區藝術或者是一些社區凝聚的項目的話，其實我是可以運用到這裡所學再運用到其他村落裡頭。那當時我就思考自己應否功成身退去嘗試其他不同的地方。但是過了不久我已經打消了這個念頭，因為這條村的发展是經常不同，當然有不同的人出現，亦都有不同的機構來幫忙，今年做的項目和下半年做的項目可以截然不同。所以這條村是可以很多變化並不是一成不變的，因此我是覺得蠻有趣的。而且我的工作已經不單是設計海報，比如我之前所說我多了參與在怎樣思考一些項目去介紹這條村，另外又幫師傅忙去推廣，在人面我多了不同事情去幫忙，而這些還有很長遠的发展空間，所以我覺得做村裡義工還未覺得厭倦。而且剛才所說，我在這裡所學是能夠在其他地方再運用。比如我現時工作的地方是尖沙咀，又是做社區藝術(的工作)。有時候我會將薄扶林村學的套用在尖沙咀，又或者我在其他地方教導天然染，在村內所學的關於植物的常識，亦能夠套用在我所喜愛之處。因此在這裡七年的時間我暫時未覺得厭倦，再者我認為薄扶林村只會更加好玩。

問：我想你說一下你的家庭成員，而他們對你經常在薄扶林村做義工又有甚麼想法？他們是支持還是反對？

答：我家裡有爸爸媽媽、弟弟和姊姊。有一樣好笑的是，我經常來到薄扶林村，正如剛才所講，我主要是找明愛阿Ben和黃姑娘，接著後來有一日姊姊跟我說：『阿Ben？阿Ben是我的朋友來的！』原來我姊姊是在中學聯校活動和阿Ben認識的，所以我覺得這樣是很有緣份。另外是我媽媽，開始她會說：『甚麼？你又去薄扶林村嗎？』她知道我逢星期二四會去薄扶林村，因為通常星期二四會開會，討論村內事務，有時候我都會參與。到了這幾年，媽媽會主動跟我說：『你甚麼時候會帶我去走一遍？』那我記得在兩年前的聚落節，祥哥人很好，因為他知我幫忙，亦都說：『有空邀請媽媽來吧！』我就跟媽媽說：『祥哥邀請你來聚落節喔！』媽媽很開心地跟著我參與，而我都很感動村民對媽媽都很好，令我覺得很有面子，亦會覺得媽媽進來所有村民都認識她，因為她是我媽媽，所以她都很高興。我記得有一年吃盆菜宴，祥哥都邀請媽媽過來，她都來了一陣子，她又不想霸佔了其他人吃盆菜的限額，只是來看看周圍的環境就走了。因此很能夠體驗到家人是喜歡和認同我(在薄扶林村)的所為，加上我表妹是熱愛傳統文化的人，她在這幾年進村的次數都多了，每年的舞火龍她都過來參加，甚至乎祥哥都知道她愛說話，所以聚落節和中秋晚會都找她來做主持。她進村的次數都多了，我都覺得不錯，至少我的家人都認同我所做的事。

(1120)

問：在薄扶林村參與了這麼多年，有沒有一件事是令到你最難忘？

答：很多事我都覺得很難忘，這個時候我突然間記起想說的，都是我剛剛來到薄扶林村所做的一件事，在2014年的時候，我認識一個藝術家朋友，他也是十分熱愛鄉郊文化，村落文化的人。他是紮根在倫敦，但會來香港探我和其他人。他每次都會問我香港有甚麼好玩的，我認識了甚麼新朋友可介紹給他。那當時我剛剛來到薄扶林村，那我就說不如進來玩玩，入面有很多古蹟，村民又和善。那時村內有一幅近污水渠的牆，每一次夏天大雨的時候會水浸，臭水就會湧上來，所以村民會覺得這裡烏煙瘴氣，甚至我聽聞這裡會鬧鬼，村民會覺得這裡有鬼，因此很少路過此處。接著我跟朋友去考察，他就認為村民之間的關係如此良好，但有個地方他們不想逗留，便覺得十分可惜，不如嘗試做一些事情令村民對此處改觀。之後他就夥同一個本地藝術家畫了一條火龍和十二生肖的壁畫。火龍是村的命脈，亦都有驅邪擋災的徵兆。所以村民看見他畫火龍的時候都十分雀躍。而且十二生肖都畫得十分唯肖唯妙，很有生氣。在他畫的過程當中，可以看到村民是很開心，這件事成為他們茶餘飯後的話題，聚集的人隨之增加。但很不幸地，食環處來到指該處為政府用地，需要清拆。接著可以看到村民是十分失望。因為這裡本來是醜陋的地方，現在變得生氣勃勃，但卻要清拆，因此村民聯署反對清拆壁畫。最後很幸運地，清拆之事變得不了了之。村民亦可以保護到這條火龍，由此，這件事令到社會有很大的回響，所以在之後的新聞報導和電視台拍攝，都會專程拍攝著這條火龍。那一刻是覺得村民的力量是很震撼的，亦覺得自己帶了一位身邊的朋友進來幫忙做一件事，是令到村民引以為榮的，因此感受到社區藝術帶來的力量，這一個地方有這一樣藝術，令到村民有歸屬感以至去保護它們以及重新思考自己在村裡的關係和意思，從而覺得自己應該保衛這條龍，這條村，所以這股力量是令我十分深刻。

問：你已經在這條村那麼多年，那你將來有沒有打算繼續去幫忙當義工以及你對這條村以及村裡的人將來有甚麼期望呢？

答：其實我在這幾年在村裡辦了很多事，包括之前替香港大學訪問村裡面的村民，去看看他們在這幾年在村裡的心路歷程和自己對村的歸屬感。那我是看得到自從這條村辦了導賞團，辦了許多社區凝聚的活動，你是看到很多平時很害羞的村民，或者是他覺得這裡都只是一條村落，由小到大都在此處長大生活，他不會覺得這條村會帶給他很多價值或對此感到自豪、會不斷跟人說自己住在這裡，可能對他來說這裡只不過是自己居住的地方。但經過這年可以看到他們很大的轉變，例如有外人入來參觀，以前很靜的村民都懂得怎樣去介紹自己這一條村，懂得怎樣去介紹他的食物，懂得怎樣去介紹這裡的古蹟。這十年內的發展，令到村民對村更加有歸屬感，對自己有一個肯定，例如我自己有一同負責的村姑工房、樂根源，你們可能覺得村婦，好像我媽媽一樣，很多時候都是在家做家庭主婦，未必會認為自己要為大眾做點甚麼，喜歡呆在家中。但這幾年的發展你會看出她們是很獨立，很自主，並不再是我們心目中認為婦女應該留在家中。她們是有自己的主見，自發去幫忙村和社會做一點事。她們是父權賦予給她們（力量）。那這個是村民大家共同努力的成果，我亦很開心村內不同的組織

都朝著同一個方向，因此希望大家多一點留意薄扶林村，亦都不希望這條村不會在幾年後清拆，大家都仍然可以在這裡生活下去，保留人情味。

問：今天的訪問都差不多了，你有沒有甚麼需要補充和分享？

答：沒有。

問：那今天就完成吧，辛苦了！

薄扶林村社區檔案整合與分享

日期時間：2020年4月12日 上午11時09分

受訪者：洪靈華

訪談員：蘇麗安

觀察員：高永康

文字記錄員：邱詠詩

被訪者資料：

(1147)

(/)

(1148)

問：請洪小姐先介紹自己的背景，你的名字是甚麼？你住了多久薄扶林村？甚麼時候搬來薄扶林村居住的呢？

答：我叫Yuki，已經搬來這條村子住了差不多四年，對。

問：當初你為甚麼會搬到這條村居住？

答：因為我先生一直在這裏居住、在這裏出生，我嫁進來便自然與婆婆一起居住。

問：你先生在這裏出世，那除了你婆婆，還有甚麼家人在這裏居住？

答：我婆婆全家兄弟姊妹差不多全部都在這裏居住。

問：那麼可不可以說你婆婆家裏有多少個兄弟姊妹？你一共有多少家人住在這條村內？

答：他們有四個弟弟、一個妹妹在這裏居住。

問：你的意思是不是你婆婆有四個弟弟？

答：對，四個弟弟在這裏居住。

問：他們是不是全部都已經結了婚、有家室，各自都有家庭？

答：不是啊，都有一、兩個沒有。對，有一、兩個是單身。

問：那你們這麼多人住在薄扶林村，是不是都住在附近？還是（因為）這條村子這麼大，分佈在不同的地方呢？

答：其實我們都住在菜園地這邊，全部都在這邊，集中在這裏。

問：當時那麼多人，為甚麼你們還是會在這裏有一間屋呢？記不記得為甚麼會這樣？

答：這方面就不太清楚，應該是我婆婆的父母就在這裏有幾間屋，派給每個兄弟姊妹，她的兒女。

問：你們這麼多家人會不會整天都見，或者一起吃飯，關係會不會都很密切？

答：關係密切的，有時候過節，中秋、過年，有時候也會邀請一起吃飯。對，也整天見面，就住在旁邊。

問：那麼除了吃飯，有沒有甚麼互動？例如：大家會在村子內參加活動。或者，沒有的，每人一間房子，沒有甚麼互動。

答：不會的，我們有時候會出來一起，例如：出來在菜園地這裏一起燒烤，或者有時候會有些活動，如聚落節、吃盆菜，在菜園地有一些活動，都會一起出來參加，所以關係挺密切的。

問：為甚麼你們可以在菜園地燒烤？是不是村子內所有人都可以進來燒烤？

答：不是，因為菜園地這個地方是屬於甘家的，就是甘家有份，所以我們可以在這裏燒烤，其他外人是不可自由進來。

問：這塊菜園地屬於甘家、部分屬於甘家，你們是不是甘家的後人？可不可以這樣說？

答：可以這樣說，我婆婆是甘家的，也算是甘家的後人，我猜算是。

問：你們是甘氏家族的後人。我曾經聽聞，你們甘家好像在這裡已經住了七代人，在這條村子裏，你知不知道？

答：我沒有去深究這件事，七代。

問：那菜園地除了燒烤，你們還會做甚麼？是不是每次舉辦活動都要徵詢你們甘家人的同意？

答：這裏本來好像租給了明愛，明愛他們有時候有些活動會叫其他村民一起參加。

問：我聽聞未必是租，好像是借。

答：哦，是借啊。

問：是不是呢？你知不知道？

答：我真的不知道。

問：不要緊。

答：好像是租.....

問：基本上是明愛協助你們管理菜園地的使用權，是不是可以這樣說？

答：應該都是，詳細要問甘先生。

問：哦，明白。那麼我見你們菜園地都種了很多植物，是你們甘家一起種的嗎？還是自己種呢？

答：其實全部都是我種的，不過我舅父幫助做過一些搭棚的工作，砌過石磚、石牆，有些舅父會幫忙。

問：那麼種了的那些農作物又會怎樣處理？會自己吃？還是會分給村民？

答：其實主要都是給我們自己吃的，對啊。

問：因為我知道菜園地有部分的地是有樂根源的太太去種，種完分享給村民。其實是不是劃分了一部分是你們種，一部分是樂根源種的？

答：其實邊緣那邊是樂根源種的，她們有時候新年前會種一些蘿蔔給村民一起分享，或者做一些慈善（活動）。她們有一起拔蘿蔔，即是豐收節的時候一起拔蘿蔔。今年我都有參加，覺得很開心，見到村民們都在摘（蘿蔔），每一個人都嘻嘻哈哈。這些活動我覺得很好。

問：我知道你有小朋友，可不可以說一下家裏有甚麼成員？

答：我有老公和兩個女兒。

問：那麼你兩個女兒有沒有參加菜園地的活動呢？例如有沒有參加你剛剛說拔蘿蔔的活動？

答：有啊！那次我們也有一起參加，她們兩個自己摘了些蘿蔔，一起排隊去秤下（蘿蔔）有多重，她們都很開心、很興奮的。和自己種了、再摘的那個感覺不一樣，對。

問：你自己嫁進來前就已經懂得種（菜）了嗎？還是來到這裏才學的？

答：我是來到這裏才開始學的，以前完全不懂。

問：那你是自己學？還是跟村民學的？

答：兩者都有，一開始我是在熊貓田（音譯）那邊，旁邊的農友會一起分享些經驗，加上有時候自己會再上網看看要怎樣種。對，自己上網會找（資料）。

問：熊貓田那裏是不是叫自助園（音譯）？

答：自助園，對。

問：那些農友是甚麼人？是不是村民呢？

答：大部分都是村民，有的在附近居住，田灣、置富，附近的（居民）都會來這裏種（菜）。

問：你覺得耕種最困難是甚麼地方？

答：最困難是最初、就是在（做）「開荒牛」的時候。對，要流很多血汗、即是汗水，很多汗水。土地又硬，又要自己一個人鋤，挺辛苦的，有時候要鋤些樹根、撿石頭。

問：是不是大部分都是你自己一個人到田裏種？你先生有沒有幫你？

答：他最近有幫我的，幫我挖泥、鋤下泥土、移苗。最近也有幫一下我。

問：村內你除了參加了蘿蔔糕節、豐收節，有沒有參與過其他活動呢？

答：那時候有一個活動叫甚麼？

問：聚落節？

答：聚落節，對啊。那時候我做過麵包，一家一菜（每家提供一個菜式），我就做麵包。

問：可不可以簡略地說說你印象中的聚落節會做甚麼？

答：聚落節就是每家都做一些菜，然後大家一起分享。還有些競猜遊戲，有些遊戲可以玩，也有人唱歌，好像有人唱歌。

問：聚落節是不是每年一次，還是多久一次？

答：這個我真不知道。

問：好的，聚落節其實每年一次，所以不是經常發生，我自己覺得聚落節是很開心的，因為每年一次，很盛大、很多人參與。你是嫁進來的，你自己本來是住那裏？

答：我以前是跟爸爸媽一起住，住在將軍澳，對。

問：你剛剛說你搬進來住有四年了，那你當初為甚麼會有.....比如說（你）結了婚，你當初和先生搬來這裏住，你有沒有想過願不願意這個問題？還是很順理成章地，他在這裏住，你就在這裏住？

答：一開始不是太願意的，都是因為.....因為.....只有我先生一個人工作，家庭收入不高，所以就搬進來住了，對啊。

問：為甚麼當初你不想在這裏住呢？這有甚麼讓你不喜歡的地方？

答：如果下雨，一下雨，一出門就整個人都濕透，那種感覺很不喜歡。還有剛搬來的時候，很多螞蟻，又很多蚊子，有時候有一些小蜈蚣進了屋內，這些都讓我很不喜歡。女兒也是，女兒也要很長時間才能適應。

問：除了環境讓你不喜歡，那麼人、倫理關係，在這裏居住有沒有特別之處呢？

答：我覺得這是在這裏住的最優勝之處，人情味、鄰舍、村，我們住菜園地這邊大部分（人）都會打招呼，互相認識。有時候大家在一起——現在疫症（情）——大家都會問候對方：「有沒有口罩？」、「你家人在美國那邊有沒有甚麼事？」、「物資充不充足？」大家會互相關心，所以這裏最好的就是人情味。還有我覺得這裏的村民很有自覺性，自己的垃圾，這些會自己扔去垃圾站。我之前住在.....樓的時候，他們.....不好意思。

問：不要緊，這個不合適。

答：對，應該是說他們自己清潔門口都做得很好，不會滿街都是垃圾。

問：你四年來一直住在薄扶林村？還是曾經搬過出去？

答：曾經搬過出去，對啊。

問：那為甚麼呢？為甚麼搬了出去又搬了回來呢？

答：這是私人理由。

問：哦，不要緊。那你搬了出去多久呢？

答：一年。

問：之後就搬了回來？

答：對。

問：那麼從你.....你在這裏住了四年了.....從你最初——就是不想這麼搬進來住——一直到在
這裏住了四年，你的觀感有沒有改變？

答：有啊，現在反而住習慣了，如果想我搬出去，我又很捨不得。在這裏，自己、很多村民都很熟悉。再者，耕種了這麼久，對植物都有感情，不想.....對啊，不想離開那些植物。如果我離開了，不知道誰來照顧（植物），對。

問：那你搬了進來，住薄扶林村，你參加過那麼多的活動，有沒有那個活動是你最喜歡的？

答：最喜歡啊，就是那次的豐收節，對啊。

問：即是蘿蔔糕節？

答：蘿蔔糕節，是。

問：那麼除了可以拔蘿蔔、煮蘿蔔糕呢，還有甚麼吸引你呢？村內還有很多的活動的。

答：那次我小孩跳繩的同學過來一起參與活動，見到他們——他們不是這裏的村民——也很投入一起切蘿蔔、削皮，一起幫忙切東西。這些活動可以跟外面的，即是村外的人 connect（聯繫）在一起，所以我覺得這些活動很好，不只是村民。

問：會不會因為你有小朋友的關係，所以覺得小朋友喜歡的活動，你都比較喜歡呢？

答：那當然了，以她們為主，活動以她們為主。

(1149)

問：你剛才說你有兩個小孩，她們有沒有參與村內的活動啊？

答：有，有一次是玩水那個，是不是端午節啊？

問：對，端午節。

答：端午節，有一次在這裏有玩水的活動，她們有時候還很小，和村內小朋友也不熟悉，一開始有點抗拒。後來玩了一會，她們很快、小朋友很快就熟悉了。她們玩一會就已經很投入，與其他小朋友一起玩，那次很開心。

問：那你村內的活動，你說了你喜歡的，有沒有一些活動令你印象很難忘，發生了一些事？

答：印象很難忘啊.....也沒有。

問：那你種（植物）呢，種（植物）有沒有發生很難忘的事？

答：也沒有，就是棵木瓜（樹）死了很不開心，沒有甚麼難忘的事。

問：那棵木瓜（樹）為甚麼死了？

答：真的不知道為甚麼。

問：整棵樹枯萎了？

答：不是，它本來好端端的，不知道為甚麼中間會斷開了。

問：會不會有其他動物進來咬（木瓜樹）呢？

答：應該不會吧，真的不知道為甚麼。

問：那你搬了進來、嫁了進來，你想不想自己的小孩繼續在這裏住？你的下一代想不想在這裏住？

答：想的.....對。

問：那如果有機會了，你剛說過你曾經搬過出去，如果再有機會，你會不會搬出去？會不會想再一次搬走呢？

答：剛才已經說過了，其實不是很想搬出去住，因為捨不得種植的植物。還有我婆婆，她們都住在這裏，不想搬到那麼遠。

問：明白，那你對這村子或者村裡的人的將來有什麼期望？

答：那當然是一直保留這條村子，聽說牛奶公司那邊打贏了官司，可能會拆了半條村。

哇，聽到（之後）真的很心痛，整條薄扶林村子就會完全不同了，已經沒有了文化傳承，非常不想。

問：除了種植之外，你有什麼特別的專長？會不會將你的專長為這條村子服務？

答：暫時還沒時間去想這件事，因為每一天已經很忙。

問：你有沒有工作？

答：沒有，因為要照顧兩個女兒，所以還沒有工作

問：就是每天都在村子種植，然後照顧小孩？

答：是啊。跟她們做功課，有時候我們在這裡玩、跳繩這樣。

問：那你有沒有其他東西要說？有沒有特別的補充？

答：沒有了。

(1150)

問：剛剛聽你提及有一場官司，你們覺得有可能要拆半條村子，那你自己知道這是一件什麼事？有沒有和家人商量過這件事？有什麼應對（方法）？

答：其實有商量過，如果到時真的拆，我們那麼多人，究竟要住到哪裡去？真的不知道。又（聽說）政府不會給我們房子住，有些人可能沒什麼能力搬出去租房子住，因為我眼見很多老人家，他們怎麼辦才好？而且，剛剛打完官司的時候，這裡就開始維修一些不知道什麼東西，又有人來這裡拍照，不知道在幹什麼。我們就很擔心：不是這麼快就要拆我們的村子了吧？原來那邊在做斜坡維修，所以就在那裡搭建好東西，然後再搬過去。希望（他們）不要動我們的村子吧。

問：你說那邊在做斜坡維修，這裡距離（那裡）很遠，怎麼做斜坡維修？

答：他們在這裡放東西，放一些建築材料，然後就從這裡搬過去，不知道怎麼搬過去的，沒見過他們搬，只是一直見到他們在搭棚，有些鐵枝在那裏，不知道他們怎麼運過去，都沒有見過他們運過去。

問：你們菜園這邊有沒有鄰居開會，或者組織一些大聯盟去談這件事？

答：我們就沒有，明愛那邊開了一個group（群組）給村民（以便）跟進這件事，暫時都沒有新進展。

問：你們有沒有開過會呢？

答：都沒有。

問：所以暫時都處於等待通知或被通知的情形（狀態）？

答：對。

薄扶林村社區檔案整合與分享

日期時間: 2020年4月12日 下午2時15分

受訪者: 譚秀華

訪談員: 蘇麗安

觀察員: 高永康

文字記錄員: 施凱琪

被訪者資料:

(1164)

問: 請譚小姐介紹一下自己, 例如叫甚麼名字, 今年多少歲, 在薄扶林村居住了多久。

答: 我叫譚秀華, 是在薄扶林村出生的, 已經在這居住幾十年了。

問: 平時村民會怎樣稱呼你呢?

答: 叫我華女。

問: 那你住在薄扶林村幾十年, 你是否在這出生的呢?

答: 我是在這裡出生的, 也是在這裡長大的。

問: 你的家人、爸爸媽媽是否已經在薄扶林村中居住?

答: 是的, 我媽媽是在牛奶公司那邊打工的, 所以我們都是在牛奶公司裡住。

問: 牛奶公司是否位於薄扶林村中? 與薄扶林村有甚麼關係?

答: 牛奶公司以前應該是叫做牛奶公司牧場, 那裡有很多職員, 而我媽媽是做住家工的, 所以就跟著那些高著, 一起在牛奶公司裡住, 因為他們有宿舍, 而我也是在那兒居住和玩耍的。

問: 你說你母親是做住家工的, 是否即是做家務的那種住家工?

答: 是的, 就像是現時那種家務助理。

問: 那你爸爸呢?

答: 我爸爸是行船的, 他經常都不在香港, 很多時去了其他地方, 所以我們幾兄弟姊妹都是跟著媽媽的。

問: 你媽媽以前住牛奶公司宿舍, 但宿舍現在還在村中嗎?

答: 好像還在, 因為我上次進入到現在正在修理的牛奶公司牧場裡看過, 那個房間還存在。

問: 即是說你小時候所居住的那間房間還在?

答: 是的, 還在。

問: 那你可否分享一下, 你小時候住的那所房子的環境, 還有左鄰右里是甚麼人?

答: 因為那裏本來只是屬於職員的, 所以我們就住在工人房那個範圍, 沒有甚麼特別的。

問: 所以那裡是牛奶公司職員的辦公室, 同時亦是他們所居住的地方?

答: 應該是他們的宿舍, 即是住的地方。但我媽媽幫忙替他打工的那位職員也是在那裡工作的, 即是同時在那裡住, 又在那裡打工。

問: 你說那裡是職員宿舍, 那你知道其他牛奶公司的職員的辦公地點是在哪嗎?

答: 辦公室應該是在現時VTC入口的左手邊, 那□有一幢白色、兩層樓高的地方, 那裡應該就是寫字樓了, 他們應該是在那裡工作的。

問: 所以說他們的寫字樓和宿舍是相隔很近的?

答: 是的。

問: 你有沒有印象小時後那牛奶公司的規模是否很大? 你清楚辦公室有多少人, 宿舍又有多少人嗎?

答: 我不是太清楚, 因為我當時還很小, 不知道他們有多少人, 只是知道有很多人。

問: 那你小時候所居住的那牛奶公司宿舍, 有多少伙是給像你媽媽這種的員工及其家人去居住的?

答: 依我所知, 起碼都有10伙8伙, 但實際上我就知道了。

問: 那你還記得小時候對牛奶公司的印象嗎?

答: 有的記得, 也有的不記得了。

問: 那你由一出生後, 在牛奶公司的宿舍中一共居住了多少年?

答: 我不是一出生就在牛奶公司中居住的, 是我讀小學的時候才搬到我媽媽工作的地方居住, 差不多住到中學的時候, 才搬回在圍仔那邊的家。

問: 即是你一出生的時候, 不在薄扶林村、亦都不在牛奶公司中居住?

答: 是在薄扶林村!

問: 是在薄扶林村?

答: 是的，是在圍仔那邊，但我們有一段時間去了南丫島居住。

問: 抱歉，有點亂，即是你一出生是在薄扶林村裡居住，之後你媽媽在牛奶公司打工，就去了對面的宿舍居住？那你們在住完宿舍後是回到薄扶林村，抑或是去了南丫島呢？

答: 應該是說我在薄扶林村出生，居住了一段時間，之後就被帶去了我婆婆那邊，被婆婆照顧，而到我二年級的時候，我就回到薄扶林村，然後在牛奶公司宿舍裡居住了。

問: 你在牛奶公司宿舍居住了多少年呢？

答: 多少年？我不是太清楚，不太記得了。

問: 那是在甚麼情況下，你們搬離了牛奶公司宿舍，而回到薄扶林村的圍仔呢？

答: 其實我們一直都有屋在圍仔的，只不過是因為我媽媽是在牛奶公司打工，我們才在那裡住的，而直至我媽媽的上司退休，我們才搬回圍仔的家。

問: 即是你媽媽的上司退了休，你媽媽就沒有在那裡打工了，然後就搬回薄扶林村？

答: 是的。

問: 你有多少個兄弟姊妹呢？是否小時候全都在牛奶公司宿舍居住？

答: 是的，我有5個兄弟姊妹，都是在牛奶公司宿舍裡居住。

問: 你們小時候留在家中，而媽媽就去打工，那是誰負責照顧你們呢？

答: 沒有呀，我們那時就在房間中玩耍，而房外也有一個很大的地方讓我們活動，我們都不用人照顧，都是自己照顧自己的。

問: 你們平時可以從牛奶公司宿舍的房間中出來走動？

答: 可以。

問: 難道牛奶公司的職員不會覺得這會打擾他們的工作嗎？

答: 不會的，因為職員住的那地方很大，大至有花園，所以我們活動的地方也很大的。

問: 你小時候是在那裡讀書的？

答: 薄扶林官立小學。

問: 讀完小學後又在哪讀中學的呢？

答: 中學是在威靈頓讀的。

問: 你可以說一下你讀完小學和中學後從事了甚麼職業，而為什麼現時又會定居在薄扶林村嗎？

答: 我讀完小學，就去了威靈頓讀書，在威靈頓讀了1年後，我就覺得威靈頓不太適合我自己，所以我就離開了，之後就一直沒有讀書，直接出來工作了。以前我在工廠中工作，我曾於玩具廠、車衣廠、手錶廠和寫字樓工作。而在結婚後，我就搬來了菜園這邊，因為我先生是在菜園這邊居住的。而接下來我就一直在菜園這邊居住了，之後亦生了小朋友，到小朋友長大後，開始讀六年級左右，我就在外面開了一檔報紙檔賣報紙。

問: 你小時候是搬回薄扶林村圍仔的，那當時在圍仔的那間屋現在還在嗎？

答: 在呀。

問: 你其他的家人在那間屋裡住嗎？

答: 是的。

問: 有哪位家人在那屋裡住呢？

答: 我弟弟，只有我弟弟在那屋裡住。

問: 是你弟弟一個或是你弟弟一家人呢？

答: 他一個人住。

問: 那你爸爸媽媽呢？

答: 我爸爸媽媽都已經去世了。

(1165)

問: 我剛才聽到你說你丈夫在菜園那邊有間屋，那你丈夫也是在薄扶林村長大的嗎？

答: 是的。

問: 那你在小時候已經認識他了嗎？

答: 不是，我們並不是在很久之前便認識對方，而是因為我姐姐結婚後也是居住在菜園這邊，所以我經常來菜園這邊玩，才因此認識到我丈夫。

問: 我聽到這裡覺得很有趣，因為我感覺好像很容易便可以在薄扶林村找到屋住，就好像你姐姐又有屋、你丈夫又有屋、你家裡又有。那其實那些屋是租來住的，或是怎樣擁有的呢？

答: 我姐姐結婚後便跟她的公婆一起住，所以準確來說我姐姐現在住的屋應該是她公公婆婆的。而我在結婚後跟我丈夫一起住的那間屋，也是我公公婆婆的，我們從一結婚便住在那所房子，直到現在。

問: 所以你姐姐也是在薄扶林村認識她的丈夫，而你也是，所以大家都如此的巧合，現在都同住在薄扶林村？

答: 是的。

問: 你有沒有參加村內的活動？

答: 有呀。

問: 那你主要是參加甚麼活動的呢？

答: 之前我主要參加的活動名為「樂根源」，活動內容包括煮食和耕種等，活動種類繁多，所以能夠參加這活動，我是頗開心的。

問: 可以介紹一下「樂根源」是一個怎樣的組織嗎？

答: 我不是太清楚呢，只是一開始他們邀請我一起參與活動，而我見當中大家可以一起製作美食，過程很開心，所以我便加入了他們。

問: 那你第一次是在甚麼情況下加入「樂根源」的呢？

答: 第一次應該是製作蘿蔔糕。那時我剛放工回家，剛好經過他們在進行活動—製作蘿蔔糕，然後他們就叫住我「一起來玩吧！」，所以我就加入了，和他們一起製作蘿蔔糕。

問: 自從那次後，你就一直加入活動？

答: 是的。

問: 除了製作蘿蔔糕，「樂根源」還有甚麼其他的活動？

答: 有很多都是有關「吃」的活動，例如就像「一家一菜」，每家煮出一碟菜式，之後便和村民一起互相分享。

問: 所以「樂根源」大多是大家聚在一起，然後一起煮食？

答: 是的。

問: 你們會不會一起耕種？

答: 會呀，我們會一起種蘿蔔和菜等作物。

問: 那麼種植後的農作物，你們會怎樣處理呢？

答: 種完後我們會一起收割，然後把農作物煮來吃，一起分享。

問: 你本身就懂得如何耕種嗎? 又或者是你加入活動後, 才學會的?

答: 我本來也不是太會耕種的, 但我小時候有跟過外婆種過東西, 而我有時也會從網上自學如何耕種。耕種基本上是很簡單的, 而種完後又有收成又可以吃, 是頗好玩的。

問: 那你自己在家有種植物嗎?

答: 我自己在家也有種植物, 就例如是花, 但這些植物大部分都不是我負責打理的, 是我丈夫負責的, 但我就在我們正進行訪問的這地方, 種下了些菜和瓜等的作物。

問: 你平時在報紙檔的工作時間, 是由幾點至幾點的?

答: 是很早的, 我在早上大約5時便會開檔, 而收檔時間就大約是10時左右。10時後我便有空, 所以就有較多的時間可以做其他事。

問: 為甚麼報紙檔下午不營業呢?

答: 因為沒有太多人流, 所以下午通常沒有太多人會買報紙, 因此下午就不營業了。

問: 除了在薄扶林村開報紙檔, 你有在薄扶林村外工作過嗎?

答: 自從結了婚生了小朋友後, 我就沒有再在外面工作過了。我現在只有開報紙檔, 並在近年開了間士多, 售賣飲品和麵包等產品。

問: 報紙檔和士多是位於薄扶林村的哪一個位置呢?

答: 它們是位於近薄扶林村村口的大馬路旁。

問: 你早上5時就營業報紙檔, 然後10時就關檔, 那接著是……

答: 在關報紙檔後我就會去士多工作, 直至傍晚6時。

問: 那這樣你不就少了時間去種作物嗎?

答: 我星期日會有比較多時間過來種作物, 而平日通常會為作物澆水, 沒有太多特別的事做。

問: 你經營的報紙檔主要服務對象是只有村民嗎? 或是還有其他人?

答: 村民又有、對面學校又有。若學校要上課的話, 報紙檔就會經營得比較好; 但若果學校不用上課的話、就像現時這樣, 報紙檔就會比較靜, 而我也會比較空閒。

問: 你丈夫呢? 他是與你一起經營報紙檔嗎? 或是從事其他職業呢?

答: 是的，他和我一起經營報紙檔。很多時候我會去過去士多幫忙，而他就可以先回家休息一下，然後晚再回來，幫我忙關鋪。

問: 關鋪後你就會去買菜……

答: 是的，關鋪後我就有空的了。有時關鋪後我就會回家煮飯、而有時不煮飯的話，我就會去街上買東西吃。

問: 你有多少個小朋友呢？

答: 我有2個小朋友，1個兒子，1個女兒。

問: 他們是否已經長大了？

答: 是的，已經長大了，不需要人照顧的了。

問: 他們有幫你經營檔口嗎？

答: 沒有，因為他們在外都有各自的工作，所以士多和報紙檔都是我和丈夫二人打理的。

問: 剛才聽你說你參與了「樂根源」的種植和煮食活動，你的家人支持你參加嗎？他們對此有甚麼看法？

答: 支持呀！他們覺得沒有甚麼所謂，反正有時間，只要我喜歡，那便去參與。

問: 我在其他村民口中得知，你煮食是十分厲害的，你包過雲吞嗎？你是自學的，或是跟其他的村民學的呢？

答: 因為上次「樂根源」邀請到「舅父」來教村民包雲吞，所以我才學懂如何包雲吞的，我是從該次的活動中學到的。

問: 你有沒有參加過村中其他的活動呢？

答: 有很多活動我都有參加過，不過實在太多了，我都不記得了。

問: 你多數是作為活動的工作人員，還是作為活動參與者呢？

答: 應該屬於工作人員。

問: 你享受其中嗎？還是會覺得人們經常找你參與活動，那你就習慣了呢？每一次活動，你都會期待和享受參與嗎？

答: 別人找我參與，那我便会去。通常我有空的話，我都會參加活動的。

問: 參加過這麼多活動，有沒有一件令你特別難忘，或是特別開心的事呢？

答: 其實每一次我都是很開心的，因我個人是很喜歡烹飪的，所以我特別喜歡像「一家一菜」和「聚落節」等的活動。

問: 如果將來有機會、或是讓你搬走了，不再在薄扶林村居住，你又願不願意呢？

答: 我就希望不要，因為我很喜歡薄扶林村，我希望日後都可以一直在薄扶林村裡居住下去。

問: 為甚麼你這麼喜歡薄扶林村呢？

答: 我也不知道，我自己覺得薄扶林村是一個很好的居住地方。

問: 是指人還是環境方面呢？

答: 人和環境都很好！住我們這邊的人，我覺得他們都很守望相助，若果有事情發生的話，大家都會很踴躍地幫忙。

問: 發生過甚麼事令你有這樣的體會呢？

答: 試過有一次某地方發生火警，大家聞到有燒焦的味道，都紛紛出門查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而當發現是起火後，大家都會互相告知，並馬上去到空曠的地方，大家都很好，會幫忙叫「火警呀！快點出來呀！」。而有些行動不太方便的老人家，我們也會幫助一下他們。

問: 發生火警的那家人和那間屋最後有甚麼事嗎？

答: 人就沒有事，但他們的屋就被燒光了，裡面的東西全都沒有了！但我覺得最重要的是人沒有事，其他的事日後可以再作打算。

問: 那家人的屋全都被燒光，村民有做些甚麼來幫助他們嗎？

答: 我們又不算有特別地幫他們的忙，但我們有問候一下、關心一下他們，而他們都覺得很開心有大家的關心，而同時一些政府人員也有幫助他們，所以我們就沒有做太多的事了。

問: 剛剛一路的訪問，我聽到原來你由小到大，都是圍繞住薄扶林村成長的，就像你小時後讀書、大時結婚後都在村中居住，但你多不多走出薄扶林村，到市區或其他地方走走逛逛呢？

答: 我都有四處去玩的，但大部分時間我都是留在薄扶林村。

問: 你對薄扶林村或是村中的人，將來有甚麼期望嗎？

答: 沒有呢，我都是跟主流意見。但那我當然希望他(政府) 不要清拆我們的薄扶林村。

日期時間: 2020年4月12日 下午2時15分

受訪者: 譚秀華

訪談員: 蘇麗安

觀察員: 高永康

文字記錄員: 施凱琪

被訪者資料:

(1166)

問: 請譚小姐介紹一下自己, 例如叫甚麼名字, 今年多少歲, 在薄扶林村居住了多久。

答: 我叫譚秀華, 我已經在薄扶林村居住了幾十年了, 是在這裡出生和長大的。之前我和家人是居住在圍仔那邊的, 而我媽媽就在牛奶公司高級職員宿舍那邊打工。我媽媽的名字是林蓮, 人們通常稱呼她做「蓮姐」, 而因為她在那邊(牛奶公司高級職員宿舍) 打工, 所以我們一家也搬到去牛奶公司宿舍裡的地方居住。

問: 你剛才提及的職員宿舍, 現在是處於哪一個位置呢?

答: 是處於現在正在進行修理的那英式大宅旁邊的小屋。

問: 即是在薄扶林村附近?

答: 它是在牛奶公司內的, 那些是屬於高級職員宿舍。

問: 即是在現時展亮、VTC那邊?

答: 在VTC旁邊有一座英式大宅, 那個範圍是很大的, 就像有花園, 而旁邊有一整排的房子, 那些房子是專門給那些幫他們打工的人住的, 而人們也可以在花園中種植植物。

問: 你還有印象你媽媽的老闆叫甚麼名字嗎?

答: 姓卓, 但我不太記得他的全名了。

問: 有沒有一些別人經常叫他的稱號? 例如就像卓先生、或是卓XX這樣的呢?

答: 我們經常稱呼他為「德叔」, 而他太太就被稱呼作「伯孀」, 我們就是這樣叫他們的。

問: 你對以前小時候生活在那宿舍中的生活情況還有印象嗎? 左鄰右里又是些甚麼人呢?

答: 入面只有他們一家人而已, 還有一些工人, 就此而已, 沒有太多其他人。因為別的職員又是在別間的宿舍中居住, 由於這地方是專門給高級職員居住的, 所以有一個個獨立的單位。

問: 現時保育小組將你們舊時的家和你媽媽打工的地方用來作保育, 你對此有甚麼看法和感想?

答: 沒有甚麼特別的看法, 但其實我都覺得挺開心的, 因為有人關注這些古老的地方, 會利用這些地方來舉辦活動, 這是不錯的, 同時會令到我想起我小時候在那兒玩耍的情景。

問: 將來完工開張後, 你希望卓先生那間屋, 又或是我們的活化項目可以做些甚麼呢?

答: 這我又沒有想到過。

問: 那你小時候有在那邊留下過甚麼物品嗎?

答: 沒有, 因為那時我們搬屋, 將全部物品都搬離了。我小時候在那居住時覺得那裏的房子是很大的, 但現在長大成人後再重臨舊地, 就不這樣覺得了, 覺得那間屋「縮水」了, 但其實它應該是沒有變過的, 只不過是外圍有點不同了, 因為可能樹木長得高, 所以把外面遮蓋了。

問: 你小時候那住處, 應該是用「屋」或是「房」來形容呢? 那住處現在還在嗎?

答: 是工人房, 但它是一排過的, 一排好像有4、5間房左右。而我一家多口都是同住於同一間房中, 房中只有一張床, 所以晚上睡覺時我們會在床尾放一塊床板, 這樣就可以睡很多個人了。

問: 所以那間屋還在? 整列的屋還在?

答: 在, 我那天去看過, 整列的屋依舊還在。

問: 除了那列屋外, 那裡面還有甚麼是你小時候見過, 而現在依舊還在的呢?

答: 那間英式大宅, 它依然完整無缺的, 但現在正在進行復修。

問: 那間英式大宅是否你剛才所提及到的卓先生的住處?

答: 是的, 那英式大宅就是德叔他們居住的房屋。

問: 那以前的辦公室呢? 牛奶公司職員的辦公室呢?

答: 他們的辦公室就應該是在現在VTC入口的左手邊, 是那座兩層高、白色的建築物。地下是辦公室, 而二樓就是另外一些職員的住處, 但入口卻在後方。

問: 那辦公室現在還存在嗎?

答: 還在。

問: 你知道現在它有甚麼用途嗎?

答: 不知道，但我見好像是用作圖書館，是VTC他們用的圖書館。

問: 你小時候在那住過、生活過，那有到現在還和他有保持聯絡的小時候鄰居嗎？或者有現在也住在薄扶林村的小時候鄰居嗎？

答: 沒有，那些人都應該已經很大年紀了，我也不知道他們現在居住在甚麼地方。

問: 你有多少個兄弟姊妹呢？他們又叫甚麼名字呢？他們在高級職員宿舍那邊會幫忙嗎？因為我見到一些舊照片，你們幾兄弟姊妹好像經常處於媽媽工作的地方。

答: 是的，我們有5兄弟姊妹，我們經常在德叔家那個範圍、在花園附近玩耍，而我的大姐姐和哥哥也有很多時候會回到圍仔那邊玩耍，而我就多數留在另外那邊玩耍。

問: 那邊有一個圓拱形的地牢，你小時後在裡面玩耍過嗎？

答: 我們小時候也有進入過那個地牢，裡面是用來作放置東西的，就像很少會用到的碗碟，而地牢中有一名姓「馬」的工人，他負責地牢裡的事項，就像負責看守地牢中的物品。雖然那裡是他的看守的地方，但我們有時也會進去玩耍的。

問: 地牢中有甚麼可以玩呢？

答: 沒有，它是用來放置物品的。但小時候沒有太多地方可以讓我們去玩，所以我們會四周找東西玩，例如在花園玩、摘東西吃。

問: 另外在那所房子對出，在花園那邊，好像有一個小公園，公園中有些麻石桌和椅，那時候你有去過那裡玩嗎？

答: 有呀，那兒是一個景色優美的地方，面向著大海。那時公園中的椅子還很完整，但現在就當然不及從前了，我們經常會在那裏吃東西，把食物放出來當野餐，因為在那些麻石桌和椅的前方，有一個種滿花的地方。

問: 你還有一些關於小時候的事想補充嗎？

答: 沒有了。

薄扶林村社區檔案整合與分享

日期時間：2020年4月13日 下午12時10分

受訪者：李佩婷

訪談員：蘇麗安

觀察員：高永康

文字記錄員：葉麗珊

被訪者資料：

(1183)

問：今天我們很高興邀請到李佩婷小姐接受訪問，我們先請李小姐先介紹一下自己，例如你的年齡、是否住在薄扶林村、村民平常如何稱呼你？

答：我叫Petty，今年三十歲。至於其他村民如何稱呼我呢？親戚朋友一般稱我為婷婷，假若向其他村民介紹自己則自稱Petty。另外，也有些像寶文的女兒、大頭明的孫子之類特別的稱呼。

問：那我想問一下，你剛剛提及的寶文、大頭明是村民很熟悉的人士嗎？可以說一下是誰嗎，或者提及一下家人的背景？

答：其實我自小便在村子長大，最主要原因是外公。他入了村並在村內開了一家大排檔，靠着這家大排檔養活一家八口，包括姨母、母親、舅舅等人，他們也都是在薄扶林村長大。我自小跟着外公一起住，也是外公照料我，所以小時候也會在村子中玩耍。而剛才提及的大頭明是便是我的外公，因為大排檔開在村子門口附近，因此人們會路過吃東西便會知道大頭明是誰，大家都靠着親戚關係來認得我。而寶文便是我的母親，她在茶檔工作所以很多村民都認識她。

問：那我想問一下，你剛剛提及的茶檔叫什麼名字，現在還在嗎？

答：我剛剛提及的茶檔，名字叫明記，它現在已沒有在村子中運作。在二零一零年時，我們遷址致富商場，用美食廣場的形式繼續營運，名字叫盧明記。

問：那你外公還在嗎？當時還有什麼人負責營運明記茶檔？

答：明記茶檔大概在五十年前開設，由外公接手並養育母親一輩。由於外公已過世，因此主要由姨母、姨丈、母親、舅舅、表妹及弟弟去運作承傳下來的業務。

問：我想再問一下那時在薄扶林村的明記主要售賣什麼，顧客又是什麼對象比較多？

答：以往薄扶林村的明記茶檔以村民生意為主，有的人每天都會來吃早餐、午餐等等，除此以外，還有一群周六、日會在薄扶林水塘遠足的顧客，更有一些人會從致富過來吃東西。由於我外公的名字是盧新明，所以把茶檔名字改成明記。

問：最多人喜歡吃的東西是什麼？還有賣什麼居多？

答：其實這之中也有一個轉變，一開始只是很簡單的賣奶茶咖啡還有一些三文治，只是一家很普通的茶檔，後來演變成賣熟食例如粉面等等。

問：是什麼原因要搬走？

答：我們把村內的明記搬入致富商場的主要原因是牌照問題，基本上在村內並沒有合符規例的去水等等的污水處理，因此我們的食檔其實並不符合衛生規條。所以在幾經思量之後，把它搬往一個正當的地方。再加上環境因素，由於夏天較熱，難以繼續營運及保存，故而轉往致富，而環境的確有改善。

問：想問一下你的個人問題，你剛剛提及到你自小便跟跟着外公在盧明記，那你是在薄扶林村出生的嗎？

答：我母親在結婚後便搬往西環，所以我出生以及嬰兒時期都是在西環渡過。但因為我的親戚，包括外公、外婆、姨母、姨丈都住在薄扶林村，而母親後來亦在茶檔幫忙，所以大部分時間都逗留在薄扶林村。加上我在小學時也有兩年是在薄扶林官立小學唸書，所以在那段時期會比較多在村中生活。幼兒園時期亦然，因為母親沒有時間照顧我，因此也是交托外公外婆照顧我，所以很多時間都是在薄扶林村中過。

問：那我想問一下村中也有很多活動，你有曾經參加過什麼活動嗎？或者你在村中有幫忙嗎？

答：在近年，因為有保育小組的關係，會在薄扶林村中舉辦了很多不同的活動。對我來說很是新鮮新奇，包括聚落節及蘿蔔糕節等等。有很多很特別的地方我也有嘗試參與其中，例如一家一菜、盆菜等。我個人認為到現時為止，從小到現在，那些很新奇的活動都很值得去參與。但令我最深刻最有印象一定是每年一度中秋的火龍盛會。原因是因為在小時候過節一定會去外公外婆家做節，在吃飯時聽到外面很吵鬧，那時候的感覺是害怕居多，因為聲音很大之餘，又不熟悉那些人，因此大家只是耗着湊熱鬧的心態與家人去觀看。那時的距離有點遠，但很清楚那是一個每年都有的獨特的活動。在長大成人後，因為工作而較少回薄扶林村。有時亦很想留意一些文化保育的活動，例如去香港不同的地方參觀。但在一次機緣巧合之下，便在薄扶林村幫忙當導賞員，帶領外面的人去了解薄扶林村。初時接觸時，原來一直有一樣東西離自己這麼近，既有文化亦有價值。那時我才真正的反思到自己能為薄扶林村出一分力，除了當導賞員令外面有更多的人了解村中文化及歷史外，在每年中秋的火龍盛會，我也希望自己能成為幫忙統籌活動的角色，所以火龍這活動於我來說，很有關係以及義意。

問：我想問一下你當初是如何加入參加導賞團和火龍會的統籌？何時開始參加？

答：我想大概在五、六年前，有一位叫阿蕭的村民，他是我母親的小學同學，小時候住在我外公家附近，因此彼此相識。有一天他突然問我，有一陣子我在學習有機耕種，然後就在想哪兒能讓我種東西呢？之後我便回村子嘗試問姨母有沒有地方可以讓我種東西。後來我在外公以前種田的地方附近發掘一下，便遇上了阿蕭，他便提起有保育小組，問我有沒有興趣參加。我那時在考慮當中，回到家後再三思考，便有一個想法：我本來對本土、文化、保育的事情便很有興趣。在香港不同的地方，我也有去參觀及了解，經深入反思後，發現有一個地方離自己這麼近，這麼有義意這麼有歷史價值。切入點便是一個很熟悉的地方，所以在薄扶林村做導賞令更多外面的人知道村中的歷史、文化及運作。從而讓他們建立感情，令他們覺得村子是值得去保留和保有其獨特的面貌，因此我便答應了去幫忙當導賞員。除此以外，每年一度的火龍，從小便有這個回憶，對火龍有着很深的印象，因為每年中秋都會回村跟外公外婆及家人過節吃飯。那時的距離會有點遠，因為不太清楚運作如何，到長大後，有機會去參與成為一份子，幫忙去統籌例如義工方面的事，我們幫忙已有五年左右。

問：我想問一下，你參與帶領導賞的時候有受過訓練或者上課嗎？有沒有發生什麼難忘的事？

答：當時去幫忙當導賞員時都有一個培訓的機會，因為雖然小時候在村中生活，但是都不敢亂跑。我們本來就在「圍仔」、大街生活，活動範圍都集中在這一帶，所以對菜園一帶不太認識。當時我是在大學堂做了一個導賞員的簡介及培訓，教導大家歷史方面的知識，一些我還未出生就已經發生的事，對村子的事情有更進一步的了解。透過這次培訓，我學會了關於村內的歷史及情況，方便我們讓外面的人了解更多。

問：我想問一下剛才提及的大學堂那個培訓班是誰負責教導賞員？當時有幾多學員／成員？

答：當時在大學堂的導賞員培訓裏面，除了我之外還有不同的村民，人數不多，少於十人，還有十位左右的大學堂的學生。形式是希望一團導賞團有兩位導賞員去學習例如實習，所以其實最主要是因為人手愈多愈好，與大學堂的距離也很近，當時我們的路線是去大學堂參觀，所以希望能招攬一些新力軍一起去學，當時主要是阿蕭、祥哥、Ninejo他們教相關的知識給我們。

問：我想問一下剛才提及的阿蕭、祥哥、Ninejo這三人是誰？

答：阿蕭是我外公以前的鄰居的下一代，亦是我母親的小學同學，小時候出入都有機會見過，所以都會有印象。至於我認知中的祥哥是大街某一藥材店的下一代，我們小時候都會去買東西甚至幫忙賣東西。Ninejo的背景我不太清楚，因為透過保育小組認識了很多不同的村民，像Ninejo、阿蕭他們都搬了出去

住，但卻回來幫村子。小時候不太認識，長大了後幫忙當導賞員反而認識多了很多現在還在村子居住的居民。

問：我聽完後，我可以理解為剛剛三位是保育小組的骨幹成員或是資深——從小到大都在村子中生活，對村子有比較深的認識嗎？

答：剛才的三位村民都充滿了熱誠，希望把村子可以繼續保育下去的心思傳播給更多人知道，繼而成為一份子。他們對於村子的歷史文化都十分了解，所以我在他們身上都學習了很多東西。

問：想問一下你本來的職業是什麼？對村子日後的發展有什麼期望？會因應自己的專長而繼續參與嗎？

答：我自己本來在一家NGO(非政府組織)做Project Management(項目經理)，比較有興趣的方面是對外的溝通，之前也有試過在牧場的開幕禮幫忙當司儀，所以在這方面我很有興趣繼續為村子出一分力。

(1185)

問：我想問一下剛才提及的奠基禮其實是怎麼一回事？你又參與了什麼？

答：那是薄扶林牧場的奠基典禮，我也略盡綿力小小的幫忙了一下。當天我伙拍了另一位村民充當當天典禮的司儀。在一至兩年前有聽小組成員提及過薄扶林牧場的計劃，當中都知道他們有一個很大的想法——希望把以往薄扶林及牛奶公司牧場的關係能帶到今時今日都可以讓外面的人看到活化的一個歷史，使其重現在大家的眼前。當天是一個奠基的典禮，正式有一些開工動土的工程要進行，我十分緊張，因為未試過用這個身份做司儀的角色。我知道當天的典禮會有很多不同的人去參與，包括以往牛奶公司及現今牛奶公司的職員、村民、各方好友等，算是大家目擊着這一件事的開始。在完成當日典禮的時候，我自己也會覺得這件事很確實及確切，是即將會發生的事。亦有很多村民是第一次去到那個工地真實的看見它的現況是如何，因為以往是封閉而且禁止進入，這也是一個很好的機會讓村民知道原來我們即將有一些大事件發生，希望他們能一起去支持這一個歷史時刻。

問：剛才你說你當時是負責做司儀，你自己事前會很緊張嗎？事前採排了多久？事後有什麼感想嗎？

答：當天做司儀，事前跟另一位司儀搭檔和明愛的職員一起去討論入面的內容例如需要提及到什麼之類的，我也有幫忙去修訂司儀稿，當中都發現原來有很多學問及歷史上的東西我不知道，而透過擔任這一工作才知道更多。去到當天我也很緊張，因為大家包括村民、親戚朋友都未見過我工作的一面，或者是我對外充當司儀的一面。那個時刻知道很多人把目光聚集在我身上，因此會感到緊張。在典禮完結後，有一些村民都會走過來跟我說：「你長大了！以前看到的婷婷是個小朋友，但原來長大後可以勝任司儀的工作。」這給我一個印象是

原來我在不同的崗位也可以作出貢獻。

問：那你將來對村子有什麼期望？

答：我覺得薄扶林村是一個很獨特的地方，因為我自己也是在這生活並長大的。當我跟朋友聊起童年時，會發現有很大的差別，他們以前都是在家看電視，而我的童年跟他們不一樣，偶爾會去水塘、跟外公種菜、四處跑、有野狗、養狗等等，是一個多元化的生活。對比現在，大家都在石屎森林之中，有很多事例如大自然、傳統文化會慢慢失傳，因此我認為這是一個很獨特、很值得保留的地方。加上現今有保育小組，村民多了很多不同的渠道去認識大家，我認為多了一種感情在裡面，大家都希望將來能夠守望相助、互相幫助。除了在村中能享受這個獨特的環境，還建立了一份很深厚的感情。

薄扶林村社區檔案整合與分享

日期時間: 2020年4月13日 下午1時正

受訪者: 陳芷筠

訪談員: 蘇麗安

觀察員: 高永康

文字記錄員: 黎海林

被訪者資料:

(1186)

問: 請陳小姐介紹一下自己, 例如平時村民會怎樣稱呼你, 在薄扶林村住了多少年?

答: 我叫陳芷筠, 通常村民和親戚朋友都稱呼我為「芷筠」。我亦有另一個身份——「珠姐」和「寶哥」的女兒。「珠姐」和「寶哥」是以前薄扶林村一間名為明記茶檔的女兒和女婿, 換言之, 我由出生到現在三十歲都住在薄扶林村。

問: 你在薄扶林村長大, 你從小就在這裏附近讀書嗎?

答: 我小時候在薄扶林村旁的置富花園上幼兒園, 而小學和中學都在南區生活, 所以其實一直以來我都在南區生活。

問: 明記茶檔和你有甚麼關係, 你有到茶檔幫手嗎, 或者你可否分享茶檔的一些趣事?

答: 「明記」其實是我公公盧(生)明年輕時在薄扶林村接手經營的事業, 是一個賣咖啡, 奶茶, 三明治的茶檔。我媽媽大概七歲時就到茶檔幫忙, 後來她結婚, 生了我, 直至現在差不多65歲都仍然在茶檔裏工作。我爸爸和媽媽結婚後, 和姨姨和舅父一起經營茶檔。現在我已經讀完書出來工作了, 我覺得這其實是一個家族事業, 不可以讓它流失, 不可以讓它失傳。所以我經過一、兩年工作後就回來茶檔, 打算接手經營。我記得小時候放假玩耍和看電視時, 一接到茶檔的電話, 便很不情願地到茶檔幫手。小時候當然不願意出來工作, 希望留在家裏玩樂, 但長大後就覺得家人很辛苦, 而且他們年紀也老了。其實以前茶檔還在村裏的時候情況還好, 但自從2010年起茶檔因為牌照問題而搬遷到置富花園一個美食廣場後, 顧客越來越多, 家人越來越辛苦, 而他們好像難以負擔, 所以決定回來茶檔幫手, 我和表弟毅然接手了這門事業, 打算繼續流傳下去。

問: 剛才你提及過你小時候就到茶檔裏幫手, 你還記得當時是多少歲嗎?

答: 我在差不多小學一年級的時候, 就開始做一些比較輕鬆的工作, 例如洗碗碟。或者以前村民習慣出來下單, 我們就送餐過去, 例如點一份三文治, 一杯茶, 然後我們就送到村民的家裏, 再回去把碗碟收回來, 這就是我的童年。

問: 聽你這樣說你很熟悉附近的村民住在多少號房子, 那當時的送餐範圍是整條村嗎?

答：其實都不會，因為我們當時還小，家人不會讓我們到太遠的地方。我記得以前會送餐到婦女會，因為當時村口仍然有一些店舖例如送餐到地產公司，或者送到圍仔大街的店舖和民居，當中令我最深刻的，是要送餐到圍仔大街附近的藥材舖。

問：你會在明記茶檔下廚嗎？

答：我最印象深刻的是小時候爸爸媽媽經常拿起鑊鏟下廚，好像很有趣，我就會讓他們給我嘗試下廚，而我最印象深刻的是他們第一次讓我自己做的火腿炒蛋，自己切火腿，打蛋。而在現時位於置富花園的盧明記，基本上所有事我都懂得做，例如沖茶，做三文治，到廚房炒粉麵等等。

問：你喜歡這份工作嗎？還是旨在幫助爸爸媽媽減輕負擔？哪一樣比重較大？

答：我在一開始時，是旨在幫助爸爸媽媽，因為看到他們年紀漸大，回到家裏時十分疲累，又會因為茶檔的問題而吵架，我覺得他們很辛苦，所以一開始的時候想幫助他們，誰知後來發覺原來有人喜歡我煮的食物，覺得很美味，這是一件很開心的事。看到顧客滿足而令我很開心，亦發覺自己挺喜歡下廚，現在下廚已變成了我的興趣，有時會在家裏為朋友和家人下廚。

問：現在茶檔有多少人在工作？

答：如果要數，我想大概有十一、十二個，其中大部份是親戚在假日時過來幫忙，而正式聘請的員工大約只有四個，其實全部都是親戚關係，是一個家庭生意。這個茶檔可說是維繫了整個家族的感情，無論是爸爸那邊的親戚，還是媽媽那邊的親戚，都會很願意過來幫忙。我問過身邊的朋友，很少家族有這樣的聯繫，因為一個茶檔而聯繫了所有親戚朋友，我覺得這件事很溫馨。

問：你現時住在村裏嗎？

答：是，其實我今年已經結婚了，結婚後我仍然會住在村裏，其實以前這間壽屋是盧明記的舊址，因為我們在大約2010年時搬到置富花園，這個舖位也就丟空了，媽媽認為與其將它丟空，不如將它改建成一個房子，將來讓我結婚後居住，所以我現在就在這裏居住。

問：你有兄弟姊妹嗎？

答：沒有，其實我是獨生子女，沒有兄弟姊妹。小時候很多親戚朋友都住在薄扶林村，包括表哥，表姐，他們經常回來村裏玩，雖然我沒有兄弟姊妹，但其實我的童年都很豐富，因為我有很多表兄弟姊妹，我們經常一起在村裏玩。

問：你從小就在薄扶林村長大，我有時聽其他村民的分享，知道他們有一部份人渴望住在高樓大廈，你有這個想法嗎？

答：有，以前小時候被問到住在哪裏，我會回答「置富花園」，因為那時我覺得薄扶林村是木屋，但是我的朋友全都住在高樓大廈。「置富花園」這個回答好像很奇怪，但是長大後我對自己住在薄扶林村感到很榮幸，因為香港大部份是石屎森林，其他小朋友都是住在高樓大廈，我覺得他們的童年都是一樣的，但現在我會跟他們說我住在薄扶林村，這是一個很有特色的地方，因為這裏的鄰里關係很好，住在薄扶林村就好像住在一個大家庭一樣，我對所有這裏的村民都很熟悉，亦會互相打招呼，令我感到十分溫馨，所以我現在會自豪地說我住在薄扶林村。

問：村內不時會舉辦活動，你有參加過嗎？

答：有，我自四年前起開始參與籌備一年一度的火龍盛會，這是我表姐邀請我的，因為我表姐亦在五年前開始參與籌備火龍盛會。小時候每逢中秋節都會看到村裏有一條火龍，雖然那時不知道那是什麼，但是覺得每逢火龍盛會村民都會很開心，村裏亦變得熱鬧起來。長大後，知道籌備火龍會需要很多人的協助，亦覺得這件事很有意義，所以就參與其中，直至現在我已經參與籌備工作四年了。

問：你在火龍盛會籌備小組中主要負責什麼工作？

答：因為現時希望更多人能參與火龍盛會，所以會邀請更多學生義工、團體義工前來幫忙，我們負責安排他們的工作，例如為他們安排工作的時間表，令整個火龍會的流程更加順利。

問：除了火龍會的籌備工作之外，你還有參與村內事務嗎？

答：去年受到邀請而參加了「一家一菜」的活動，即是薄扶林村「聚落節」的其中一個活動，在「一家一菜」的活動中，每個家庭都會做出一道菜和其他人分享，去年我第一次參與這個活動，覺得這個活動很溫馨，因為每個家庭都會端出一道菜和大家分享，男女老幼都會參與這個活動，可以把村民團結起來，大家一邊談天一邊吃飯，十分開心。

(1187)

問：可否跟我們分享一下你的童年生活，例如你小時候和誰玩、玩甚麼？

答：我小時候的童年生活其實絕大部份都在薄扶林村渡過的，我記得小時候和表姐、表弟和一些親戚在村裏玩。那麼玩甚麼呢，因為我小時候住在明愛現址旁的一個洞裏，所以那時候主要在大街玩耍、跑來跑去，玩「紅綠燈」，因為當時大街的路很直，就會在大街跑來跑去，玩「紅綠燈」，在阿伯（啟祥雜貨鋪）外面的樓梯玩猜樓梯。我記得我們小時候有一個禁足的地方，就是七層大廈了，就是在街坊福利會上面，因為那時仍有人在那裏居住，爸爸媽媽千叮萬囑我不要上去玩，上面很混雜，不可以上去，但是我試過偷偷地上去。除了一號公園和二號公園之外，還有個叫「狗糞公園」的地方，因為那裏有很多流浪貓，他們經常在那裏排便，所以我們把它稱為「狗糞公園」。還有一個地方叫「三角公園」，就在一個井·往置富花園的路上有一個公廁，很多花的公廁，再走遠點有一個小公

園，我們稱它為「三角公園」，我們有時會在那裏玩。以前除了「猜樓梯」和玩「紅綠燈」之外，我的童年都是在店裏幫忙，會經常被人叫去送外賣，最遠的地方就是送到村口和婦女會，而在遠點的地方因為爸爸媽媽說很危險，所以我就沒有去，所以其實我的童年是圍繞着圍仔大街的。

問：那你童年認識的朋友現在還有聯絡嗎，他們仍住在薄扶林村嗎？

答：絕大部份其實都住在薄扶林村，我童年時認識的朋友無非都是我表姐，我表弟，還有一些親戚朋友，他們現在都長大了，還是住在薄扶林村，還有以前的一些同學，不過大部份的同學都已經搬走了。

問：以前的明記茶檔是在薄扶林村大街的，那當時的大街和現時的大街有甚麼分別？

答：我記得小時候的大街仍有很多店舖，例如現時還在的啟祥，「阿嬌」，「阿伯」那裏仍然在賣一些雜貨，還有賣毛巾的南園，而現時已經遷走的則有茶檔旁的根記士多，有個伯伯在裏面賣東西，也有人在裏面打麻將；還有藥材舖，也有一家賣石油氣的，還有「三嫂」的士多，再往下走，有賣豬肉的、有賣魚的，也有賣菜的地方。現時很多都改建成自己住的地方，感覺上小時候的圍仔大街很熱鬧，很多人走來走去，人來人往，但現在很多人都關上門，各自各留在家裏面。

問：剛才聽你說你小時候在大街上玩「紅綠燈」，和小朋友一起玩，當時仍有很多店舖，會阻礙到其他人嗎，還是當時不是那麼多人的？

答：那時我們玩的時候不覺得有很多人走來走去，間中都會有人走過，都仍然能玩，雖然有人走來走去，不過我們沒有理會，可能當時還小，沒留意到。

問：那你有印象全盛時期時圍仔大街有多少店舖嗎？

答：多少家店嗎？我想最起碼有六、七家店都在營業，還記得以前「文媽」·現時在街市裏縫紉衣服的「文媽」，她的店以前都是在圍仔大街的，間中我會和表姐一起去玩。

問：那主要來你們村裏的大街店舖買東西的人都是村民嗎，還是附近屋苑，還是有否其他人會來買東西？

答：我記得以前在平日的時候，我們放學後就會到店裏吃東西，其實看到的人主要都是村民，村民經常在店裏和我爸爸媽媽聊天。而每逢假日比較多人的時候，來店裏的就會是到附近爬山的人，也有從置富花園過來的人。說實話以前在茶檔的時候，除了天氣較熱的時候，爸爸媽媽都是輕鬆的，他們沒事做的時候就可以和朋友聊天，但是現在搬到置富花園後，就好像變了一盤生意，因為經常都很忙，就算朋友來的時候也沒太多時間聊天，我覺得他們也會覺得有點可惜。就着和朋友聊天這一點，我覺得他們會少了時間和朋友相處，也是一個覺得可惜的地方。

問：那如果你爸爸媽媽退休了，你會承接盧明記繼續經營下去嗎，你有想過嗎？

答：其實都會的，其實爸爸媽媽現時都處於半退休的狀態，因為他們年紀比較大了，其實他們現在都只會工作一、兩個小時，然後就離開，那就是說現在我、我表弟、姨姨和舅父四個人就是店裏的骨幹成員，我們四個人負責把茶檔接手經營至下一代。其實我姨姨從以前茶檔仍在村裏，直至現在都是主力成員，不過我想她年紀都開始大了，感覺上我和我表弟的責任會越來越大，因為連我舅父的年紀都開始大了，那我們兩個應該會繼續接手經營下去，希望茶檔的規模將來會越來越大。

(1188)

問：現時2020年的疫情，對你們盧明記茶檔有甚麼影響，有甚麼對策？

答：因為疫情的影響，因為現在茶檔位於一個住宅的地方，很多人都留在家工作，很多人都會來點外賣，其實相反地店裏近來的生意都多了，因為很多人在家裏工作，會來點外賣，不過相比起堂食的人，更多人都轉為買外賣回家吃，那我們都是理解的，始終外賣比較安全，因為如果是我，我也會選擇買外賣回家吃。那對於我們店裏的衛生方面，我們規定他們戴口罩，勤洗手，一來我們也要保護自己，二來希望客人對我們有更大的信心，因為近來人們都比較注重衛生。

問：那我另外想問因為我們看到村裏你這個年紀的一代比較少參與村裏的活動，那你作為這一代你對這件事有甚麼看法，你多參與活動嗎？

答：其實你問我參與的原因，我覺得薄扶林村是一個傳統、很有歷史價值的地方，我看到很多參與保育這條村的骨幹成員都是上了年紀的村民，那當然要維持下去的話不能單靠他們，那我覺得作為年輕的一代，都有責任繼續為這條村的保育而努力，令到這條村的價值可以延續下去。我覺得道理就像我的茶檔一樣，店裏的骨幹成員是我爸爸媽媽，是年紀比較大的人，我覺得我們身為年輕一代，如果想繼續傳承下去，都是要我們這一代再努力多一點，才可以令到無論是薄扶林村，還是我的店鋪都可以延續下去。

問：那你將來會否考慮參與導賞員，或者村裏的其他職務你會想參與嗎？會否考慮呢？

答：我也會考慮的，不過其實對我而言，最困難的原因是我要在店裏幫忙，比較困身，但是如果有時間的話我都會參與多一點。

薄扶林村村社區檔案整合與分享

日期時期：2020年4月13日 下午1時30分

受訪者：陳東穎

訪談員：蘇麗安

觀察員：高永康

文字記錄員：李子豐、袁國鳴

被訪者資料：(陳東穎是村內居民的丈夫，最近才搬進村內)

(1189)

(/)

(1190)

問：請陳先生自我介紹

答：大家好，我是陳東穎，最近才搬進來薄扶林村住的，因為跟一個村民結婚，就是他太太，所以搬進來住。

問：陳先生在薄扶林村的居住時間?

答：最近才搬進來薄扶林村住的，因為上個月跟薄扶林村的村民結婚，所以就搬進了薄扶林村住了大約一個月。但在搬進來之前的數年已經和太太經常來到村內，和參與村中的活動。

問：太太是否在薄扶林村成長?

答：是，她在薄扶林村出生，在薄扶林村成長，直到這刻仍在薄扶林村。

問：陳先生搬進薄扶林村多久?

答：上個月才結婚，嚴格來說還沒夠一個月，但之前因為太太在這，一直有送她回來，亦會和她一起參與村內的活動，若以參與村內活動來算的話已經有好幾年了，對村有少量認識。

問：陳先生本來的居住地區?

答：我本來住在元朗區，居住在高樓大廈，和薄扶林村的環境不同。

問：未搬進薄扶林村前陳先生對村內的認識程度?

答：對村內認識其實，比較認識或較多參與的活動其實是村內的火龍盛會。因為，我想大約三至四年前就，太太邀請叫我一起來幫忙，參與盛會，所以，亦在當中有負責部分的統籌或者幫忙的角色，對這個活動比較了解，透過，即從活動當中亦了解更多村的歷史。不單是火龍的歷史，亦對村內有少量了解。

問：陳先生本來住高樓大廈，你覺得薄扶林村的環境如何?

答：村，如果以環境來說，比較道路難以辨識，最初，或者甚至是現在也好，其實對某些區域也不是太了解，有些甚至也會不認識，即是，如果，只會是認識平常會走過的數條道路。如果是說比較遠點，比較接近山邊少許的，也不認識道路。這樣其他環境也沒有甚麼，是道路比較難以辨識，比較上，還有空氣，感覺中空氣比較好。

問：那陳先生現在居住的地方是在薄扶林村的哪裡？

答：現在，其實在薄扶林村的大街，這個位置也是很多人會進出，交通亦較為方便。

問：除了你住在大街，陳先生跟太太去過或走過薄扶林村的其他地方嗎或者有否行山？

答：有，我們其實之前有在村內影婚紗相，在村內都去了不同的地方，亦去了平時不會去的地方，原來發現村也有很多很美麗的地方，除了有人居住的地方，其實也有少量，類似可能在山邊山腳等的環境比較不同的地方也很美麗的地方。行山方面其實這幾天都走了兩三次，我在最基本的就是走上山頂，然後在山頂很多道路到處走，而且能夠走到香港仔，最近都走了數次。

問：陳先生以前住的高樓大廈，現在住村屋，對薄扶林村的居住環境習慣嗎，最大的分別是甚麼？

答：兩者的分別其實是，首先在於環境，感覺空氣比較清新，因為人口密度較低，和村外的馬路亦有段距離，環境比較好。除了環境外，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住在村內是比較親密。以前住的時候，雖然和鄰居都熟識，都會互相問好，有時會分享食物，但只局限於自己樓層，甚至是自己附近的數間房屋的關係，但是村內，基本上村頭至村尾，好像我太太，大部人看到都認識的，無論是甚麼年紀也好都會知道，她就是珠姐的女兒，很多都會叫得出她的名字，分別就是，如果住在高樓大廈，就算認識，也未必能知道他的名字，比如會知道他姓黃，姓陳，就沒有這樣親密。至於習慣與否，因為自從認識太太，都有在村內參與活動，不是說突然搬進來，而是一步步有參與和接觸，即使上個月搬進來，感覺都很習慣，不是感覺到有很多的不習慣。

問：除了跟太太參與火龍盛會外，有沒有參與了其他甚麼活動？

答：其他活動主要參與過盆菜宴，其他的活動參與比較少。

問：今年的盆菜宴因疫情關係暫停，你參與了上年或之前的盆菜宴，你對盆菜宴的感覺？

答：盆菜宴其中有部分比較著重敬老的環節，村內的人對長輩非常關心，這種概念是非常值得傳承，大家要關心長輩，覺得是愛的傳承，不只是關心長輩，之後要一路把愛傳承，覺得是很重要的概念。

問：除中秋的火龍和盆菜宴對村內其他活動的認識程度？

答：從太太口中聽過聚落節，每家每戶會準備一款菜式，大家一起分享。認為是非常特別的活動，在外面很難會有這類型的活動，在村外只會是認識的人一起食飯，但這

活動在一起參與的途中能夠認識其他的村民，透過食物的分享增加大家的交流和溝通。

問：在村內其他認識的人？

答：主要是和太太參與村內活動中認識到其他村民，比如火龍盛會中認識到其他參與統籌的人，比如盆菜宴時亦會從太太的介紹中認識到其他的村民。

問：陳先生的職業？

答：在工程界中進行工料測量。

問：在村內發展專長或幫村內發展其他新的事務的計畫？

答：目前沒有相關的計畫，沒有甚麼活動能特別出力，但如果是和我工作相關的，在將來若村內有工程的相關事務，希望能參與更多，會盡力提出幫助，比如了解工程相關的造價。希望能幫到村。

問：在搬進村內的前後觀感有所分別嗎？

答：剛認識時，覺得有些人表面看來好像有些不太友善，搬進村內後認識到村民其實都相當友善，更多跟他人問好，和村內的其他人都經常有交流。

問：村民怎樣稱呼陳先生？

答：村民對陳先生沒有特別的稱謂，有部分的村民可能不認識陳先生的全名，比較熟的村民會叫他陳陳。

(1191)

問：認識太太前有否到過村內，當對對村內的認識和感覺？

答：認識太太前未曾聽過薄扶林村的名字，從太太口中聽到所住地方是薄扶林村時，驚訝香港還有這種村落。完全沒有概念。

問：第一次來到薄扶林村的感覺？

答：第一次來到薄扶林村是送太太回家，驚訝香港還有這種村落，當時沒有走過很多地方，只是走過一條道路，沒有看到村內的其他地方。原來港島這邊還有這樣的村落，當時感覺非常新奇。

問：有跟其他村民在村內走過嗎？

答：沒有，一般主要認識都是由太太帶領參觀村內。

問：有自己行山嗎，有在附近走走嗎？，有甚麼趣事嗎？

答：最近放假有自己行山，比較有趣的是能從家中行到灣仔，假期的時候能不依賴交通工具就能出到市區再回來，假期行山時比較多人。

問：有經常去的山嗎？

答：最近由薄扶林村經水塘走到山頂，再到西高山，龍虎山

問：有否考慮和太太一同經營太太家的店？

答：這是一個好問題，暫時沒有計劃，因為現在雖然年紀較大，但外父外母身體依然健康，能夠應付店內工作，將來外父外母退休後再作打算。

問：有否考慮加入村內的義工和保育事務？

答：現在剛搬進來，將來對村內認識更多後會再作考慮從不同途徑參與村內事務。

薄扶林村社區檔案整合與分享

日期時間：2020年4月18日 上午11時15分

受訪者：林佛蘭

訪談者：蘇麗安

觀察員：高永康

文字記錄員：陳柳先

被訪者資料：

(1536)

問：今日很高興邀請到張太來接受訪問。麻煩張太介紹一下自己吧，例如你叫什麼名字、住在薄扶林村多久了、平時村民是怎樣稱呼你的？

答：我叫林佛蘭，平時村民都叫我張太。

問：那麼你住在薄扶林村多久了？

答：我住了三十幾年。

問：你當初為何會入住薄扶林村？

答：我覺得薄扶林村就交通很方便，而且很好住。

問：那你當初為何會在這裡住？這間屋是買的還是租的？

答：這間屋是買的。

問：那你和什麼人一起住？

答：我和我先生和弟弟一起在這裡住。

問：你可以詳細分享一下你當初……例如你在哪裡出生、是否結婚後才買了這裡啊？

答：我本身在漁船上出生的。結婚之後在九龍住。我先生就出海捕魚、在香港仔，所以移居薄扶林村就很方便。

問：你先生當初買薄扶林村的時候，他有沒有說過過程是如何的？

答：他不是很知道的。主要是我托親戚朋友、一問就來看這裡，過程是很快的。這個可能是說緣分吧！

問：介不介意說一下買這間屋用了多少錢？

答：初時買它是分層賣的，兩層就分開兩個戶主買的。我是買上層，大概三萬多元。三十幾年前了！

問：即是朋友介紹你先生買這裡的。

答：對！

問：你剛剛說本身住九龍，那你當初搬進來習不習慣？

答：習慣的！因為我自己家人都是在南區住，所以我習慣的。而且這裡的環境很清靜，我喜歡。

問：那麼你們當初買這間屋的時候，隔離左右是否都是這麼多屋的？

答：都是、都是這麼多屋的，一直都沒有變過。

問：你在薄扶林村住了多少年？

答：三十幾年了。

問：你以前做什麼職業的？即是你認識你先生的時候。

答：我以前就出海捕魚，但是結婚後期就做製衣。

問：即是你們在捕魚這方面都……

答：（通過捕魚這方面）認識、認識。

問：那麼你還記得當初搬入薄扶林村時——你說是喜歡啦！當時和附近的街坊或者其他人有沒有發生一些特別的事情呢？

答：沒有什麼的，我們左右鄰居都相處的很好的。

問：那麼現在的鄰居都還在附近的？

答：在。

問：你自己結婚後，有什麼家庭成員住在這間屋裡？

答：四個兒女，和我弟弟。

問：到現在還一起住的？

答：是啊！

問：那麼你印象中以前的薄扶林村和現在的薄扶林村有什麼分別啊？

答：以前就比較多一點人住，現在就少了一點。很多比較年輕的一輩的就搬出去了。

問：你知不知道為何他們要搬出去呢？

答：因為擠迫嘛。

問：那麼是不是父母就繼續留在村裡，年輕的就搬出去？

答：是啊！

問：那麼你的小朋友都很好呢，都繼續和你一起住。（他們的年紀）應該都很大了吧！

答：是啊，三十多歲。

問：哦，三十多歲。

(1537)

問：那麼你剛剛提及過這間屋是你當初分層買的，你說你買樓上，那麼現在這間屋是不是都是兩戶人家住的？

答：是的。

問：那麼這間屋樓下是另一戶人住的。

答：是啊，就是我弟弟。我弟弟和妹妹一起買的。別人分開賣的，我就買樓上，他就買樓下。

問：那麼你在村裡，平時有什麼活動？你平時在村裡做什麼的啊？

答：平時啊……平時種一下東西，有時參加一些『聚落節』的活動，就這樣。有時做蘿蔔糕、種蘿蔔。

問：剛剛你說你會種東西，那麼你自己是不是有塊田的？

答：是啊！

問：是你本身在這裡買的還是借別人的來種？

答：是借別人的。本身這塊田地是別人大業主的，大業主就借給我們種。

問：哦！就借給幾個村民。

答：好多村民種的。

問：那很好啊！

答：是啊，一人一塊這樣種來——

問：種來玩？

答：是啊！種來玩，種到的菜就自己吃。沒有農藥嘛！

問：那麼你們種植的那塊田大約在什麼位置？

答：在學校後面一點點……那個……

問：村裡的德瑞？

答：德瑞學校往內走一點點。

問：哦！有塊大的田地給村民種東西。

答：那裡叫做『自在園』。

問：那麼除了村民之外，還有其他人在這裡種植嗎？

答：都有、都有，有些是外來人。

問：即是有朋友借來種。

答：是啊。

問：那麼你本身懂得種東西嗎？

答：不懂啊！學的！做到老學到老嘛！

問：一邊學一邊種。

答：是啊！

問：你自己通常種什麼？

答：種一些龍脷葉、生菜，夏天種豆。

問：即是一年四季都有種東西的？

答：是，各樣都有種。過年種『牙蘭豆』（荷蘭豆）、蔥、蒜。都很多種類的。

問：那麼除了種東西，你在田裡豈不是認識了很多朋友？

答：是！開心的！

問：大家會不會分享一下農作物的？（例如）你種這樣、我種那樣。

答：有！總之種植就是很開心的！大家有分享啊，大家溝通啊。

問：明白！那麼除了在『自在園』種東西，村裡還有沒有一些恆常活動或者組織是你正在參與的？

答：我有時間就會參與有些活動的，如果沒有時間就不會參與。

問：可不可以說一下你參加什麼活動呢？

答：我參加『聚落節』這些活動，還有『蘿蔔節』，大家分享做蘿蔔糕。

問：有沒有說當初是誰邀請你加入的？

答：當初啊……高……那個……

問：高貴福？

答：是，高貴福邀請我們加入的。後來大家熟絡了，有什麼節日、開心的就會一起分享、一起參加。

問：我知道高貴福先生就是晶姊（音譯）的丈夫。我都知道晶姊在村裡是樂根源的其中一個成員，那麼你是不是成員？

答：我都是樂根源的一個成員。我有時間就會幫忙工作。

問：那麼你覺得開不開心？

答：開心的、開心的。

問：你在樂根源裡是做些什麼的？

答：主力是炒蘿蔔糕、削蘿蔔皮啊，各樣事情都會做的。有時在那裡會做一些砵仔糕，（什麼）都有的。主力做茶粿啊。（什麼）都會做的。

問：你懂得煮好多食物呢！

答：懂一點點啦！某幾種而已啦。

問：那麼村裡的活動，你有沒有說最喜歡哪一個？

答：最喜歡是聚落節。

問：為什麼呢？

答：因為很開心，那裡有很多人煮的菜餚，真的有幾十種。所以是開心的。

問：即是所有村民都——

答：是的，很多村民都參加，總之聚在一起就會有幾十種的菜。

問：一起吃一起——

答：是的、是的，一起分享。

問：那麼你在村裡住了這麼多年，有沒有一些難忘的事情發生過？

答：難忘的事啊……和隔離左右互相幫助都很難忘的，例如水浸、通知通一下渠啊，如果有東西塞了，通知村民一起撈起垃圾。這個很難忘的。互相照應是開心的。

問：這是經常發生的，還是有一次很嚴重，所以令你很難忘？

答：有一次比較嚴重，不是經常發生的，但是我們住了三十多年都是有兩三次的。

問：有沒有試過水浸到入屋裡，或者說水深有多少？

答：我住這邊倒是沒有，下面那些就有。

問：哦！即是下面那些居民就——

答：是啊，比較低那些就會有。

問：哦！比較低窪的就被淹沒到。那麼即是你們在下大雨時就互相提醒。

答：是的。總之下大雨，我們要醒覺一點、周圍望一下囉……周圍望一下。

(1538)

問：剛才你提及你都會做很多食物，那麼你本身職業是什麼呢？

答：我本身職業是家務助理。

問：我記得好像曾經見過你做過一些小吃去賣。

答：是的。

問：你做過什麼呢？

答：做茶粿、雞屎藤、芝麻花生茶粿、砵仔糕、粽，等等。

問：我想問是誰教你做……我聽說很多人都很喜歡你做的茶粿，當初是誰教你做的？

答：我是自學的，無人教。我自己不斷去嘗試，直至覺得味道可以了才拿出去賣。我沒有（向人）學過。

問：那麼你可不可以告訴我雞屎藤其實是什麼？是從什麼、什麼地方取材的？

答：雞屎藤是一種植物，在山上、鐵絲網旁，薄扶林村都有的。是一種葉來的，是雞屎藤——攀藤的葉。就將那些葉用攪拌機攪好、煮好、再混合粉類揉搓好，這樣就可以蒸了，像揉搓糯米粉那樣。主要取材都是出自薄扶林村裡。我現在有地種植，所以取材就拿那些藤的根部、頭，這樣放進去田地就種。現在我都有一塊田是種雞屎藤的。

問：哦，那樣都挺好的。

答：所以整年都可以用（雞屎藤）。

問：一年四季都種到的，無分季節的。

答：是的。

問：聽說雞屎藤藥用價值很高呢！

答：是啊，可以清熱解毒的。

問：做出來好像是深黑色的？

答：是啊。本身葉子是綠色的，做出來、煮好是黑色的。

問：那麼即是村裡的大型節目，會不會很多人找你做茶粿？

答：有，亦有學生找我教他做。

問：這些學生是從哪裡來的？

答：學生是我賣茶粿、賣粽的客人來的，是成年人學生。

問：有沒有說多少人來找你？

答：有六個學生找我，學一個多小時就學會了。

問：那麼你分享完你做茶粿這些事情啦，你住在村裡也有幾十年了，那麼你對村有什麼期望嗎？

答：有什麼期望啊…繼續保留這條村囉！我想繼續在這條村居住，因為我是很喜歡住這裡，空氣方面都不錯，還有出入都方便。而且和鄰居相處得很好，這個是唯一、主要的原因。

問：你的工作是家務助理，是附近做的？

答：是。遠一點的都會有。

問：那麼其實你有沒有想過搬出去、不住薄扶林村？有沒有曾經想過這一點呢？

答：我沒有想過。

問：你現在說四個兒女都跟你一起住，那麼他們有沒有說過想搬出去，會不會很擠迫什麼的？

答：是啊！擠迫會啊，會說擠迫的，都想過搬出去住的。希望他將來有個機會，能搬就搬，因為太過擠迫了。

問：即是主要原因都是太過擠迫而已，他們都是喜歡這裡的。

答：喜歡！主要是這裡比較清靜，他喜歡。

問：哦，明白！

答：主要是擠迫，沒辦法。

問：那麼你剛剛說……你的專長可不可以說是煮食呢？

答：都可以、都可以這樣說。我喜歡煮東西吃。

問：那麼你會不會想為村再出一分力、有沒有想過做些什麼？

答：如果為村出一分力，我會教村民做茶粿。他們都喜歡學，年輕一輩都喜歡學。

薄扶林村社區檔案整合與分享

日期時間：2020年4月19日 上午11時15分

受訪者：梁愛珍

訪談員：蘇麗安

觀察員：高永康

文字記錄員：任穎珊

被訪者資料：

(1273)

問：今天很高興邀請到李太接受訪問，我們先請李太介紹一下自己，例如你叫甚麼名字，通常住民會如何稱呼你，你住在薄扶林村多久了呢？

答：我就是李太，全名是梁愛珍，村民有時會叫我華嫂，有時候鄰居會叫我靚靚。我在這裏住了很多年了，我在1987年嫁進來，到現在已經有33年了。

問：想問你嫁進來薄扶林村，你的先生是這裏的村民嗎？

答：是，他九歲的時候就應該住在這裏了，在這裏長大，在這裏成長。

問：那你先生是哪一位？

答：李瑞華，大家都叫他華哥。

問：哦，華哥，所以大家平時都叫你華嫂？

答：是啊是啊，很多時候大家都會叫我華嫂。

問：你的先生是九歲開始就住在這裏？

答：對啊，我聽我家姑講，說他九歲搬進來薄扶林村居住。

問：那你知不知道，你先生的房子最初是買的還是租的還是其他？

答：房子是租的，與其他好幾伙人一起合租的，好像有三、四伙人一起住。

問：三、四伙一起住？

答：是的。

問：那麼你先生也算是從小在村子裏面長大？

答：對的，是在這裏從小長大的。

問：那麼你沒嫁進來以前，當初對薄扶林村的觀感是甚麼呢？

答：沒嫁進來以前是不知道有這條村的，認識了我先生以後，偶爾會進來一次，這裏的環境是非常的安靜。還有三十多年前，是沒有這麼多房子的，現在房子的數量越來越多，環境也繁華了很多。加上我剛嫁進來的那段時間，是真

的覺得很安靜。我自己原來的家庭有七個兄弟姐妹，是非常吵鬧的，經常會鬥嘴。當我嫁進來的時候，是真的很安靜，靜得幾乎想回家。但是，居住的時間久了，就很喜歡這種寧靜，是靜中帶旺的環境。這還挺舒服，住久了是真的很舒服。

問：那麼有沒有覺得不習慣？

答：剛開始的時候是真的非常不習慣，一來去廁所很不方便，以前住石排灣的時候，自己屋子裏面就有廁所，但剛進來薄扶林村的時候是沒有的，要自己走出去外面的公用廁所，但現在環境已經改善了很多。

問：就是說要出去外面的公用廁所？

答：對的，沒錯。

問：那麼距離遠嗎？

答：都要走一分鐘左右的時間吧，但距離不會太遠。

問：洗澡也要在外面嗎？

答：洗澡就在廚房裏面。

問：就在自己屋裏的廚房洗澡？

答：對的，在自己屋裏的廚房裏面洗澡。最初是真的不習慣，接著就習慣了。

問：你在這裡居住了那麼多年，最初跟鄰居的相處又是如何？

答：最初其實很少會跟他們打招呼，因為基本上都不認識，而且少接觸。嫁進來的時候星期一至六都要上班，星期六就會返回沙田家姑的住處，很少接觸到鄰居們。後來懷孕到兒子出生，留在村裏的時間增加，跟鄰居的關係就好起來了，可以用互相幫助來形容彼此。有時候我要上班，外面晾了衣服，如果我回來晚了，鄰居會幫我收衣服並掛在某個地方。有時候我出去買東西，鄰居會打電話給我，讓我順便幫他們買一些東西，我們就是會這樣互相幫助。

問：那麼你的先生有沒有參與過村子裏的活動？

答：有的有的，他有參與保育小組，還有渠務那些。

問：你的先生是否經常參與村子的事務？

答：算不算經常啊？他就比較懶一些，他會參加，但我覺得他比較懶，不是太積極。

問：那你自己呢？

答：我自己也很少參與，因為我自己本身也忙，要上班。現在聘請了傭人會好

一些，否則我要自己買菜做飯，加上每週日我會上田灣，返回婆家。因為母親在我19歲那年離世，自己就看著弟弟妹妹成長，所以我們星期天會聚在一起吃飯、聊天之類，因此星期天會比較忙一些。

問：那麼你參加過村裏面甚麼活動呢？

答：我參加過製作蘿蔔糕，每一年都會有蘿蔔糕節，以及端午節以前我會參加裹粽子，就參加過這些活動。

問：可否跟我們分享一下你負責甚麼崗位？以及感受是甚麼？

答：我最主要就是幫忙洗蘿蔔，當我們在田裏拔蘿蔔出來，然後會分批幹活，有人切臘味、冬菇，有人分配食材給我們拿去清洗，洗乾淨以後他們刨蘿蔔，然後切段，這種團結是十分深刻的。食材都準備好以後，擅長做菜的叔叔阿姨負責煮，然後拿去蒸。另外又有些攤位讓小朋友玩染布等活動，蘿蔔糕蒸好以後，就會拿去跟村民們一起分享，這些其實很溫馨。我自己在屋邨長大是沒有這樣的活動的，沒有這樣的感受。但在這裏呢，還可以，感覺很舒服，而且很享受這樣的團結。

問：我想問一下，有人說「田園氣息」，你在田裏面的時候，還有拔蘿蔔、洗蘿蔔、切蘿蔔這些，是否真有「田園氣息」那樣的感受呢？以你個人而言。

答：有的，因為蘿蔔拔出來以後上面還粘著泥土，泥土還是有點濕濕的。當你拿去洗的時候，手感是軟滑的，這就是我自己的感覺，因為我就是負責清洗蘿蔔，泥土孕育了這麼大的一個蘿蔔出來，摸上去是很舒服的，這種感覺非常好。

問：那麼和你在外面買的蘿蔔，你自己在感覺上、氣味上有沒有甚麼不同呢？

答：很明顯是有不同的，在外面賣的蘿蔔基本上都是清洗乾淨的、是光身的，摸著並沒有那種新生命的感覺，它們放著被人挑選。但村子裏的蘿蔔是真真正正地被拔出來，接著去觸摸，質感完全是兩回事。

問：那麼你能不能形容一下那個香味是如何？就這樣拿著一個新鮮的蘿蔔的時候。

答：清新。

問：吃下去又是如何呢？

答：清甜，真的是清甜，很清新很清甜，跟外面賣的蘿蔔完全不一樣。

問：那麼我想問蘿蔔的外觀跟外面賣的有沒有不一樣呢？

答：有啊，這裏的蘿蔔很可愛。有些會連在一起，一個蘿蔔像是長了腳，像小人一樣，有些的.....怎麼說呢，就是表面與外面培植的完全不一樣，這些蘿蔔並

非每個都一樣，每個都是有分別的，形狀、大小以及味道，蘿蔔的香味是很濃的。

問：那麼你知不知道他們是怎麼種蘿蔔的？例如怎麼播種。

答：這個我就知道了，因為我沒有去看過他們怎麼栽種。只知道他們在種蘿蔔的時候，會很勤奮地播種、除草之類，他們在做些動作，但我不知道他們在做甚麼。

問：那麼種植的，依你所知是不是有機蘿蔔呢？

答：是的，我知道是有機的。因為有時我聞到很臭的味道，我走過去看他們會告訴我，這裏堆了一些廚餘例如果皮等，用作是田裏面的肥料。那我相信這些一定是有機的。

問：那麼除了參與蘿蔔糕節，你剛才也提起端午節有包粽子的活動，可否跟我們分享一下呢？

答：端午節包粽子，之前一晚上我會幫他們清洗糯米，還有一些綠豆。很多時候都會在我家裏，我幫他們把材料洗乾淨以後會進行浸泡，浸泡一晚上。綠豆洗乾淨以後，就用很大的桶子浸泡糯米和綠豆，到了當天，就會將材料拿出來，大家分工，有人會打鹹蛋黃並切開，有人負責切豬肉，一些阿姨們會將肥豬肉都醃製好用來包，有人會清洗粽葉。關於包粽子呢，我是失敗的，因為我是不懂得包粽子的，材料全都會溢出來。村民們很有耐心地教導，自己始終比較笨拙，我的專長還是在洗碗方面。

問：那麼剛才聽你說，你是嫁進來跟你先生一起住，跟家姑一起住，平時家姑做飯的時候會不會教你？

答：其實我家姑本身是住在沙田的，但近期她的身體不是太理想，才跟我們住了十多年。而我們的房子實在是過於殘舊，就申請修繕一下，這才算有多一點點的地方。跟我們合居的那家人也搬走了，這才有多一些地方讓家姑跟我們一起生活。至於做菜方面，老人家煲湯一定是很厲害的，她也會教我煲湯，但很多時候她都讓我自由發揮，任我怎麼做菜都行，我做甚麼菜她都會吃的，都還可以的。但一些特別的菜式例如攪角，她會教我怎麼蒸魚。跟我以前做的呢.....其實我本身是水上人來著，我們蒸魚很多時候都只是放薑蔥，沒說會有其他甚麼特別的，加上我們很喜歡用鹽油水煮魚，這是我們水上人最喜歡的。所以很多時候我做給她吃，家姑會覺得這些挺特別的，我們就是這樣互相交流的。

問：你自己本身是不是都懂得做菜？

答：我本身都懂的，但不算太擅長，可以入口。例如有時候一家一餸或是聚落節的活動，都會邀請村民們，如一家一餸就會每家人煮一點分量，然後大家一起分享。看見其他村民煮的菜也會覺得很特別，大家都想知道對方菜式的做

法。記得有一個阿姨煮了水煮魚，真的很好吃。這樣就知道村裏面的阿姨們做菜真的很厲害，我們亦可以藉此機會交流一番，問她這道菜怎麼做，她也會很開心地教導我們。

(1274)

問：你剛才提及一家一菜，或者聚落節，你看見阿姨做的水煮魚然後覺得很好吃，那麼之後有沒有跟其他村民一起煮食？有沒有認識到一些人一起研究如何煮食？

答：其實都少的，因為下班回來後，其實都沒甚麼時間去做其他的事情。但是住在我們這裏附近呢，很多時候，例如我煮了一些雞翅膀，都會讓鄰居嘗嘗。鄰居亦會有反饋說味道還不錯，又有時候做了菜讓鄰居們試吃，他們就會覺得味道有點淡，他們就會是給意見。加上很多時候大家煲了湯，都會給人試味，尤其是做了新菜也會跟鄰居分享，當然分量不太多。鄰居們也會給予意見：這個味道不錯，有時候也會說這個菜的味道有點淡，我覺得要加點鹽或者蠔油會更好，就這樣去做一個分享。

問：那你自己平常的生活模式是如何？例如在哪裏買菜，在哪裏上班？

答：我在黃竹坑上班，很多時候都會上石排灣買菜。為甚麼會上石排灣呢，其實最主要是因為我未嫁進來以前，我是住在石排灣的，會覺得去石排灣很親切，所以下班以後會去石排灣買菜，而且剛下班就是五、六點的時間，這段時間的菜價也會相應便宜一些，以符合經濟原則來說，就會比較喜歡去石排灣買菜。加上有些地方吃的東西也習慣了，從小到大都吃那些，這種就比較像是情意結吧，故此很多時候都會去同一個攤檔買肉、買魚等等。

問：就是說你每天在黃竹坑下班以後，特意坐車去石排灣買菜？

答：不是每天，是有時候需要買菜的時候就去石排灣買。通常我會在星期六一次過買魚，多買一些放在冰箱，因為有時候真的未必能夠湊到時間去買。而且現在很多時候都會晚點下班，所以未必可以去買菜，如果我一定要買，就會多買一些。菜的話就會有時在上班以前，會去海皮那邊長興或者其他地方，經過就會先買了。

問：你剛才說你是水上人，那麼你買魚是不是很擅長呢？

答：又不是。我雖然是水上人，但以前買菜都是我媽負責的，我都會跟她去街市，以前我住在鴨脷洲的船艇上，我媽會上去街市買菜。看見一篩篩的魚，知道哪一些是新鮮的，這是可以看出來的。但現在的魚跟以前的味道是不一樣了，現在很多時都是養魚，以前那些是真的海魚，這是有分別的。那麼你說我們是漁民，其實對魚的要求是高一些的。但現在已經不能讓我們有要求了，因為很多都是養魚。

問：那麼除了做菜、參與村裏的活動，那你有沒有嘗試過村民做的菜，並且覺得很難忘或者印象很深刻的呢？有沒有哪道菜，哪個活動的小吃或者菜都可以。

答：如果難忘的那些就是華女姐姐做的餛飩。

問：為甚麼呢？

答：那個很香、很好吃，她做的餛飩真的很好吃。另外還有甜品，有些茶果.....我忘了她叫甚麼名字了。

問：是不是張太？

答：張太，對的。張太做的甜品呢，有時候聚落節呢，她很多時候都會做糯米飯，很好很難忘。其實還有很多的，有些人做的麵包，做麵包也是很好吃的。另外還有朱老闆做的魚，烤魚也是很好吃的。原來這裏真的真的有很多武林高手在。

問：你覺得很好吃，那麼你有沒有想過去問問食譜？或者偷師？

答：問他們，問他們如何製作。即是其實有時候就是一碟菜，有時候也不知道是誰做的，那就自己去看，看看材料是甚麼，然後自己嘗試製作。如果知道是誰做的，就直接去問怎麼製作、如何做這樣。

問：但你上次做的那個羊腩煲，大家很多人都說很好吃喔。其實你自己煮的都很好吃，你自己也有拿手小菜啊！

答：那個羊腩煲其實是我在街市，那個菜檔教我做的。其實做羊腩煲最主要是視乎你喜不喜歡膾味，如果你不喜歡那股膾味，你只要羊腩出水的時候，放個橙皮進去，等到那股味道不太濃郁。還有最先要煲竹蔗和馬蹄，先將它們煲滾，出了味道以後，再要.....還有，最重要的一樣是，就是那些南乳，人們很多時候只用南乳，他教我要加上腐乳，拌勻以後加點麻油，加點糖、加點酒，拌勻後要爆香，之後再倒那些羊腩，爆完以後再將馬蹄水倒入，接著再滾，然後加一顆冰糖，就這樣教我做。那就自己去嘗試著做了，覺得還可以的。

問：那羊肉的那個材料是黑草、普通羊還是綿羊？這些有沒有影響的呢？

答：通常我就是買那些急凍的黑草羊，你說其他那些綿羊.....那我其實不太懂怎麼去分辨那些羊的部分，我就覺得，跟那些相熟的急凍鋪說「今晚上想做羊腩，哪一個部位是好的」，他就會拿給我。

問：都是急凍的？

答：都是急凍的。

問：那麼我想問呢，我們的活化項目牛奶牧場，你有參加開幕，那我想問一下，如果要加一、兩項村裏面有代表性的食物，在那邊的小食店也好，餐廳也好，你會選擇哪樣或者是哪幾樣呢？

答：我會選擇茶果。

問：哪種類型的茶果？可否詳細地說一下？

答：例如有餡料的那些，裏面有花生，有豆沙，還有一些特色的那些。另外還有一個叫雞屎藤，我覺得是很有村的味道的。另外張太做的那些鉢仔糕，如果要加我會加這些。

問：茶果，其他客家村也有了。那麼你覺得本村的，和你在外面吃過香港仔的、新界的有沒有甚麼不同？因為這其實不太特別，對我們村民來說。

答：但是我覺得對於我來說很特別，因為在外面吃的要不就是甜了些，要不就是沒有味道。但是吃張太做的那些呢，是不同的。那個味道是剛剛好的，不會說是過甜或過淡，這可能是因為她真的是用心去做，還有我真的覺得味道很好。

問：你在村子裏住了那麼久，從你當初入村到現在，感覺有沒有不一樣？有甚麼分別嗎？

答：現在進村就認識了很多，可以說是周圍都有熟人會打招呼，跟鄰居的關係可以說是密切了。還有多了很多.....尤其是現在保育小組那裏，有那些導賞，就多了很多外來的人，來認識村裏面的事物那樣。

問：那麼知道最近村裏面有一座宿舍，說可能有些路要修，那麼你們有沒有聽到一些消息，或者有沒有有一些擔心？

答：有，有聽到一些消息。那就是說政府打輸了官司，要修建一條路給牛奶公司，那其實.....怎麼說呢，當然是不想修了。因為始終你修了路，一定是會對村裏的某一些屋有影響的，要說沒有影響，騙人啦，對吧？就是你修一條路上去，其實會不會有其他方法解決呢，我們村民可以做些甚麼呢？其實我們現在想.....即是我居住在這裏，我也想知道，究竟我可以做些甚麼。會不會說.....有沒有辦法可以擱置這個情況呢？可不可以做到說，我們不給它那條路上去呢？有沒有一些方法、一些途徑，我們可以做到些甚麼呢？

問：那麼你們村民之間有沒有有一些組織，去談談這一件事？

答：有，我們有一個群組，就是大家會給些意見，盡量去.....就是，一來其實是要去處理村民的擔憂，因為其實過分擔憂也不是好事。還有我覺得讓別人知道我們在做些甚麼，不是說.....就是有些人會覺得，就只有你們幾個人知道，沒有其他人知道。那麼其實開一個群組，你們有興趣，進來想知道些甚麼，你可以去了解，知道究竟發生了甚麼事情。

問：那你已經居住了這麼多年，那你有沒有想過要搬出去？或者將來對村子有甚麼期望？或是想繼續住在這裏？

答：我沒有想過要搬出去。因為其實我是很喜歡這條村的，很舒服，還有住了這麼多年，大家建立了那個人脈、關係、感情，都是有一定的深厚的。那麼寄望村子的話，每個人都想是安居樂業啦，不要受外來的物件所影響。

問：那麼你今天還有沒有其他補充，或者甚麼想說的？

答：暫時都沒有了，如果有補充的，你可以隨時找我。

(1275)

問：那麼剛才提及了你的小朋友，是兒子嗎？

答：對的，是兒子。

問：那麼年齡也挺大的了。那他有沒有參與村裏的事務呢？

答：其實他很少參與的，他試過一次，參與那個魔術表演，在那個聚落節，他表演噴火。那麼其實給我的感受就是，我的兒子原來是可以在村裏面表演的，還有那個回應是很大的，就是村民們也挺喜歡的。其實有活動呢，我們也會遊說他多參與村裏面的活動。那他.....就我這個兒子他還是可以的，有時間的話他會做，還有他在魔術方面還可以，有那麼一點點的名氣吧。

問：我想問一下，以我所知就是保育小組祥哥和他爸爸有邀請，在你們的觀察當中，他從一個小朋友到年輕人，未表演前邀請他，你觀察到他在心路上有沒有一些變化呢？他的行為、表現如何？到現在表演前後，你可否證實一下就是看著這個年輕人，你當他是一個年輕人，你會不會看見他的一些變化？因為我們想知道村裏面年輕人參與的是將來的，但是有難度的。我想看看你觀察到的，跟我們分享一下。

答：我觀察到我的兒子，他最初表演的時候，祥哥邀請他的時候，他是有些害羞抗拒的，就是行不行啊，場地行不行啊，他很注重他那個表演的場地是否適合，會不會有某些地方令到他穿幫諸如此類。其實他沒表演之前，他真的進來視察過場地，還有表演完以後呢，我覺得他是開心的，他是有感受的。還有很多時我們會.....例如沒邀請以前，我們會告訴他，他會說「不要吧」、「不是吧」，但表演完畢以後，我們再跟他提起，他會說「看看再說吧」、「到時候有時間再說吧」。其實我感覺他是很享受的，是喜歡的，不過真的要視乎他有沒有時間。

問：有沒有甚麼方向可以讓我們看見，如何邀請多些這類型的年輕人，去幫忙或者關注村子？

答：其實都是要靠自己父母跟他談，「幫幫忙」或者哄一下。其實有時候大

人、小孩子都是要哄的，跟他們說「你幫幫忙吧，你上次的表演挺好、挺成功的，真的有很多人捧場，希望你出來幫幫忙吧。」唯有是靠自己父母跟他去談，幫幫忙啊，鼓勵一下他，這麼多人就不怕啦.....怎樣怎樣的。如果他能站出來表演，其實他是不會怯場的，只不過是想與不想。

問：我們在訪問當中呢，都觀察到一些，現在叫青年人進入中年人了，他們都說過以前跟人說住薄扶林村，都有點害羞。那你觀察我們保育小組做了十年、八年工作了，那你有沒有觀察到小朋友，你家裏的小朋友的变化呢？怎樣觀察呢？有些朋友告訴我們，他會不會把朋友回來吃飯、玩耍，可以看見他的行為，就可見他怎麼對待這條村。

答：會的會的，其實他.....其實現在因為是疫情的關係，否則每一年，都會有兩三次有一些舊同學來屋裏燒烤、玩耍、打麻將，玩他們兒時覺得很有趣的遊戲。這是他會的，以前就不會，但後來他其實.....很老實說，有時候在街上聽見「哇你們住薄扶林村啊？哇真是好了」，其實會有聽見這樣的聲音，有時當然有些不太好的聲音，例如說「你們霸著條村」諸如此類，但是大部分都會覺得，「你們住在這條村子裏面，真的好啊，很想找到這樣的村子來住，但現在真的沒有了。就是你們能有這條村居住，真的很好啊。」其實自己的朋友說「你住薄扶林村，是村屋來的嗎？真是好啊，比現在所謂住的樓好，就是關上門連對面姓甚麼都不知道。但是在村裏面呢，基本上你經過，就算是不熟悉的，打個招呼，一回生二回熟，基本上，下一次就能站在一旁，大家一起閒聊，是不同的。

問：你覺得香港有些好的說話或是不好的說話都會聽見，那麼很多人都是針對村子的外貌，他們也不知道甚麼原因、條例等各種東西，但如果要你給些意見，去改善村子的外觀，你有甚麼意見呢？

答：如果要改變村子的外觀，就我最主要的一樣東西呢，就是不要限制了物料，你沒可能說數十年前你要用木的，現在也要用回木。因為其實有些地方是真的舊了，有些地方，你叫他找回木，根本是不符合這樣的變化。因為其實現在風災越來越厲害，如果你叫他用以前的物料，會不會覺得有點過分呢？還有你以外觀來說，有修繕的.....就盡量去，怎麼說呢，就是去用回一些耐用的物料，不要那麼死板，說要用回以前的物料，一定要用鑲鐵各種那些。很老實說，用鑲鐵的話，陽光照下來，裏面是很熱的。那麼一來你又要開冷氣，又不得環保，又浪費電費。因為其實住在村裏面的，都很愛護這條村子。

薄扶林村社區檔案整合與分享

日期時間：2020年4月19日 下午1時45分

受訪者：李婉雯

訪談員：蘇麗安

觀察員：高永康

文字記錄員：梁永樂

被訪者資料：

(1539)

問：很高興能夠邀請到黃太接受訪問，請您介紹一下自己，例如名字、年齡、於薄扶林村居住了多久、為何會在薄扶林村居住。

答：我本來姓林，小學時候的名字叫林權好，後來出來工作時覺得很俗氣就改了名字叫林婉雯。我自小就在七層大廈居住，我爸爸在牛奶公司宿舍任職工人，退休後搬到薄扶林村居住。我媽媽有兩間屋，現在我居住的這間屋是媽媽自住的時候用作休息、飼養小雞、小鴨和一些貓狗，我媽媽很喜愛貓狗。而我先生姓黃，他以前在香港大學工作，現在退了休。

問：可否跟我們分享一下你剛才所提及的七層大廈是什麼來的？

答：是牛奶公司的宿舍。

問：是牛奶公司的職員宿舍？

答：是。

(1540)

(/)

(1541)

問：很高興能夠邀請到黃太接受訪問，請黃太你介紹一下自己，例如名字、於薄扶林村居住了多久、年齡，能否和我們分享一下？

我在牛奶公司宿舍，也就是七層大廈那邊出生的，以前我爸爸在牛奶公司任職工人，退了休就搬到薄扶林村居住，我記得當時我大約11、12歲，小學在官立學校就讀。

問：你也在七層大廈裡居住過嗎？

答：我是在那邊出世的。

問：可否跟我們分享一下你童年的日子，例如七層大廈是怎樣的，平時有甚麼可以做等等。

答：居住在七層大廈的時候真的十分開心，因為大家共用廚房，十分熱鬧、過時過節十分高興，又有很多鶴佬人在七層大廈裡居住，在過年會做年糕、打魚蛋、又會做咸

茶，鄰居十分慷慨，會請我們吃。在官立讀書的時候，我小時候覺得自己不是女孩子，會周山走、十分喜歡玩耍，整個童年甚至直到我小學畢業也是如此，一放下書包就會走入牛房玩弄牛隻、又會偷窺爸爸工作，他會做一些鹹草給牛隻進食和打理牛隻。回家的時候當然會給我媽媽責罵，每一次都是這樣、每一日都是這樣。

問：牛房是不是可以自由進出的，其實是怎樣的？

答：不可以，我爸爸在牛房工作，有時候去找我爸爸，就會趴在牛房旁看着牛隻進食、看着牛隻舔著那塊咸石，覺得十分可愛。有很多乾的禾稈草，我會踩着那些草跳來跳去玩耍，有時還會去捕捉一些青蛙。一到那個季節就會玩砰咁筒和畫紙，我們小時候玩這些東西十分開心。

問：請問村民是怎樣稱呼你爸爸，有沒有什麼暱稱？

答：有的，貴發叔。

問：當時牛奶公司不是每個人一開始做工人就會有宿舍居住，但剛才聽你說你是在七樓出生，即是你爸爸是在結婚後立即取得宿舍資格還是你有否聽他說過是在薄扶林村居住才上到宿舍，因為上宿舍是一個很大的權利來的。

答：我們以前不是在薄扶林村居住先的，我記得我年紀很小、出世的時候就是在七層大廈，我爸爸是在出面住的，是入來工作才申請在牛奶公司宿舍居住，直至退休。

問：你爸爸是主要打理那些被牛隻進食的草嗎？

答：是。

問：請問牛房工人有些是住在牛房和牛地，那你父親是否需要住在那裡？因為聽說牛奶公司的工人都是四小時一更，輪更工作的。

答：我爸爸不需要。其實我猜想是會轉的，我記得小時候爸爸在七層大廈宿舍居住，他放工回來就回來，有些叔叔就真是留在那個宿舍，就是四個小時這樣做，他們甚至在那邊居住，一間小小的屋，但我們就全部都... 我猜想是不同的工種就是不同時間，有些真的是留在那裏，我都記得有。

問：貴發叔在牛房工作的時候你有沒有聽說過牛房有號數，還有你爸爸那時工作是否很辛苦，是否需要幫忙，因為搬禾草是要推上山、推上落或是取奶工種，有沒有一些詳細一點的童年記憶？

答：我沒有聽過我爸爸訴說過十分辛苦，不知道是否他擔任的職位不會太辛苦，真的是沒有聽過的。

問：他職位應該頗高級的？

答：不是，都是打理牛隻，每個人都是這樣。

問：請問爸爸是那裡人？

答：廣東清遠人。

問：那他工作的時候是否一群兄弟一同下來，還是怎樣？因為牛房工人有幾類，有清遠、有番禺，另外有些就是海豐鶴佬，就你所知你爸爸的親戚或朋友是否都是在牛奶公司或是薄扶林村生活的？

答：我聽我爸爸說，當時大陸戰亂，一逃離到來香港就打工，然後就開始做牛奶公司。但是薄扶林村很多都是清遠人幫牛奶公司工作。而我媽媽就是在宿舍居住，她認為退休時一定要有一間屋，故我媽媽於很早的時候就已經買下了這間屋。我們有兩間屋，這間屋我媽媽用作睡午覺、養小貓、養小雞、種菜等等.....我媽媽喜歡這樣。

問：即是你爸爸都是入來村裡工作才認識到你媽媽，然後就結婚？

答：不是在這裡認識的，是清遠的親戚介紹。

問：媽媽也是清遠人？

答：我媽媽不是，是沙井。

問：惠州那邊？

答：沙井，不是，都是廣東的。

問：你說過你小時候會在山上玩，是否只是你一個女孩子跟着男孩子玩，還是沒有什麼區分，都是一群同齡小朋友周山走。你可不可以講解一下？

答：會去摘一些、偷一些人家的番石榴和蕃茄吃，那些牛房師傅就會種植那些東西，打波子，很多在山上日日走來走去，紮辮子，總之一日就很多事，每次在山上就會很忙，每一個小朋友一到四、五時就都會回家。這樣就是一天。

問：不用上學的嗎？

答：只需上一更的課而已，可以上早上，或是上下午，我就是上早上的，下午就會像一隻猴子一樣在山上玩。

問：那有否上山游水？

答：我記得我游水是跟我哥哥去山底游的，十分危險，很喜歡去山底游水，他們游出去時，我又游出去，但是我踩不到石頭，又不會喊救命，我回想起也覺得害怕；然後第二次去到了本身就不敢游出去了，他們每個都游了出去，我就在入面。

問：山底是指哪個地方？

答：現在的數碼港。

問：那當時的你每日的生活就是早上去上學，然後下午就和一些小朋友一起玩耍？

答：對，每一個都走上山玩的。

問：即是不用約的，一上山就見到，就一起玩？

答：是啊，大家會見到的。

問：大家都很有默契，何時、哪裡等這樣？

答：小時候哪有甚麼玩意，在山上會有東西摘來吃，有番石榴等。在山上很開心，可以滑滑梯，自己整一塊木板，塗一些蠟上去，就這樣滑；然後會踩着人家的橋搖來搖去，總之在小時候有很多玩意。

問：你滑紙皮和滑木板是否都是在那些大象草上滑？是怎樣滑的？

答：是，是在一些草上滑下去的，是有一個斜坡，都頗危險的。山上有個斜坡，拿起旁邊一塊木板就塗一些蠟上去滑，不像現在那些滑的那麼厲害，但即使滑到幾尺，十尺或者十多尺，這樣就很開心。

問：大象草那時又闊又高，牠的邊緣有些還會起瓦的，你們不怕割到嗎？

答：不是，整個山很大的嘛，有些地方沒有這些草的。

問：不一定是滑草的？有其他地方不是草的？

答：對，有斜坡的。哪會知道危不危險呢！

問：那你有否嘗試過爬樹和捉小鳥？

答：有，跌了不知多少次，不過沒有試過重傷。

問：那時你爸爸在工作，那你媽媽呢？

答：我媽媽就去做泥工，或者去割草。因為我媽媽有七個子女，加上我的嫲嫲，一餐有十個人吃飯。

問：你在七兄弟姊妹之中排行第幾？

答：我排第五。

問：你和你的哥哥姐姐是否都是在同一所學校讀書，放學是他們照顧你，或是鄰居照顧你？

答：我姐姐比較聰明，於聖華上學，而我們在聖華讀得一般，就去了官立。那些成績比較好的都是在聖華讀書，其他一般都是在官立讀書的。

問：是不是放學後哥哥姐姐照顧你們，抑或是七兄弟姊妹各有各上山玩耍。

答：我哥哥那些，我想他們就是先退了學，沒有回來了，然後就是各有各去玩耍。像我姐姐乖的，就會在家中照顧弟弟或是自己做功課。我們這些頑皮的小孩就會上山玩耍。

問：那你小時候需要幫姐姐、媽媽做家务，燒柴或做飯嗎？

答：那時候我嫲嫲在家，這些東西都是她做的，我記得像我嫲嫲那些鶴佬人以前很喜歡拿一些鮫魚、九棍魚打魚蛋，我嫲嫲很在行的；他會煮很多東西吃和燒柴，她不需要我們幫助，自己一個可以做妥。我姐姐也有幫忙洗衣服，我嫲嫲煮飯。當我嫲嫲老了，七十幾歲時不在人世，不記得自己是上幾年級，自己就開始擔着一張椅子在透柴爐學做飯。

問：嫲嫲去世是如何出殯？

答：我們的村民出殯是這樣的，我們會去到現在是美聯地產那個地方擺放路祭，擺放棺材，然後有一些喃嘸先生喃嘸一番，然後就去出殯了，這是一個習俗來。

問：你當時多大？

答：小學。

問：第一次面對親人去世的感受是如何？

答：很傷心。因為嫲嫲對我們很好。

問：你小時候在七層大廈的那些村童現在是否還在薄扶林村居住？

答：都有很多是同學來的，我們村有個樂根源，在一人一餸、蘿蔔節等，很多時候都會見到他們。

問：有那幾個是你的同學？

答：偉雄、金水、郭魚仔、有幾個，但是他們改了名我又不記得。

問：都是那一輩？

答：嗯。

問：剛才你提及到你媽媽在薄扶林村買了兩間屋…

答：買了一間，一間用作自己種植、養鴨養雞和種菜吃。

問：就是你現在居住的這一間？

答：對。

問：這裡是否有進行過改建？

答：有。

問：之前是怎樣的？

答：以前我媽媽就像一個藝術家，懂得找一些四方石頭，圍住邊緣堆砌成一間屋，然後去撿一些二手的木材和鐵板回來，和爸爸一起修建。

問：用作養雞？

答：對！養雞，還有自己在這睡覺。因這裏面向南北，涼快很多；另一邊就是木屋。這裡又養了很多雞鴨。

問：其實以前這裡外面是否很空曠，屋子多不多？

答：以前沒有這麼多。

問：你身後這間屋有一塊田，你印象中小時候是怎樣的？

答：是長滿野草的。那裡以前是有種過菜的，後來那位婆婆搬走後，就修建了大坑渠，搬走後就荒廢了。然後又租了給「大肥佬」，他把那塊田種得很好，他種了應該也有十多年。然後到那個阿陳種了20多年，現在就到光仔，他是個大業主，現在自己種；現在讓給了給老朱，大家村民都在這裡種。

問：你覺得現在多了一個村民在社區裡面種植的農莊位於你的房屋的正後面，多了人進出；亦多了歡笑，你覺得在幾年前這農莊開始之後，你又觀察到甚麼？

答：其實我幫老朱打理這個田是義工來的，幫他收租有誰來就教誰，有些人真的不會種植，但有些真的很聰明的，就教他們如何種和叫他們到市政局借一些書看看。我認為自己的原意就是不要整天打遊戲機、看電視，接觸一下大自然，理解原來菜本來不是在百佳、西瓜本來也不是在百佳。自小就在田野薰陶，我覺得這樣會比較好一些，我樂意幫他這樣做。

(1542)

問：黃太，剛才提及到你現在住的這間屋是正正對著那塊田，名為自助園，有很多人都會在自助園種植，多數是什麼人？他們和你又有什麼關係？

答：多數都是街坊來的，他們有些是很想認識種植；有些本身就對種植很在行；有些小朋友來到自助園種植後十分開心。有些小朋友真的不肯讀書、又不肯做功課，我記得有一位大約十歲的小朋友，叫他做功課真的難以登天，就算她媽媽和嫲嫲在場都不願意聽。他的嫲嫲在這裏也有塊田用作種植，他看見後十分喜愛，然後就和他約定：「如果你乖乖地做好功課、溫習，就和你來這裡」。他真的十分開心，每次十分期待來到這裡，又會親力親為去拔草和種植。我看見這樣很高興。

問：你覺得是什麼令到那位小朋友有這樣的轉變。

答：我覺得是因為接觸大自然，不是對在家中的那四面牆、或是不停打遊戲機傷眼睛。就如我們行山一樣，聽一下小鳥的叫聲、又聽一下水塘的水聲，會覺得自己還有生命。香港這個地方壓力大又細小，我覺得薄扶林村真的是一個很好的地方，還有這樣的一條村子讓我們享受。

問：這些都是我們從種植中看見的好處，那有沒有一些缺點、要改善的地方，你又觀察到甚麼？會否多了人與人之間的交流？

答：他們入來的時候我要先跟他們約法三章，首先膠要分類、草要放在這裡燒更為環保；甚至拿來浸，做酵素。因為買一包有機的酵素很貴，但你自己浸出來，然後一比一百這樣淋花，其礦物質十分豐富，所種的瓜亦十分甜美。

問：你是如何獲取這些技巧和知識？

答：薄扶林村這裡有一所明愛教導婦女浸酵素等技巧，加上自己對這些有興趣，我以前以為這些酵素是喝的，殊不知也可以用來種菜，自己浸來喝也不用那麼貴。

問：有沒有發生過什麼趣事？例如在出面種植的街坊。

答：我覺得即使是有很多人，但大家來到這裡仍然十分互助和相處得很好，暫時來說都沒有什麼麻煩的個案。

問：種植出來的成品有沒有互相分享？

答：有，他們灑的種子有時很密，種植的時候可能發了三次都發不到，大家就會分享、分開來種，十分開心。我今年發了三四次都發不到涼瓜，鄰居卻分享給我，現在卻有幾盆在等發。互相的這種溝通、交流真的十分開心。

問：一般的城市人和村裡的年青人也好，一聽到種植就會黑口黑面，有偏見和錯誤的理解。有這麼多人在你的後花園做自助園，你又是怎樣看待？

答：我的性格是十分好動的，行水塘都會行兩次，屋企會養兩隻狗，小時候也會養兩隻小貓，這是我的個性，還有我覺得這樣是很開心的，親自接觸大自然，我自己的個性真是這樣的。

問：你覺得是否因為你小時候也接觸大自然，所以你的心態和理念和那些城市人不同？

答：是，有很大的分別，他們第一次來參觀，問：「可不可以進來看一看」，我說：「可以，只要不踩到別人的東西就可以了」。他們會覺得很新奇，很有趣。例如會說原來南瓜是這樣生長的、涼瓜會這樣懸吊，表示驚訝和開心。

問：你本身有沒有工作？

答：我退休了。

問：平時除了種植外會做什麼事居多？

答：逢星期一、三、五就會到香港仔和西環買菜，早上就會和狗隻逛街，然後就回來吃早餐，晚上七時半又會和狗隻逛多一次，多數都在田那邊；有時間就會去教會幫忙做義工。

問：你在這裡讀書，然後出了外面工作。你出去工作後，接觸社會後，是可以去過城市的生活，有沒有一刻是想去過城市的生活，然後結果又為何會在薄扶林村繼續居住？

答：其實是信仰。

(1543)

答：我姐夫跟我姐姐很成功的，你看一下那裡有一張成績表，可以拍一下照。

問：可以分享一下年輕時代做過什麼嗎？

答：我讀書不好，做過的工作蠻多的，小學畢業之後出來做工廠、在明德邨那邊做過兼職、做過很多店舖的售貨員。到我二十多歲的時候，我姐夫、我姐姐、我先生和我四個人開了一間排骨麵店，在君悅二期那邊，我做了幾年就沒有做了，我先生就去了香港大學任職，至今做了二十多年。我到女兒小學畢業的時候，我想出來工作，便去了荷蘭街開了一間排骨麵店，開了十多年。

其實我很懶，做什麼都要快，在西環看了很多樓盤，也沒有喜歡的，最後還是回來薄扶林花園買了個小單位住，我記得那時候是152萬就買了薄扶林花園。隔了幾年之後就買了個694呎的單位，是用來收租的。我陪我媽去教會的時候，她說：「置富花園2座那裡跟走去華富邨沒什麼分別，問我為什麼不買薄扶林花園」；然後我說薄扶林花園很貴的，她說：「那無話可說了。」

沙士的時候，有人來看樓盤，我用216萬賣出薄扶林花園820呎的單位，之後搬了上去住。然後我媽便說：「搬了還要我走上去。你看我一個人養大7個子女，一個都不跟我住，說出來會被人笑話的。」這句說話讓我很不安，不過我也沒理她。她一星期有一到兩次會來我家吃飯，她來吃飯又在說這個，讓我更加不安。因為我本身是基督徒，所以我祈禱說：「主耶穌如果這間屋子賣到好價錢，因為過來薄扶林村重建屋子也要花不少錢，如果賣到350萬，即便多一毛錢也證明我要下來陪我媽住。還有我願意以這間屋子服侍祢。」然後祂很快讓我賣到380萬，當時的地產經紀也很驚訝，因為是沒有可能的。那我真的感謝主，讓我重建這裡，跟我媽媽住，我媽媽很開心。我媽媽對煮食很懶，但他除了煮食每一樣都很勤力，例如耕田、弄東弄西的。

問：妳有宗教信仰。那妳小時候到處跑的時候，薄扶林村都會有教會的朋友和神父那一類的神職人員。妳接觸他們的時候感受不深，那妳當時有什麼回憶呢？

答：那回憶說來慚愧。天主教真的很好，他們會派麵包和罐頭食品給我們，偶爾也會在太古樓派牛油。他們也開了一間小診所，那裡的咳藥水很甜很好喝的，我們經常在神父面前裝咳嗽，然後他就給我們各一支咳藥水拿回來喝，回想起也覺得慚愧啊。還有天主教對我們很好，我們有事向神父修女傾訴的話，他們真的認真聆聽。

問：他們那時候聽得懂廣東話嗎？

答：他們說中文的，修女是中國人來的。不過也有外國人，我就溝通不了。

問：我想問剛才妳說天主教神父有請妳們喝牛奶和吃麵包.....

答：不是，他也會派罐頭、麵包麵粉那些給我們的。

問：還記得在哪裡拿嗎？還有情況是怎麼樣的？

答：記得！我們村民排隊去拿的。

問：在什麼位置拿？

答：在那個籃球場，就是置富花園跟薄扶林村交界的那一個。

問：聖華教堂嗎？

答：對，就是球場那裡。

問：那妳當時對信仰感受不大嗎？

答：不大。只是覺得天主教的修女很好。

問：剛才聽妳所說妳陪媽媽去教堂，那是媽媽先信教嗎？

答：這是一個小笑話。我媽媽信耶穌很久了，她常常勸我去教會，說耶穌好。那我說：「媽，我拜我的觀音，妳拜妳的耶穌，別因為信仰爭吵了。」我也只是陪她去而已。我的兒女們三歲就上主日學，我送他們到門口便走，接著到麥當勞，然後買一份報紙坐在公園，時間到了就去接他們，就這樣。

到2001年，我媽媽跟我說她的教會有啟發課程，讓我煮晚餐給街坊享用。那時候我是吃齋拜佛的，我在想我媽都開口讓我幫忙了，就當行善積福吧。1300元煮60-70人甚至80人的伙食，因為我的店在西環，我要租客貨車來回運送工具，那我也無所謂了。煮了15晚，街坊朋友們都很高興，牧師說：「黃太妳可以幫我煮多一年嗎？」我不是很情願，但我見到他們吃的很開心，那就再辛苦一些吧。到第二年，我想起我信耶穌的過程就覺得好笑。有一個叫關太的，我也罵過她：「你是從事保險還是傳銷的？我什麼都買了，不用再跟我推銷了。」因為她常常跟著我，讓我信耶穌。「我都說我是吃齋拜觀音的！」我很沒禮貌的對她這樣說，她繼續追著我。到第二年，她說：「黃太我教你祈禱吧！」我說：「我不懂的。」她說：「主耶穌我想認識你」我其實是應酬

她，坐了下來看影音光碟，裡面有個甘迪克神父就說：「耶穌死後三天是不是復活了
呢？《聖經》裡面的神蹟預言是真的嗎？」

那我就上了15節課，然後關太就讓我祈禱，說主耶穌想認識你。坐在椅子上，我確切
感覺到神蹟的存在，神打開了我的雙眼，看他說關於救恩：「這是恩典來的。神為你
流血在十字架上死亡，這是為世人而設的恩典，又有永生。」然後我在想：世上那有
免費午餐啊？我信佛的，初一十五都要叩一千多個響頭，又要布施金錢，又要吃齋，
看到龍蝦和魚都吃不了，主要是為了來世不會變成豬或狗。我在心裡對畫面說：「如
果信耶穌有永生，那我不用吃齋那麼辛苦了，那我願意信耶穌。」其實是聖靈感動了
我去信耶穌的。十五節課後，我主動舉手信耶穌的。開初在2001年的時候，很多人都
求我信耶穌，然後我說我找不到理由去信。第二年，我自己真的覺得有恩典在，為什
麼不去嘗試一下探討呢？那就信了耶穌了。

我信耶穌之後經歷了很多。在沙士的時候，我的店舖值一百多萬，對我很重要。試想
一下如果倒閉了，我最少要賠三個月的租金，要捱三個月的租金，二百萬是跑不了
了。我就一直祈禱：神，求祢讓我平安度過這段時間，別讓我的店倒閉。結果整條荷
蘭街總共十間店舖有七間倒閉了，我真的感謝上帝：那澳門餐廳、德興餐廳那麼著名
都倒閉了，我覺得是神的恩典讓我可以繼續營業。

*問：既然你有抗疫的經歷，那如今2020年外面香港面對的也是同一個情況，現在情況
比沙士還糟，那你有什麼感受呢？*

答：以我個人而言，剛剛教會在教《士師記》，我覺得人沒有留意身邊，只留意自己
擁有多少，比如有多少個學位、想爬到多高，鄰里關係很疏離。我住薄扶林花園的時
候幾乎都不知道鄰居是誰，根本住高樓大廈就是這樣，因為我住過。還有我覺得疫情
是上帝給我們的考驗，讓我們意識到原來會有病菌、原來一分耕耘不等於一分收穫。
人類若沒有愛，無論是夫妻也好什麼也好，那就什麼都沒有了。我覺得尤其是香港這
個步伐這麼急的社會，又有高地價政策，我覺得很可笑：香港那麼有錢還有人要住劏
房，我覺得不應該有劏房。他天天睡醒了就要去工作，可能是不同的工種，你居然讓
他住劏房？我覺得很不公平，富者越富，我覺得是上天讓我們思考一下人生的意義。

*問：那我想問剛才妳提及過妳向主承諾用自己的屋子去作侍奉，我聽說曾經有人來妳
家這裡開畫班，其實是怎麼一回事呢？*

答：我們堅道那裡有個姐姐，我去學畫畫，然後我問她會不會油畫，因為我想學。然
後我問她可否便宜一點在我們薄扶林村開畫班。然後她人十分好，收費是50元一次包
繪畫工具教我們村民學油畫。

*問：開班之後妳覺得有何得著？不只是妳個人的，還有街坊、參與者、服務提供者，
妳覺得情況如何？*

答：其實畫班學生大概只得八到十個左右，他們很多都從未接觸過油畫。他們完成畫作很開心，當然他自己覺得很漂亮，便掛在這裡。我自己和街坊每一次看回自己的畫作都覺得很高興。有些人甚至買了幾百元的畫架鑲起畫作，她的女兒誇她的企鵝畫的很美。

問：那妳能說一下自己有多少個小朋友嗎？他們有參與村中事務或者跟妳學種田嗎？

答：我女兒讀完書就出來工作，所以沒怎麼參與。不過我的小兒子Bobby會去樂根源那裡幫忙。因為我女兒讀書的時候很頑皮，英文又不好，她又要上班又要學英語，所以她比較忙。她去了德國工作，感謝上帝讓她可以跟她的老闆去很多地方例如杜拜。她也有跟張藝謀合作，比如說車展或者電影的其中一部分。我女兒很高興在當中可以看到不同的人和事。

問：那妳兒子是參與樂根源的，那他是幫忙栽種嗎？

答：他不是，是看那裡有什麼要做就做什麼，例如搬搬抬抬那些的。

問：我聽了妳小時候的生活，會在山裡跑來跑去。那妳兒子喜歡在外面的農田栽種或者跟妳小時候一樣嗎？

答：他喜歡玩球類運動，比較調皮的。

問：那他贊成你們在外面幫村民種東西嗎？他如何看你們的生活呢？

答：他也欣賞爸爸媽媽肯付出去幫助其他人，我們種了木瓜他也会請其他人吃，讓別人嘗一嘗；原來廚餘也能循環再用，不一定只能丟到堆填區去，令全球氣溫上升。其他人也很開心，每一次來都很開心，一直問有沒有多餘的田地可以讓他們租。

問：那妳有其他東西想補充或者分享嗎？

答：例如什麼？

問：你有什麼想跟子女們說的嗎？

答：我覺得他的發展，我希望我兒子可以去當紀律部隊例如海關、緝毒這些穩定的工作，我比較喜歡他從事這種工種，比較有意思。

問：那我想問年輕人如何看薄扶林村？他會經常帶朋友會來玩嗎？他對這個家有什麼看法呢？

答：我兒子在廈門讀書的，他帶同學會來的時候，他的同學也很喜歡家旁邊有田地，因為內地很多田地已經被收回。他們每一次來看到我種的東西，又弄吃的給他們吃都很開心。因為我兒子暑假會帶同學回來，帶他們來香港遊玩，來我家裡住。

香港檔案學會
『社區歷史檔案館先導計劃』

訪談類別	小組
日期時間	2015 年 6 月 18 日晚上 8 -10 時
受訪者	薄扶林村文化環境保育小組（蕭昆偉、李瑞華、黃廣長、吳江乾、蕭昆崙、阿桂）
訪談員	曹愷怡，關偉雄，譚麗琮
文字記錄員	關偉雄
編寫記錄日期	
錄音編號	OHA-018-1; OHV-018-1; OHV-018-2; OHV-018-3; OHV-018-4; OHV-018-5

訪談對象背景：

蕭昆偉：

又名大蕭、Tony。於澳門出生，於 1966 年左右（6/7 歲）時入村定居。入村後亦曾在村內搬遷。

李瑞華：

又名華哥。因為村內有其父親朋友，於 6 至 7 歲左右入村定居，居住逾五十年。

黃廣長：

又名長哥。六歲舉家搬入薄扶林村居住。家族與村內有生意來往數十年。

吳江乾：

又名朱老闆、豬肉仔。在薄扶林村土生土長，其祖父及父親都在村街市營生。

張生：

水上人。因嚮往薄扶林村生活入村居住。

蕭昆崙：

又名細蕭。三歲起入村居住，剛好居有半世紀。訪問中亦回憶童年隨家人「曬鴨毛」的工作經歷及搬遷歷程。

薄扶林村文化環境保育小組成立日期：

成立緣起：

前身為「排污小組」，原意為向政府爭取改善村內排污系統、疏通水渠及改善村內衛生。後來與政府交流恆常化，「排污系統係個細水長流的事情」，排污小組成員開始考慮介入村內其他民生事務、環保及保育工作，思考成立保育小組，以應付不時出現的拆村危機。

拆村危機時有發生，在訪談中都有提及。1997 年，有地產商發信予村內四十幾戶居民，限其一個月內遷出；1998 年政府想收回菜園地作汽車維修場。而到梁振英上台後，即宣布放寬薄扶林區建築限制，當時村民立即召開居民大會、舉辦「留住」活動，繼而向 WMF 申請入名單，希望以本村及國際力量保村。

薄扶林村文化環境保育小組運作大概原則：

雖然有核心成員，但仍然保持開放。辦活動時會動員村民幫忙。而主要組員則負責開會、做計劃等等。

薄扶林村文化環境保育小組工作：

主要為籌辦及協辦村內各類活動。包括

1. 協助火龍會籌辦中秋舞火龍
2. 協助火龍會籌辦正月十五盤菜宴
3. 2013 年起，10 月最後一個星期日舉辦「薄扶林村歷史聚落節」
4. 端午節包糉活動
5. 歲晚慶豐收：製作蘿蔔糕
6. 電影晚會、糖水晚會、一家菜活動等等
7. 薄扶林村導賞活動。

村導賞活動約辦了兩年。

特別提到聚落節的淵源。

一名大學教授建議小組嘗試向紐約的 WMF (World Monument Fund) 申請將薄扶林村列入組織監察名單。該組織監察名單中都是文化歷史上有價值的地方、同時有團體對該地方有全面保育計劃，而且會面對即時遷拆、被毀滅的危機。2013 年 10 月薄扶林村成功列入組織監察名單，為了紀念小組將 10 月最後一個星期日定為歷史聚落日。

小組亦與村外組織合辦、協辦活動。見「與村外其他組織的關係」。

工作目標分兩方面，第一是凝聚薄扶林村村民內聚力；第二則是將薄扶林村向香港其他地方以至國外宣傳，以令一旦有變，可以得到各方聲援。

村民反應：

整體而言，村民對保育小組活動反應不算太強，活動參與人數佔全村人口較低。辦活動時最多有四、五十人，但全村人口有二、三千人。

亦有村民參與保育小組工作，原初有大約十二、十三人，至今十人。

盤菜宴令不少老村民感激保育小組，而且亦令村落認同感加強。

對自己的影響：

明白到保育村落不止是個人情懷問題，更是生活問題。有感於新一代及自己年輕時都因為村子衛生及環境欠佳，時有去意甚至因住村而自卑；於是明白保育必須令村民本身都希望留村，不會厭惡村子做起，因此由搞環境衛生的排污起步。

與村內其他個人／組織的關係：

1. 藝術雙年展期間，得甘家借出菜園地舉辦活動及復耕。
2. 協助火龍會籌辦舞火龍及新年盤菜宴。協辦盤菜宴更令不少老村民期待，不但令保育小組成員被村民認識，更會在活動前問小組成員會否再辦，組員認為對村落認同感加強。
3. 而中秋花燈晚會亦令村民分享月餅、水果、禮物，而且一起談天，非常開心。

與村外其他組織的關係：

自排污小組時期開始，已經有與外界例如深井村接觸、合作，參考其排污系統建造經驗。

訪問提及與村外組織的合作包括：

1. 與青年藝術協會合辦「2013-14 藝術雙年展」，得香港賽馬會資助。
2. 與香港大學：學生幫助開墾菜園地、亦曾在港大校園舉辦火龍展覽。
3. 與建築師學會合辦建築雙年展。
4. 聚落節與不同團體都有合作。
5. 小組向 WMF 爭取列入監察名單。（見上「小組工作」部分）

同時，小組亦藉導賞活動向外界系統性介紹薄扶林村，與及連結村外保育團體。

最近項目：

保育小組在 2014 年尾開始籌備與明愛一同參與第四期「古跡活化計劃」，正式註冊成為非牟利團體，確立清晰會員制及董事會制，正進行會員登記招募、會章制訂及建立會員名冊。

同時亦一路希望更多村民參與小組活動。

希望維持並增強導賞活動，以鞏固「留住」運動。例如接觸學校、發展各類型路線等（包括牛奶公司、農家體驗等）。同時亦考慮以社企形式營運，支薪予導賞員，協助村中婦女及各類人士就業。

而舞火龍亦考慮使用登記制舉行，方便紀錄並配合社團活動規定，留下歷史記憶。

香港檔案學會
「社區歷史檔案館先導計劃」

訪談類別	個人
日期時間	2015 年 7 月 29 日晚上 11:30 - 12:30
受訪者	譚俊亨
訪談員	趙展霆
文字記錄員	趙展霆
編寫記錄日期	
錄音編號	

受訪者資料

我的全名是譚俊亨，今年 21 歲，不在村中出世，小時住置富花園，嫲嫲為了方便照顧我，我便會到村中。五歲時，父母搬入村住，直到現在，住了十六年。我曾經在離現今的房屋左兩間屋住過。我有兩位哥哥，大哥比我大 14 年，二哥比我大 4 年。祖籍來自中山廣東。我做宣傳品。

你對村有甚麼感覺？

住係村是舒服的，可以打開門睡覺都不怕有人走進屋來，嫲嫲住在這間屋的對面。

「蝦餃」(他的愛犬)養了三年，是二哥帶回來養，小學讀聖公會田灣始南小學，中學讀明愛莊月明。交通上也沒有甚麼不方便，返中學時有少少不方便。喜歡住村屋，不喜愛住大廈，搭升降機麻煩。

自小從村中長大，雖然小時住在置富，但天天放學都會到住在村中嫲嫲的家，對村有感情。

一出村口個個都有打招呼，基本上全村人都認識，除了新搬進來的人。有時會有成群外籍人士聚集在不知做甚麼，會將喇叭開得大聲，甚麼時間都會飲酒，十分嘈吵。相比以前，村多了不認識的外地人，反而認識的搬走了。小時候個一起玩的鄰居都搬走得八八九九，有些出國讀書，有些結婚，亦有些仍有 whatsapp 聯絡。

你覺得呢條村有什麼特色？

如果選擇出外或在薄扶林村住，會選擇薄扶林村。因為人情味濃厚，走出外幾乎人人都認識。新地方需要重新認識。這裏每間屋都是薄扶林村的特色，間間都不同。外面一棟棟大廈都一樣，這裏可以自己裝飾外牆。地產

鋪消失，幾年前因地權不能改建用途而拆卸。

村裏面有甚麼事你有深刻記憶的？

記得細細個給狗追，那時未養狗，我怕狗的，狗高約四呎，突然追著我，回頭一望，見牠有點兇狠。因為牠停下來，又無反應，我走近牠，牠又走開，這樣追逐了兩三次後便離開。

以前在村四處玩，會打乒乓球，捉昆蟲來玩。會捉鼻涕蟲，蝸牛來玩。村有乒乓枱，由家出發到那裡只需五至十分鐘，乒乓枱附近有涼亭，如果有人打波打落坑內，要爬下去拾起，不懂爬都挺危險的。大家都怕骯髒，不願意去拾回。會一起打乒乓波的，都是年紀差不多的村內朋友，都認識的。

會與哥哥玩卡紙，將卡紙放在我同哥哥的手，拍一下手，看有畫的卡紙向下。

中秋舞火龍，年年有舞火龍。細細個已經跟朱老闆學紮龍，細細個紮龍時會無心機，我紮細龍，朱老闆紮大龍，高過這間屋，有2米。紮龍要2、3個月前開始紮，紮龍要慢慢紮好，否則會散。曾經有一年帶同學一齊紮，亦有其他村民幫手。那時中秋前天天放學紮，現在比較懶，未起身。紮龍時會弄傷，因為要用竹先搭建一個架，再用鐵線把禾草紮起，雙手會在穿插時弄傷。起初只紮骨架，最記得是捆禾草時，加上汗同草，成身會到痕癢。最後會裝飾，裝LED電筒，眼、牙、鬚、尾。最快1個月才完成，慢則要2個月。紮龍係好玩的，紮完會搖下，確保不會塌下。舞火龍時，村民會插香在火龍同球，如果有一大札香燃點時會烘到雙眼，容易流眼水。每逢中秋節，搬了出外的村民會自然回來慶祝，不用通知。

印象深刻的事

仲有無一些值得記低的事，即使不是什麼大事。

喜歡在家裡，因為有冷氣。小時候放學時，會成群朋友上水塘，無聊地走來走去。上山玩，會爬牆，玩捉迷藏，四圍走。

食盤菜，村內德高望重的大哥會慶祝生日，像業餘遊樂社。

有沒有三樣長輩留給而您不會掉棄的東西？這些東西可能珍藏的物件、個人回憶、或者是村內發生的事／傳統？

嫲嫲，隨和，村內人都知他好好人。有時賭輸了錢的人借錢，嫲嫲會比錢。拾到紙皮會給其他婆婆。嫲嫲同村內任何人都閒談，十分鐘的路程會用了半小時，認識很多人。

老人家會講村內最初得幾間屋，我們現在住的屋是爸爸健成的。

香港檔案學會
「社區歷史檔案館先導計劃」

訪談類別	個人
日期時間	2015 年 7 月 1 日上午 10:00 - 12 時
受訪者	蕭昆偉
訪談員	趙展霆，曹愷怡，關偉雄
文字記錄員	趙展霆
編寫記錄日期	
錄音編號	

受訪者資料

我是蕭昆偉，今年 56 歲。大約 1966 年，當時 6,7 歲跟父母搬入村，其實搬屋的原因也不太清楚。小時侯時常四處搬屋，我曾在村中搬遷兩次。第一次是 79 號，住了一年半。第二次是這間屋，住了 40 多年。

你對村有甚麼感覺？

以前的村是很清靜，沒有現在這麼熱鬧，可能人比較少，亦無現今那麼熱鬧，多活動。以前的年代是家家戶戶也沒有電視機，要比錢到茶樓看電視的，因為十多歲無錢，消遣的地方不多，所以在山四處走。現在的村民比較關心村中的事，尤其排污問題，共同處理，多了一份力量；2011 年開始由幾位村民組成排污小組開始，開始多了組織不同的活動；好像盤菜宴，歷史聚落節，樂根源小組自己種植。活動聯誼聚集了村民，村民彼此關係密切，更加融洽。

你覺得呢條村有什麼特色？

在村較為熟絡的都是兒時玩伴，細細個無機心，到處去玩，一條孖條雪條只需 5 仙，也能兩人分享。兒時只為快樂，爭吵一會兒便和好如初。兒時玩伴都在成長期搬走了，多數不在村中生活，只剩下幾個。那比較熟的玩伴亦生疏了，無來往，各自有家室照顧。現在人長大了可能比較看重利益關係。兒時玩伴大多搬到其他地方，見面少了關係也疏遠了一些。

村的特色是比較自由自在，喜歡到那兒玩都得，亦可到鄰居家裏聊天。大廈不能夠有這特色，鄰居只會報警處理。村民無那種戒心。

喜愛村的環境，近年來的環境質素下降中。這裏叫「三水環」，兒時一年到尾都十分大水，大水能沖走渠中污物。現在水流少，太陽曬下會「污煙障氣」。

村裏面有甚麼事是你有深刻記憶的？

中秋節舞火龍是開心，以前舞火龍更開心。兒時的火龍各有各紮，一群人便可以紮一條龍。不好之處是為了利益而打架，因為家家戶戶會添香油。紮龍不需要錢，

只需要禾稈草。牛房的人(其中一人叫高佬甘)會把禾稈草放在一旁，容許我去拿，條件是要拿到其他地方紮。

在 70 年代，我 16 歲時，在牛奶公司的 7 層宿舍內，四樓有乒乓球檯，很多小朋友去打，打幾球便讓給人打，比較融洽。

以前舞火龍無特別的形式，自由自在，重要是多人玩會好熱鬧，太多規矩會不好玩。以前馬路會搭戲棚，唱大戲，戲棚有兩三樓高，據聞和紀念李靈仙姐有關。

家族印象深刻的事件

有沒有一些值得記下的事, 即使不是什麼大事

記憶較深的是以前牛奶公的牛房。小時候經常去，百無了賴時會走去各處牛房，玩牛、餵草，打發時間，沒甚麼特別的，不過這些地方都消失了。差不多年紀的人會自動走在一起，意識地在某地方玩，都是在山頭走來走去。

記得有玩「琥珀」，即「金絲貓」，不是售賣的。砍下竹，製作成「炮竹」。捉蜻蜓，甚麼都玩。有時捉一隻來便能引來其他的蜻蜓。

水塘時常去玩的，游水不是在水塘，而是去水塘入面的山澗，有兩個小水池。最入的較清涼，橋底的較深、危險，間中便有人浸死。我喜歡去水塘玩，游水、釣魚。有得玩樂的地方就會去，如打玩火紙，拍公仔紙、霹拍筒、丫叉打鳥。打中的鳥是會煮來吃的。

17 歲時，在牛房的牛屎水旁有很多斑鳩，我們懂得用魚絲網捕捉。當有經濟能力時，曾養不同品種的鳥，如采鳳。

兒時，在坤記茶室門口看電視是不可以的，但老闆的兒子同我們年紀差不多，經常讓我們入舖看電視。有時會爬上舖頭外的大樹，抓住樹枝來看任達華的「萬佛朝中」（粵語長片”如來神掌”中的情節）。

記得在未建設水喉前，村民是用井打水，在大水渠洗衫。現在水渠不會有人洗衫，從前有人養唐狗來吃，在坑邊割洗，把狗掉進井浸死，把地方弄得十分污穢，後來便把井封了。

小時候在現在居住的家門前都是斜坡山路，後來自己平整土地，起屋，混和水泥和黃泥起平台，因為爸爸經營曬鵝毛行業，需要地方曬毛，經過好多年的經營後才慢慢建成現在的家園。

置富落成後，置富沿簿扶林村之間的一段路，是以鐵網隔開，198 幾年，有幾位村民籌款合資，在村與置富之間建了一道鐵梯到置富，方便村民出入。後來被拆掉，但村民出入不方便，而置富與村之間的地方是政府地，經一番周旋後建成現在的混凝土樓梯。

有沒有三樣長輩留給而您不會掉棄的東西？這些東西可能珍藏的物件、個人回憶、或者是村內發生的事／傳統？

第一想保留是村，第二是牛房，第三是環境設施，改善環境。

香港檔案學會
『社區歷史檔案館先導計劃』

訪談類別	小組
日期時間	2015 年 8 月 14 日下午 6:00 - 7:30
受訪者	盧明記（寶哥、珠姐）
訪談員	關偉雄，趙展霆，譚麗琮
文字記錄員	關偉雄
編寫記錄日期	
錄音編號	

訪談對象背景：

寶哥：全名（陳紹寶）。珠姐丈夫。

珠姐：全名（盧旺興）。盧明的二女兒。於村外出生，1959 年隨家人入村，有六兄弟姐妹。1967 年小學畢業後，就在店裡幫忙。

盧明記成立日期：

約 1965 至 1966 年左右。

成立緣起及流變：

前身為「發記」，戰後村民陳發在此賣茶及魚蛋粉。至 1965 至 1966 年左右，村民盧明承辦，易名為「盧明記」。

因為寶哥珠姐一家與新鄰居私人糾紛，在村的店址被投訴、被要求搬出大街盧明記原址。其後在 2010 年左右遷入置富花園。

盧明記工作及運作原則：

茶檔、餐飲生意。為自負盈虧的生意。早上七點起來開舖，五時半收舖，六時回家，不做晚市。（但不肯定？在置富好像有見過其做晚市。）

豬排飽、腿蛋治和各式多士（鮮油沙多、奶、占、醬多等等）。奶茶亦被推薦。二人憶述其實店舖業務像士多，商業牌照當時也是士多牌。會賣奶、汽水等等。但食材供應不用村內，因為其沒有衛生證明，都是外來食材。

現在店面遷入置富，由寶哥、珠姐夫婦、二人女兒及珠姐的妹妹主持店面。

村民反應：

以往顧客大多為村民及置富居民。而 VTC 入薄扶林後，都成為了一大客源。

在村及大街的全盛期，多客。至今熟客仍然不少，至少一百多人。當中有些已經不在世，例如馬騮伯。二人亦熟知他們的口味，甚至可以「剛坐低就有茶到」。店面遷入置富後，仍受村民歡迎，熟客、老街坊皆捧場。

對自己的影響：

基本上為盧明記貢獻了大半生。女兒亦希望繼承，但二人並不太想，希望她可以做其他較舒服的工作。

與保育小組的關係：

友好。

最近項目：

正在考慮是否在置富舖位續約。另外，亦曾經打算回村子開店，但因為消防條例難以通過，計劃暫擱。

對村的感情：

見證大街百花齊放時期。1960 至 70 年代，牛奶公司仍然在村，當時出糧後村子就會有如墟市熱鬧之象。以前大街氣氛也比較好，不會爭生意，而會各自賣不同產品。

（但訪問中亦有舉順興例子，說趁盧明記二人旅行，開始賣茶，令生意有競爭，亦令盧明記開始賣麵。）

回想 1960 年代村裡仍然會有人養雞養豬，仍然可以飲即榨鮮奶。

回想雖然村子亦有「搗蛋的人」，但有事時會義不容辭的幫助。例如寶珠二人的屋子被燒，村民協助救火、重建；水浸時村民亦互相幫助。例如雞爺，會偕兄弟一起在渠口挖垃圾等等東西。

如何理解本村文化：

捐款支持舞火龍活動已經二十年，捐有多條火龍。
亦有捐助花牌，一為襄助、亦為宣傳店子。

樂根源訪問

受訪者： 陳梅蘭(蘭姐), 黃影石(影)
職位： 樂根源成員
日期： 2015/05/22
時間： 11:30 – 12:30
地點： 黃影石家
語言： 中文
第一訪談員： Tina
第二訪談員： -
攝影： Sarah

內容： T (Tina), 甲(影), 乙(蘭姐)

T： 今日是跟兩位做訪問，我們代表香港檔案學會，我叫 Tina，開始時你們自我介紹一下，如姓名和背景，由影先開始

甲： 我叫黃影石，要講什麼？

T： 在村住了多久？

甲： 是，我叫黃影石，在村住了五十多年，孩子在村出世、長大、讀書和工作，到現在，都五十多年。這裏好住，風涼水冷，沒那麼複雜，外面多汽車，這裏較清靜，晚上睡覺也靜，住得舒服，沒嘈吵，外面街上人多車多，我們少外出，飲茶後便回來買餸，做家務，間中也會出街。

T： 蘭姐又如何？

乙： 我叫亞蘭，在這村住了四十多年，未退休前在外打工，回來也覺清靜，環境好容易安睡，不會太嘈，沒汽車聲，左鄰右里很好，有事大家會互相問候和關懷，互相照應，比較適合我們居住。

T： 我知道兩位是樂根源成員，請談談樂根源如何成立，為何會一起成立這組織，哪位開始也可。

乙： 是偶然機會，剛巧明愛呼籲大家來參與，我們剛退休，便來參加，做出點成績，大家都很高興、開心，便提出成立樂根源，大家贊同，於是成立。

T： 最初樂根源是幹什麼？

乙： 最初我們開會，互相關懷和做義工，做不同活動，如種菜、洛神花、大蘿蔔，越種越開心。亦曾收集雨傘布，高太負責用衣車縫合，我負責收集，用雨傘布做一張如百家布的布帳，用來遮樂根源。這張百家布很有趣，每塊布都不同。

甲： 很多顏色

乙： 好像小孩穿的百家衣，先是抱著玩的心態，大家都很开心，發現很成功，高太能縫合，我把舊的布搥開，然後再駁成一大幅布，僅作玩樂，後來黃

姑娘提議成立小組，方便一起舉行活動，舊年也有一起做蘿蔔糕和糰，農曆八月十五也會幫忙拜神，火龍會拜神要由村頭拜到村尾，走得很遠。因為是本村活動，所以幫忙，大家高興，亦樂意一起做，樂根源便成立。

T： 昨天訪問了高太等人，知道一開始時是保育小組幫忙整理菜地，讓你們可耕種，是否跟保育小組有很多合作機會？

乙： 是，有很多合作機會。

T： 請舉例子

乙： “聚落節”我們也有幫忙工作，十月最後一個星期是“聚落節”。

T： 什麼是“聚落節”？

乙： 因為本村成為文化遺產，所以定了這天為“聚落節”。

T： 這村被定立為文化遺產，是整條村，還有其他嗎？

乙： 由伯大尼一帶至水塘，牛奶公司都被列為文化遺產，由那天開始成立“聚落節”，會切燒豬，大家一起食和玩，第一年切燒豬，第二年在菜園舉辦活動。

甲： 第一年在圍仔。

乙： 是，第一年在圍仔食燒肉，第二年。

甲： 第一年保育小組和我們樂根源。

乙： 她的兒子和高永康是保育小組，兩位是同學，初期保育小組是他倆一起創辦，還有大蕭，細蕭，豬老闆，男士們一起。

甲： 大家都出點力。

乙： 一個做不來。

甲： 是大家出力。

乙： 大家合力，我們做灶，都是豬老闆做，我們幫忙搬磚頭和鋪泥。做時要搭一個棚架，豬老闆和亞梁拉電線，有很多工作，亞梁亦幫忙了不少，多數都是義工，發自內心的，相反，有的請也未必到。

甲： 有的不願意，請也未必做。

乙： 其實沒所謂，有時鄰居會叫劉太幫忙，我先生姓劉，沒所謂，大家鄰舍互相幫忙。很多時候門都是開著

甲： 我們以前是開著門。

乙： 現在就少了打開，以往差不多整條巷都打開門。

甲： 現在家家户户都會關門，因多了雜人。

乙： 多了外來人。

甲： 有黑大。

乙： 巴基斯坦人和尼泊爾也有。

甲： 大陸的也有。

乙： 孟加拉也有。

甲： 以前我家老爺、奶奶那一代。

乙： 很清，沒那麼複雜。

甲：如要看醫生，放下第二個（小孩）睡覺，也可帶大孩子去看醫生。

乙：那時很好

甲：那時左鄰右里都會互相看顧，不會太雜，現在多弓外來的人住。

乙：大家鄰舍關係好，沒吵㗎。

甲：大家飲茶。

乙：以往是賒數，不是收現金的，牛奶公司出糧時，三號和八號，我爸爸便會到牛奶公司收數，看集數簿便知道誰欠多少錢才收數，那時生活並不容易，我自己能就讀小學已很高興，我有四個弟弟和一個妹妹，我是最大，要洗一大堆衫和校服，要油白鞋，還要漿熨襯衣。

T：你們說以往的村民關係好，不用關門，現在

甲：幫我看管，如要去看醫生。

乙：落雨也會幫大家收衫。

T：現在多了一些村外人。

甲乙：是

T：會否因此令你們成立樂根源來維係村民，是否有這個原因？

乙：都會有，希望盡量保留本村，這村比較樸素，沉實，這裏的人不會古惑，比較好，我們有做環保清潔劑，與高太們一起做，黃姑娘買糖，我們就執拾果皮、菜葉，一起切碎來做環保清潔劑。

甲：酵素

乙：做酵素，現在十四座測試中，在坑渠。

T：大坑渠？

乙：是，試驗中，好像臭味減少了，我們鼓勵那邊村民自己浸酵素，他們說沒那麼臭，有兩伙村民更開始自己浸，有空便做，但一下子不能要他們接受，要以問卷收集村民意見，很多都認為 OK，有改善。下大雨時不臭，雨後有異味，但用了酵素後，臭味少了。梁先生協助做一個機關（掣），效果不錯，我們負責加水，要浸三個多月。

T：是否酵素？

乙：是

T：亞梁幫忙做機關（掣），就可自動滴一酵素？

甲：不太臭了，他人走過都不覺太臭。

乙：頭一個星期、半個月，要攪動酵素，每天打開，否則酵素會產生氣體，每天要到菜園攪攪酵素，我們家有時也會浸一、兩樽酵素，蒸留水樽大小，近渠的村民就要浸大桶，因用量較多，我們比較少用。

T：聽你們說都有很多節目、活動，如聚落節、慶豐收、做酵素，組織暫有六至七名成員，哪位比較多主意？

甲：大家開會。

乙：大家討論的。

甲：發表不同意見

乙： 大家發表意見，如種洛神花，那次做洛神花
甲： 果醬
乙： 售賣洛神花果醬，大家作樂很開心，也有種南瓜，晚上一人一餸，整個團隊，保育小組和樂根源，每人做一款餸，拉起電燈，大家在菜園地一起晚飯。還有一次做蛇羹，成班工作人員、大學生、冼生和黃姑娘，一起當作團年，舅父幫忙做蛇羹，我們搥蛇絲，切菜。當日也有拜灶官，我買生果，拜灶官後才能開始用灶，一個簡單儀式，大家高興吃一餐，久不久也會做一餐一家一餸，南瓜豐收時，會用做南瓜餅，南瓜炆排骨，南瓜煲湯也有。

T： 你們的種植會做果醬出售？
甲： 不是賣
T： 是怎樣？
甲： 在菜園地，不是自己收。
乙： 是用來做基金。
T： 是作為基金。
乙： 沒有錢，我們沒有成本，買糖煮
甲： 買材料
乙： 做蘿蔔糕的臘味都是用售賣蘿蔔糕的一部份收入來買，蒸好的蘿蔔糕免費派給遊客。
甲： 有興趣的可買。
乙： 義賣的錢作為基金，因我們沒有本錢，村民沒有收入。
T： 有的種植買了，收入作為基金，有的會作一家一餸的材料？
甲： 給街坊食，如蘿蔔糕
乙： 有的會請街坊食。一家一餸是義工隊每人做一餸，如南瓜豐收，會做南瓜餅，煲南瓜湯，炆排骨，南瓜可作很多料理。高太磨了南瓜煎餅，很好食。每人做一點，亞蓮會幫忙煲湯，炆排骨，各人做一款餸，八時多在菜園地談天說地。食蛇羹那次你有出席嗎？

甲： 我沒空
乙： 是那次你沒空，我和高太等人一起做蛇羹，搥蛇絲，高生也在。我買幾款水果拜灶官，燒灶官衣，開灶，食蛇羹，整晚大家很高興。通常謝灶都拜灶官，是一般風俗。就算火龍節和八月十五，都要由村頭拜至村尾，有很多伯公。

甲： 伯公
乙： 還有李靈仙姐，全都要拜。
甲： 先拜所有伯公
乙： 村頭有一個大伯公，七處有伯公。
甲： 有七處嗎？
乙： 有些地方你沒走過，並不知道，在菜園地有兩個，近賣魚的有一個，近這邊也有，後面有一個，共七個，李靈仙姐塔那處，草蘆大皇廟也有一個。

要拜上兩個鐘有多。

甲： 本村拜神都很高興。

乙： 拜完後

甲： 舞火龍

乙： 舞火龍還要點睛，朱慶雄也來幫手點睛。正月十五會食盤菜，盤菜宴有十多圍，還有抽獎。八月十五時，每家每戶也會捐錢，剩下的錢會在元宵節請長者

甲： 請長者食，八十歲以上有利是。

乙： 八十歲以上的不用收費，六十五歲象徵式收四十元，年青的收一百元。

T： 是否樂根源收費？

乙： 並不是樂根源收，是火龍會收，用剩的收入會還富於民，全部給村民享樂，還有抽利是，八十歲以上有一封大利是，六十五歲以上每人有一份餅乾和小禮物，大家高興。

T： 組織成立了三年，在樂根源未成立之前是否已有拜伯公和李靈仙姐的風俗？

乙： 有人拜

甲： 歷史以來已有，我年輕時，我奶奶在時，年三十晚、年初一、年初二，六時由圍仔開始拜，燒肉、雞、生果、煎堆，拜完整條村才上班。

乙： 她由村頭拜至村尾。

甲： 當時年輕，好幾十年了，拜完後才上班，七時上班，所以六時要開始拜。

T： 因樂根源為了保留村的文化，現在拜神是否由樂根源負責？

乙： 初時拜神由火龍會負責。

甲： 有些人有時拜，有時不拜。

乙： 都是發自內心，可以便幫忙拜

甲： 都是信仰

T： 樂根源幫忙？

乙： 樂根源幫手，因有一位長者要退休，不能再做，才叫我們幫忙，以往是佩真負責，佩真不做就 pass 給火龍會，跟著火龍會 pass 給我們，我們也樂意幫忙。年長的有七十多歲，因太累，做不來，便找幫忙，火龍會找了亞蕭，亞蕭找高太，高太便找我們，最後由樂根源的女士幫手，工作便多了。之前是由一名如村長的人負責，後轉火龍會，火龍會找高太，再轉交我們。

T： 除跟保育小組合作，還跟其他會合作？

乙： 會有，因大家本村人，沒所謂，不會計算，樂在其中，大眾享受。

T： 角式會是樂根源跟村民聯絡，保育小組做勞動工作，有否清楚分配工作？

乙： 都沒有明顯分工，他們年青可出氣出力，我們負責較輕的工作，如切菜和煮餸，搬抬的工作，我們做不來。除草、施肥也要做，其實都有很多工作，如鬆土、勃（翻）泥，她很會鬆土，我就做環保清潔劑和堆肥，未煮熟的廚餘可堆肥，可生不可熟，處理堆肥和環保。現在種白豆，往年這時間種

洛神花做果醬，種春菜比較容易，但有時鳥會啄食，所以要落網保護。

T：影之前是在牛奶公司大班打“住家工”，蘭也有在外打工，是村民教你們種和落網的技術嗎？

甲：不是，我們自己想辦法用網防止雀仔。

乙：我們開會討論，做旗仔或像音樂的嚇走雀仔。

T：明愛或其他人會否教你們種植的知識，有沒有其他人參與？

乙：黃姑娘會提議跟季節種植不同植物。

T：是否有定時開會？

乙：例會在星期一，如少人會等人齊改星期五開，齊人便開會。如問題不太嚴重，二至三人可完成，便不用開會，各人會自發工作，會有鬆土，有拔野草，有施肥。雞蛋殼可施肥，如種蘿蔔，用雞蛋殼做底，不用落沙。第一次種沒經驗，買了幾袋沙放在泥底，讓土鬆開，現在我們儲起雞蛋殼，不需用沙，比較慳錢，做了便有經驗。

T：已有很多經驗

乙：農作物長不大便多下點肥，葉便長高了，白豆很多葉，有沒有見過？

T：上一次做蘿蔔糕時有到過。

乙：現在白豆很多葉長出。

T：會員開會擬定活動，是否希望其他村民參與？

甲乙：當然希望。

甲：有的不太願意

乙：年輕的要工作，年長的容易累，有心無力。

T：如做酵素不用下田，他們願意參與嗎？

乙：我們也有提議教受村民。

甲：但有些沒耐性，有心的會較好。

乙：已做好的酵素會十四座附近的村民使用。現在有村民，李太，開始親自浸兩樽，有空時我們會再宣傳。

T：怎樣宣傳？

乙：派發單張，教如何浸酵素。現已訪問了兩次，未做前訪問了，做後再訪問，遲些會再訪問菜園那邊。因黃姑娘還會提議做其他活動，所以沒太多時間。

甲：我們七號包糴嗎？

乙：是七號包糴，六號要準備洗好糴葉，預備鹹蛋。

甲：是七號

乙：七號前做，我們還有其他預備。

T：這活動是樂根源的？

乙：對，是樂根源，與中文大學做山路的。

甲：做山路在十四座那邊，他們很辛苦。

乙：每星期六會來做，給他們獎狀，我們亦會做糴慰勞他們，提前慶祝端午節。

節目不是要賺錢的。

甲： 有興趣一起玩。

乙： 他們做一條山路

甲： 有朋友經過也覺很美。

乙： 大學生與保育小組三十多人做頗辛苦，但作果很好。

甲： 山路做得很好，別人叫我去走走，但我不行。

乙： 有空便去看看，我也會去走走，有時我會由十四座後面經過山路到水塘。

甲： 下雨

乙： 他們差不多完成，這星期做欄河（杆），可以作扶手，不用摔倒，路已做好，但欄河（杆）還未完成。保育小組和大學生很買力，做了很多工作。最初，大學生也有鋪石仔。

T： 是菜園，樂根源嗎？

乙： 是，有一部份他們鋪，另一部份村民鋪。

甲： 大學生嗎？

乙： 是中文大學，冼先生帶他們來的。有很多活動，不能兼顧太多，要策劃。豬老闆負責訂鹹蛋，高太提前買豬肉，要訂，糞葉也要預早買，葉亦要早一天清潔。我們負責小型工作，他們做大型的。我們是對內，他們是對外。

T： 樂根源負責內部事。

乙： 是做內部事。

T： 如幫村民買東西，另他們便對外。

乙： 多數是，大部份都是這樣。

T： 角式分工如此。

甲： 大家分工。

乙： 年輕的要抬重物件，我們幹不來，只可做小型工作，豬老闆和大、細蕭負責出力的工作。有時會教小朋友堆肥，認識不同植物。

甲： 是否七月三號？

乙： 七月三號會分成幾組，每人教一樣，如堆肥，耕田。

T： 是否教外來的小朋友？

乙： 無綫電視台也來拍攝製造蘿蔔糕，高太、我和亞蓮，三位女士分兩組，亞蓮負責透（起）火，高太和我各自負責一班。

T： 無綫來拍攝教哪些人？

乙： 教小朋友，年紀不太少的。

T： 有多少活動跟外來人合作，如保育小組也跟中大合作造山路，而樂樺源有跟大學或其他學校合作，教授如何種植嗎？

乙： 曾經有小朋友來參與，亞蕭亦曾帶年紀很小的孩童來，赤柱的小朋友也來過。

甲： 挖泥

乙： 挖泥，活動中小朋友表現得很開心，還嘗試用犁耙鬆泥。亦有教小朋友踩

雞蛋殼，他們很高興。

T： 樂根源除了服務村民，還帶給外來人很多快樂。

乙： 小朋友踩雞蛋殼，跳繩，做小火龍，舞小火龍也很高興，不停轉圈，電台也曾拍攝。高太、我三人。

甲： 冬天時候一個活動，也會做茶粿。

乙： 初期有做茶粿，送糖水、咖啡和奶茶。

T： 有了樂根源，是否凝聚力大了，有何感受和改變？

乙： 不懂的從經驗吸收，學會了。

甲： 學懂很多，如做蘿蔔糕，我不會，但亞蓮會。

乙： 有別人教。

甲： 包糰，也教曉了別人。

T： 生活方式有沒有改變？

乙： 多了記托，精神好了，大家開心。

甲： 出街也不能太多，雖然現在（車費）兩元，也沒錢買東西。

乙： 大家一起幹，有了凝聚力，很高興。

甲： 如今天開會，做事

乙： 如許可，做什麼都可以，也曾為邀請新聞介寫信，未曾試過，慢慢做。亦是首次 fax，是劉姑娘教我。

T： 做文書工作和跟外溝通。

甲： 會寫的也做

乙： 我懂得寫便做，我不懂的讓別人做。

甲： 懂得就會做

乙： 我有空就作一封信邀請記者來參觀，如那次做蘿蔔糕，就 fax 了一封信給明報。試過，發覺自己也有能力。最有趣與黃姑娘一起作對聯。

T： 為何會作對聯？

甲： 年尾蘿蔔收成時作的。

乙： 真的很有趣，沒試過，都是亂來的。

T： 都可以好好完成。

乙： 每人作一扁。

T： 因有樂根源，村民多了參與活動，亦開心了？

乙： 有，曾種過花，大家幫忙油花盆，那次有人捐贈。

甲： 年初一，維園拾的花盆來種花，年宵遺下的花盆。

乙： 並不是那些，是有人捐贈一批花盆，讓有興趣的人來畫，畫了很多花盆，派給村民種香葉草，想種花的可取花盆畫。

T： 這計劃是你們的主意嗎？

乙： 不是，是保尊小組。

T： 他們找人捐花盆？

乙： 在聚落節前夕，畫好花盆。還有中文大學幫忙為百多戶油屋頂，你會看

到屋頂七彩繽紛，便是中文大學、冼生、高生和保育小組捐款，免費油屋頂。

甲： 忘了那時？

乙： 好像是前年（早兩年）有藍有綠，是中文大學學生幫忙和十個師傅帶領隊伍一起油，兩至三天，有數十戶，幾個星期天。屋頂有紅，有很多黃色，亦有藍和綠。高生對面女兒的屋頂也油了，亞蕭也有幫忙油，很多人出力。中文大學為本村做了很多，也全靠明愛、冼生、高生，一起保育這村，為村加點色彩。亦有一年，掛起旗幟，好像萬國旗，你記得嗎？

甲： 是否前年（早兩年）

乙： 是前年（早兩年）

T： 無論保育小組、你們或其他小組都想美化和保育這村，樂根源有沒有新的計劃？

乙： 暫時沒有，要開會才知。

T： 剛才談給花盆種香葉，是用於這村還是外面？

乙： 都只是本村用，放在門口。我、高生和樂根源也有，亦有派給菜園地附近住戶。種好的香葉派給全村，用完後可再種。為花盆加點色彩，高生的女兒畫得不錯，畫蓮花很好，有興趣便一起玩。

T： 三年來，有沒有難忘經歷，開始時有困難？

乙： 最初當然有困難，如盲頭蒼蠅，不懂得，不知如何耙泥，也有人教。年輕的幫忙，年長的播種。亞銀比較有力耙泥，我倆就不能，便做輕型工作。

甲： 如下種子。

乙： 澆水，堆肥。

甲： 除草。

乙： 耙泥實在有心無力，亞銀力氣較大。

T： 她好像曾耕種。

乙： 是，她有，她以往是耕種，我們雖在這裏住但是到工廠打工，我曾做印刷，做了二十多年。

T： 是否伯大尼附近法國傳道會的印刷廠？

乙： 並不是，其他在灣仔，印刷廠越做越大，後來更上市。直至五十多歲，廠搬到較遠的將軍澳工業村，我們年資多，人工高，廠便請了新人頂替，便沒做。

T： 初期是有困難的。

甲乙： 有

T： 大家合作，並沒有放棄？

乙： 黃姑娘建議慢慢做，或找其他人幫忙，耙泥讓年青的做，我們施肥、播種、除草、清洗。

T： 今天談到這裏，謝謝！

香港檔案學會
「社區歷史檔案館先導計劃」

訪談類別 個人
日期時間 2015 年 8 月 5 日下午 12-1:30 時
受訪者 鄭耀強
訪談員 曹愷怡，趙展霆，譚麗琮
文字記錄員 何展云
編寫記錄日期
錄音編號

受訪者資料

自少跟父母及兄弟姊妹同住於村內的菜園，剛退休，之前為現職紀律部隊人員。

薄扶林水塘即現在漁農署辦公室，昔日是水務局的辦公室和職員宿舍；當年水務局宿舍的職員，利用部份工作室，自發開放一間「卜卜齋¹」，近似於現今的托兒所，部份街坊會把未夠年齡入讀小學的子女送到該處，我也如是，至今我還記得我便是在地牢的「卜卜齋」學會“A for Apple”（香港於 70/80 年代時幼稚園英文課本大多以“A for Apple, B for Boy, C for Cat”來教小朋友英文）。

少時因家教甚嚴，家人又認為圍仔一帶人流較複雜，都不容許我到該處玩樂，故多數會到牛奶公司宿舍的娛樂室，該處有村內最好的三張乒乓球桌、又有康樂棋，附近還有遊樂場，但受開放時間限制，且又未能經常到那裡玩耍，於是便在家門前，用床板自制一張乒乓球桌；以前都是泥地，閒時會與朋友在家門前打波子，也時有打架，但很快便會和好；小學時，物資缺乏，會用咸水草作繩跟同學練習二人三足。正因如此，菜園便是我成長的樂園。

薄扶林村最早期（60 年代前），村民都是菜農，後來變為畜牧為主，開始養雞、養豬，自給自足；以往農田都是有機耕作，我們會用缸儲起尿液作施肥之用，又要經常清除田的雜草，少時總覺得十分麻煩，只有上一代慣以為常，甚至視種植為樂趣。村內其中一排屋稱為豬屋，是養豬場，全村最後一隻母豬就在我家隔壁，跟一般在街市見到的不同，體型極大，定時鋼綫灣會有位大叔會「叮叮噹噹」地帶著豬公到來打種，配種期間會用黑布圍著，完事後大叔便會帶著豬公離村。

我曾在薄扶林官立小學就讀，至後期轉到聖華小學（位處現薄扶林花園）至畢業止；因昔日官立小學的教學方法與現大不同，體罰嚴重，不論男女，就算只是少許失誤，老師都會用一把兩分厚的間尺，打學生「手板」，有時打致手震，因此我便轉到教學模式不同的聖華小學。

上一代街坊感情深厚，因大家都經歷過戰爭，有著要建設家園這個共同目標，搭

屋都會彼此交流心得，如遇漏水等問題，又會互相交換意見，甚至親自購買材料幫忙處理問題，而受助方又會以一餐飯作為答謝，這種交流方式現在都沒有了。薄扶林村現已變得像個聯合國，有菲律賓人，又有巴基斯坦人等居住，村內生面口的人變多，大家都緊閉門戶，不及以往般密切。

以往村內盂蘭節，除會在路上拜祭外，又會有「執錢」活動，當時有三條橋可由村接通到馬路，每逢盂蘭，賣菜的小販叫柴佬，都會用膠袋袋滿斗令（五仙）、一毫和少量五毫等硬幣，從橋上撒落橋下的水坑，一眾居民都會帶著電筒在橋下等待，撒錢儀式完結後，橋底下的人便一湧而上，照亮地方來撿拾「碎銀」；後來因馬路擴建，把水坑由明渠改作暗渠，這項活動也因而消失。除此之外，還有其他節慶活動，如中秋節會有火龍；現在過年只舞獅，當年在鶴佬寮（即現垃圾收集站一帶），還會有舞麒麟；現在新華茶樓，以往是一間武館。

薄扶林村主要分為圍仔和菜園兩部份，菜園的居住環境較好，屋的密度較低，相反圍仔人口相當密集，正因如此，菜園的居民對村內資訊的接收較差。碰巧有次明愛在菜園舉辦活動，因由媽媽一代開始在村內紮根，自己又是在村內長大，於是便在 2012 年加入成為導賞員，藉此為村出力和重新認識這條村；就像以往李靈仙姐誕，媽媽會帶我到戲棚「睇大戲」，我卻不明白是什麼回事，直至成為導賞員才了解由來；昔日由洋草山、牛房、水塘、大學堂、伯大尼到雞籠環，整個都是薄扶林村的範圍；以往牛房內的建築物很有特色，草屋兩層高，有一條石梯可通往牛房，內有水池，且有一棵大樹，以一道四呎高的石牆把村內居民與牛房分隔；牛屎糊是全村最完整的歷史建築，可惜因有新移民在附近霸佔作耕作之用，又罔顧衛生，致環境出現問題，所以以鐵絲網圍封，歸政府所有，並租予馬會騎術學校作為行馬徑，因而有點無奈；早年一些舊建築物如太古樓、聖華小學都已拆卸；大約在香港回歸後，政府又將牛房等一次性地清除；村民大家卻各自為口奔馳，而忽略了這些變遷。村的自身歷史，不像伯大尼與大學堂宿舍這些實體建築，可定性為法定古蹟而得以保存，而是要靠居民的口述得以留著的歷史；昔日村民的和諧生活，可藉著建築群得知，村內的非物質性歷史便要靠明愛，還有後人的發展和留傳了，因此明愛在村內佔據著重要的地位。

1. 卜卜齋：私塾，讀書的地方

香港檔案學會
「社區歷史檔案館先導計劃」

訪談類別	個人
日期時間	2015 年 8 月 5 日上午 10:00 - 11 時
受訪者	雷月新(三嫂)
訪談員	趙展霆，譚麗琮
文字記錄員	何展雲
編寫記錄日期	
錄音編號	

受訪者資料

全名雷月新，人稱三嫂，六十歲；婚後開始在薄扶林村住，約三十一年，並承繼老爺於村內的陳和記士多；育有兩子一女。

老爺過世後，由於奶奶不能適應市區生活，我一家便決定繼續留村陪伴奶奶，並繼承士多經營，至今已廿多年了。老爺是第一代入村的，應該已在村居住近七十年，最初是賣粥品的，後來才改賣雜貨經營士多；以往沒有超級市場，糧油銷量極佳，生意很好，後來置富開了超級市場，生意便大不如前了。

以前士多也會為牛奶公司宿舍的職員「些數」，並用賬簿記下，出糧那天他們便會自動歸還，足見那個年代人們的互相幫助。每逢牛奶公司出糧日生意都特別好，他們都會第一時間買米；以往袋裝米，稱為藍線包，每包超過一百斤，所以送貨挺辛苦；先生下班後會幫忙送貨，除大米還會送火水等，就算是要走樓梯到宿舍七樓也會照樣送遞。

先生正職是早班巴士司機，下班後會幫忙送貨，經營士多主力由我負責，因看顧店舖時間彈性，照顧子女較方便。

昔日士多，主要售賣汽水、牛奶、糧油、火水等。雖然現在也有繼續售賣糧油雜貨，但已沒有賣汽水了，因申請了牌照，可以改賣湯料涼茶包，有五花茶、菊花茶和清保涼等。

跟以往不同，現今的主糧已不再只是大米，袋裝米已由 60/70 年代，每包過百斤，到 80/90 年代，盛行每包 84 斤，再轉至 2000 年後的每包 42 斤。

在村內最深感受便是街坊間的人情，經過會打聲招呼笑一笑，更難得的是見證村內小童的成長。

現在平日主要是看顧士多、買餸煮飯，所需的餸菜全部都能在村內買得到。閒時會看看電視、聽聽收音機，街坊經過士多又會閒聊一番，介紹涼茶包或湯包、分享煮食心得等。

最開心的是每天早上到薄扶林水塘，走一走，做一做伸展運動，大約花四十五分

鐘，便回村買餸。子女就喜歡假日或較空閒時到水塘跑步。

居住多年，最難忘是有一次茶樓火燭，可幸當時剛好有消防員在村內檢查水龍頭，所以很快便撲滅了。還有的便是水浸了，每隔三、五年便會發生一次，水位會漲至豬肉檔，村內位處較低的住戶很可憐，水一湧全屋物品便於數秒內被沖走，水力也猛得連鐵閘也被沖至彎曲。

一直沒有離村，是因為喜歡這裏的環境，村內空氣一流，出到香港仔便會發現明顯差異；平日又可與街坊閒聊，如果住樓可能連鄰居姓氏也未必知曉，不會互相打招呼。相對地，上一代村民的感情十分深厚，當時環境艱難，大家都同舟共濟，守望相助。現在也不錯，如遇水浸，縱然自己並未受影響，村內的年青人都會赤手赤腳幫忙通渠，就算夜半，都會團結主動幫助街坊。很喜歡中秋舞火龍，年青人會幫忙舞龍，朱老闆又不計較金錢幫忙紮火龍，即使辛苦也熱心參與，並喜歡與大家分享其藝術的成果，所以覺得朱老闆特別有型。

平日早上我都會先在家做妥家務，大概 8 點開舖，下午關舖，然後回家煮飯休息，因為街市約在 11 到 12 時便收檔（關門），街市收檔後人流便少了，所以下午我也大多數關舖；士多一星期開足七日，除了跟子女飲茶才會休息。奶奶剛過身時，我怕自己一人兼顧不來，曾打算結業，但當時只是個小五學生的兒子勸說，講述自己對士多的情感，也喜歡放學時到舖前逛一逛，所以便繼續經營到現在。

在村內做生意多年，士多就有如一本活字典，很多藥材的功用，我都是透過顧客的分享而得知。曾有客人到來想找鹿含草，我好奇問他鹿含草的功效，便知道喉乾、喉沙、熱氣時飲用最好；除此之外，又知道千層紙、夏枯草和甘草，有潤喉作用。流鼻血者，茅根花就最好了，用茅根花糖冬瓜煲水，可以清熱。

在這裏只希望可以教懂下一代自己煮食，煲些簡單的清熱涼茶，便滿足了。

香港檔案學會
「社區歷史檔案館先導計劃」

訪談類別	個人
日期時間	2015 年 7 月 24 日下午 1:30-2:30 時
受訪者	葉明夫婦
訪談員	趙展霆，譚麗琮
文字記錄員	何展云
編寫記錄日期	
錄音編號	

受訪者資料

人稱明叔，全名葉明，本名葉少明，因為登記身份證時欲免卻麻煩改稱葉明，約一九二八年生，年約八十六歲；本在內地中山出生，因當時內地生活艱苦，最初先是父親來港，五歲時明叔再隨「阿姑」來到香港並居於薄扶林村，以擺賣水果為生。

明嫂，全名不詳，七歲時由清遠到廣州，九歲始到香港，十九歲結婚後一直居於薄扶林村。

夫婦二人在薄扶林村居住至今。

戰爭剛完，老爺便來到薄扶林村，最初是以「打度度」賣雲吞麵維生，由明叔負責在巷內「打度度」，父親把麵煮好再送到每家賣。

約兩三年後，來父親便轉行，每日帶著一個「籃仔」在村口街邊作水果擺賣；父親半日賣水果，半日打工。

最初搬進來時是租住現明愛旁的房子，老爺奶奶租一間房，再給老公租一個床位；直至我嫁來便建了自己的房子。

我沒念過書，所以從小隨父親在村口擺賣生果，直至孫兒出生，又得了白內障便退下來，退休已近十七、八年了。

當時生果檔在沿馬路旁位置，就是現石級對上垃圾站附近；一般只賣沙梨、香蕉和蘋果，不及現在選擇多；客源主要為牛奶公司宿舍員工，間中也有路過的私家車「幫襯」，所以生意不錯。

檔口是自行搭建而成的，內部主要以木支撐，頂部蓋上一片草蓆，並鋪上禾草；禾草是作防水用的，把禾草扭長繞過上蓋便不會吹散，而禾草主要是來自關係要好的牛奶公司職員。檔口還會吊放著一個小罐，作收錢找續之用，但也因這樣曾被賊人光顧。

當年政府都會派發一塊塗上綠色有四隻腳的木板給「擺正牌」的小販，作擺檔位置劃分用，由於板的面積只有三呎乘兩呎，能放上的物品不多，所以還會在板底多放一個木箱以擺放待賣的水果。

每周都定時有一名「鬼佬幫辦」(外籍督察)帶同兩名華人警察在檔口一帶巡邏，「鬼佬幫辦」見我有孕(當時懷有第四女兒)，仍做搬抬工作，便好奇派華人警察問我，我只好道明生活困苦，老爺年紀太大，只有老公一人，所以必需幫忙；「鬼佬幫辦」見我苦況，便為我們檔口安排更多位置，著我們把檔口整理好，並釘個大箱在附近作儲存貨品之用，免卻往來搬運之苦。

由於以往家中大小事務均由我負責，年幼的子女便由家姑照顧，她是「紮腳」的，步履不穩，抱著小孩不敢走路，所以我們會把小孩放於紙皮箱內，擺放一張「木橈」在檔口給家姑安坐。

五個子女放學後，都會幫忙檔口的搬抬工作，所以「做到我子女都好辛苦」。雖然他們讀書不是特別好，但除了阿強其他都中學畢業。我們自己沒能讀書只可認命，他們願意我會儘量給予。因我們擺賣太辛苦，不希望子女跟隨，所以將牌交回政府。而小販牌本由老爺持有，老爺過世後傳給明叔，明叔退休後，牌照便交回政府了。

我們檔口除生果外，也有餅乾賣，我還會煮大菜糕，「斗零」(五仙)一杯，銷量挺好，十分滿足。每逢大時大節，如中秋節均會把生果包裝成果籃出售，平日則以「黃色雞皮紙袋」包裝。逢農曆新年甚至還會擺賣至凌晨十二時呢！

附近沒有其他檔口，最大的便是我們的檔了，馬路邊一行有賣菜賣粥的，石級位置有賣豬肉的，現在那些房子都拆了。每天早上七時至九時，買餸時段，沿著馬路邊有很多小販擺賣，貨品各式各樣，包括衣物、自制的被袋、棉被等，十分興旺。圍仔一帶對面的石級，有粉麵檔、有間叫業餘的咖啡檔、也有一兼賣粉麵咖啡的茶室，後來全部都改做咖啡檔了。

每逢入貨日我都會到上環碼頭附近飲茶，當時香港仔是水果批發點，我在上環以月租式租了個雪房(貨倉)，批發商會定時給我電話告知那一次所入的貨色及數量，便會安排入倉，隔天我會穿著拖鞋「撻撻吓」到上環找數，由於我沒有車，所以找數後會跟送貨車回到薄扶林村，也與同一批發商合作了數十年。

作檔販期間，郭偉明任南區區議員時，曾派了女助手干預擺檔問題，覺得販檔影響市容，我極力扞衛檔口，因為這是我們維持家計的，也是老公從小至今維生之處。

那時薄扶林村只有圍仔一帶有屋，對面有一道橋，雨大就會把橋淹過，但不會水浸，因為往日水坑較闊去水暢順，反觀現在水坑被埋，大雨一下，便直衝入村，還好最近這次雨天沒有淹進屋裏。

老爺在生期間，大約一九六六、六七年，第一次水浸，水位還高至心口附近。

昔日給檔口拍了些舊照，都因水淹被沖走。

有次水浸，生果和雪櫃都全被沖走，那時檔口是用木和鐵板搭成，收檔時只要用一條木推向鐵板便作關門之用；適時剛剛入貨，整個檔口所有貨品和物品都被沖走，換來一眶眼淚，幸好有些好心人借錢給我們再入貨，維持生計，而該次水浸正是旭龢道樓宇倒塌的雨災〔六一八雨災，1972年〕。

當時在圍仔大街街口上石級後有三間屋都有養豬，跟明叔結婚後，我們住在中間那間，因為生活艱難，我們便開始在家養豬。

家翁全名葉姜惠，所以街坊稱家姑為惠嫂，家姑在生時，在家裏養了四隻母豬，每隻都生產力佳，每次大既有十多隻「豬仔」出生，養肥了便賣。我也會到西環買些椰菜溝糠，制作豬餵。

直至奶奶過世，我懷第三女時，我們便沒有再養了。

懷著長子時，家裏沒有水喉，正值時政府限制供水，每四天供水一次；剛好老爺的朋友在附近挖了口水井，稱為水井頭，水質潔淨，雖然腹大便便，我每日也會從水井頭挑水回家，每次兩擔（兩桶），來來回回，這些水都是來自用及為豬洗身的。

村內今昔分別及仍居於此的原因

以往跟整條村的村民都相熟，農曆新年，會互相拜年到訪，現在有部份已搬出市區，有些年紀太大，這傳統便沒了。

因為老爺建了這房子，租人很不便，掉空又不太像樣，且兒子也住在村內，可以照應，所以便繼續留村。以往也會到在村內和到水塘逛逛，現在因坐輪椅變得不便而沒有了。

香港檔案學會
「社區歷史檔案館先導計劃」

訪談類別	個人
日期時間	2015 年 8 月 11 日晚上 9:30 - 10:30
受訪者	楊香灝 (Andrew)
訪談員	譚麗琮
文字記錄員	關偉雄
編寫記錄日期	
錄音編號	

受訪者資料

我在2014年1月下旬農曆新年之後開始入村居住，因為機緣巧合。

我有一個認識了很久的中學同學，他在2013年準備結婚，他的太太住在薄扶林村，結婚前過大禮時，要找「兄弟」幫忙，幫他將聘禮拿去女家。我們的責任只是搬東西，把聘禮送到後，便在村走一走，覺得十分有趣。

未入村住之前一路都有種地、耕田；想像這些地方有田地嗎？於是走上後山，果然很多人在種地。這裡都挺休閒，也很接近大自然，很喜歡這裡。於是問朋友，這裡有沒有地方出租、可以入來住嗎？之後剛巧有人放盤，就住下來了。其他人都有問過我，這麼年輕怎麼會進來住呀？

在高樓大廈住好像很舒服，回家有管理員幫開門、有電梯，是舒服的。但會感到悶和想轉換模式，便試試這搬來村住。還有我上班也近一點，也是重要因素之一。以前住粉嶺到上環上班，單一程也要一個半小時，現在半小時內就回到公司了。現在在石塘咀上班，更近，二十分鐘就到了。來回節省了兩個小時。這樣我可以在公司繼續工作、或者回家打理家務。

你對村有甚麼感覺？

我初初覺得無甚麼東西玩，以為只是有些人在這邊住、一堆村屋而已。然後發現很多活動、都很有歷史。有一班人有心保留，也有歷史價值。週邊的東西也很有趣。

我也有參加村內的保育工作，加入了保育小組，也有幫助帶導賞團。開會、幫手搞活動，還有中秋要扎火龍……師傅已經給我留位置了，我是主要的後勤人員之一。只靠村外的人可能比較沒有承擔吧，只不過是想來參與一下而已。當然也不能排除有人會很有熱情，把火龍造好又接著繼續學，但我現在已經是村民了，又是保育小組的人，都想搞好件事。所以我們會比較落力。

住下來一段時間，你對薄扶林村的感覺會有轉變嗎？參加了保育小組又有甚麼感覺呢？

我會為村子所有村民謀福祉、改善大家的生活。會想保住村的歷史，如果拆了就甚麼都沒有了、都抹走了，會不知道以前村和附近地方歷史的關連。好像伯大尼修道院和薄扶林村，如果突然拆掉其中之一，歷史都會變得不完整。那麼日後還怎麼跟後輩解釋呢？

暫時沒有作為「新村民」的這個問題，大家關係都很好。鄰居都沒有奇特眼光，也許他們都習慣了外人住進村來，我現在居住的地方之前也是出租的，我想新住進村來的人主要分別在於有沒有參與村的活動。不過也許鄰居都不知道我在參與的活動，他們的生活都比較平淡，比較少參與活動。

我暫時沒有動員鄰居參與村內活動的時間和機會。不過我想將來都會吧。

有時候我也有邀請他們參與活動，例如吃糰之類的……只是他們比較少參與。

也許時間不合吧。我都有跟他們說村子有一群人在做事，為村民爭多一點樂趣、改善生活。例如防洪、走火警演習，都會和鄰居講。這就是大家的生活得到保障和改善。

這一年多下來村的環境變化不大，可能是因為搬出來住，就健康了，很難判斷是不是與村子有關。要再住久一點才看到有甚麼變化。一年多實在不算長。其實最開心的是認識到一群有共同目標的朋友，而這目標也很正面。

雖然我本身來自村外，都感受到他們很有動力，和他們一起奮鬥很自豪，可以告訴香港人知道：薄扶林村很有歷史價值。

你覺得這條村有什麼特色？有沒有常去或者不會去的地方？

週末會走後山、水井頭。我很喜歡水井頭的環境，還有上面的人會種地。試過走上山頂，再從山頂回頭走下來。水塘都是走個圈。但也不算是經常的活動。因為最近比較忙。

其實這些感覺很好，可以的話會多做。之前尤其開始帶導賞團，都想了解下周圍的環境。

村裡面你有和誰人比較熟嗎？

阿康吧，就是 Nigel。因為大家可能年紀不是差太遠，理念都差不多。Ben 也是。大家年紀差不多，所以談得來。還有大蕭和阿貴，他們很平易近人、大顛大肺，飲酒聊天很開心！有的人不太喝就難入局。和大蕭阿貴在大蕭家中聊天飲酒很開心呀。也可能因為他們比較活躍，我的鄰居則比較靜。

保育小組的人都來自村的不同角落。華仔來自菜園；Alun、我和阿梁就這邊；阿貴、大蕭和祥哥就下面（圍仔）；阿康在中間。大家最後都聚集得到。

以你在保育小組和帶導賞團的認識，你自己覺得村裡面的歷史文化，有哪些是重要、和值得保留的呢？

最有形式要保留的，是舞火龍。這是一個有形有質的歷史遺產，造火龍要技術、成品也吸引人來看。背後更吸引我的是這裡的生活方式，城市生活中少有的鄰里關係。

現在我都不太鎖門，推門進來就可以了，我們開始有信任，不怕（被盜）。住高樓便不可能了。你又可以和鄰居談得來、做很好的朋友。住屋邨只有小時候和其他小朋友一起玩才會熟，但一個成年人上班下班，都沒有機會跟鄰居交流。甚至連姓甚麼都不知道。這邊文化就是大家談得來，這值得保留的。外面不是沒有，但極少。

相互照應的鄰里關係很難保存，但也正是這些價值和生活體驗值得保留下來；隨時有甚麼事要借工具，可以立刻借到。但在屋邨住，不認識鄰居，就是要硬著頭皮才借得到東西。這邊很多人會幫忙。這很值得村民自豪，例如水浸就有村民不遺餘力的幫忙、阿康整屋也是 Alun 幫很多忙。

鄰里關係也是雙向的。碰到面就打個招呼談幾句。

但你會給自己一個期限嗎，就是在村子會住多久的期限？

我未有計劃搬走（笑）。看看將來怎樣發展吧，例如娶老婆。但我自己的取向是，先留下來吧！或者之後上班不方便時，那才再考慮。或者看看屋主續租與否。

那麼你積極參與有原因嗎？

都是自己在家無聊吧！我都是最近半年工作才開始忙。開始在保育小組幫忙，「洗濕咗個頭」就要留下來繼續幫忙吧。其次這都是有趣的，我有時間都會出席，除非真的沒時間。

香港檔案學會
「社區歷史檔案館先導計劃」

訪談類別	家族
日期時間	2015 年 8 月 5 日晚上 8:00 – 9:30
受訪者	黃廣長（長哥） 王玲玲（長嫂）
訪談員	趙展霆，曹愷怡，譚麗琼
文字記錄員	何展云
編寫記錄日期	
錄音編號	

受訪者資料

黃廣長，1960年生，五十五歲，現職藥劑師，有一弟四妹。六歲搬至薄扶林村，時1966年，原居於薄扶林村大街十三號一藥材舖永生堂，及後輾轉遷出及搬回，至今已安居村內。

太太王玲玲，1958年生於台灣，婚後隨丈夫輾轉遷出及搬回薄扶林村。婚後夫婦育有兩女一子。

黃廣長

1954年，當時只有約二十二、三歲的爸爸，在薄扶林村創辦了位於薄扶林村大街十三號的藥材舖—永生堂，因需靠爺爺少量資金的幫忙，故名義上以爺爺才是老闆，是村內歷年唯一的藥材舖，並聘請了姑丈及一居於村內的遠房表伯運作；當時大街一行的店舖格式均是前舖後居，姑丈一家居於舖後；時正值薄扶林村經濟最發達時期，店舖生意極佳，更於九龍區開設分店；可惜後期爸爸誤交損友，開始賭博，把資產輸得只剩薄扶林村的藥材舖，所以便全家搬入這前舖後居的店內與姑丈一家同住，後來因太擠迫，姑丈一家搬走。後時移世易，村內部份商舖因應社會的轉變，經濟重心轉至市區的商場，藥材舖生意結束，現址已轉為弟弟居所。

其實家族一直從事中藥材行業，爺爺是中醫，在西營盤第三街有自己的藥材舖，後搬至調景嶺，至年長身體弱被接到薄扶林村同住。爸爸有文法中學中三學歷，雖然是藥材舖的太子爺，但自小便在爺爺的店內由低做起，並得爺爺傳授中醫知識，至到薄扶林村開店止。爸爸從不認為自己是中醫，因為他不相信光靠把脈便可醫病，甚至閒時在報章上讀到有關說法的報導，也會致電到報館爭論一番。

我籍貫清遠，自少爺爺便教我背誦《江夏郡詩》，他說能背誦這首詩的都是我

們家族的人，皆為至親兄弟，有次到深圳旅行，在上下沙博物館見得此詩，得知祖先原為宋朝大官，並安排子女到不同地方落籍，透過那次旅行我終覓得祖宗家族遷徙的歷史。

爺爺是個很傳統的人，食飯要坐正不能說話，著長衫馬褂、戴卜帽、手持長煙斗，別人看見都有黃飛鴻般的感覺，非常注重宗族承傳。他的人生哲學對我影響很深，雖然他只有兩套長衫馬褂，但總是整潔，生活節儉、知足，不追求物質生活。

家有一弟四妹，妹黃廣興，1961年生，生前家住菜園，現其家人仍居於此；妹黃廣貞，1963年生，本住隔離街，現已賣給姨姨並搬到將軍澳；弟黃廣永，1965年生，現職的士司機，並居於永生堂舊址；妹黃廣英，1967年生，已搬到田灣；妹黃廣星，約1968年生，現居華貴邨。因我成長的大部份時間都沒有和他們一塊生活，雖然是血親，但沒有很多共同回憶，所以不及他們親密；但由於大家都住得很近，關係也很密切，所以逢周六都會到我家聚會。

其實我在村居住的時間不太長，六歲搬來並插班就讀當時位於薄扶花園的聖華小學，該校現已遷至大圍；後因考升中試成績不佳，只能進調景嶺的天主教鳴遠中學寄宿，又搬離村，但幸得中學階段醒覺，開始認真讀書，名列前茅，也因學校有小台灣之稱，到台灣升學好處較多，如學費較少，又可申請獎學金，於是順理成章直接入讀台灣大學；當時台灣有些特別政策，對港澳僑胞照顧有加，故僑生會較當地人容易考入學台大，且三十年前台灣社會民風純樸，台灣男生都梳平頭，女生都是清湯掛面（直頭髮），而香港來的學生較追得上潮流，所以經常獲得同學的特別優待。至畢業後三年結婚，1985年，買下現居薄扶林村的單位，1997年搬到置富再搬到薄扶林花園，約2006年再搬回村。此單位原是高譚根的祖屋，最初賣給一個姓米的，後來再轉售給我。

自少便跟幫工似的，常常協助藥材舖的工作，因中藥材需要很多加工才可出售，例如處理粟米芯、替杏仁去衣、篩走藥材的雜質、替菊花及生熟地加工、淮山洗刷等，對中醫藥有表面的認識；但因當時社會變遷中醫藥業開始沒落，讀書的機會多了，全家無人承傳中藥業，永生堂便停辦了；當然有些親戚仍有繼續從事。因為上幾代搵工較難，剛由內地來港，都會靠家族親人的互相照應，變相藥材舖的工作變得好像世代相傳。

小時在這個環境成長，看著華富村和置富的興建，也渴望可以改善居住環境，覺得同學住樓，是件很新鮮很摩登的事，但好像總跟自己沾不上邊，而有點自卑，

大學畢業回港，開始有自己的事業，經濟穩健，便搬離村。後來因考慮到三個子女，改從經濟角度出發，決定將十年前薄扶林花園約二萬元的租金留來做教育經費，反正這屋一直丟空，只作放置雜物之用，倒不如搬回村。此外，當時也發生了一宗頗轟動的官司，村內有四塊地被地產買起，共四十多戶，當中包括我，被要求於一個月內遷出，為此村民便組織起來，而又因自己讀書較多，於是便作為代表處理此事，最終都要以打官司解決，我便負責找律師、定策略，經歷八年，約2010年官司完結，村民勝訴並取得的業權，得到確立，且環境不錯，便決定花一筆錢重建此屋，因剛買下時屋頂還是古老瓦頂（維修？？）。因著我的經驗，之後村又有廿多戶被告僭建，便找我作代表與政府周旋，以保住居所。各樣事件後，我開始對村有歸屬感，後來再認識到一班朋友並組織保育小組，為爭取保留這村，開始籌辦一些活動，開始建立默契，而對村的感情加深。

子女對薄扶林村也十分接納，閒時也會招呼朋友到天台燒烤玩樂。比較之下，當然薄扶林花園管理及衛生較好，但以感受論，當然薄扶林村更勝一籌，因為環境不差，又有天台，可隨時招呼二、三十名朋友也不成問題，與住樓不同，村的感覺面積大很多，又可隨時開門同街坊傾計。

薄扶林村有著本身的價值，如果沒落很可惜，且人情網絡很好，我又可以發揮自己，為村想些可行的計劃，幫忙大小事務，得以互惠。

最初有了小朋友時，太太沒有正式的工作，但又希望有自己的事業，便決定在香港仔開設手工藝材料店，名為「有情天地 Ching's World」，是以夫婦的英文名字組合而成，是我們的結晶。太太負責實務工作及提供點子，我只作市場規劃的協助。太太雖為哲學系學生，但精於手工藝。原本想開租書店，推廣閱讀文化，但後期見附近有租書店結業，便轉向學習手工藝開店，十分成功，後關係密切的手工藝材料批發商「天工」老闆，因著移民潮離港，把「天工」賣給我們，此時我們又兼起材料批發，至2002年批發生意結束；穿珠仔熱潮也是由我們掀起，我們將材料獨立包裝好出售，十多元一包，方便顧客，甚至當時極奇流行的摺菠蘿、摺帆船也是我們店引入的。

對村民，我希望重建村內的文化傳統，例如每年盆菜宴和中秋除舞火龍及晚會，藉著這些活動維繫村有的人情味和村落的氣息，這是我的期望，也是我一直持之以恆的。

對子女，我希望他們能夠承傳我們夫婦良好的關係，不希望他們為錢和物質而爭拗，懂得珍貴家人間的情感和家族。

對檔案館，我期望有價值的東西，不再光靠代代相傳，而是有系統地整理和保留，不致流失，更加可以不斷豐富，可以不再光是口述，而是可以把

資料實質地翻查。

黃太

祖籍台灣，跟先生一樣在天主教鳴遠中學就讀寄宿，大學又回到台灣，在台大念哲學，且擔任舞蹈社社長，主要跳現代舞。

自小都是住村屋，見山多過見樓，到村時感覺很親切，覺得整世人總得住一次村屋。從未埋怨為何要住村屋，如果可以改善環境當然更好。但對居所我沒所謂。80年代搬回來時村民間十分熟悉，大家多打開門戶，走過時相互聊聊天，但現在外來人多，向家大多關上門戶，不如過往的熟悉了。

香港檔案學會
「社區歷史檔案館先導計劃」

訪談類別	個人
日期時間	2015 年 8 月 28 日下午 2-2:45 時
受訪者	黃森銀
訪談員	趙展霆，陳嘉麗，譚麗琮
文字記錄員	陳嘉麗
編寫記錄日期	
錄音編號	

受訪者資料

黃心銀，今年 64 歲，1981 年開始在薄扶林村居住，住了三十多年。之前住在西營盤一個天台屋，1970 年左右開始做當歸加工，最初是我先生開始做，之後我從大陸移民到港定居，就跟他一起做當歸加工的工作。

我們在家曬當歸，先把一盒盒原隻當歸買回來，進行加工時，要剪去當歸的頭，然後把它浸軟，再蒸它，直到變軟，然後砌開，將兩隻或三隻，連當歸的尾夾在一起，再用大鐵鎚鎚扁它們，放在天台曬至變黃，刨成一片片，再放正在中間，那就好看了，而我們的製成品，會賣給藥材鋪。

這並不是家族生意，我先生十五歲就開始做工，做過很多不同的工作，那個年代，甚麼都要做，他的同鄉是從事當歸加工，所以我們跟著做，一直做到 1997 年。那時很多當歸加工工作都搬到中國，中國做的成本比較便宜，在香港做的利潤不多，利潤比出外工作的薪金還少，所以我們之後亦選擇出外工作，而我先生就轉行做裝修。當歸的價格也不同了，現在大的當歸頭，一斤才賣百多元，當時一斤賣幾百元。

我認識做當歸加工的人不少，菜園那邊有兩戶人家，我家附近有三戶人家。最初做當歸加工的人，年齡比較大，很多已經過身了。有錢的人都搬離了村，比較缺乏的家庭才留在這村。那時，我們工作有很多婦女在家做手作大多是穿膠花等，雖然我沒有試過做，但我朋友就試過。

我從事當歸加工十多年，當時我的孩子年齡還少，很多時候都會回家吃飯，所以我就做住家工(即家務助理)，他們上學時，我就外出工作，約中午十二時多，就回家煮午飯給他們吃，下午三時再去工作，約六時又回家煮晚飯。我做了差不多十年的家務助理，也曾於餐廳工作，現在退休了，年齡大就不能再做。

你覺得這條村有什麼特色?/你對這村有甚麼感覺?/為何搬入這村?

我喜歡這條村比較安靜，不會太嘈雜，少有車聲，中午時分也可以睡覺。生活就比較平靜。

我們搬來這村住，不是因為這裡特別吸引，只是價格比較便宜，當時買屋很便宜，現在都很貴，當時我們買才約三十萬，大一點的房子賣約四十萬。（突然下大雨，全家趕急把戶外曬的衣服收起）住西營盤的時候，始終是他人的地方，地方亦比較小，不足夠我跟我的孩子們一起住，搬入村之後，我們才一起住。

退休之後，我才開始到處逛，2005 年，我的孫天樂出生，因為我的女兒要上班，我就幫助照料他，年輕的出去工作總比我出去工作好，當孫兒升上小學一年級的時候，我不懂教他功課，所以我女兒就辭職回來教他。他們之前不是在村住的，最近才剛剛搬進來住。

我住了幾十年，之前村內的很多地方也不認識，連菜園都沒有去過，那時要上班，放工要煮飯，又要兼顧家務，實在沒有時間逛街，所以甚麼地方都不認識。現在不用上班，我才去明愛中心，跟村民開始有接觸。當時我只是出入街市，認識街市裡面賣菜的人，那時，每天早上街市人都很多，現在就少了，當時還有兩檔賣豬肉的鋪頭，還有鮮雞賣，又有餐廳.....我偶然也會去盧明記食飯，以前牛奶公司那邊特別旺，不是現在的模樣，冷冷清清。

我以前跟村民都不算熟絡，但近年認識人多了。在這兒，多打麻雀就會認識到很多人，以前忙於工作，不會打麻雀，不過現在就算打麻雀，也較多上置富邨打，較少留於村內，有些人會負責聯絡，人數足夠就打，但我不會主動做聯絡的。我跟其他村民都只是打打招呼，沒有特別熟絡的。

村內有甚麼事讓你有深刻記憶？

家族印象深刻的事件

有沒有一些值得記下來的事, 即使不是什麼大事.

我對水浸的印象比較深刻，雖然浸不到我的家，因為地勢較高，但大坑及外圍就會水浸，下大雨的時候，水排得不夠快，就會塞，不過都已經是十多年前的事了。而最深刻是中秋舞火龍，每年中秋都會舉行，火龍會經過我家附近，村中可以去到的地方，火龍都會去，不過我就沒有幫手，主要是年輕人幫參與，我的孫兒年紀也太少，所以都只是觀看。

這段時間，村裡有甚麼改變？

在明愛中心的協助下，多了不同的活動，是從前沒有的，現在在菜園可以耕種，例如種蘿白，然後自製蘿白糕，又會一起吃盤菜，都挺開心的，大家可以飯聚、熱鬧一下！我的孫兒都較少參與活動，因為他忙於學業，而我偶然都會參加樂根源。

有沒有三樣值得留低比下一代的東西？ 這些東西可能是你珍藏的物件、你的個人回憶、或者是村內發生的事／傳統？

我會留這間房子給他，以前我們做的東西，我們自己都不再做了，下一代就更加不會。之前工作的工具都舊了，膠兜、竹達都帶回中國，現在才想起那些工具可以曬果皮，但要再買，又覺得不值得，當時「走寶」，除左留了兩個籮，其他都丟棄了。

香港檔案學會
「社區歷史檔案館先導計劃」

訪談類別	個人
日期時間	2015 年 8 月 5 日下午 3:00 - 6 時
受訪者	曾麗群
訪談員	趙展霆，曹愷怡，譚麗琮
文字記錄員	何展云
編寫記錄日期	
錄音編號	

受訪者資料

年六十，約 1964 年，9 歲小學 4 年年級時始搬進薄扶林村，自小在村長大至出嫁，現為薄扶林村的賞導員之一。

我自小便在薄扶林村長大，約 1964 年搬來，當時村內人多，十分興旺。下面稱為大街，以商舖為主，大街後的兩排房子，當時還有人養豬，人稱豬屋，近置富方向的稱為籠仔督。

當時牛奶公司兩座宿舍都住滿工人，十分興旺，日夜都有人在村內的巷子往來；牛奶公司住在宿舍的工人，接近天亮便開始上班，這樣上班下班來來往往，人聲嘈雜。

最初搬來時，媽媽是做賣粥的，每天清晨四時多起床煮粥，那個年代都用火水爐，因火勢很弱煮食較慢，所以便要早早開始準備，非常辛苦。

家中我排行第三，母親忙於打理店舖，姐姐在外打工，哥哥要幫爸爸養豬，在家我要照顧還只是個嬰兒的幼弟（現仍居於薄扶林村），哭鬧時需要背著他，累了就會伏在桌上稍作休息。

大概賣了一兩年粥，便開始做士多；除了賣罐頭、麵食、日常用品等等，還有小朋友的零食（家母稱之為麻糖欖仔），還有媽媽自制的杯裝啫喱、大菜糕，幾毫便有一杯；媽媽是當時村內首個自制杯裝啫喱、大菜糕出售的人，把一杯杯的啫喱放在錫造的托盤上，一盤盤放滿雪櫃，雪得冰涼，尤其夏天，對小朋友來說是消暑良品。

媽媽忙於打理小店生意，我要幫忙做家務，晚間要幫忙把啫喱、大菜糕舀進杯內，好待第二天出售。因幾十年前沒有洗衣機，我是用「洗衫板」洗衣的，洗好便拿到離我家最近的街喉過水。除了洗衣我還要「買餸」，以往街市人很多，我年紀少個子又不高，很難擠進，經常夾在兩個大人間的狹縫，伸手到檔口大聲道明自己要買的。當時大概 60/70 年代，人真的很多，又有數檔魚檔、豬肉檔、菜檔，人口密度之高，可以想像。

以往並沒有現在那麼方便，在超級市場可買得所需，當時生活並不富裕，一般來說過時過節或有親友到訪才會吃雞，所以老人家說過時過節要割雞，還會買汽水回家做節。我家士多主要是做兩座宿舍生意的，那時汽水沒有紙盒裝，只有樽裝，汽水樽要回收，每個按金兩毫，按金會在賣汽水時一拼收下，顧客回瓶，便會發回按金。每逢過節都忙於送貨、送汽水，有時兄弟姊妹中兩人抬著一個桶一同送貨，有時一個人挑著兩桶送貨。

那時並沒有自來水，要在街喉挑水回家，再倒進水缸，以便使用；我們家仍保留著一個當時用的水缸，給母親為盆栽澆水之用。擔挑有木制和竹制的，我家慣用竹制的，最初用鐵桶盛水，後來鐵桶破爛，便開始使用紅 A 膠桶；因為沒有自來水，所以十分節約，如會把洗衣服的用水，儲起作「拖地」之用，洗完餸菜用的水，會留給母親作盆栽澆水之用，跟今天響應節約用水的方式相似。

鄰居間感情很好，碰面會「有傾有講」，在小店光顧也會坐一會聊聊天，尤如半個家人，鄰居間的家事、子女問題，也相互知曉。居民之間，感情緊密，送貨時如遇鄰居剛煮好糖水，又會邀請我們共享。

六十年代搬來時，兩座宿舍廚房是燒柴的，所以牆身被燻黑，後來轉燒火水；廚房和廁所是共用的，廚房很大，每戶有擺放兩個爐灶和放調味料的地方，一行水喉供洗菜用；感情相當融洽，會互相借用調味料，這些都不光是粵語片的情節，而是真實的生活寫照。

以往有一住在牛奶公司宿舍的居民很喜歡喝啤酒，我們有一個木箱放在對著廚房門口的地方，每次來買啤酒後便坐在那裡喝，喝完才走，我們兄弟姊妹，或我們的子女都很喜歡坐在這個位置，因為空氣對流很好，非常涼快。

爸爸本是在牛奶公司當「看更」的，搬進薄扶林村前，我們住在域多利道的牛奶公司宿舍，即現今碧瑤灣旁，是平房式宿舍，共兩棟一個平房六個單位，後來因兄弟姊妹較多，爸爸希望搬進村後可做點生意改善生活，便搬進來了。搬進村後，媽媽主要負責經營小店。

爸爸經過二次大戰，日軍佔領香港時期，被擲下的炸彈，炸斷右手，長大後我才驚覺爸爸是個多厲害的人，他非常勤力，又肯學習，雖然只有一隻手，要養活七個子女，又要照顧鄉間的親人，為生活努力非常。在住宅經營小店，又要到牛奶公司當看更，還在鋼綫灣養豬，養豬場在現數碼港再轉灣，大概是現弘立書院一帶位置。當時舅公在牛奶公司上班，他是「牛醫生」的助手(牛醫生:牛奶公司的獸醫)，爸爸豬場的豬病了，便會透過舅公或有需要時轉述病況，「牛醫生」便會教其買藥及替豬隻打針，透過經驗累積，他學懂了醫治豬隻，鋼綫灣的豬農說起光叔叔，人人都熟悉，有時豬農的豬病重或母豬難產，都會找父親出手相助，他都樂於幫忙，也沒有收取任何金錢，只收回針藥的成本及車費。長大後才明白，為什麼小時候逢到節日都會有那麼多人送禮物來我家，原來是答謝我父親。那個年代便是這樣，人之間的那份熱情，不是金錢能衡量，人家遇到困難，互相幫助，長大了就覺得現今社會很缺乏人與人間的守望相助。

很欣賞媽媽對數字的敏感，她雖不懂用算盤沒有計數機，但擅長心算術，兄弟姊妹無一及她，爸爸心算也差，要用算盤。她只是口中念念有詞便能算出，速度極快，有趣非常。

剛經營小店時，宿舍的居民收入低微，月頭有錢會用現錢購物，月中見拙便開始賒數，月尾出糧就會「找數」；我們有一賬簿記錄賒數賬項，賬目很長，媽媽也是以念念有詞式的算出。那個年代，賒數者大多不會「走數」騙人，也少有「拗數」情況，從而可以感受到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和誠實，難能可貴。

六十年代搬來時，新年還可以燒炮仗，有一隻名為火箭的炮仗出售，小朋友買了會在店外玩，他們會對準宿舍窗戶發射，測試射程；有些較頑皮的小童，又會拋擲空的汽水瓶以作玩樂，有時用錯力拋錯方向去了半空，再落到地面，真的把附近的人嚇壞。

當時未有現在這兩個在家門前的公園，媽媽撿些大石磚頭建了一個爐，放一個煲在上面，用原本盛載內地入口的汽水木箱的木，燒水作洗澡之用；又會用那些木建雞籠，晚上把雞籠搬回屋內，日間放在外面，街坊有時會把「餸頭餸尾」給我們餵雞；餵雞也為路過的村童帶來不少歡樂，小朋友又會把喝剩的汽水餵雞，那些雞已被訓練得看見汽水瓶便會追來；又試過為逗小孩，帶他們拾蛋，打開缸蓋，雞便會嘗試跳出來，把小孩嚇著，然後著他們把缸裏的蛋拾出來，小朋友便被逗得哈哈大笑。有一個已移居美國的鄰家小孩—阿鏘，因著這些餵雞拾蛋的回憶，特意回到村來探望我的父母，我始發現這些事，都不單是個人的回憶，而是街坊們集體回憶。

現在的公園，往日泥地斜坡，媽媽沿著斜坡用木建了一個小小平台，將花一盆

盆放在上面，在那裡種花，因為陽光好，花也種得很美，也因種花發生過些趣事；試過多次發現花被人偷走，後來或許不善栽種，且室內陽光差，花凋謝，便夜深人靜時特意放回原處，自始我們便於夜間把開花的盆栽搬回家中，以防被盜。

我們兄弟姊妹眾多，爸爸把現公園位置，本來是泥地斜坡，改為坪台並搭建兩間鐵皮屋給我們住；七十年代末，遭學校投訴太多鐵皮屋環繞，又在內搭建廚房廁所，致污水流入學校，所以被清拆。現公園內的石級也是我爸爸建出來的，

我少時就在村內的薄扶林官小（現德瑞學校）就讀，體育老師會著我們沿著水塘的斜路跑上跑下練習跑步。中學到了威靈頓書院，昔日威靈頓書院有很多家分校，那個年代新法和威靈頓是最多學生的私校。

當時威靈頓的正校在中環卑利街，分別在必列啫士街(樓梯街)、高街、水街、北角及尖沙咀都有分校。學校每年十二月都會在南華體育會舉辦運動會，每間分校都會參加，場面墟冚。感謝平日挑水、送貨的訓練，中一至中五的運動會均能領得獎牌，更有幸在其中一年獲得全場女子總冠軍。以往的私校都很簡陋，沒有操場，一般只會借用政府公園如卜公花園來上體育課，我印象最深的是得全場女子總冠軍獎那一次，是透過老師口述教導我跳遠方法，自己到剛落成的黃竹坑運動場練習的，時 70 年代。

父母在村內居住了半個世紀，近 50 多年，我對這屋的感情也很深，看著村的變化，由旺盛人多到人氣單薄；以往兩座宿舍住滿牛奶公司員工，村內巷上早晚滿是人，70 年代後，改為惠康職員宿舍，宿舍的內部結構也開始改變，由以往一個單位，共用廚房廁所，變為兩個單位打通成一個，和有獨立廚房廁所，至 2005 年所有員工遷出，至今已空置近 10 年了，村內居民減少，變得寂靜。

一直沒有在意薄扶村的變化，覺得這裏不過是自己生活過的地方，因緣際會，在一次回娘家的路途，見村內掛滿彩旗，出於好奇，在村內到處逛，遇上村民梁先生告知是藝術家雙年展，後來加入了明愛舉辦的導賞活動，成為了導賞員，才從新發掘和得知背後的歷史。

如李寧仙姐塔，爸爸都是聽上一輩說，是因為村內風水不好而建的，我後來才得知李寧仙姐塔的建成有三個說法，其中一個當然是與風水有關。又如草蘆，少時我只會在送貨到宿舍較高樓層時才看得到，見其外型漂亮而且神秘，我一直覺得它像古堡，後來才知原來是個草蘆和它的作用。在導賞過程中發現能分享村內所見所聞給其他人是樂趣，也覺得很幸運村內仍有一個完整的草蘆。

「舅父」（村民連信堅）的女兒一連老師，也是在村長大，後來當了教師，特意要求到薄扶林官小任教，希望幫助村內的小朋友，村內的父母為口奔波，下課後

小朋友遇上功課問題，都會去找連老師，她又會不厭其煩的教導；有時小朋友會在巷內到處蹦跳，一看見連老師便會靜下來乖乖回家。這都是一些村內的生活的溫馨趣事，都是在市區不能感受得到的情誼。

薄扶林村是香港島最古老的村落，面積不小，沒有祠堂也不是來自同一個家族姓氏；村的自身歷史很豐富，還有牛奶公司的遺蹟，附近又有香港大學大學堂、伯大尼等古蹟，我當上導賞員才知道，原來薄扶林區有五個第一，香港第一個水塘—薄扶林水塘，香港第一棵市花在伯大尼種出，香港第一個牧場—牛奶公司牧場，第一本中文聖經就在現香港大學大學堂停車場位置的印書局出版，可見歷史意義之大，最難想像到的便是早前聽一個大學堂學生說道，在薄扶林這個沒有平地的地方，竟然第一場賽馬就在大概現時騎術學校位置。

菜園與水塘之間位置，以往叫作「花王田」，是政府苗圃花卉供政府部門擺設，及歷代港督所食用的蔬菜，皆出產於此。這也是我少時與同學玩樂的地方，喜歡在那裏踱步賞花，當導賞員才知道花圃內水池的水，是由山上引水而至，當時同學的媽媽在那裏上班，孩子們把水池當作私家泳池游泳，甚至在那裡學會游泳。

水塘與薄扶林村位置極近，很多村童每逢暑假都會到此嬉水玩樂，也發生意外浸死，那個年代父母都忙於工作，年幼的弟妹一般都由年長的兄姊幫忙看管，大家都是小朋友，又不懂辨別危險，意外因此而生。也試過隔壁的女孩帶著弟弟在村內「捉迷藏」，在斜坡上跌倒，弟弟循坡而下，跌至馬路喪生，這些都是一些深刻而傷心的回憶。

牛奶公司的牛分別會吃新鮮的草、草蘆的咸草和由外地運來扎成一磚磚的禾草。牛奶公司有個簡陋的碼頭，在現數碼港海邊，方便躉船停泊和運送禾草，沿著碼頭至薄扶林，有一條鐵索把那些一磚磚的禾草，經域多利道的馬路扯到牛奶公司，整段域多利道的上空都有一個很大的鐵絲網橫跨，以防禾草墜落，傷及行人及汽車。當導賞員後，跟弟弟聊起，原來他當時在數碼港一帶釣魚捉蜆後，便是靠抱著這些磚型禾草直達牛奶公司再走回家，以縮短步行距離，真的把我嚇了一跳。另一個弟弟會在草蘆玩樂，村童都稱之為「禾草房」，草蘆堆滿禾草，後面有一個四方型的窗，前面有一道又長又窄的門，村童會趁無人，由窗口跳入禾草房，覺得刺激，草又軟，像墊褥般彈，窗口離地約二十多呎，很危險的。

置富別墅（即現在雅緻洋房）對下位置，往日牛公房，弟弟會故意弄得公牛發怒，等其撞向牆身或鬥牛，自己就坐在一旁嬉笑。又會在山上，把葵樹修剪成葵扇於夏天使用。又會採一些有刺的葉，做「豹虎籠」，以養豹虎，豹虎是一種類似蜘蛛的昆蟲，作鬥蟀之用。他們會先除去葉的刺，再摺到火柴盒般大小，中間開個小洞，把捉來豹虎放進；這些都是一些透過自我教育啟發的玩意。

其中一個弟弟最喜歡爬樹捉雀仔，舅公每到不同牛房巡查都看到他在樹上，他便會馬上逃跑，鞋也沒來得及穿便跑了。跟現今小朋友相比，我們接觸大自然的機會很多。相對於男孩，女孩子較靜態，會自制「抓子」玩樂，先制作數個小小的袋子再放沙或米，封好後，拋擲玩樂。

春天在水井頭，又會觀察蝌蚪至其成長為青蛙，都是那個年代的自我教育，現在也很難見到蝌蚪。

薄扶林村和牛奶公司的遺蹟，不單是我們村民的回憶，也是香港人的歷史，希望其他人能認識這個地方，這條村就像一個活生生的博物館，因為居民、房屋仍在。

香港檔案學會
「社區歷史檔案館先導計劃」

訪談類別	個人
日期時間	2015 年 8 月 28 日上午 10 -11 時
受訪者	陳梅蘭
訪談員	趙展霆，陳嘉麗，譚麗琮
文字記錄員	陳嘉麗
編寫記錄日期	
錄音編號	

受訪者資料

陳梅蘭，可以叫我劉太，今年 69 歲。我不在薄扶林村出生，在大約 1972，3 年的時候，我剛結婚，想申請廉租屋，但因收入超過申請水平，不合標準，我媽媽就叫回來薄扶林村住，原本單位是出租給其他人，我回來就收回單位，當時以為很快會被清拆，但不知不覺就住到現在，我剛搬入村的時間，我在印刷廠做女工。我爸爸一直都在薄扶林村住，當時他賣魚，一直到過身。

現在新華茶樓的地方，從前就是爸爸跟四個人合資做生意的肉食公司，叫「五合利」，即五人一同做生意，一同得利，但是之後因為意見不合大家就分拆成不同檔口，每人一個鋪頭，所以那地方就轉做新華茶樓。爸爸生前在村買了這屋，因為屋比較小，住不到很多人，我們就在香港仔住木屋，木屋被拆後，就住在石排灣村，我就是在石排灣住的時候結婚，婚後，再於北角七姊妹道租借單位，當時先生在附近做鋼具，工作都很方便。

我爸爸是 193 幾年從鄉下九江走難到香港，那時候已經開始賣魚，之後爸爸媽媽在香港結婚，我是在香港和平後第二年即 1946 年出生。我爸爸是最早期於薄扶林村賣魚的人，當時他跟排姐的爸爸是伙計，一起工作，在土地公公旁做生意，排姐的爸爸過身之後，爸爸就帶排姐一起「吸魚」，到爸爸五十多歲也過身的時候，他連漁農處的「吸魚印」也留給排姐，「吸魚印」要在漁農處申請的，有印才可以到香港仔田灣口的魚市場直接買魚，不用請其他人幫手「吸魚」，就可以賺多些。

我有幫爸爸賣魚，那時我也要負責集數，即記錄每個人欠下的數。於每月的 3 號和 18 號，媽媽會去牛奶公司追數，那時她從牛奶公司回來，收到錢，都會買些東西給我們七姊妹吃，現在只餘六姐妹，當時我們生活也艱難，但一個魚檔就養大了我們，到我大約 20 歲，爸爸才過身，那是我和弟弟已經能夠出去工作。除了集數，我還負責包紮魚，我們用咸水草當紙袋，把魚紮起就賣。平日負責收數的是媽媽，當媽媽快要生最

小的弟弟時，我才出去幫手，有些人會付現金，但很多牛奶公司的職員都會賒數，每月的3號18號才還款，有些人還全數、有些人只還部分，在節日或新年前，他們才會全數歸還。當時賒數是很普遍的，不像現在，買東西，一毫子也不能少。

我是在香港出生、長大，而我先生是他姐姐幫他申請從中國鄉下移民來港。從前我們出生有「執媽」，香港還沒有醫院，我和弟弟出生都由「執媽」接生，不過我都有出生紙。從前比較落後，沒有生前檢查，媽媽臨盆的時候，其他人就預備草紙、玉扣紙準備生產。甚麼都不太方便，那像今天，嬰兒會用尿片，從前只是用舊衣服當成尿布，用完又洗乾淨，十分節儉。我在香港仔培德讀小學，小學畢業十多歲就出去工作。那時，甚麼也學，甚麼也試。在凍房搥蝦，搥到手指也破損，有時是很大隻的竹蝦，把蝦搥好，放成一排排，再放入凍房，包裝後運出去賣。從前聖伯多祿村對面有一個凍房，旁邊有船塢、合時木廠和務實學校，填海之後，就是現在的香港仔中心，我先生也在附近的鋼具廠學做鋼具。

我做過塑膠公司，但因太臭，後來就去了教會印刷廠做，先在田灣明愛（田灣街22號），之後搬到堅島明愛，做了幾年就結婚，婚後出了灣仔印刷廠工作，那間印刷廠從小本經營，之後越做越大，最後還成為上市公司。說起明愛的故事，當時的神父和姑娘心地很好，他們會用麵粉做成麵條救濟貧窮的人，我在培德讀書的時候，修女對我說，我的家人比較多，放學可以去教會拿些奶粉、椰子油和米飯，是美國送來的救濟品。不過結婚之後，我想見識世面，衝出江湖，在教會工作沒有雙糧，我就選擇到灣仔工作，薪金比較高。我一直在印刷廠工作，做到大約50歲。印刷廠不停搬遷，由灣仔搬到北角，由北角搬到柴灣，由柴灣再搬到將軍澳，直到我在將軍澳做了一年的時候，印刷廠就開始裁員，裁好像我一樣薪金高、經驗多的員工，然後賠了十個月的薪金給我們，當作解僱金或通知金。

那間印刷廠叫百樂門，後來被一周傳媒收購了，當時百樂門印刷廠的規模也很大，在柴灣的時候，共有九層，我見證著印刷廠的員工從十幾人增加至幾百人，在將軍澳的時候，印刷廠員工就有幾百人，因為有幾個股東合股了。我從前的老闆在將軍澳起了廠房，因為年紀開始老邁，快要離去，臨走之前，把所有股分賣了給黎智英，然後就過身了。

印刷廠之後，我就在酒樓打工，當時在酒樓賣點心很普遍，我在華貴邨的新輝酒樓又做了數年，之後因為公司電腦化，解雇了很多員工，已經不需要那麼多人手。因為賠款不足，我跟其他員工到勞工處起訴公司，最後要上庭，拿回半個月的薪金。當我在酒樓工作約一年的時候，當時是2000年，開始有強積金計劃。

我被解後，我轉行做家務助理，就在田灣明愛學習，我是所有學員之中年紀最大的一位，但都合格通過考試，可以獲得一千多元。課程合格之後，置富花園有招聘，我從來沒有做過清潔，也即管去試試，剛好其他人因為言語不通，就轉介我到寫字樓那邊

做，這樣又做了幾年。那時我從低做起，又要吸塵又要抹東西，做到六十多歲。那時我先生身體不適，我要花多些時間陪他去看醫生，所以就停了工作，停了一段時間，我的同事又在叫我回去做替工，那時我從 27 樓一直收垃圾到地下底層，又要抹地，又要清潔，一星期每一天要做什麼，通通清楚列明在列表上，置富花園的要求十分高，比其他私人樓嚴格，我一直做到我先生的身體情況再轉差，我就真的不再做了，直至現在，仍有同事偶然會叫我回去幫手，但是我年紀都大了，所以就拒絕再做，我先生都叫我多點休息。其實我做到超過 65 歲才退休，都是最近這幾年的事。

退休之後有多些空閒時間，就陪陪先生，飲下午茶、到處逛逛，兩個人會搭船去星光大道、去黃埔看黃埔船、行到九龍公園那邊，最近還有兩元的乘車優惠。只是今年開始，我先生開始行動不便，而且經常需要洗手間，出入很不方便，所以現在只逛比較近而且有洗手間的地方，好像置富花園。從前我們從薄扶林水塘，可以慢慢行上置富花園，再行下來，接近一小時，有時會在涼亭休息。其實早上也有不少人在薄扶林水塘散步和運動，那時還年輕，身體比較強壯，我們還可以兩人一起行上扯旗山，即太平山。

你對村有甚麼感覺？/你覺得呢條村有什麼特色？

村裡左鄰右里關係很好，大家見面都會打招呼，我之前住石排灣的時候，也是這樣。外面很多人都不會打招呼，鄰舍關係比較疏離，隔壁鄰居的姓氏也不知道。在薄扶林村，從村頭到村尾，就算我們不知道對方的姓氏，也會認得對方，轉眼住了幾十年，我跟這條村已有深厚的感情，那一戶人家添了孫，我們都會知道，都會去探訪一下。

我在這村沒有特別相熟的人，但是有一位老朋友住在華富邨，是我小學二年班的同學，真是幾十年的老友。另外一個最好的朋友，已經移民加拿大，每逢她回香港，都會找我們飲茶，而且我們會在聖誕節的時候，互送聖誕卡，這些都是我認識超過半個世紀的老朋友，每隔大約三個月，我們這班老朋友就會出來飯聚、聊天。

村裏面有乜嘢事你係有深刻記憶的？

家族印象深刻的事件

仲有無一些值得記低的事, 即使不是什麼大事.

我覺得開心的回憶是小時候去玩。去海皮捉魚、去香港仔水塘捉蝴蝶、蜻蜓，在路上，猜猜有誰行過等，挺好玩的。還有一次深刻的是，在很久以前，我已忘記是那一年了，那天打風大雨，有一段馬路斷了，爸爸在田灣魚市場買了魚，但因為斷了路，車就不能回來，我們走到一半就要下車把魚擔過來，走了一大個圈，才能夠回到薄扶林村賣魚，那次真的很辛苦。

還有比較深刻和開心的事是舞火龍，十分熱鬧，大家也很高興。另外，是水浸，當時村民幾乎要游水。水浸的時候，我正在上班，回村的時候，見到滿地泥濘，當時如生

雜貨舖的貨物全被水淹沒。我這間屋的地勢比較高，所以不會被水浸，但有時也會入水，經過裝修之後情況有改善，實在幸保不失。

我最喜歡這裡的空氣清新，特別是剛剛入來村住的時候，但是現在空氣都開始混濁。當時菜園那邊有很多花，非常漂亮，我看見那些花，心情就特別高興。還有那時太古樓那邊還沒有被清拆之前，環境也十分舒服。我們年紀比較輕的時候，喜歡到處逛，有時候會去太古樓、有時會上水塘，又可以在涼亭做運動及野餐，行完山可以在華富邨飲茶。未退休之前，我見證中環的8、9號碼頭興建，就是現在荔園的位置，當時覺得荔園很好玩，現在就覺得不好玩，特別是天氣炎熱的日子。

有沒有三樣值得留低比下一代的東西？ 這些東西可能是你珍藏的物件、你的個人回憶、或者是村內發生的事／傳統？

暫時我都想不到有什麼可以留下來，或者遲些再聊。

香港檔案學會
「社區歷史檔案館先導計劃」

個人訪談

日期：2015年6月15日下午1時

訪談對象:連信堅

受訪者資料

連信堅，外號舅父，在約一九五八至六零年間搬到薄扶林村，並在圍仔居住。在村內作雲吞麵檔販時，街坊隨其外甥稱其為舅父而得。

我最初是在街邊擺檔賣雲吞麵的，雲吞麵賣三毫子碗、牛腩麵也是賣三毫子碗，一毫子便可有一碗淨粉了；以往幣值低，一般材料如豬肉，一斤只售約兩元多，粉麵一斤也只是幾毫子而已，與現今比價錢上漲幾倍，相比以往物價便宜、工資較差，一天能有佰多元收入已經很好。

最初只在家門前擺賣，後來搬至（現樓梯附近）擺檔，因已在村內做了數十年生意，故眾人皆稱我為舅父，現已退休近二十年了。以往客路以小孩居多，家長會給三兩毫小孩買吃的，因為三毫子已可買得一碗牛腩連雲吞，還會加碟菜呢！物價之差，今非昔比。

在薄扶林村居住近六十年，今年已年近七十歲了，十多歲便來到這裏，本在柴灣居住，最初只是隨姊姊幫忙在村內做祭祀用的紙錢批發生意，剛巧發現村內雲吞麵檔販不懂做麵，而對面茶檔檔販因知我以往曾有在柴灣推車賣麵的經驗，便著其找我幫忙。

村內變化

六十年來村內的變化「有差無幾」，以往有牛奶公司，牛奶公司逢三號十八號發薪，人們便會在村內街巷擺賣，貨品有衣物及洋雜貨等，尤如墟市／市集，那時置富花園仍未興建，牛房仍在，甚至我也曾在牛奶公司工作過呢，當時人多，又有宿舍，現在卻變得像個聯合國。

難忘/回憶

也沒啥難忘，像我這樣做擺賣出身的，少時沒讀過書，家庭環境不大好的，就會選擇做擺賣，雖然也曾打工，當年十一、二歲便出來打工，月薪約十五元，一杯奶茶不過兩毫，多士也不過一毫子件。

未暴動前，大概一九五零年代末六零年代初，村內較為熱鬧，跟之前所述一樣，逢十八號、三號便有人擺賣；薄扶林村最有趣的是以往環境不佳，薪金低下，家

有幾口，便會到檔口「些數」，菜販魚販便會在發薪日到公司門外追數，突顯以往環境互相信任的特色。

以往我岳父是賣啤酒汽水和燒肉等的，每逢發薪日我大舅便會到牛奶公司門外追數，因為人們經濟拮据，一般欠十元的都只會先還一半；大舅當時做擺賣粥品的，當年只需一毫便可吃到白粥油炸鬼了，

暴動期間，在村內靠聽收音機知道外間消息。最有趣莫過於以往薄扶林村還有很多家「戲院」呢，所謂「戲院」其實是裝有電視的店舖，每逢有武俠片集播放，每位收費一或兩毫，便可擠在店內的大廳觀看，因為當時成年人也沒什麼特別節目；觀眾也涉及每個年齡層，以往不是每家每戶都有電視，日間時段有兒童節目，觀眾便以小童為主，晚間時段成人便會買枝汽水順便觀看電視，節目／片集播完便擠滿村的巷內。

戒嚴時期，剛巧村內有居民結婚，並在香港太白酒樓設宴，但因當時全港戒嚴，所以沒有賓客出席。

最有感情還是自己前舖後居的家，至少在村內門一開，大家便會互相問好，這些都是在樓宇式住宅不能找到的；甚至間中忘記帶錢，在村內購物也可隨時些數，有朋友要到村內找我，只在問一問村民也可指引。

年少時最喜歡的消遣活動便是到電影院看電影，閒時便會往香港仔看電影，前座每票售價兩毫、後座四毫、樓上雅座約一元，最昂貴的便是銅鑼灣豪華戲院，每票售一元五角，戲院對面為樂聲〔樂聲戲院，現為樂聲大廈〕，該戲院位置為現富豪酒店，去看電影時會坐7號巴士，兩毫半到中環，再坐一毫子電車，每年大約會去一次。

別人跟我說去旅行的時候，我會跟他們道：「成條村都未行均，仲話要去旅行。」

村內變化

以往村屋建得沒那些密集，全村四通八達，跟現在不大一樣。

首先居民已變得不一樣，房子高級了，都裝有冷氣，經濟較好，家居裝修也比以往別緻。

岳父生前這房子也是前舖後居，我一家住在最後的一房間，約100呎，三個子女兩夫婦，一枱小風扇已經足夠，現在因為房子密度變高，每家每戶又有冷氣，氣溫上升。現在我也不時脫了外衣在家門前，吹風飲啤酒聊天。

跟以往不同，現在與新搬進來的居民互不相識，村裏也變得彷如聯合國般，有從內地、泰國、菲律賓、印尼及印度等各地搬來的居民。

以往地方狹少，村屋多為全家大小自住，現因經濟發達，有些人已搬到市區並將村屋租給租客。

以往在村內有數個婆婆，閒時會與我太太，在家打麻雀，後來因我行動不便，便沒有再一塊了。

印象深刻的村民

有時有長者跌倒，我幫忙扶一下，得到一聲答謝。

在村內居住多年，村內小朋友長大，有時在街上跟我打招呼，我也認不得，大概是現在頭腦變得有混鈍，所以忘記了吧！有些已搬離村數十年的跟我打招呼，我也會問他是誰家的兒子，有時仔細一想就覺得有點熟悉，有些是移民歸來的，最有印象便是這些事兒了。昔日鄰居中有些較年輕的已經移民，年長的又有些已經過世，以往會幾個合得來的村民會一起飲啤酒吃小吃，天氣冷時又做些燜燒食品，聊聊天。我對做菜有時也會研究，以往當小巴司機時，每月也會舉辦大食會，我還會煮蛇羹呢！

村的優點／缺點

村的優點是鄰居間互相認識感情友好，不像樓宇式住宅般鄰居關係生疏，甚至連相互的姓氏也不知曉；以往在村內中門大開也不是問題，由於現在治安複雜，所以並沒再這樣做了。

這裏位處較高，不怕水浸，只怕地下湧出「礦泉水」，因為雨水過多，去水不及，便會從沙眼湧上，我們家因曾改建，把地上的沙眼口封了，但牆身的階磚仍有沙眼，萬一大雨排水不及，水從沙眼湧進，便要整夜“滔水”。

因為裝修改建，發現了村內早期的屋子建構，由最底層的大石，中層的小石，並用紅尼禾草作批盪組成，只要一撬底層的大石，牆身便會塌下，門框也是木造，不像現今使用石屎，正因結構問題，所以我不能改動屋企的數道牆，而圍仔街的這些大屋早在未有香港的時期已經存在，足有百多年歷史了。

正因如此，早年一些年長人士一直尋找石碑「群帶路」，可惜在村內遍尋不果。群帶路石碑實為香港開埠前一個水上人帶著一批英軍找到這裏並在麻石上刻下群帶路（惜日香港標誌）的石碑。有些人曾說該石碑在石排灣，可惜也找不著，這石碑是証明英軍在此上岸的證據，村內居民已尋找近廿年了，可惜仍找不著。就如草廠，割禾草工人的宿舍，因找不到據點証明而被清拆。

因為這裏（薄扶林村）的地都有地契，所以不會被清拆，而且地契均不是由英國政府簽發，而是由清政府的忠臣簽發，地契外型跟當票相像。

現德瑞國際學校，前身是官立學校，後來擴建，而買起部份是私人地，這些都可在地契圖則上可以顯示。

村內具影響力人仕

其實任何一個地方都總有具影響力人仕，連新界的村落也不例外，最重要整條村平安，互相尊重，以往一段時期曾有年輕人在村內搗亂，所以現在各家各戶都甚少開門。

薄扶林村昔日居民很齊心，有意外如火燭、水浸，年輕居民都會立馬幫忙；試過因颱風電線被打下倒在水中，有三母子，懷有新孕的母親背著孩子被浸水死，反正就是颱風溫黛或瑪麗造成那次意外，因為是木屋，電線沒法固定，一旦下雨，便很容易因大風把電線吹倒而跌在水面，該母親本是害怕水浸，打算帶孩子逃離

現場，怎料雙腳落地便觸電浸死了。

現在薄扶林村電線歸一並重新接駁，電話線則仍未改善，就像眼前一整串都是電話線，那條是現行通用的都分不清，所以不敢胡亂移走。

村內大事

薄扶林村水浸，數年前，大街外那雜貨店水浸，水位浸至下層的樓頂，即由菜檔浸至新華下一級位置，大雨水浸我也不怕，只怕牆身湧出礦泉水...

香港檔案學會
「社區歷史檔案館先導計劃」

訪談類別	個人
日期時間	2015 年 8 月 28 日下午 3-4 時
受訪者	張家儀
訪談員	趙展霆、關偉雄、陳嘉麗
文字記錄員	陳嘉麗
編寫記錄日期	
錄音編號	

受訪者資料

我叫張家儀，95 年 4 月 27 日在東莞出世，我婆婆信奉佛教，我也會跟著她做一些宗教儀式，但不會唸經。我是獨生女，爸爸是香港人，在我讀小四的時候，我跟媽媽移民到香港定居。爸爸的朋友介紹他搬到薄扶林村住，所以當我們一家在香港重聚之時，就一起住在這村，一直到今天，已經接近十年了。小時候，我愛到圖書館使用電腦及借書，又會跟鄰舍的小朋友一起玩，在村裡面到處跑，用石頭掉人家的屋，之後立即逃跑，當時覺得很刺激，不覺得自己有錯！我們跑得很快，所以從沒有被人捉到！我都是趁媽媽不注意的時候，才會跑出去玩。

現在我讀毅進的幼兒教育，在上環上課，坐巴士去也很方便，約半小時就到。我的活動範圍都不止於村的附近，我在華富邨讀小學，在田灣讀中學，都位於南區。平日我喜歡做運動及唱歌。

你對薄扶林村有甚麼感覺？

我覺得村民都很善良，好像一家人，有事發生的時候，都會互相幫助，不像住在高樓大廈的人，雖然住大廈好像比較富有，但是鄰舍關係比較疏離。我爸爸在兩年前過身，村民都特別關心我和媽媽的情況，又邀請我們參加不同的活動，所以，這兩年我比較多參與跟村有關的活動。

你有參與村內的導賞活動？你參與這些活動，同保育小組的來往和經歷是怎樣的？

叔叔姨姨都會教導我，他們驚訝我這樣年輕就參與村的活動，因為較少年青人會參加，我是最年輕的一位，他們給我工作崗位，在會議裡面擔任文書一職，負責會議記錄，他們鼓勵我多擔任一些崗位，如果對此類工作有興趣的話，日後亦可以繼續做。基本上，平日會議我們都會人齊出席，除非要上班，而地點就在村口尾，有人扎龍那個地方，即是福利會附近，約一星期有一次會議，不過我最近因為開學跟參與興趣班，時

間太緊迫，就減少參與了。平日放學之後，我會學彈琴、做瑜珈和跟朋友去參與興趣班。

除了參與保育小組之外，有沒有參與扎火龍？或參與其他活動？有無故事可以與我們分享？

比較難忘的是，之前我跟明愛的實習生訪問村內的婆婆，她說起日本侵華時候的景況，她背起家中的飯煲、衣服，帶著兒女返回鄉下。她還分享水浸的經歷，村比較低的地方全被淹沒。

你覺得這條村有什麼特色？

以你的經歷和聽過的故事，你怎樣理解這條村的歷史？這條村有甚麼好的地方？

從前，我覺得住在這裡的人比較貧窮，或者，他們沒有身份証，所以來避難，這裡就像「避難所」，被人侵略的時候，不可以發聲，或要逃命，當然現在時代已改變，不再是這樣了。

我覺得在村裡面，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良好，會彼此幫忙，我覺得自己在村裡幫手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不是浪費時間。每逢中秋舞火龍的時候，村裡的小朋友都會跟著火龍尾玩，每年我都會參與。但是，我沒有機會舞火龍，因為只有村裡有地位的人才可以舞，不是隨便可以舞的，亦要經過訓練。我也會怕有危險，怕火龍經過的時候，會燒到周圍的房屋，因為火龍上面插了很多香。

村中有甚麼事讓你有深刻記憶？有沒有特別難忘的事？

水浸的時候，他們的房子被水浸到屋頂，我想像不到他們怎樣游上來村的高地！商店的貨物都被水沖走，但是我知道的時候已經太遲，很多地方已經被淹沒了。水浸對我來說都是一件很嚴重的事，特別是對做生意的人，會嚴重影響他們的生計。我住得比較高，所以家不會被水浸，只是大雨的時候，屋頂也會滴水。打風的時候，鄰居會提醒我要小心，因為我家的房子是用木造的，鄰舍因為擔心我們有危險，都會邀請我和媽媽到他們家暫住，我覺得他們心地很善良，家裡有老有少，都讓我和媽媽暫住，這些關係很難得，在其他地方是沒有的。

在村中，有甚麼地方你特別喜歡/不喜歡？

沒有特定的地方，有好玩的地方，我就會去，我的朋友偶然會來我家玩。我無特別喜歡的地方，因為整條村就是我的家；沒有特別不喜歡的地方，又沒有恐懼的地方。我喜歡在街頭巷尾玩，小時候，又會去村口輝 SIR 家補習，他不是正職老師，是業餘教導我們的，但之後因為發生了一件事，所以沒有再補習了。

在村中，有沒有發生不好的事？你有沒有對一些人有負面的印象？

沒有負面印象的人，他們都很好！我也沒有聽過村內發生不好的事，只是好久之前，報紙有報導過停車場那邊發生過命案！

在村中，除了長輩之外，你有沒有特別要好的朋友？

最要好的是以前住在村入面的婆婆，但她已搬去鴨利洲住，從前我有空的時候，就會去她的家，她會煮菜給我食，等到媽媽回家，我才回到自己家。我喜歡聆聽她的故事，她最多跟我分享她跟先生的事，當時我年齡還小，都不會聊到村裡的事。我和媽媽跟同鄉的人比較相熟，媽媽會跟他們聊「女人的話題」，會一起打麻雀。不過從前一齊成長的小朋友，現在都沒有來往了，因為他們主要是男生，升中之後，就比較少聯絡。

在村中，你有沒有特別尊敬的人？

是明愛的社工，他們不惜代價、不求回報地為村付出，又邀請我們參與不同的活動。他們花了很多時間和精力，改善村裡面的設施，他們比我們為這條村付出的更多，讓政府知道村裡的情況。他們雖然不是村民，卻為這村貢獻良多，所以很感謝他們。

如果可以選擇，你喜歡在內地還是香港生活？

我在內地比較多家人，所以比較親切、溫暖；但是在香港，我也認識很多叔叔姨姨，他們如家人一般，所以我覺得兩個地方也差不多。我在內地是住高樓的，香港就住在村莊，很多人是由村莊搬去高樓，跟我正正相反！小時候，我都不會想很多，覺得住在小小的房屋裡，很溫馨、舒服，如果我住比較大的房子，可能都會不習慣。那時候，我覺得可以與爸爸媽媽一起住就是最好，不介意是在內地還是香港。

有沒有一些值得記低的事，即使不是什麼大事/有沒有三樣值得留低比下一代的東西？這些東西可能是你珍藏的物件、你的個人回憶、或者是村內發生的事／傳統？

第一是人，現在多了菲律賓人住在村內，比較嘈吵和雜亂，之前住在附近的人都很好，住附近的婆婆會跟我說笑，又會笑說我夜晚唱歌不要太大聲！但現在她都搬走了，隔壁就沒有人住。

第二是房屋：想得正面一點，這裡好像別墅一樣，有兩、三層高，別人都會覺得地方好大，我都覺得挺特別的，之前還有些大學生來為屋油漆，都好特別。

第三是文物：好像牛奶公司等等。

在村裡，有甚麼可以改善？

昆蟲、野豬、白蟻和蛇，不過這些都是避免不到、控制不到的！因為這裡位置近山。木屋會被白蟻蛀，蟻蛀得嚴重，房子會倒塌，不過都是錢可以解決的問題，如果真的要被白蟻蛀了、倒塌的話，都可以再興建，不過最好是用磚建築，會較少昆蟲和蛇。有時候，我見到蛇，就會不知所措，十分害怕，不知道應不應該繼續行；有時候，我又會見到奇特少見的昆蟲，如果我獨自在家又遇見昆蟲，就會很害怕，住在附近有位肥叔叔、帶眼鏡的，名叫「大件」（大舊），還有其他鄰居都會幫我捉蜈蚣或其他昆蟲。

這段時間，村裡有甚麼改變或是消失了？

近年多了很多菲律賓人入住。其實如果菲律賓人晚上不要太嘈吵會更好，他們平日生活都不會影響到我，而且平日他們都很友善，經過的時候會跟我微笑、打招呼，只是有時候他們真太嘈吵了！他們煮食物都很香！我覺得最大的改變都是「人」，我覺得這裡的氣氛，愈來愈像住在高樓、公屋，鄰舍關係漸漸改變，開始少了感情、連繫，因為太多新搬入村的人，大家關係開始疏遠，公公婆婆又會離開這裡，身邊很多人也都離開了。

如果十年、二十年之後你比較富有，你會繼續住在這裡嗎？

會！我會先清拆，然後重新用磚再建築新的房子！我會繼續住在這裡。其實，我很喜歡這裡，因為有很多回憶，是一個很難得的地方，只要不要被白蟻蛀就好了。

短期來說，你會不會繼續在保育小組幫手？或有沒有其他東西想在村裡做？

我會呀！之前的導賞圖都是我畫的，或者，我自己可以做到或幫到的，不用上課和有時間的時候，我都會做！

香港檔案學會
「社區歷史檔案館先導計劃」

訪談類別	家族
日期時間	2015 年 7 月 24 日上午 10 -12 時
受訪者	高貴福
訪談員	曹愷怡，趙展霆，譚麗琮
文字記錄員	趙展霆
編寫記錄日期	
錄音編號	

受訪者資料

全名高貴福，亦叫阿福，1941 年 7 月 24 日在內村出世，今天 74 歲。我無宗教信仰，但有傳統的中國人的拜神、祖先。祖籍係廣東番禺、陽村。我有一仔一女，仔叫高永康、女叫高紫。我有一位姐姐依然健在，叫高桂英，有兩個仔。曾經係薄扶林村小學讀書，後來改名叫薄扶林官立小學。校址係今日德瑞學校。我無參與村內的公職，因為當時生活困苦，要幫媽媽養豬。出來社會曾做過報館、雜工、看更。大約 1963 年渣的士，日薪\$10，做夠\$50 會有效 2.5 分帳，\$60 有\$5，\$100 以上叫花紅。1973 轉到教育署，係羅富國師範學院做校工，直至退休。

你對村有甚麼感覺？

我好喜歡在這裏居住，能打開門就出門口，左鄰右里都熟悉。如果住樓會關上門，不會認識鄰居，叫我上樓都唔會上，慣了住在這裏。天氣涼爽時，我會去薄扶林水塘晨運，夏天太熱會留在家中。

你覺得村有什麼特色？

以前未起置富前，大街無那麼擠擁。自 1978 年起了置富，不少人回來霸地。最近 2,3 年，有巴基斯坦，菲律賓，印尼搬入，變成聯合國。

村裏面有甚麼事你有深刻記憶？

夏天時，以前無電風扇，冷氣機。係門口放一張帆布牀，一睡到天光，風涼水冷。以前 60 年代，有水上人會拿魚到村賣，三四點掛出來賣，村民會去買。記憶較深的是在家的後面屋，有戶姓陳的女士為情自殺，他們養豬的。通常養豬的家戶都有大鍋煮豬餛，她大我 20 多歲，就將頭躺入滾熱的餛水中，死時的裝況係仰天，新聞亦有報導。

開心的事係有村民結婚，有花橋來到村中，行三書六禮，亦會在家的門口放幾張枱、叫到會、擺喜酒，與村民一起慶祝。係祥哥的家前兩間屋，與康差不多年紀的出嫁。當年 1968 年結婚，係香港仔太白擺酒，有 20 多圍，每圍\$175。有一次，

我侄女結婚時，有朋友話介紹女朋友比我認識，這就識了太太。與太太結婚後，便搬入村住，這間祖屋。

家族印象深刻的事件

有無一些值得記低的事，即使不是什麼大事。

祖屋由凡出世便住到現在，以前是一廳三房，能通往兩邊的屋，只得正門出入，左右的屋沒有門口。門口有兩個大木杉，怕被人打劫，

爺爺叫高凡，應該是家族中最早入村。他是警察，同印度的警察一樣，發了鴉片牌，在家賣鴉片。

爸爸叫高譚發，曾經在水塘的警察局煮飯，即現在的水塘停車場。在日本仔打仗時，約 1940 年，有時會有剩飯帶回家，那時沒飯食的，之後回家幫忙耕田，養豬。媽媽叫蘇易，叔叔叫高譚廣。我有兩位家姐，我們都是媽媽親生的。最大的家姐在日本仔打仗時已不在。另一位家姐叫高貴英。爸爸有三位老婆，從母親告訴我一位姓湯，一位姓陳。在我六歲的夏天 1947 年，爸爸回鄉下，摘荔枝中暑而過身。媽媽耕田，養豬養大我們，養過十幾隻豬，十幾斤就賣出。係朱老闆屋上都係養豬用，有十多戶養豬的。60 件無養豬，我同家姐出來做野。以前街市得強記雜貨舖，臘昌果邊，朱老闆果邊得財記雜貨舖，新華，牛奶合作社，同飛髮舖。40 年代時，叔叔係第一屆英皇書院畢業，識英文，曾係牛奶公司做書記，後來無業。老婆係胡忠家姐，有女叫高逸娣，1973 年過身。我兒時不懂英文都是他教我的。打仗時，媽媽智帶我到廁所的大坑躲炸彈。有些人到雞籠環躲入棺材避炸彈。

童年生活苦，會摘山脰、油甘子，儲荷蘭水蓋。多數放學回家幫忙煮豬餸，然後到雞籠環拾菜葉做豬餸。新年會同街坊走落西環的太平戲院看戲，約半小時由啟明寺經豬油廠到戲院。拜山時，由垃圾池走到數碼港，太公太婆葬係數碼港。

有沒有三樣值得留低給下一代的東西

留這間破屋屋比亞康，由下一代決定留下住或搬出外。

高太：西環實業芭比公仔玩具廠做 16 年，之後係政府的香港仔馬會診所做了 29 年 8 個月。

香港檔案學會
「社區歷史檔案館先導計劃」

訪談類別	個人
日期時間	2015 年 6 月 7 日上午 11:30 - 下午 1 時
受訪者	李瑞華
訪談員	趙展霆，曹愷怡，關偉雄，譚麗琮
文字記錄員	趙展霆
編寫記錄日期	
錄音編號	

受訪者資料

全名李瑞華，是由父親改的，村內的居民都稱呼我「華哥」。我已婚，育有 1 子。家族成員中有兩位弟弟：瑞祥、瑞源；以及兩位妹妹：瑞貞、瑞萍。

我現今 50 多歲，於 1960 年代在港華醫院出世。大約 5、6 歲時，父母帶我們由九龍搬遷到薄扶林村，親戚也居住在此。

小時候，曾花費了 2 年時間在村內唯一的幼稚園讀書，後來升上薄扶林官立小學，即現今德瑞國際學校。小學大樓依然沿用至今，未曾遷拆。

你對村有甚麼感覺？

在村內居住數十年，村給我寧靜的環境。我喜愛往薄扶林水塘晨運，由水塘往背後的山頂需大約半小時。在未發展置富，薄扶林花園時期，有風有景，能眺望南丫島，現今的風景被置富遮蓋。在村中最高的地方能眺望南丫島，華富之間能眺望東博寮海峽。小時候，常在山上玩樂，看風景。求學期間，常常放學後往薄扶林水塘，會在水塘釣魚、游水；在山上會摘山靚、油甘子、羅漢果、黃芽桔…現在年紀到了中年，不會像年幼時在山中到處走。

舊時的村是十分樸素。在菜園地邊，只有二十多間房屋，其餘地方都用來種菜。房屋的遠後方，有一排排的豬欄，養豬用的。再往上方是牛奶公司種洋草的地方。和現在比較，舊時比較少房屋。在 60 年代，置富發展中時期，薄扶林道沿用單線雙程行車的，還未擴闊，只有 7 號與 71 號巴士做交通工具。因此，來往村莊的閒雜人比較少。

你覺得呢條村有什麼特色？

村中較為熟絡的朋友都是兒時鄰居，他們大部份在十二、三歲時搬走了。有些搬到九龍是因為工作關係，有些是申請到公屋。在印象較深刻的是一位老前輩。

我們稱呼他為何老師，他是村內居民，開私塾的。私塾內放置了兩、三排椅子，能同時教導七、八位小孩。他會替小孩子補習中文、文言文、練書法。基本上，我沒有想起印象特別深刻的人。

上一代的村民曾自行組織居民，向政府申請撥款擴建公路公廁，改善生活環境。因為當時政府施政方向不太重視福利，沒有完善的福利制度。在七十年代前，薄扶林村公廁沿用乾廁模式，早上工人會將塞滿糞便鐵桶擔出村外。後來，公廁在七十年代末興建，公廁依然沿用至今。

村的鄰舍關係特別好，與香港其他地方不同，不像高樓大廈，村內鄰居會互相照應。尤其上班時，下雨天鄰居會幫忙收起在晾曬的衣服，不會各家自掃門前雪。鄰居旅行前，會告訴給我們，會麻煩我們看守。

60和70年代，村民比較貧窮，都不會出外用餐，基本三餐都在家裏吃。除非大節日或喜慶才會到香港仔吃飯。下午茶會去村內的盧明記，早上唐茶會去新華酒樓，李靈仙姐塔附近的根記。大約在80年代，因居民搬遷的關係，根記轉移為做工廠飯堂生意。

現在我還會去薄扶林水塘，每逢早上六時晨運。在路途中，見鯉魚、錦鯉、烏龜。從薄扶林水塘道往上行十多分鐘，看見石橋便回程。石橋是3級歷史文物。我不喜愛去圍仔，那兒房屋多、路窄、狗屎多，時常會走錯路或繞圈子，所以小時候侯常常在菜園玩，甚少往圍仔玩樂。

村裏面有乜嘢事你係有深刻記憶的？

家族印象深刻的事件

仲有無一些值得記低的事，即使不是什麼大事。

2008年5月8日水浸，因為大樹倒塌及水塘滿載，而渠口細，導致水渠淤塞。圍仔嚴重水浸，差點兒淹沒了學校窗口（現德瑞學校），水位大約五呎高。鄰居外出上班，幾乎被水沖走，只好抓緊繩索回家。菜園這裡沒事，後來居民向區議會反映事件，渠務署重新設計渠道，加建防洪牆及鐵柵，擴闊渠口四、五倍。現今再沒有發生水浸事件。

2006年的房屋維修，以前的房屋是尖頂建築風格，中間有橫樑，但橫樑已被螞蟻蛀了一半，而且簷蓬已使用了60到70年，佈滿銹痕。房屋並非獨立，與鄰居相連着，磚塊早變成灰，靠着兩旁的牆支撐，否則早已倒塌。

有沒有三樣長輩留給而您不會掉棄的東西？這些東西可能珍藏的物件、個人回憶、或者是村內發生的事／傳統？

我最難忘的是以前燒柴的日子，父親經常在山頂工作，放工後總會擔着一堆粗樹枝或木條回家，然後破柴。若有些濕淋淋的柴，會拿去曬。洗澡前需要在廚房燒柴煲水，需要定時清理灰爐。燒柴煮飯的味道與別不同，十分特別。80年代初，開始轉用石油氣煮食。

有沒有三樣值得留低比下一代的東西？這些東西可能是你珍藏的物件、你的個人回憶、或者是村內發生的事／傳統？

希望我的房屋能夠讓兒子繼承，世世代代住下去。

另外，我認為中秋節舞龍儀式是值得承傳給下一代人。以前舞龍儀式是有兩次，分別是中秋節前夕及正日。因為居民人數下降的關係，現今只舉行一次。我年輕時，居民會是會將龍送到華富村的海中，讓龍沈下海。

華嫂：兒子都喜愛居住在村裏，因為舒服，而且鄰居比較好。等待巴士時，能夠與村民聊天，如果我等的那班車走了鄰居會通知我。鄰居會幫忙買餸，十分溫馨。有地方讓村民共同聚會，不時會有活動，如做蘿蔔糕、猜燈謎、盤菜，互相合作。

香港檔案學會
「社區歷史檔案館先導計劃」

訪談類別	家族
日期時間	2015 年 6 月 15 日下午 1-2 時
受訪者	吳江乾、吳嘉豪、吳嘉善
訪談員	趙展霆，曹愷怡
文字記錄員	何展云
編寫記錄日期	
錄音編號	

受訪者資料

全名吳江乾，村內年長的大多叫我朱肉仔，現在人稱朱老闆，五十二歲，祖籍廣西，壯族人，自出生起居於薄扶林村至今。

子一吳嘉豪，內地出生，十五歲，中三學生。

女一吳嘉善，九歲，小三學生。

哥哥—吳嘉豪

小學五、六年級時跟鄰居一同就讀置富始南小學，常在村的巷內與他們踢足球、捉迷藏。升中後已甚少與村內的朋友往來了，且家裏又多了台電腦，所以較少在村內逛。

因為與鄰居的關係挺好，我也頗喜歡這村。過時過節村內會較熱鬧，新年有舞獅，會逐家逐戶拜年，中秋節會有舞火龍活動，我也有參與，少時會幫忙打鼓，往年開始幫忙舞龍，雖然辛苦但都喜歡。

覺得自己在村內生活較同學好，因為空間較大，同學的家面積不大，沒有天台，反觀我就可以招待他們到天台燒烤玩樂。

自從茶餐廳盧明記搬到置富後，村內不及以往熱鬧，沒有食店，有點不便，記得小學時會常與媽媽到此，搬到置富後因食客太多，食品種類少了，價格又貴，所以甚少光顧。

在村內唯一不便是下雨的時候，但仍可接受。

希望這條村不會被清拆，因為很喜歡這裏的環境。長大後，會視乎財政狀況及伴侶的意見而決定會否繼續留住。期望將來明愛、中秋節的舞火龍活動及這屋可以繼續留下。

妹妹—吳嘉善

中秋節我會在菜園玩燈籠及幫忙準備為火龍點睛的準備工作。

平日放學後，會於村口看看爸爸的紮作，閒時又會跟他到薄扶林水塘行山。

在村內最不喜歡的是下雨天了，因為附近的公廁會發出異味。
我希望村內的屋都能建得像豪宅般及有多一個遊樂場，很喜歡這屋，因為有天台，所以長大後仍望留於村內居住。
期望將來這屋及鄰居都能繼續留下。

吳江乾

年少時不太喜歡這條村，常常會有要出市區生活的想法，且偶然又會有水浸和火警；但長大後怕租金貴負擔重，反而覺得住在這裏也不錯，反正現在租樓太貴，想要離開也不容易。

以往村內大部份是鐵皮屋，多建在樹旁，好讓樹身支撐鐵板，一遇颱風，房子都被吹得支離破碎，大部份住戶都要把鐵片續片撿回；後來這屋改為用木建，再到十五、六年前開始改用磚石改建，變得舒適，並打算將來留給子女。
數十年，村內變化很大，年老的差不多都已過世，像我這樣已是第二代了。現在村內三分一是南亞裔人士，三分一是原居民，三分一為內地移民，鄰居間有文化差異，需要時間融合。

我爸爸是國民黨的「豬仔兵」，為了穀糧年紀小小便當兵，隨行到這裡並定居下來，跟當時調景嶺的情況相若，只是國民黨的軍人數目較少。

年少時村內仍要「擔水」，菜園附近有數十個井，但不是每個都適合飲用，部份只可作洗滌之用。

七十年代初，媽媽每天清晨四、五時便要起牀，預備豬肉檔的事。我家有五兄弟姊妹，分別名為吳江平、吳麗如、吳江南、吳錦華，他們都已搬離村，我排行第四，上有兩哥一姊，下有一弟，哥哥很早期便到了市區「學師」，姐姐又已出嫁，所以要到檔口幫忙搬抬等工作，也因為經常遲到而被爸爸責打。

除了物質較以往豐富外，村內的空氣及水質已大不如前了。以前會與其他村童在水塘游水，餓了便會在村內偷摘人家種植的石榴、黃皮填肚，又會到現數碼港附近爬蜆捉蟹釣魚，再隨便找個罐子加些水煮來吃。唯獨農曆七月爸爸都不讓我到水塘游水，因為每年相若時間都有村童於水塘溺斃。

除此之外，少時還會常到牛房一帶玩樂，牛公房養了兩頭公牛，我們都很怕，因為公牛都很兇惡，夜間會到附近射雀仔、捉草蜢，又會捉拿幼雀回家飼養，因爸爸以前是賣豬肉的，便會切一點豬肉作餵雀之用，高峰期試過同時養八至九隻。會制作「霹啪筒」，「霹啪筒」是竹制的，入面放些豆，到處射，被射到也頗痛。還會捉不同的昆蟲，如金絲貓、蟋蟀等，作類似鬥蟀的遊戲，每到中秋又會滿天蜻蜓，不像現今的青年只懂打電腦遊戲，那個年代可以玩的多不勝數。

對村的滿意度以一百分算，大概值七十分，想要改善也非一朝一夕。就如村內很難再有如盧明記般的食肆，因為是木屋區，通過不了消防及衛生署，無法領取熟食牌照。

現在已沒有像薄扶林村般的村落了，我對村有特別的情意結，如舞火龍，是每年必做活動，已習慣得像指定動作，如無法繼續會覺得失落，舉辦活動的過程雖然有點辛苦，但結局總是喜歡的，反正就像今時今日在臉書想換個“Like”一樣。

舞火龍能使更多外人認識這村，對文化保育是好事，因為這類村落一旦被拆，便不能復原，會改建成高樓大廈，變得千篇一律，沒有意思；憑藉薄扶林村，人們可以找回昔日歷史的痕跡、文化和變化，有如尋根。現在所有商場店舖皆大同小異，要是村被拆了，相信命運也會相同。

年紀大了覺得人始終要歸於大自然，所以常常行山，最喜歡到薄扶林水塘，會由薄扶林水塘到太平山頂再行到其他地方，例如灣仔；閒時會到村口制作一些紮作，如火龍、雕塑等，都是時間造就出來的隨心藝術；平日除了為要購買日常必需品會到香港仔外，都甚少到市區。

現在村內大部份只是點頭之交，最多只跟保育小組的街坊，討論一些可能是下世紀才可實現的活動；反而太太在村內比我認識的街坊還多。

村內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大事，便是水浸，由街市浸到竹棚處，看到雪櫃和菜都浮到馬路去，就連德瑞學校的第一層都被淹，我整間舖也被浸滿。

年紀大了，已沒有甚麼抱負，只希望把子女養大。

在我們幾兄弟中，爸爸只怕我沒本事養活自身，所以把這間屋留給我，回想他真有遠見。

我最希望的是兒女能學到我的手藝，或將來他們可以用英文帶導賞。

香港檔案學會
「社區歷史檔案館先導計劃」

訪談類別	家族訪談
日期時間	2015 年 8 月 19 日下午 8-9:30
受訪者	甘惠芳、甘志文、甘志強（甘森）太太
訪談員	關偉雄、趙展霆、譚麗琮
文字記錄員	關偉雄
編寫記錄日期	
錄音編號	

受訪者資料

甘惠芳，甘志文姐姐。

我在薄扶林官立小學讀書，之後就沒有再升學了。我小時候很少離家遊玩，都是放學回家做事。菜田也很少打理，都是找親戚（兩個姐姐）幫農。我在村內沒有工職，向來都是出外打工。

我十二歲開始出外工作，出西環那邊，做工廠、打住家工、做校工。但近十年八年沒有打工了。我住慣了村，即使出外打工都在村住。

我再下一輩兩仔一女，兩個孫都在村。有的人在村外住但在村內都有地。

受訪者家族資料

我們是第二個最早在村定居的家族，只要看哪些家族的遷地就知道。

我父親甘啟明，母親張淑英。

我們祖籍廣東花縣，現在連我的孫兒在內，住在村已經有七代了。

我們第一代有紀錄在村的是太太公甘暖寶，資料曾給明愛參考，是 1883/4 年的港英時代差餉單。我們還保存有老太公名字、花縣地契及族譜，也有說法是甘暖寶之前兩代已經入村，但未經證實。

芳姐指出初入村的時候全村幾乎都是菜田，慢慢發展到其他地方。圍仔大街等地方都是之後出現的，但那邊亦早有人住。

1880年代甘家已經有菜園一帶的地權，但分家過程將地權分散。菜園外公廁的用地以前亦甘家的地。

太公以下都有兄弟，可能阿叔的名字有些混亂，但叫得出名字的都是太公輩。我們的爺爺將金塔葬了在村的山上，到我們母親叫我們執金塔，也執

了兩個太公出來。老太公的金塔是有姓名的，有太公暖寶的金塔，但之前的已經知道了。

甘暖寶的下一代是甘水、然後甘鐵（鐘）、甘啟明、甘森（即甘志強）。祖母是圍仔陳家的人，後來嫁到菜園。

祖父有幫牛奶公司打過工（幫高層揸車、揸「領事車」所以識英文），但之後沒有了。家族後來請人打工種田，要打理的甚多。我們父親是的士司機。

當時叫食午飯要打鐘，因為地方太大。當時做牛奶公司大多是割草、養牛，與祖父不同。因此他們沒有入牛奶公司宿舍住，因為不是員工。

甘志文在圍仔讀幼稚園，而我們九兄弟姐妹都在薄扶林官立小學讀書，其中有一些在村外讀過中學。至今有八個兄弟姐妹都在村內有屋。

我們都會有人搬出，女兒會嫁出村，但大多都留在村內居住，我們的兒子及孫兒都在村居住。

你對村有甚麼記憶和感覺？

芳姐：

以前村裡只有圍仔大街上「業餘」一個可作休閒的地方。以前圍仔還有幼稚園，但我少去大街，還是返家多。

我覺得以前的村是比較多空間的，田多過屋，現在迫了，因為山邊都洋草變屋。人也因此多了、雜了，甚麼人都有。

文：

回應姐姐的說法，我覺得人口增減是循環，時多時少，現在正人多。十來二十年前有一批人搬走了，大概因為長大、屋不夠住。現在是另一個高峰，外面屋租貴，多人進來租屋。

但最久遠的家族仍在村，住了近百年以上，例如我們甘家、盧家、何家（134阿丕）等。

村裏面有甚麼事你有深刻記憶的？或者是家族印象深刻的事件？還有甚麼值得記下的事？即使不是什麼大事。

芳：

沒有太特別，因為日子平淡。

文：

種田很深刻，但對祖父（甘鐵）真的印象不大，大概因為當時年紀太小。但日治時代有很多故事，有炸彈炸村，由瀑布灣一路沿水路炸上薄扶林，我們有個阿叔也炸死了。我們家族當時沒有逃村只是躲起來，其他人幾乎走光了。

長輩說日本人會拉人到後面坑斬首。

那時候圍仔發生的事同菜園的事有些不同。

我沒有聽說過國民黨軍人在村，反而有聽過共產黨。在圍仔那邊「落樓梯望上去那一間大屋」以前有共黨背景，就是「茶水部」。我記得小時候有紅色樣板戲看。當時牛奶公司工會背景為共產黨，有毛澤東、劉少奇頭像，後期轉華國鋒。國民黨支持者會指住照片去鬧。但反而暴動時沒有印象他們有何動作，唯一是叫人罷工。

即使是水浸，「太公揀落啲地係以前係唔會浸」。即使馬路擴闊過，主屋還是沒有浸過。水滿上馬路都係浸不了甘家的主屋，因為全部坐北向南。但回說村史，我推斷圍仔應該比甘家先出現人家，大街先出現。

三十幾年前圍仔雜好多，菜園較平靜，都是姓羅、姓甘的人，後期才開始多人住。我們父親在他們小時候不會讓我們入圍仔玩。其實菜園及圍仔後各有一些牛房可以玩。

有人在牛屎湖都住過，打通了光源後就住。三十年前，有些來自祖籍福佬的人住過，但已經搬走。福佬人曾和同寮仔部人員打架，流血收場。

福佬人他們的下一代在香港出世，已經同化。以前坑尾（大水坑，近馬房）經常起屋拆屋，時有「大戰」。另外亦有外籍人士居住，種樹不種田，我們小時候時常去偷東西食，番石榴、杏等等，也會去玩鸚鵡等。花王田（前政府花圃）那邊以前種花好靚，港督都來巡。香港政府以前的花自給自足，在薄扶林種植，亦有人住，花王及其後代都在村住。

小時候我會游水但芳姐不會。我會由村玩落瀑布灣、鋼線灣（往稱「山底」），也會在水塘游水（因為無錢去泳池），一星期被警察追兩次。現在一代少跑山，而且現在長滿樹，路難走。

有沒有三樣長輩留給而您不會掉棄的東西？這些東西可能珍藏的物件、個人回憶、或者是村內發生的事／傳統？

芳：

想留返屋予後代，不想政府收村。兒女試過搬出去，但最後都是覺得回村住較好，講外面風景不及村內，而且租貴。現在通宵有車，交通也算方便。

文：

村內值得保留的歷史，就是村落本身，去制訂方案阻止擴建寮屋，免落口實予政府收地。其實可以凍結人口，因為現在不少地主是分租搏上樓，有心住的人不會反對，寮屋會給人口實清拆。例如大埔林村人口混雜，有如黑人村。現在村內多租客，部份業主不停加建寮屋出租圖利。

例如圍仔那邊，早十年打贏與政府、地產商的官司後「鬆手就變成咁」－失控建屋。龍仔篤（火龍壁畫附近）的屋都是此後建，因此更易水浸。唯一是三十幾年前登記過，但已經未必有效。石排仔上面一排近十年八年尤其嚴重，在舊牛房左右。政府甚至為新建寮屋搭街燈，變相鼓勵他們繼續搭建。

現在村對寮屋無管理，村的界線也不清楚。

你們有沒有其他看法？

文：

我對明愛的看法：多了外面人認識村子是好事，例如菜園。

但其實遲了，因為好多東西都拆了，已經不能保留。

我還準備在菜園放兩隻羊幫忙吃草。

森嫂：

不想村太雜，外來人太多了。

香港檔案學會
「社區歷史檔案館先導計劃」

訪談類別 個人
日期時間 2015 年 7 月 10 日
受訪者 江森（大眾派奶服務公司）
訪談員 曹愷怡，趙展霆，冼昭行，譚麗琮
文字記錄員 何展云
編寫記錄日期 2016 年 1 月
錄音編號 OHA-022-1

受訪者資料

江森，78歲，現大眾派奶服務公司合夥人之一，自出生起居於薄扶林牛奶公司草廠，約於1970年搬至薄扶林的牛奶公司職員宿舍。

我家與牛奶公司頗有淵源，家中三代都曾在牛奶公司打工。爺爺江錦，是牛奶公司的判頭，主要負責上山割草、種草；爸爸和弟弟同為牛奶公司的司機。

大眾派奶成立於70年代，最初是弟弟江志強和自小認識的朋友以合伙形式登記開辦，弟弟退下後，由我接手，至今已超過20年。成立源於當時任職牛奶公司司機並負責派奶的弟弟，得知當時牛奶公司，認為家庭及寫字樓客戶太散，要出車派送，收入不太吸引，不欲再提供此類的服務，見此機會，弟弟覺得「做老闆好過打工」，而且相關的服務又非常熟悉，於是便辭職開辦大眾派奶。

公司的服務對象，主要為家庭、銀行和律師樓等寫字樓；最初只有十多名客戶，至全盛時期，即80年代末至90年代，客戶多達三百名，到現在只剩一半約百多名，主因是現今飲品種類繁多，選擇增加，女士又怕肥不太敢飲奶；不同於主要為自家飲用的家庭客戶，寫字樓的訂量較多，特別是律師樓和銀行都會以鮮奶沖飲咖啡，予尊貴客戶或職員開會之用。

除此之外，現在也有經營乾冰運送生意，主要為大埔、沙田到九龍及港島區的醫院服務。

除客戶較多的兩三年，特別聘請一名女職員，在辦公室接訂單外，一直都只有我和拍檔兩人營運公司。我負責內務，拍檔負責出街的部分，即派奶，工作性質十分瑣碎。

每日凌晨四點半出車派送，約至下午十二點止；家庭式客戶我們會直接送至門前，如早上七點前派到者，因時間太早，只會直接放在門口，七點後送到的，會放下後一按門鈴，以通知客人。夏天做派送還好，冬天真的很

冷，最怕雨天，因穿雨衣太焗，打傘又不便，只會戴帽，好待派送完畢換走滿身濕透的衣服，但從不覺得辛苦，倒覺得挺好玩。唯訂單較多的日子，每次須送出十多盤（一盤二十枝），挺重。

我們會特別將雪櫃調至四度，在送貨前再舖上雪粒，以確保鮮度。

也試過與客戶有爭拗，投訴價錢比超市貴，我解釋超市會有推廣價，但我們不能提供，於是取消訂單，可客人三日後又致電重新訂購，客戶致歉說因超市已停止推廣，回復原價，且自己又沒有工人，要親自到超市購買，十分不便。

又時遇回樽問題，因為是瓶裝，試過客戶自己打破或被家傭賣給超市等，與拍檔商量後，開始向客戶提出，多收一元便可不用回樽，免卻雙方麻煩。業務初期只跟牛奶公司取貨，後來其他公司得知我們業務，便派營業代表跟我們聯絡；主要向三間公司取貨，十字奶、維記及雀巢牛奶公司；可惜現在已沒有十字牌了。

因為一日不能應付百多個客戶，派送日子以區域劃分，逢星期一、三、五會到淺水灣及山頂，逢星期二、四、六則會到南區。公司接近年中無休，星期一至六，我都會九點開工，三點多便休息，星期日上午就做乾冰運送，一年只有初一、二休息。

打算退休後，生意交給比我年少十多歲，現居於薄扶林村，姓曾的拍檔接手。

爺爺一代開始全家住在草廠，即現薄扶林花園對落，大王宮位置，至70年代初，有幸獲派入住薄扶林村牛奶公司宿舍。

草廠是當時牛奶公司建給要上山割草的工人居住的宿舍，共五座平房，約四百人居住，由水泥建成，有部份頂部呈金字狀，部份則呈鵝蛋型；居民均為相互介紹工作的海豐、陸豐鄉里，全民皆操「鶴佬話」，故又有「鶴佬寮」之稱。

在草廠期間，我跟父母共住於一間只有百多呎的房間，每逢夏天，區內的小男孩都會帶著竹蓆到大王宮，先倒一桶水洗刷地板，再放上竹蓆，直接便睡，第二天早上，因著地板的濕氣，抽起竹蓆後整個人型會印在地上，非常有趣。

約在1970年搬進牛奶公司宿舍，樓高七層，共兩座，一家通常住三至四口，內有一個大廚房，會因應戶數安排爐頭數目，鄰居間的相處極佳，也常常互相分享餸菜，附近有個小型籃球場給家屬玩樂，因「朝見口晚見面」（天天見面，十分熟稔），與鄰家小朋友都十分相熟，一直住到爸爸退休，約70年代中。當時福利很好，除免租的宿舍外，水電也是全免。

1959年，約19歲時，經老表介紹，初次打工便在Drs. Anderson & Partners醫務所做BOY，即現在的辦公室助理；Drs. Anderson & Partners當時是數一數

二的醫務所，總部在現今統一中心，半島酒店及希爾頓酒店，又有寫字樓，大部份都是洋人，以英語對話，但我不太明白，所以後來特意到英專上夜學，讀至中五畢業；因為要負責關門，經常要等到老闆下班方可離開，而未能準時上課，要遷就下班時間，期間轉讀過好幾間英專，如香港華仁及高街的救恩，上課時間為逢星期一至五，七點至九點，為搵食而十分努力讀書，後來晉升為文員；每天都會坐七號巴士上班，五毫子一程，總站香港仔到中環碼頭（現中環街市對出位置）。辭職後曾轉行當管理員。

從事派奶多年，覺得現在香港奶的質素很差，感覺很稀，可能因無地方養牛，致量不足，而影響質素吧！反正真正原因也只有廠商自己才知。在還有牧場的時期，牛奶質素極高，工人會帶著有蓋的鐵桶到牛房取奶，再領到加工場（現職業訓練局位置），其後送至雪房，再送到位於銅鑼灣（現皇室堡位置）的工場消毒，奶的濃度濃得隔晚也會浮油的。

牛奶樽經年歷代的改變，以前牛奶公司的樽，樽口較闊，跟維記相似，後來改至葫蘆型，到現在只做紙盒裝；我始終較喜歡樽裝，雖然紙盒裝送貨方便，但樽裝的味道保存較佳，因紙盒裝會滲有少量紙的味道，而樽裝卻沒有，而且樽裝又比較環保。

牛奶樽蓋也如是，早期技術發展不及現今，牛奶樽是以雙重蓋式封口的，第一層是紙制的圓型，剛好蓋住樽口，並有一個手柄位作掀拉之用，另一層則也是紙制的，有行凹位，套上後再用機器桿上鐵線。

香港檔案學會
「社區歷史檔案館先導計劃」

訪談類別	個人
日期時間	2015 年 7 月 14 日上午 10 -12 時
受訪者	高譚根
訪談員	高永康，譚麗琼，關偉雄
文字記錄員	關偉雄
編寫記錄日期	
錄音編號	

受訪者資料

高譚根，祖籍番禺花縣，78 歲，由爺爺一代於鴉片戰爭前搬進薄扶林村，父親與自己均在村內出生；有三外女兒，大女也是在村內出生。

以往家貧，住薄扶林村，家有五個姐姐，一個妹妹，全都未能有小學畢業，年紀輕輕便要出來工作；我較幸運，因是家中唯一的兒子，在鄉下而言十分矜貴，所以資源都投放供我讀書。因為自己生著衿貴命，所以現在都特別疼愛姐姐們。

小學時期，小一、二都在村內就讀，那時未有薄扶林官立小學，只有薄扶村牛奶公司職工會子弟學校。小三始轉到西環的清華中學附屬小學，當時可謂有車坐不得，因車費太貴且班次又疏，幾乎半小時才有一班由香港仔開出但又不到西環的車，所以只好每日步行至西環上學；學校是全日制的，家裏會給五毫作買午餐之用；當時三毫已可買到一碗魚蛋粉，兩毫便有一碗淨粉，各吃一碗，剛好飽肚。

小學畢業後，我便到中正中學就讀，由中一讀至中六；此校現已停辦，校址亦已出售，位置正是現〔薄扶林道 96 號〕裕仁大廈。中正中學，實為國民黨在港工會人士為蔣介石獻壽而建，由葛量洪主禮開幕，極之「巴閉」。可惜，後來整個大陸被共產黨統治，而英國政府又承認中國為唯一一個政府，所有由國民黨成立的學校，便開始式微，學校解散，安排學生到台灣升讀大學；當時我已考上台灣的大學，並打算到此升學，但因自己是家中唯一的兒子，家人反對，最終便改為入讀當時的聯合書院。我在聯合書院讀中國語文，可惜現在都已忘記光了。聯合書院畢業後，到了葉錫恩創校的幕光英文書院，任教中文。

1965 年，因政府要拆去薄扶林村部分地方，作建路之用，於是便在村內找來數名叔父輩建立街坊會，協助村民重新整理戶籍用以索償；因當時都是兒孫手執以往的地契，地土持有人大部份都是已過世的父輩，奈何昔日又沒有出世紙、死亡證等，很難證明親屬關係。

街坊會最初有四名成員，分別為我父親、陳照喜、甘鐵鐘及李周。當時爸爸在牛奶公司任職司機，因我剛大學畢業，算是有些知識，所以每次開會，爸爸都會帶上我，做代表發言，並幫忙做記錄及偶然提些意見。由於首席華民政務司每次皆出席會議，所以後來街坊會再多找數名村民，包括一名姓吳的，在英皇畢業，全村學歷最高，在政府任職英文秘書的村民，及陳譚新、甘燦鐘、陳添，並註冊成立薄扶林村居民協會，以協助完成就建路遷拆賠償相關事宜。

會內全是長輩，最年輕的成員便是我了，在大家的推舉下，我當選為薄扶林街坊福利會理事長，時約 1966 年，因經常要代表村到外面開會，頗為繁忙；以往的理事長都是有錢、有地位的人，但沒有太多學識，所以我同時又被選為南區社團聯會副主席。

當時田灣路口三座，有所天台學校，那位神父常稱我為高師傅。那個年代學生都很壞，時會藏有小刀，而該校校長是修女，教師又均為女性，所以他想請個男教師以控制場面，就此問我意見，想安排我往中學任教。當時正值六七暴動，放炸彈也時有發生，帶著書簿功課到九龍上班，又會被搜身，所以我便答應要求，到天台學校任教，那所天台學校名為瑪大肋納嘉諾撒。期間我也曾想過要到外面其他中學任教，但在這裏我可以參與，如撲滅罪行運動、清潔香港運動等社區活動，華民政務司署的職員要找我幫忙時又較方便，反正薪金相距不遠，又不是本著為不是為錢而辦事的宗旨，於是我就在天台學校教至其拆卸止。

期間我一直參與不同都社區工作，並獲委任為薄扶林分區會主席，分區包括整個薄扶林、摩星嶺道，分為西、南兩邊，至華富邨。

搬離村後，我便開始幫薄扶林街坊福利會辦事，因著街坊的信任，我開始替村民作擔保，證明的他們的血統身份，減少爭議。

因著當時政府只承認有會址和已註冊的街坊會，於是我們便找得胡忠幫忙協助籌辦會址，他對此舉相當支持，還找來胡應湘等商量，並答應捐助整個工程，又親自為街坊會和福利會的開幕禮主禮。會址於約 1978 年建成，裡面的人像是胡應湘的爺爺，胡社生，所以這裏又稱為薄扶林村街坊福利會胡社生堂，建築費等合共約二十四萬多，足夠在置富買三個細單位了。

初期未有會址時，我們只在業餘遊樂社開會，所以才想弄個會址，辦些青年活動；想靠青年人，一代代傳承；所以就帶著程肇坤去開分區會，想交他接棒。當時我三十多歲，肇坤二十多，都是會內的少壯派。業餘樓下那張街坊會的照片，有陳添、陳貴、甘鐵和我父親；父親為人老實，不喜歡搞社團，雖是財政，但卻沒開過會，我未畢業時，他就派自己的侄子代表出席。

正如我跟冼生所述，薄扶林村原是客家村，最早期的原有居民分別為陳、黃、羅三大姓氏，然後才到甘、高兩個姓氏；除部份羅姓村民是客家人外，姓高、陳、黃的都不是，而姓甘的是政府批地，不像我們是原開村。地租三年交一次，每年租金一元，貼個郵票都比租貴，雖是港英政府成立前後已在，但均屬政府租地。

菜園一帶曾被要求清拆，當時他們便找在薄扶林村街坊會任理事長的我幫忙，去信華民局，引述新界丁屋丁權，希望有著同樣長遠歷史的薄扶林村原居民也能享有同等權利，可是沒有得到書面回覆，只得到口頭回覆，告知薄扶林村位處港島，香港島乃為割讓地區，而非中國政府所有，有別於新界，因新界為租借地，給予丁權相對沒甚問題，反正數年後仍屬歸居民所有，可以隨意發展。就此我也曾去信時任港督（麥理浩）。

爸爸最初是跟胡忠一起學車的，專門駕駛「夜雞車」，即後來的紅牌；紅牌是政府給予載客權，但沒有指定收費的車。日治時期過後，便轉到牛奶公司任職司機。當時村內大部份村民均任職消防、警察和司機。牛奶公司有百多年歷史，來打工的都是外人，並住在牛奶公司職工宿舍。

爸爸在牛奶公司任司機時，主要負責將一桶桶的牛奶運到銅鑼灣，在百德新街附近的牛奶公司雪廠，作入奶、載樽及洗樽工序，完成後再把車駛回村內，並分發予據點。因爸爸在牛奶公司工作，拿個膠桶到牛房便可飲到牛奶，日日如是，雪糕磚也可隨時吃到。後來姐姐也加入牛奶公司，在域多利道養豬，即現數碼港位置。牛奶公司當時會把牛頭、豬頭及內臟等，不可在外銷肉類出現的部份分予職工，我們家靠著這些，再到割豬華處買些肥豬肉榨油做豬油撈飯，再配以自己種植的蔬菜，蔬菜和肉食每天都從不或缺，就只有水果要待到中秋節才能吃上。

以往水井頭附近，舊稱龍眼頭，有棵大葉榕，在港屬稀有品種。少時在村總覺得孤單，因村民與小孩都滿口髒話，使得我不想跟他們接觸；二十多歲才學會游泳，因為家人怕我遇溺；我是野孩子，總是滿山跑，摘野果，看看花草樹木，閒時會玩彈波子、角仔、煙盒和互彈汽水蓋等。

我在福利會一共做了九年，居民福利會兩至三年，街坊會三屆，兩年一屆，即六年；因為不想變成終身制，所以在章程裡規定，任期不得超過三屆。因會務註冊問題等都由我處理，所以當時大家都推選我，其實我們對社團認知很低，也不認識社團註冊的事，但勝在我在反左的中正中學畢業，成功通過政治部調查，輕易成功註冊，相反如我在漢華〔左派學校〕讀書，又是另一回事了。當年港英政府極怕被外來資金控制，對社團註冊尺度極緊，也會對會內的理事、正副主席及財政等人做特別調查，因此財政來源非常重要，也突顯出英國人搞政治確有一手。

六七暴動，全港所有街坊福利會都全數支持政府，藉此人數，削弱左派工會力量，相對令街坊會地位變高；每年英女皇壽辰，各街坊會要員都會被邀到港督府花園參加園遊會、酒會等，甚至英女皇訪港也有邀請我們參加。由於怕街坊會勢力坐大，又特別找來由港英政府決定委任的分區委員會委員，如是者我一直被委任作主席及委員，至約 1982 年辭任，政府便頒予英女皇榮譽獎章給我。

到鄺其志任南區主席時，勸我復出參加第一屆直選，但因自己不太懂選舉，沒有橫額，只靠阿洗幫我用照片和畫紙，當作海報貼在街頭，以作宣傳，相反對手海報則貼至廁所都有，心想應該不怕吧，因為我相信薄扶林村村民一定會投我，且又與鋼線灣一帶居民熟絡；豈料我卻大敗，輸給郭偉明，他當時是置富居民協會理事長，置富居民比薄扶林村多，加上另一對手黃文傑在鋼線灣的影響力，把票源拉走，我便輸了。

到第二屆我又再與郭偉明一同參選，跟上次的單議席單票制不同，是次選舉有兩個議席，一人兩票，在無競者下，我們自動當選。第三屆我繼續參選，並成功當選，至我退下火線，交棒予陳岳鵬。

在南區區議會時，得到自由黨、民主黨和張宇人的支持，與馬校長〔馬月霞〕競逐區議會主席位置，在糊里糊塗的情況下我當選為主席。下一屆便回歸了，回歸後，原班人馬留任。在任其間民建聯投訴我太公正，嫌我對國慶活動的撥款不及西區多。後來我、馬校長和黃文傑再競逐南區區議會主席位置，最終我與馬校長打成平手，要抽籤決定，我便輸了給馬校長，由其當上主席。我就是不爭民主黨，也不爭誰，以公正走著自己的政治路，當議員期間跟足程序，對得起天地良心，沒有搞政黨。

柴文瀚曾想處理薄扶林村排污問題，但對村內情況不太了解，便向我徵詢意見。我向他解釋其實十分困難，因以前村內沒有水喉，只得前面一條大街喉，圍仔居民會將水喉搭到自己家，方便使用，像我一樣住在大街，喉要搭到多遠、多貴，就著這些，駁污水渠可能隨時要居民自費，希望他能知道有機會出現的問題並細想。

我仍當校長時，本身校內的工作量已經不少，又要做區議會主席，真的連睡覺的時間也沒有。學校位於鰂魚涌，曾經試過，早上駕車回校先處理學校事務，稍後又要以區議會主席身份演講，要靠駕車時間想好講詞，由於分心，把車駛過隧道，到了九龍，結果又要拆返，真是十分辛苦，所以 2003 年我就退出了區議會。然後區議會內的人，因我對南區事務較為熟悉，便著我代表南區上電台〈講東講西〉一類節目。在節目我講到早期南區及西南區，只得一間中學，立即便有聽眾來電，訴說赤柱有聖士提反中學，南區又豈我所述只得一間，我便解釋當年赤柱屬於東區，並非南區，所以聖士提反不在南區之列，當了廿三年區議員，我又怎會不知。

由於我早在未有區議會前，我已入局加入分區會，所以南區區議會就找我做《南區風物志》，早年曾經出版，故特意找我重修，因身無官職，且亦已退休，便負起整理及校對《南區風物志》的任務，但畢竟年紀大，講到年份有時未必準確。

其實我對南區所知不多，James Hayes 曾找過我問有問李靈仙姐塔的事，他很相信我，我當時帶過他到華貴邨的群帶路碑，據說村內也曾有一塊寫有年份日期的碑石，但沒有寫上群帶路，後來也因沒妥善整理而遺失。華貴邨岸口那邊有一間古色古香的別墅，是譚馬仕，一名律師的，村民都稱那邊為水渠路；這些古蹟遺址都是瑰寶，我只希望都能留住，所以會帶有興趣的人去看。

以前村內沒有正式學校，我的姐姐都在袁步雲開的扑扑齋唸書，後來到何老師在菜園教書，胡應湘的哥哥都是跟何老師的。以前胡文瀚每年中秋都會送月餅入村給老人家。到我讀書時，何老師已轉至村內藥材舖那邊教書，我也曾在此就讀近一個月，一開始便讀《三字經》，上學時期我是全班年紀最少的，適逢日佔時期，炸彈投下，老師四散，我嚇得躲在枱下痛哭，後來因為受驚，沒有再在那邊上學了。

對村內發生的每件事都印象深刻，其中一件為爭取紅綠燈事件，當時由鄭其志任南區區議會主席，提議建一列防撞欄，但我覺得此舉會為村民帶來極大不便，而不可行，所以提出反對，可惜當時大部份議員都支持興建，故最終建成；對此我十分憤怒，便要求在防撞欄的部分位置建一條斑馬線，可惜一眾議員都認為該處為高速公路，不能另建斑馬線，且薄扶林村及置富的居民，大可使用天橋；我質疑若要在三號風球時上天橋，那些老人及傷殘人士，均有可能會被吹倒，因此有建斑馬線的必要。

最終薄扶林村居民到了華富邨的辦事處開會，質疑建防撞欄前為何沒有諮詢居民，弄得他們就算要到對面馬路坐車，也變得路程轉折，豈料當時議員們都推說已向我諮詢，我唯有自己也反對興建防撞欄。於是居民使用白布黑字掛大字報，作出強烈反對，時適逢過年，覺得不太吉利，鄭其志鬥不過居民此舉，唯有答應保證還予村民斑馬線，並拆走防撞欄，此事可謂經典，也有賴村民的功勞和白布黑字的功效。當然，現在你們這一代智慧都比我們高，做得更好。

自從胡忠死後，已經沒與胡氏家族聯繫了，在建會址時與胡應湘傾談過，覺得他為人甚具義氣，但始終大家交流不多。胡忠常說，薄扶林村是他的第二故鄉，村內需要幫忙時，他都定必答應，這也是我真正尊敬他的原因。他生前我也偶有與他到合和酒店飲茶，他會叫一籠蝦餃，我因自己是後輩，不想先夾，他便會手震震的把蝦餃給我，不慎跌到枱面，他立把該隻蝦餃放進自己碗內，再給我夾另一隻，他可是長輩呢，這點行為使我真心敬重。